

世界古典文學名著

小
東
西

法·都德著
李劫人譯

世界古典文學名著第二種
德 都著 李劫人譯 小東西

都德爲十九世紀法國文壇巨匠，「小東西」爲其不朽之代表作。書中寫一孤兒流浪於大都市中，被欺騙，被侮辱，經歷人世間之悲歡離合，繪出初期資本主義社會中之智識青年之矛盾而痛苦的生活。此書不僅能扣動青年純潔之心弦，且能提高其在苦難生活中掙扎之勇氣，在荆棘路上舉步往前，向人生之理想前途跋涉。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1 0283B



著名學文典古界世
種 二 第

西 東 小

著 德 都 · 司 風 爾 阿
譯 人 劫 李



行 刊 屋 書 家 作

1947

「這是地方所賜於我的痛苦紀念之一；

我對於它的感觸在一切情理之外。」

色維捏夫人

「小東西」改譯後細說由來

李劫人

遠在五卅運動以前，還是惲鐵樵先生在主編「小說月報」的時候，有一位先生譯載了一幅短篇，題名叫「獵帽記」，逸趣橫生，讀後醞醞頗有餘味。那時候的「小說月報」，照主編者的高見，是要借小說體裁，而演變為一種古文格式的文學雜誌。關於外國譯品，照例只看譯筆之雅馴不雅馴，是否從桐城派陽湖派胎息而來，內容如何，則不甚問及；至於作者是甚麼人？作品之產生在於甚麼時代？那更在不在問之列。同時還有一篇，題名曰「知縣下鄉」，其輕倩俊逸，也不下於「獵帽記」。不過以那時的標題字的大小，及排列先後，而窺主編者之見解，似乎這兩篇東西，都不如當時主編者所常取材的「海濱雜誌」之為更富有文學趣味之作品罷。因為「海濱雜誌」的作品，幾乎每篇必譯，譯出之後，要是林琴南先生的手筆，照例是

擺在頭一篇，而題目則起碼用二號字。即是他人的譯品，或竟是惲先生自己所譯，亦必特爲標出，而每句加以密圈。彼時許多讀者，幾乎都和惲先生所見略同，認爲文學這東西，外國也許有，然而除林琴南先生已經譯過如「茶花女遺事」，「珈茵小傳」，「紅礁畫業錄」，「香鉤情眼」等等之外，差不多只有英文的「海濱雜誌」，（側聞惲先生在南洋公學讀過書，故於英文頗能瀏覽雜誌，）算是包羅萬象，即令是一篇廣告作品，也無疑爲無上妙品；此外則歐洲雖大，恐能如小仲馬者，（因爲有「茶花女遺事」的一篇序，才知道是法國的小仲馬，）未必再有！

及至「新青年」雜誌興起，提倡自然主義的文學，介紹左拉、莫泊桑等人，胡適之先生所譯的「最後一課」，更成爲人衆皆知的作品；而後，也才知道亞爾風士·都德之爲如何人，不久，更知道了幾年前所縈迴於腦際，而爲主編者不甚重視的「知縣下鄉」、「獵帽記」兩篇，原來也是都德的作品。以此，在未能直接閱讀法文之前，都德的文章，已是爲我所愛好。及至數年後，能夠讀法文了，故在中華民國

國十一年，作第二部翻譯時，（第一部譯的是莫泊桑的「人心」，曾於民國二十年改譯過，）便選中了「小東西」這部書。當時本應譯為「小東西」的，却偶然懷疑東西這一名詞，好像不甚諧俗，因而改譯成「小物件」。出版之後，許多朋友說及，認為「小東西」一詞較妥，可是業已印出了，不好改變。這也和在民國十一年春，匆匆將其譯畢，未能仔細校正，便任其印行，及至自己發現了不少可以改易之處，寫信去與出版的中華書局編輯部朋友商量時，朋友第一便不贊成修改，其次不得已時，僅能在每一行改若干字，而不能多一字，也不能少一字，說是如此方好移動版子。倘改多了，而字數與原版不合，則須花錢另排。堂堂書局不能為區區一本小書，費錢費事，乃至費神，這於天理人情，自是應該的。所以自「小物件」出版以來，便內疚起，不但名詞之須得改正而已也。

3 也因爲這原故，不惟自己不再重看，一如初譯本的「人心」一樣。甚至在十三年時，敬隱漁先生（真可惜此公竟死去了！）給我指摘出的一處絕大錯誤，也只好

4 任之，一直到了今日才得更正。

敬先生所指摘的，爲第二部第八章，一個藍蝴蝶的奇遇喜劇中，藍蝴蝶所唱的一句：「我的腰肢很健康，我啊！雖沒有那樣的翅子 葱皮似的一如那般蜻蜓，」當年譯至這句，因爲這一逗 *Comme les demoiselles*、知道 *Demoiselle* 一字，義爲姑娘閨秀，便不再去翻翻字典，而竟意會之爲「葱皮似的嫩得像那般姑娘」，本已不通了；却因「紅樓夢」上，有這麼一句讚頌美人的造語，謂爲水葱似的嬌嫩，倒也強勉通得下去；不料我原稿上的嫩字，稍爲寫得潦草，排字先生和校對先生遂一再誤爲懶字，這一下：「葱皮似的懶得像那般姑娘，」真就太不成話了。所以敬先生一連來了三個不可解，而校正曰：「譯者乃不知 *Demoiselle* 一字，尙解爲蜻蜓。」這真指教得萬分的對。同時早一點，還有一位先生，在甚麼雜誌上，作了一篇書評，也將「小物件」的譯錯之處，指出了二十幾處。承朋友的情，將這篇文章剪寄到法國，恰恰將人名剪失了，故一直不知道究竟是那一位先生。同時自己發也

現了還有好多不對之處，並不只二十幾處，甚至還譯落了幾句，這不是有心之過，實在眼睛看花了，跳了行；而最不應該的，便是譯完之後，並未仔細校閱一遍，雖曾託黃仲蘇先生代爲校正，然黃先生彼時正忙於作論文，也只隨便看了一看，並未指正。又加以如前所說，既印之後，便不易改正，所以無論朋友的說法，敬先生的指教，某先生的批評，都只好擺在心裏，在內疚上更加幾層內疚！

但是，也曾發過洪誓大願，願將所曾譯過，自以爲極不對的東西，得有機會，必不惜痛痛快快改它一番，以贖前愆，以求睡得着覺。民國二十年底，所開的小酒館「小雅」，因兒子被票匪綁去，關門大吉之後，幸而得朋友親戚之助，花了千把元，將兒子贖出，身心大爲清快，閒暇之餘，更動手將「人心」切實的重譯了一遍。較之初譯本，簡直改了一個面目。雖然文章尙不十分雅潔，而信達二字，則還能自信。仍交中華書局於二十一年出版。到二十五年底，在擺脫民生公司民生工廠的打鐵算賬的職務之後，又自己胡亂寫了三部小說，秃筆一擱，又得一次清快閒暇時，

恰舒新城先生寫信來說，中華書局打算印行一部有歷史性的外國名著叢書，說是拙譯的「馬丹波娃利」也在其列，徵求我的同意，將此書加入。並問有無改修之處，以及能否將弗洛貝爾稍前一些的浪漫派中的傑著，除商務印書館已印行的伍光建先生的「陝隱記」外，（即「三劍客」，亦即「三個火槍手」。而今日許多談「三劍客」者，知「三個火槍手」，而不知中國之早有的譯本「陝隱記」，豈不妙哉！）能否再推薦幾部大作品，或自己譯一二部。當時甚覺譯書之不易，而又難於討好。曾於二十年重譯「人心」之後，賭咒不再譯書，寧可自出心裁，打胡亂說一番，豈不愈於稍稍偷懶，而竟將蜻蜓變成姑娘，在心裏咬了這麼多年之爲愈！到底人爲動物靈長，動者，不居之謂也，故天地間，最不能常的，實爲人之行爲和言語。如其我們真的承認孔夫子是萬界師表，那嗎，他就教過我們：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因此，在民國二十六年春，我又才提筆把「馬丹波娃利」重譯了一遍，跟着就選了一部亞爾費·德·費尼Aifrei de Vigny的大作「三馬兒」Cing-Mars（與「陝隱記」

同質同量，只作風微異的一部大作品。）譯了起來。重譯的「馬丹波娃利」的稿子，已不知是否尚存於上海，而「三馬兒」還未到五分之一，便因七七的一炮，就打斷到如今。如此看來，翻譯之於我，實在不利，倒是由此放下了罷！

可是今年上半年，因嘉樂製紙公司的事情，第若干次到重慶，無意中同馬宗融先生走去會着姚蓬子先生。談到當前的作物，在馬先生的意思，要叫我把嘉樂的事情去了，暢暢快快塗抹一些東西出來。我自己明知不行，但處在這大時代中，也深願在文陣中當一名馬前小卒；好在今日寫文章，做小說，又有格式可循，等於做試帖詩，做八股文，題目到手，管它是甚麼性質，先來一個破承啓，再湊一段小講，然後看時間和自己的興會，暢快淋漓來個四大比八大比也好，或是玲瓏精緻僅寫兩比，也可交卷。好在今日的考官，並不怎麼嚴格，平正通達一路也好，風華綺麗一路也好，只要是代聖人立言，而歸宗於頌聖，就犯了點題意，甚至就出了韻，失了平仄，也可以出版的。不過，既不打點終身大事，則此等文章，儘可不作。古人曰

：亂世之文匿而彩。今非亂世，我更做不出匿意和華彩的東西。何況數年以來，算盤賬簿，花而逢迎，雖是當了一名公司職員，而無異於一員未入流的小官，業已是吃鐵吐火，更無法舞文弄墨。姚蓬子先生雖屬新交，却知痼疾，於是遂說，能否把曾在中華書局出過版的舊譯本，選幾種拿來重印。這一來，便打動我的心。

及至與中華總經理李叔和先生商量之下，答應先將「小物件」、「馬丹波娃利」、「人心」、「愛里薩姑娘」（原名「女郎愛里薩」，現在想來不對，須得改一改。爲甚麼？且待能夠重版時，再說。）四種，先行解約，任我轉交其他書局印行。但我當時不能回省，遂向姚先生聲明：嘉樂的事，須到暑假前才能輕鬆，回成都後，得將重版的書乘機會改一改，方好送出。姚先生幸而答應了我。

又幸而在四月十五日之前，嘉樂開董事會，有兩位熱心公益的同人糾舉我兩年以來，辦理不善，以致公司不惟未賺錢，反而欠到四百五十餘萬的外債。我自己本非此種材料，在民國三十年強勉出頭，就時時在打退堂鼓的了。如此一來，正合孤

意。於是立刻引疾辭去所謂總經理兼職，並於四月十五日股東會後，確實因為眼睛生了病，濕氣瘡發作了，等不及新任到來，便從樂山一溜而回到菱窠，高臥養病，又感到一回輕快閒暇，樂哉樂哉！雖然糧食及諸種日用品，一天一天比照民國二十七年的價值，從二百五十倍正向三百倍以外在飛漲，而家裏正在搜索東西，擇其可賣者，放潑的賣，以與這等物價作殊死戰之時。

眼疾並未十分痊可，嘉樂的職事也並未完全擺脫，（不過從六月一日起，請假三月，一事不問，這却委實的辦到了。）我遂動了手，依然不敢作文章，依然不能按照許多朋友的期望，更不願作盛世危言的小說，雖然材料太多得不成名堂。還是犯了咒神，將二十年前就已心賞的一部法國小說，叫「單身姑娘」的，譯了出來。一直到舊曆端午節之日，居然譯畢，約有十二萬字上下，已交與陳翔鶴先生去了，何年何月在何處出版，則非我之所欲問，譯出來就算了了心願，若還想從這上面來幾文錢買糧食，那真是做夢。據說成都某書局購稿費最高了，自作者每千字七十元

。翻譯者則降爲五十元。若夫十二萬字，要我發奮來自做，頂少一個半月，倒還強勉，則一次賣斷，可得八千四百元，在六月底的成都，尙可賣米四市担四市斗。寒舍吃飯的口，主客大小常川九張，再照嘉樂舊例，每人火食從米至炭，中包油鹽菜蔬，共合成米，每人須得四市斗四市升，尙尙嫌不足。若然，則發奮一個半月，如得老板慷慨，稿到給錢，並不過份打小算盤，全部收入，真可夠寒舍全家人一個月的火食，而尙餘四市斗四市升，則作爲茶水打牙祭之用，固然尙有半個月之無着。

（到此，再順便提一筆：成都物價，在民國廿六年，尙無變動，至廿七年秋，豬肉每斤猶賣八分，牛肉五分，——較之廿五年以前，已算昂貴了，因爲盧作孚先生廿五年任四川建設廳長，驟然勵行改用新式度量衡，而並未將物價比例折合。譬如：豬肉每斤八分，在廿五年前，用老稱，則多二舊兩，是此價，改用新的衡器，明明少二舊兩，而其價八分如故也。此點，很少有人注意，並且可以證明今人實比古人大方多了。光緒初年，四川的老東鄉縣（今之萬源縣），因爲縣官在糧上每一兩加

收制錢三文，公然激成民變，而演到全省提督軍門李有恆身伏斧鑕，足見在昔人民之頑，而爲政之不易。——若以目前市價而論，豬肉恰爲三百倍，牛肉恰爲四百倍，比任何五金器材都高，而亦爲論物價者所難齒及。）不幸翻譯者，還當降格，而此十二萬字，尅實計算，我剛好譯了三個月，（去年動手一個半月，譯出三分之一，因未全力爲之，猶可言也。）一次賣斷，正收六千元，照前所算，縱令打緊敷足一個月，然而其餘兩個月，則如何？嗚呼！五十元千字之譯文，視戰前漲十倍，二十元一斤之牛肉，則戰前漲四百倍，衆生顛倒至此，無怪有心人隨處感歎：「我們駐在外國的使節，旅居異邦的學人，散處國內的作家，有沒有寫下一部實大聲宏的力作，替這個偉大時代留下一幅影廓！」（見新民報成都晚報七月一日所刊。）

新譯既畢，方才來改譯「小東西」。却因自己並未留有一册原印的譯本，好不容易託人到極冷僻的舊書攤上，花了二百五十元，方買來了一册「小物件」一册「馬丹波娃利」。及至動手改譯時，人又不舒服了。約摸費了半個月工夫，直至六月

二十八日，方才修正完畢。到此，算又清了一樁心事。究竟何年何月，可以重印出來？我就不再管了！總之，設法寄與姚先生完事。

至於原著者亞爾風士·都德，似乎可以不必介紹了。他是十九世紀下半期自然主義文學盛行時的一位作家。雖與弗洛貝爾、左拉、龔枯爾兄弟等同時，但他另有其法南的談諧的作風，不能以純自然主義去論他。他最有名的短篇小說爲「磨坊文札」，最有名的長篇小說則爲本書「小東西」與「沙福」，而在法國，最爲一般人所欣賞的，倒在「達哈士孔的拂拂」。（上面所言「獵獅記」，就是其中一段。）這書作風略似「儒林外史」，雖然拂拂並非文人，然其寫法，則無異於吳木山。所以譯出來，實不夠味，而許多地方，甚難爲異邦人所能了解。我於譯書中，以譯此書爲大失敗，而於譯「婦人書簡」爲最出意外的收獲，說將起來，又太話長，姑且放下罷！

「小東西」雖是令人發笑的書，但其中有不少的眼淚，後世的卓伯赫，頗有這

點藝術。不過我可以告訴讀者，他只管說是一個孩子的故事，但並非都德的完全自傳，第一、都德的哥哥不但未死在少年，並且是個有名的詩人，還死在他弟弟的身後；第二、都德畢竟成了名，詩集有三部。小說有十餘部，還有雜文遊記等，而並未半途改行去賣磁器。此外，還要告訴讀者一點，在二十年前，都德的兒子，已是有名的文人，並選充了衆院議員。只是他有他的政治上的見解，在共和政體下，而成功一個著名的王黨，可不謂之怪歟？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七月三日寫於成都菱窠，正斷屠求雨，堰底龜裂之時。

小東西目錄

第一部

- 一 作坊
- 二 巴巴羅特
- 三 他死了！請爲他祈禱！
- 四 紅抄本
- 五 謀你的生活
- 六 小學生們
- 七 監學大爺

八

| 黑眼睛

九

| 布瓜杭的事件

十

| 惡劣的日子

十一

| 我的好友劍師

十二

| 鐵環

十三

| 尾約先生的鑰匙

十四

| 巴底士特舅父

第二部

一

| 我的樹膠鞋

二

| 從聖里紫野司鐸處來的

- 三 我的傑克母親
- 四 預算案的籌商
- 五 白鷓鴣與第一層樓下的太太
- 六 比羅特的本傳
- 七 紅玫瑰與黑眼睛
- 八 鮭魚街的詠誦
- 九 你來賣磁器罷
- 十 旖爾馬海波爾
- 十一 糖心
- 十二 多羅果多低泥
- 十三 劫奪
- 十四 夢

十五

.....

十六

夢終

第
一
部

此
页
空
白

一 作坊

我是一八……年五月十三日降生在郎格多克一個城裏，這地方也和南方各城一樣，可以得到許多的太陽，不少的塵土，一所加爾麥立特的教堂，和兩三處羅馬人的古蹟。

我父親愛洒特先生此時正做着織絹生理，在城門口的斜坡上，有一所大作坊，並在那里建了一所合宜的居室，全被楓樹蔽蔭着，與作坊相隔只有一個大花園。我就在此處出世，我一生最初的光陰，惟一的好日月，也是在這里過的。所以我感恩的記憶中，對於這花園，對於這作坊，對於這楓樹，都保存得有一種不可磨滅的塵塵，當其我父母破產之後，我理應同這些東西別離時，我對於它們實在好生傷感，如孩對於人們一樣。

開場我就應該說，我之降生於愛酒特家實在不曾載了幸福來的。我們的廚娘老亞奴歷來便這樣告訴我，不知爲着甚麼，我父親此時正在旅行中，同一個時候一方接到我出世的消息，一方接到他的一位馬賽顧客逃走的消息，這人曾拿去了他四萬多佛郎；愛酒特先生一時便悲喜交集起來，他自己問自己，彷彿別人問他似的，究竟應爲馬賽顧客的逃走而哭哩，或應爲小達利降生的幸運而笑……你當然該哭，我的好愛酒特先生，這兩件同時發生的事你都應該哭的。

這倒確乎不錯，我對於我的父母真果算得是惡星宿了。我降生的光陰裏，許多不可料的壞事便四面八方的來攻擊他們。第一自然是馬賽顧客一件事，其次在一年之間遭了兩次火災，隨後是紡織工人罷工，隨後是我們和巴底士特舅父傷了和氣，隨後是同一個顏料商人爭訟化了不少的費用，末了一八……年的大革命，這一下便把我們結果了。

從此以後，那作坊就不活動了；漸漸那些工作間空了：每一週裏必要減去一件

器械，每一月裏必要減少一張印刷案子。一次，大家不再往那第二個廠房內去。又一次，那深處的院子簡直被人棄置了。兩年之中，那作坊只是在廢氣。到末了一天，工人們不再來了，工作室的鐘也不鳴了，井上的轆轤也不軋軋的叫喚了，蓄水池裏的水，原用來洗濯那些紡織物的，也不動了，一霎時間，在這整個作坊裏，除了愛酒特先生和夫人，老亞奴，我哥哥傑克同我外，更無別人了；次則，在那頂裏面，用來看守工作室的，還有一個看守人哥龍布和他兒子小紅帽子。

完了，我們就此便零落了。

其時我正有六七歲。因我生得虛弱多病，我父母都不願送我進學校去。只由我母親教我念念書寫寫字，格外又教我幾句西班牙語同兩三曲琵琶，就得這些東西的幫助，在家庭中，大家遂給了我一個小奇人的稱呼。也全賴這種家庭教育的辦法，我方不會離家一步，所以許多零星事，在愛酒特作坊臨了時，我都一一參加了。那光景並不使我動心，我可以承認；甚至對於破產我倒尋着了有趣的方面，就是因爲

我能夠到作坊裏去，隨我意思亂跑了，那地方，從前有工人時，除了禮拜日是不准我去的。

在這一家裏頭，所有的人，並不把我們的破產也當作快活事的。愛酒特先生是變做了一個可怕的人；在習慣上有了這種火辣辣的，粗獷的，暴烈的性情，又喜歡狂呼亂叫，又歡喜搗毀東西，又喜歡雷霆似的發氣；但他到底是一位高貴的人，只不過手來得太快一點，聲氣來得高些，嚴重些，常使他四周的人打打抖而已。他的壞運氣沒有把他打倒，轉把他激怒了。從早到晚都帶起一種駭人的忿怒，不知道怨誰方好，於是便攻擊到一切，攻擊到太陽，攻擊到西北風，攻擊到傑克，攻擊到老亞奴，攻擊到革命。啊！尤其是攻擊到革命！……聽見了我父親的話，你們也都要咒罵這一八……年革命的，就是他使得我們不幸，好似特別對我們而發生的一樣。因此，我請你們信我的話，那革命黨之在愛酒特家裏並不是神聖的東西。現在還如此，當老爸爸愛酒特（上帝爲我保護着他罷！）覺得骨節痛的症候要發作時，他便

偃臥在長椅子上，我們就聽得見他說道：「呔！這夥革命黨呀！」

但我向你們所說的那個時候，愛酒特先生還沒有骨節痛的病症，只由於目睹零落的苦惱把他變做了一個可怕的人，沒有一個人敢和他相近。應該每半月花他兩回血管，叫他出兩回血才對。在他周圍，沒一個人說話，都有點懼怕。用餐時，我們要麵包也都是悄悄的。在他跟前也沒有人敢哭。然而只要他脚跟一轉，立刻就有種嗚咽的聲音，從房子的那一端傳到這一端來；如我的母親，老亞奴，我哥哥傑克以及我教士大哥，當他正來看候我們時，所有的人都哭了起來。我母親懷着滿腹憂愁，是因爲看見愛酒特先生的不幸而哭；教士同老亞奴是因爲看見愛酒特夫人的哭泣而哭；至於傑克還很年輕，本不甚懂得我們的不幸——他僅僅大我兩歲——不過哭却是他的需要，也很高興哭的。

我哥哥傑克是個極奇怪的孩子；你瞧簡直是一位眼淚天才！現在想起只管已很遠了，可是我彷彿還看見他兩隻紅紅的眼睛，一張水濕的臉頰。而且尤可怪的，就

是並不爲着甚麼事。他哭起來如同人家抹鼻涕一樣，尋常極了。有些時候，愛酒特先生很生氣，我向母親說道：「這孩子太可笑了，你瞧！……簡直是一條河。」愛酒特夫人總是柔聲的答道：「你有甚麼辦法呢，朋友？大一點兒就好了；當他這年齡，我也同他一樣。」等着等着，傑克大一點兒了；可是只管大一點兒，而這件事却沒有改變。反之，這怪孩子的怪脾氣更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毫沒道理眼淚更流得同暴雨一樣。所以我們父母的憂愁，倒給了他一個大好機會，……卽是爲着這番打擊，他倒可以隨心所欲整天齊日的去號哭，不會有一個人來說他：「你爲甚麼事呀？」

總而言之，對於傑克猶之對於我，我們的破產正有他好的一方面在。

在我一方面，我是快活極了。大家不再照管我。我就利用這機會，成日價同着紅帽子到幾所荒涼的工作室去頑耍，我們在那里的脚步聲，響得如同在教堂裏一樣，以及跑遍幾個被野草滋生滿了的無人迹的院落。這年輕的紅帽子，就是看守人哥

龍布的兒子，是一個十二歲的粗孩子，牛一樣的壯健，狗一樣的忠誠，鵝一樣的愚蠢，尤其醒眼的，就是那一頭的紅髮，因此他才得了這個紅帽子的綽號。不過須對你們說：對於我，這個紅帽子，却不是那個紅帽子。（譯者註：小紅帽子是法國童話中一件故事，一頭狡猾的餓狼變成小紅帽子去吃了小紅帽子的外婆，又變為他的外婆而打算吃他。）他一轉一轉的，時而是我忠順的禮拜五，（譯者註：禮拜五是魯濱孫在荒島上救得的一個野蠻人的名字，）時而是一個野蠻酋長，時而是一個反叛逆的侍衛，要他做甚麼他就做甚麼。我自家哩，在那候我也不名為達利·愛酒特：我就是那個奇特的人，穿着獸皮，一如人家給我的那部冒險小說中的克呂所埃老爹一般。真好頑呀！到晚間吃了晚飯後，我就讀起我的「魯濱孫飄流記」，牢牢的記在心裏；到白天就照樣扮演，扮演得淋漓盡致，所有我四周圍的東西，我都拿來編入我這本喜劇中。作坊不再是作坊；算是我的荒島啊！真個荒涼極了。蓄水池充了海洋。花園變做未開闢的野林。就是楓樹上的一羣蟬子，也編入這本戲曲裏，可

是它們並不曉得這件事。

紅帽子，他也不知道，也很少懷疑到他所裝的那個重要脚色。若是有人問他是魯濱孫的甚麼便會把他難着了；但我却應當說，他裝扮得很爲認真，而且那種模仿野人的呼聲，再尋不出更像他的。他在甚麼地方學來的呢？我不知道。只他常常做起這等野人的怒號，從他喉嚨底迸發出來，一面搖動着他那又紅又硬的鬣毛，差不多頂勇敢的人都會嚇得打戰。就是我這個魯濱孫也幾次被他吼得莫名所措，使我不得不低低的對他道：「不要這樣凶，紅帽子，你嚇着我了。」

不幸得很，紅帽子不但模仿野人的呼聲這樣好，他還慣能說市井孩子們的那些粗話，並且拿起上帝的名字來賭咒。在頑的時候，我也學他這樣做，因之有一天，大家正坐滿了一桌，我不知如何竟衝口而出說了一個可怕的惡誓。都嚇極了！「誰教你的這個？你在那里聽來的？」這成了一樁了不起的大事。愛酒特先生立刻就說把我關在懲戒室去；我教士大哥却說既然我已到了曉得事的年齡宜先送我去懺悔。

果真是大事啊！應該把那拖累了我達七年之久的一大堆罪過，從良心的各個角落中收集攏來。我兩夜俱不曾睡；倒像有滿滿一籃子鬼罪過；我把頂小的一些放在面上，其實在別人看來，大小都一樣，並且當其跪在小橡木櫥內，應該把這些通通向着幾個聖法蘭沙派的司鐸陳述時，我相信我竟自害怕死了糊塗死了……

這件事過後。我再不願意同紅帽子頑了；我現在已曉了，聖保羅說的也就是聖法蘭沙派司鐸向我重述的，魔鬼這樣東西永遠都在我們身邊躑躅，如同一頭獅子，隨時張牙舞爪着。我又曉得了詭計多端的呂西菲（譯者註：呂西菲是惡魔的名字）。

。它要來勾引你們時，他便裝出各樣的臉子來；並且你們斷不會使我不想到，就是這傢伙特爲躲在小紅帽子的皮囊裏教我拿起上帝的名字來發誓。因此我先就留心了，到作坊去時，便通知禮拜五叫他以後只留在他家裏頑去。沒運氣的禮拜五啊！這道詔書委實傷了他的心，但他竟順從了並無一點悲戚。却是有幾次我望見他站在工作室旁邊的門房的門前，帶着悲傷的樣子；當他瞧見我在看他時，這不幸的人因

爲要感動我的原故，遂迸出那種極其可怕的呼聲，並搖起他那火光似的鬣毛來；但他越是叫得利害，越是使我走遠了。我覺得他真像一個覓食的大獅子。我便對他叫道：『滾開！你使我生畏。』

好幾天了，小紅帽子偏要這樣狂呼；於是有一早晨，他父親禁不住他在家裏的那樣吼法，遂叱罵着將他送去做了學徒，從此我就不再看見他了。

我對於魯濱孫的狂熱却不曾冷熄過一刻。恰在這時候，巴底士特舅父忽然厭煩了他的鸚鵡，便拿來送了我，這東西因就替代了禮拜五。我把他放在我溫室深處一個體面鳥籠裏；我簡直就變做了克呂所埃了，成日都回着這有趣的雀兒在一塊，並且找了一句話來教他說：『魯濱孫，我可憐的魯濱孫！』你們懂得甚麼緣故？這鸚鵡，巴底士特舅父之所以送給我，因爲討厭它不住口的嘮叨，偏偏一屬了我硬就不說話了……不但別的話，就是『我可憐的魯濱孫』這一句也不說；我簡直逗不出他的語言來，雖然如此，我仍是很愛他，仍是很當心的看護他。

我的鸚鵡同我，在這種極其淒涼的寂寞裏，我們就如此生活下去，直到有一早晨，一件真正出奇的事臨到我的身上。這一天，我很早的就離開我的寢室，並且嚴裝起來要穿過我那島去做一個探險的旅行……猛地便看見三四個人向我這面走來，他們高聲大氣的說着，一面指手畫腳的。公道的上帝呀！這些人竟走入我的島中來了啊！我僅有把自己投在一叢夾竹桃後面的時間，並且儘可能的平伏在地上……這般人走我身旁過時，並不會瞧見我……我相信辨出了看守人哥龍布的聲音，方便我稍爲安了一點心；可也不算甚麼，等他們走得稍遠，我便出了我的伏匿所，遠遠的跟着他們，看這件事的變化究竟如何……

這些外方人在我島上停留得很久……他們很細緻的把作坊從這端考察到那端。眼見他們進了我的洞窟，並拿起他們手杖來測量我海洋的深淺。有時他們又站住了，並搖搖他們的頭，我生恐他們走來發現了我的行在……我將怎麼辦，至大的上帝呀！幸而好，沒有甚麼事故，半點鐘後，這些人都抽身走了，毫不疑心這島是有人

住着的。他們一走，我便跑到我的一間茅屋裏坐下，就把一天的光陰在那里度過了，思索這是一般甚麼人，到這里來幹甚麼的。

我很快的就知道這件事了。

這晚，在用晚餐時，愛酒特先生正式通告我們，那作坊已經賣出了，而且一個月內，我們舉家都要離開這里往里昂去，從此我們就住在里昂了。

這實是一個可怕的打擊。好像天垮下來一般。作坊賣去了！……罷了！我的島，我的洞窟，我的茅屋呢？

苦啊！島、洞窟、茅屋、愛酒特先生全賣了；應該捨去一切。上帝，我如何的哭了呀！……

當其這一個月，雖然一家人都在包紮鏡子食具，我却淒淒涼涼的獨自一人在那親愛的作坊中閒踱。我無心去煩了，你們想得到的……啊！再無心煩了……到處我都走去坐一坐，把我四周的東西都細看一番，並把他們當做人們一樣同他們談了些

話。花園角落上，有一株大石榴樹，很好的紅花在太陽裏正開得爛然悅目。我嗚咽着對它道：『把你的花拿一朵給我』。它給了我。我就拿來揣在懷裏，做它的紀念。我太不幸了。

然而，在這深創巨痛的中間，也有兩件事使我開了笑顏：第一件，想着要到船上去，其次，是大家許可把鸚鵡給我一道載去。我覺得在各種情形裏差不多都和魯濱孫離開他的島時相似，因此也鼓起了我許多勇氣。

末後，起程的日子到了。愛洒特先生一禮拜前已往里昂。他載了許多笨重傢具先走。我走時是伴着傑克，伴着我母親和老亞奴。我那教士大哥不走，但他却陪着我們直到波凱爾的公車上，那看守人哥龍布也陪着我們。他推着一部大手車載着箱子走在前頭。後面就是我教士大哥，拿手臂叫愛洒特夫人挽着。

我可憐的教士，我從此就不能再見他了。

老亞奴挾着一把極大的藍色雨傘，同傑克在後面走，傑克自是很高興往里昂，

但仍舊是嗚嗚咽咽的……最末，在這一行人的末尾走來的就是達利·愛酒特，慎重其事的拿着那只鸚鵡籠子，一步一回頭的直望着他親愛的作坊。

這旅行隊漸走漸遠的時節，那些石榴樹還盡其力量的從花園牆頭上伸出來把這旅行隊看了一兩次……那些楓樹則搖動它們的樹枝來做送別的樣子……達利·愛酒特感動極了，偷偷的在指尖上，給它們全贈了一個吻去。

我是於一八……年九月三十日離開我的荒島的。

二 巴巴羅特

（原註：在我們南方，有一種黑色的昆蟲，我們

給了他這個名字，國家學院俗呼之爲蜚蠊，也就是北方人所謂的加發得。）

（譯者註：就是我國呼俗的偷油婆。）

哦，童年的往事，你留下與我的是何等的印象啊：這次羅淪河上旅行，彷彿如

在昨日。至今似還看見那隻船，那般行人，那般水；至今似還聽見那輪子的音響和機器的汽哨。那船主名叫熱里愛斯，船上廚子名叫孟特馬。這些事都忘記不了的。

江上的行程有三天。我這三天中都在甲板上，只有用餐同睡覺時才下艙裏去。其餘時間，俱在船頭上，靠着鐵錨。那里有一具大鐘，從城內經過時，才敲打它：我就坐在這鐘的旁邊，繩子的當中；把鸚鵡籠子放在我的兩腿中間，我就在那里眺望。羅淪河這樣的寬，勉強看得見它的兩岸。我哩，却還願意他再廣大一點，大得如所謂：海一樣！天是笑着的，浪是碧綠的。一些大船是沿着急流而下。一些領港人則騎在驢子背上，一路唱着從我們旁邊在江畔涉過。有時，船又沿着幾個極翳翳的小島走，島上生滿了蘆葦同楊柳。『呀！一個荒島。』我自己心裏說着；而我的眼睛直把它吞了下去……

到第三天的末尾，我以為我們定要遇一場風暴的。那天忽然的就昏暗了；一層濃霧在水面上跳舞；船頭上點起了一盞大燈籠，說真話，當着這些徵象的面前，我

正動手要感動了……就這時，一個人在我身畔說道：「看啊里昂！」大鐘也響了。果然到了里昂。

在那濃霧當中，我模模糊糊的，看見這邊岸和那邊岸有一些燈光閃灼着；我們從一道橋下走過，接着又過一道。每一次，那個大機器管子（譯者註：即是煙筍，）便折做兩截，並且吐出許多黑烟團彷彿咳嗽似的……船上面，是一種駭人的擾亂。行人們各自尋取自己的箱籠；水手們在黑影裏咒罵着推轉出許多大桶。（譯者註：盛酒的大而橢圓的木桶。）天正在落雨……

我趕快去合着我的母親，傑克同老亞奴本在船的那一端，於是四個人都到了一起，緊緊擠在亞奴的大雨傘下，其時船已傍了碼頭，並動手登岸了。

實實在在的，假若愛酒特先生不來那里帶領我們，我相信我們斷斷不會擠出來的。他摸索着向我們走來，一路叫道：「誰呀！誰呀！」就在這個「誰呀」的極籟聲音裏，我們四個人，遂一齊的帶着一種高興，一種說不出的輕鬆來回答道：「朋

友們！」……愛洒特先生隨便的把我們抱吻了一下，便一雙手挽着我哥哥，一雙手挽着我，向兩個女的道：「跟我來！」於是上了路……哈！這才算是一個男子哩。

我們困難的朝前走去；天已夜了，甲板上又滑。逐步都碰在一些貨箱上……猛然在船的那一端，一個又尖利又哭泣的聲音，直傳到我們這裡來：「魯濱孫！魯濱孫！」那聲音這樣的叫着。

我叫了起來道：「哈！我的上帝！」試着把我的手從父親手上去擺脫；他以為我滑跌了，把我捉得越緊。

那聲音又叫了起來，越是尖銳，越是哭泣：「魯濱孫！我可憐的魯濱孫！」我又重新用力去擺脫我的手。我叫道：「我的鸚鵡，我的鸚鵡。」

傑克道：「現在他說起話來了嗎？」

準是他在說話，我很相信人家在別一個地方聽見過的……因為在荒荒張張的中間，我把他忘記在船頭的鐵錨邊，他就在那里喚起我來，盡其力量的叫道：「魯濱

孫！魯濱孫！我可憐的魯濱孫！」

不幸我們已經走遠了；那船主直叫道：「我們趕快。」

愛酒特先生說道：「我們明天再來找它罷；在船上，一點甚麼都不會迷失的。」

「說着，任憑我淚眼汪汪，他竟把我挽着走了。可憐啊！第二天打發人來找它時，已是找不着了……請估量一下我如何的失望：禮拜五也沒有了！鸚鵡也沒有了！魯濱孫做不成了。況且，縱然存下天大的志願，又那能在這郎德爾倫街，四層樓上，一所又濕又髒的房子裏，造出一個荒島來呢？」

哦！可怕的房子！有生以來我才第一次看見它：樓梯是粘人的；院子好像在井底下；看門人是一個鞋匠，他的小店子就對着水管……太陋了。

我們到的這一晚，老亞奴正在廚房裏安置時，忽迸發出一種危急的呼聲：「巴巴羅特！巴巴羅特！」

我們都奔了去。好個景緻！……廚房裏滿是這些醜類；菜桌上，牆根上，抽屜

裏，爐臺上，食櫥中，到處都有，簡直沒心腸去弄死它。罷了罷了！亞奴業已殺死了不少，但是她只管殺，它們只管來。它們是從漏水管來的，大家遂把水管塞了；但第二天夜裏，它們又從別的地方進來，大家並不知道是從何處來的。自然就得一頭貓兒來殺這些東西，於是每晚這廚房裏都有一番駭人的屠戮。

禮拜日，對於我們稍有一點樂趣，我們全家都帶起雨傘出來在羅淪江岸上閒踱一回。不知不覺我們都信步向着南方走去，一直要走到柏拉失的銅像旁邊。（譯者註：柏拉失是法國雕刻家，里昂人。生於一六八六年，死於一七五〇年。）我母親說：「就這些彷彿我們便走近故鄉了。」我母親，她比我還更無聊……全家這樣的散步是令人不歡的。愛酒特先生隨時在怒吼，傑克隨時在哭，我哩，一言不發只跟在後面走；我不知是甚麼原故，在街上總很害羞，不消說因為我們是窮人了。

一月之末，老亞奴病了。濃霧害了她；我們當然要將她送回南方去。這可憐的姑娘，却很熱烈的愛我母親，她硬不下心來同我們分手。只是苦求我們將她留下，

答應我們不會病死。當然是迫着她下了船。到了南方後，她就失望的嫁了人了。

亞奴走後，我們不再用新女僕，這一來顯然是窮到了極頂……看門人的老婆上來做些粗事；我母親自己燒爐灶，把她這一雙爲我所最愛抱吻的體面白手也弄成黑團了；至於食物之類，就歸傑克去辦。人家把一隻大籃子挂在他手臂上，向他說：「你去買這樣買那樣，」於是他就去買這樣買那樣，買得很好，不過，仍舊是哭哭啼啼的。

可憐的傑克呀！他不是有幸福的人，他簡直不是的。愛酒特先生因爲常常看見他眼裏的淚珠，末了，便很是厭惡他，並且拿巴掌打他……終日都聽見「傑克，你是個粗人！傑克，你是頭驢子！」影響所及，他父親一在那里，不幸的傑克便甚麼方法也沒有了。越是用力去忍他的眼淚，越是做得難看。愛酒特先生把他弄得很可憐的。請聽這齣水罐戲：

有一晚，正是用餐的時候，大家覺得屋子裏一滴水也沒有了。

這個好孩子傑克遂說：「你們若果需要時，我便去取了來。」

於是他就拿起那水罐，一個砂土做的大水罐。

愛酒特先生把肩頭聳了聳道：「若果是傑克去，那水罐準定會打破的。」

愛酒特夫人用着她鎮靜的聲音道：「你聽見了，傑克，你聽見了，不要把它打破，當心些。」

愛酒特先生回說：「啊！你枉自叫他不要打，總之他一定會打破的。」

至此，傑克便哭喪着聲音道：「可是，爲甚麼您願意我把它打破？」

愛酒特先生用着一種不許辨論的聲口道：「我自不願意你把它打破，我只說你要把它打破。」

傑克遂不再辨；用着他那隻打戰的手把水罐拿起，闖然走了出去，臉上神氣好像說：「哈！我會打破它嗎？好罷，我們瞧罷。」

23
五分鐘，十分鐘都過了；傑克尙不會回來。愛酒特夫人便焦灼起來道：「只望

他不要有甚麼事故才好！」

愛酒特先生帶着一種愛發氣的聲調道：「罷啊！你以為他遇見了甚麼事嗎？他只是把水罐打了，所以不敢進來。」

於是一面這樣說着——雖是帶着咆哮的樣子，在世界上確是頂好的人——便起身去開門，看看傑克究竟怎樣了。他不必走多遠；傑克已站在門前的樓梯的角處，空着兩手，默默的，呆呆的立在那裏。一見了愛酒特先生，就變了臉色，用着一種又悲痛又微弱的聲音，啊！非常微弱的聲音，說道：「我打破了它，」……他果然打破了它啊！……

在愛酒特家的記事錄中，我們就叫這件事做：「水罐戲。」

當其我們父母想到我們的教育時，距我們到里昂差不多有兩個月了。我父親很想把我們放到公學裏去，但是太貴。愛酒特夫人道：「我們可不可以送他們到一個神道學校去？似乎孩子們到那里倒很好。」這意思頗見喜於我父親，並且適逢聖里

紫野是左近的一個教堂，大家便把我們送到聖里紫野的神道學校來。

神道學校啊！倒是很有趣的。它不像別的私塾定要給我們裝滿一腦袋的希臘拉丁，而只教我們去做一些大大小小彌撒中的事情，只教我們去歌唱經文，教我們去磕頭禮拜，教我們去使手法燒神香，惟有這一件是很困難的。在祭祀日子內，這裡那里，要費好些時間去做變化，去做節略，不過這只是附帶的事。總而言之，我們在那里全是替教堂服務。至少每禮拜有一次，密拱教士撮着鼻烟，正正經經的向我們道：「明天，先生們，沒有晨課！我們要送殯去了。」

我們去送殯，好運氣呀！其次就是做洗禮，證婚嫁，或是一位主教的拜謁，向病人做臨終懺悔等等。

我們每人在那小衣櫥裏都有一套教會的服裝；一件長尾巴的黑道袍，一件白披衫，一件鑿得有挺硬大袖口的白布袍，一雙黑絲長襪，兩頂小頭巾，一頂是布做的，一頂是呢製，還有幾條小白珠子繡的披肩，應有盡有。

這套服裝顯得很合我的體，愛酒特夫人才說：「他在那下面真消受。」不幸就是我太矮小，這很使我不高興。你們請想，我有多麼高，簡直比我們的首座喀都夫先生的白襪子高不了許多，而且又如此的柔弱！……有一次，做彌撒日節，要把經文換一個位兒，那本大書重得異常，簡直把我累極了。在祭臺的階級上面弄得我一路跌着交。書面跌破，祭儀便中斷了。這一天又是神聖降臨大禮。何等的褻瀆啊！……但除了我那小身材上這些不便地方外，我倒很滿意於我的命運，夜間，每當我們睡覺時，傑克同我，我們彼此一定說：「總之，神道學校是很好頑的。」真不幸，我們却不能久住下去。因為我們家裏有一位朋友，是南方一個大學校的管理人，有一天，他寫信來問我父親，要是，願送一個兒子到里昂公學去做校外官費生，他可以替他謀一個。

愛酒特先生便道：「這官費自然是爲達利設的了。」

我母親道：「傑克呢？」

「哦！傑克呀！叫他來同我在一塊；他於我或者有好處。況且，我覺得他頗有做生意的嗜好。我們就成就他做一個大商人罷。」

老實說，我真不懂得何以愛洒特先生會看出傑克有做生意的嗜好。在這時，那可憐的孩子，除了流眼淚外並沒有別的嗜好，假若有人去請教他……但，沒有人去請教他，也沒人來請教我。

我到了公學時，第一件事給了我一個打擊的，便是在學校裏穿套衫的只有我一個人。在里昂，凡是有錢人家的子弟都不穿套衫，只有街上的孩子，爲人所呼爲浪兒的才有。我哩，却是有一件套衫，一件方格子的小套衫，還是開作坊時做的；我既穿了一件套衫，我就帶了一種浪兒的樣子……當我一進課堂，學生們都哈哈大笑起來。大家說：「看呀！他有一件套衫！」那教習也扮了一個鬼臉，立刻就厭惡起我來。從此，凡是向我說話，總是在唇端上面，並且帶起一種瞧不起人的神情。從來他不曾喚過我的名字；常是這樣說：「哈！您，那里，小東西！」然而我却對他

說過二十次，我喚做達利·愛—洒—特……末後，同學們便給了我這個『小東西』的綽號，而這綽號因就出了名……

還不僅是套衫使我和別的小孩子不同。別的孩子們都有體面的黃皮書包，都有很香的黃楊木墨水壺，都有硬面子的抄本，都有在下面印了號數的新書；我哩，我的書是在河邊舊書攤上買的，又起了霉花，又褪了顏色，又發了酸臭；書壳子往往變做了破布，又往往缺少一些篇頁。傑克却非常能幹，替我極力把那些書，用了些厚紙版同些濃膠裝訂起來；但他總是把膠用得太重，弄得膠臭難聞。他又拿一只沒有底的口袋替我做了一個書包，倒很便利，不過膠也用得太多。膠和紙版的用處，在傑克身上變成了一種癖嗜，如同他眼淚的用處一樣。在火的跟前他隨時都放了一大堆裝膠的小罐子，並且只要他從店裏逃得一些時間出來，他就來粘膠，裝訂，糊書壳。其餘的時候，就送包裹到城裏，寫口述，到糧食店——總而言之做生意。

至於我哩，既然懂得人家是幫費生，人家穿了一件套衫，人家叫做『小東西』

，那嗎，就應該比別的學生加倍用功才可以相等，果然！小東西遂極其猛勇的用起功來。

猛勇的小東西啊！當冬令時，在他沒有燒火的房間裏，我見他坐在書桌跟前，腿上圍着一條毡子。外面，霜叢敲到窗上的玻璃。在店子內，正聽見愛洒特先生念道：「我接到本月八日的大札。」

傑克也哭喪着聲音複念道：「我接到本月八日的大札。」（譯者註：這就是寫口述了。）有時那房門輕輕的打開：原來愛洒特夫人，她進來了。蹣着脚尖走近小東西的身旁。許！……（譯者註：此字是做招呼的聲音。）

她很低聲的向他道：「你在用功嗎？」

「是的，母親。」

「你不冷嗎？」

「哦！不呀！」

小東西撒謊，其實他很冷的。

於是愛洒特夫人遂推着他坐下，帶着她編織的東西，很長久的留在那里，悄聲數着她的綫路，有時又帶着一聲長歎。

可憐的愛洒特夫人啊！她又想起她所不希望再見的親愛的故鄉來了……唉！因了她的不幸，因了我們大家的不幸，她不久就要重見它的……

三他死了！請爲他祈禱！

這是七月中的一個禮拜一日。

這一天，一出公學，遂讓自己混着去頑了一會槓架，當我決意回家時，比先前預算的時間已很晚了。從德羅場到郎德爾倫街，我便不停步的跑着，把書本裝在腰帶裏，便帽啣在牙齒當中。然而，我是極害怕我父親的，因在梯子前喘息了一會，

同時便杜撰了一樁故事用來解釋我所以遲遲回來的原故。之後，我方大胆的拉動門鈴。

愛洒特先生親自來給我開了門。他向我說：「你回來這樣晚呀！」我便戰戰兢兢開始說起我的誑話；但這親愛的人却不讓我說畢，便把我摟到懷中，很長久很寂靜的把我抱吻了好一會！

我至少本是等着來領受一種熱罵的，這種接待倒令我吃了一驚。最初我還以為是聖里紫野的司鐸來同我們晚餐的原故；因為我有了經驗，曉得在這一天，人家方不會叱責我們的。但一進了餐室，我立刻覺得我錯了。因為桌子上只放了兩份食具，我父親同我的。

我驚怪的問道：「母親呢？傑克呢？」

愛洒特先生拿一種不會習用過的溫柔聲氣答應我道：「你母親同傑克都走了，達利；你教士哥哥現在病得很利害的。」

接着，因為看見我臉色大變，他又差不多很安閒的說了幾句，特為來安我的心道：『我所謂病得很利害，不過是一種說話的態度：人家寫信給我們說教士病倒了床；你是知道你母親的，她便立意要去看一看，我遂叫傑克伴着她去……其實，絕不要緊的！……目前，你且坐下，我們吃罷；我餓得要死了。』

我便坐上裏去也不說甚麼，可是一想及我教士大哥病得利害，我的心就難過極了，用了很大的力量才把眼淚忍住。我們彼此對着面，吃得很憂愁的，並不說一句話。愛洒特先生吃得很快，大口的喝着酒，跟着，忽然住了手，尋思起來……至於我，更巍然坐在桌子那端，好比是一個呆子，想着教士到作坊來時，給我們談的許多好故事。我又會看見他勇敢的撩起他的道袍，跳過蓄水池去。現在我揣想起他來，躺在床上，病了，（啊！病得好利害，覺得有些東西在向我說。）使我如此增加悲痛要知道他如何者，豈因為聽見心坎上有個聲音在向我道：『上帝譴責你，這就是你的過失！應該對直的回來，應該不要撒謊！』充滿了這種可怕的思想，因為來

譴責他，上帝才把他哥哥置於死地，小東西在心裏悲傷已極，便道：『再不了，不呀！再不了，出學校時我再不去頑槓架了。』

餐畢了，燈已點着，遂開始坐起夜來。愛酒特先生便把他那大賬簿放在桌上剩果殘餚中間，高聲的計算起來。某勒，就是殺巴巴羅特那隻貓兒，在桌子四周一面徘徊一面淒然的叫着……我們去打開窗子，靠在那里……

天已夜了，空氣很重濁的……聽見下面的人都在各家門前又說又笑，羅瓦啞斯炮臺上的鼓也遠遠的敲動起了……我站在那里有些時候，一面想着那些愁人的事，一面茫然的在夜色中望着，及至門鈴魯莽的響起了，方猛然把我從這停佇中驚醒。我驚駭的把我父親看了看，我確信在他臉上看見一種悲傷而又憂痛的顫動閃了一閃，而這種東西即刻就要侵犯我了。門鈴的響聲委實令我害怕，於他也一樣。

幾乎很低的向我說：『有人在拉門鈴！』

『請你莫動，父親！我去。』於是我便跑向門前去。

一個人站在門口。暗地裏瞥見他遞了一件東西給我，使我遲遲疑疑的去接。

他說：「這是一封電報。」

「一封電報，偉大的上帝呀！爲的甚麼事？」

我戰慄着將它接過來，並且業已把門關過去了；但那人却拿腳把門支着，冷冷的向我說：「還得簽個字哩。」

還得簽字呀！我並不知道：我所接的電報，這還是第一封。

愛洒特先生叫着我道：「誰在那里，達利？」他的聲音已戰動起來。

我回說：「沒有別人！只是一個窮人。」……於是向那人做個手式叫等着我，我遂跑進臥房，摸索着把筆在墨水壺裏蘸了一下，又跑出來。

那人道：「簽在此處。」

小東西就在那樓梯燈的微光裏，用着打戰的手把字簽了；跟着關門進來，把那電報藏在套衫下面。

哦！不錯，我把你藏在套衫底下了，不幸的電報！我不願意愛洒特先生看你；因為事前我就曉得你是來報告我們一些可怕的事情的，所以我打開你時，你斷斷駭不着我了，你聽我說，電報！你斷斷駭不着我，我的心已經猜透你了。

我父親看着我問道：「是一個窮人嗎？」

我毫不慚愧的答道：「是一個窮人。」因為要解釋他的疑慮，我就仍然倚靠在我原來的地方。

我在那里又停留一些時，也不動彈，也不說話，在懷中捏緊了那張紙，它正在燒我。

一會兒我勉強來推想，勉強鼓起我的勇氣，自己說道：「你懂得甚麼？或許這是一個好消息。或許人家寫的是他已經病癒了哩……」但在心裏，我很覺得這不是真的，我很覺得我是自己騙自己，我很覺得這電報必不會說他病癒了的。

末後，我遂決意到我臥房裏去，以便清清楚楚看一下我所拿着的究竟是甚麼消息

。我緩緩的出了餐室，不動聲色；但一進了臥房，我便怎樣狂急的點起燈來！我兩隻手是怎樣的抖着去打開這封報死的電報！當我展開它時，那滾熱的眼淚直把它澆濕了！……我來回讀了二十次，常希望我會把它讀錯；但是，可憐的我呀！我枉自讀了又讀，枉自從各種意思上去着想，除了它最初的所說的外，我實不能使它說點別的事情，我知道得很明白它所說的是：『他死了！請爲他祈禱！』

我哭着站在這張打開的電報前，停留在那里有多少時候，我不清楚了。只記得那眼睛把我弄得熱痛已極，只記得走出臥房之前曾洗了好一回臉。接着，我重走進餐室，在我那掣動的小手上捏着這封十分可惡的電報！

現在，我怎樣辦呢？我怎樣才可以把這驚人的消息報告給我父親？而且是種甚麼可笑的幼稚使我把它一個兒的保留着？早一點，遲一點，難道他就不會知道嗎？真糊塗呀！頂少，電報到時我就一直交給他，那嗎我們一同打開；現在，甚麼也完了。

當其我暗中自語的時候，我就挨近桌子在愛酒特先生身畔坐下，正在他身畔。這可憐的人，已把眼簿關上，拿起他筆管上的羽毛，正戲玩着去搔那菲勒的白鼻尖。他這樣的開心倒把我的心捏緊了。我見他那善良的面孔上，燈光照着半邊，這時節正活潑正笑容可掬的，我很想向他說：「啊！不要笑，我請你不要笑。」

其時，我正把電報拿在手上，如此愁苦的看着他，愛酒特先生便舉起頭來。我們的視線碰着了，我不明白他在我眼光裏看見了甚麼，但我知道他的臉登時就變了色，並且從他的胸中發出了一聲大喊，却知道他拿起一種失魂落魄的聲音向我說：「他死了，是不是的？」却知道那電報從我指頭上滑落下去，却知道我就啼哭着倒在他的肩膀中，却知道我們許久的彼此挽着哭得發昏，至於我們腳下，菲勒正在讀那電報，那報死的可怕電報，就是使我們下淚的。

請聽我並不撒謊：當這事已經過去許久了，當他長眠地下也許久了，我親愛的教士，我多麼愛他；現在還是如此，我每每接到一封電報時，總不能不帶着一種驚

懼的戰慄來開它。彷彿我就要來讀『他死了，』以及應該『爲他祈禱』呀！

四 紅抄本

在那顏色黯淡的舊彌撒經本上，大家不是尋得着那代表七種苦痛的聖母像嗎，她每邊臉上都有一條大而且深的皺紋，謂之爲神的創傷，藝術家所以要畫它的意思，不過表示給我們：『瞧，她怎樣的哭過呀！……』這條皺紋——淚痕——我可以發誓說在愛酒特夫人的瘦臉上我已經看見了，當其葬了她的兒子，重回里昂的時候。

可憐的母親，從那天以來她便再不願歡笑了。她的衣服永遠是黑的，她的容顏永遠是悲傷的。衣服上的顏色就和她心頭的顏色一樣，她已是帶了重喪，無論如何都離不去的……其實，在愛酒特家庭內並無一點更變；只更使其稍加憂鬱而已。聖里紫野的司鐸誦了幾卷彌撒來安息教士的靈魂。人家又把父親的一件舊工衣爲孩子

們改了兩件黑衣，於是這一生，悲哀的一生便開始了。

我們親愛的教士死去已有些時，有一晚，在我們睡覺時，我很驚怪的看見傑克把我們的臥房門關了又鎖，並小小心的把門邊的空隙皆掩好了，然後，帶着一種正經而神祕的神情對我走來。

理應告訴你們，自從他從南方回來後，朋友傑克的習慣當中竟發生一種奇怪的變動。第一，說來很少人相信，就是傑克不再哭了，或者幾乎不再哭了；其次呢，那糊書壳的狂熱差不多也沒有了。在家庭中，大家毫不覺得；但我，却看出了傑克有了別的事故。好幾次，我撞見他在店子裏，獨自一人又在說又做着各種的手式。夜裏，他不曾睡着過；我聽見他牙縫間總含糊有聲，接着又忽的跳下床來，大踏步的在房間裏閒踱……種種都不自然，我一想到這裏便令我生懼。似乎傑克快要變做瘋子了。

這一夜，當我看見他把我們的臥房門關了又鎖時，這種瘋人的思想便又到了我

腦中，於是我就生了一種驚懼的舉動；我可憐的傑克啊！他自己並不覺得，還很莊嚴的把我一隻手握在他手上。

他向我道：『達利，我要同你談點心腹事，但須給我發誓永遠不要說出來。』

我登時便明白了傑克並不是瘋子。毫不遲疑的我即應道：『我給你發誓，傑克』

『罷了！你不曉得嗎？……許！……我做了一首詩，一首長詩。』

『一首詩，傑克！你做了一首詩，你！』

傑克爲了回答這些，便在他外衣底下取出一冊大紅色抄本，他自己裝訂的，簽題上他業已端端正正寫着：

『宗教！宗教！』

十二唱詩 愛洒特（傑克）著

如此的偉大，我好像發了昏。

你們懂得麼？……傑克，一個十三歲的孩子，眼淚婆娑的以及弄膠罐子的傑克，竟做起：『宗教！宗教！』十二唱的詩來了。

而且沒有一個人懷疑他！而且人家給個籃子掛在他手腕上還是打發着他往小菜店去！而且他父親更大聲的在叫着：『傑克，你是一頭驢子！……』

哈！可憐的親愛的愛酒特（傑克）！若是我有胆子，我真要滿心歡喜的摟着您的頸子。可是我不敢……請恕呀！……『宗教！宗教！』十二唱詩！……然而真理却迫着我來說這首十二唱詩實在遠不會做完。我甚至相信除了第一唱的前四句外他也不能再做了；但你們須知道，在這類著作中，開始時老有若干的困難，愛酒特（傑克）就很有理由的說是：『現在我已成了四句，其餘的却不要緊了；這只不過是時間上的事情。』

41
（看這四句詩。這四句詩卽是那夜我所看見的，在紅抄本的第一頁上楷寫得很

齊整：

『宗教！宗教！』至上的字！奧妙！動人而岑寂的聲音。哀矜！哀矜！請不要笑，這已值得他許多辛苦了。』

雖然其餘只是時間上的事情，但愛洒特（傑克）却終未能做到……這有甚麼方法呢？大抵詩歌都各有其命運的；顯然那『宗教！宗教！』十二唱詩的命運便是終久不能成爲十二唱而已。這位詩人縱嘔盡心血，但除了那四句外，老不能再做出一句。這由於命運使然。到末後，這不幸的孩子，忍不住了，把他的詩送給了魔鬼，於是就和詩神 Muse 告了別。（原註：在那時候大家還叫做 Muse）（譯者註：Muse 是希臘文學之神，羅曼派後來就引伸這個名詞作詩歌之意，詩人用來代表詩歌之神。）同時，他的眼淚又重生了，那些小小的膠罐子也在火跟前重現了出來……那紅抄本呢？……哦！那紅抄本，也有他的命運的，那件東西。

傑克向我道：『我把它送給你，隨便你寫甚麼。』你們知道我又寫些甚麼呢？

Muse

……我的詩，可憐啊！小東西的詩。傑克真把他的辛苦給了我了。

現在，正當小東西在學拈韻的時候，若果讀者願意這樣做，我們就大踏一步把他的生活跨過四五年來罷。很快的便到了一八……年的某一春上，愛洒特家那時的光景至今尙未遺忘；連在家庭中是些甚麼日月啊。

其實，這種片段的生活，我不管悄悄密密過了去，讀者決不至於不知道的。老是一樣的曲子！眼淚和悲哀！生意做不走了，房租是延期了，債主是演過許多戲了，我母親的金鋼鑽是賣掉了，銀器是當掉了，床上的被單是有了洞了，褲子是破了，各樣東西是缺乏起來了，終日都低聲下氣了，這句：『明天我們怎樣做呢？』是聯翩不斷的了，法庭傳達吏的粗暴掣鈴聲是響了，當我們走過時，看門的也笑起來了，再次就被人拒絕了，再次……再次……

這便是我們在一八……年的情形。

就這一年小東西在哲學班卒了業。

我記憶很強，想起這是一個自負的年輕孩子，儼然自以為是一位哲學家，又是一位詩人；其實，並不比一隻長統靴子高，而下巴上沒有一根鬚。

有一早晨，這位大哲家小東西正預備去上課，老愛洒特先生便把他喚入店去，剛剛看見他進了門，立刻就粗聲的向他說：『達利，丟了你的書本，不要往公學去了。』

說了這幾句，老愛洒特先生便大步的在店中踱了起來，不聲不響。他顯然是感動得很，我敢向你們斷言，小物件也是一樣的……沈寂了很久之後，老愛洒特先生方又諛了起來。

他說：『我的孩子，我有一個壞消息告訴你，哦！壞極了……我們已是迫不得已的要大家離散了，就是這個原故。』

說到此處那半開的門後便有一種巨大的嗚咽，一種傷心的嗚咽，響激過來。

『傑克，你是一頭驢子！』愛洒特先生並不回過身去，只這樣叫了起來，接着

他又說到：『有八年了，我們自被革命黨弄得破產之後，及至到了里昂我只希望努力工作，重興起我們的家業；但是惡鬼擾在裏頭！我之成就只是把我們陷在債務裏，陷在憂愁裏，渾身都陷入了……目前，已到盡頭，我們都墮入了泥塗……因為要自拔出來，我們只有走之一途。現在你已是長成了：把剩餘的一點東西賣去，我們便各自謀生好了。』

看不見的傑克又重新發出了一種嗚咽來打斷了愛酒特先生的言語；就是愛酒特先生自己也多麼感動，他竟自不能再生氣了。他只做了個手式叫達利去關門，關門後，他又才說道：『因此我便決定了：一直到家業重振的一天，你母親往南方去，到她兄弟家去生活，即是到舅父巴底士特的家裏。傑克仍留在里昂；到當舖裏去找一個小夥計的位置。我哩，就到葡萄酒公司去做一個掮客……至於你，我可憐的孩子，也當然自去謀你的生活……恰好，我正接了大學管理員一封信，他已給你尋了一個監學的位置，拿去，念罷！』

小東西把信接了過來。

他一面看一面說道：「照我所看的說來，我沒有耽擱的工夫了。」

「明天就得起程。」

「也好，明天我就走……」

小東西說了這句，便把信重疊起來，遞還他父親，他拿信的那隻手並不戰動，真果是一位大哲學家，如你們所見的一樣。

就這時候，愛洒特夫人已進了店子，傑克也怯生生的跟在後面……兩個人走近小東西的身畔，一言不發的把他抱吻起來；原來這些經過，他們昨天就洞悉一切了。

愛洒特先生猛然說道：「大家去收拾他的箱子罷！他明天早晨便要上船走了。」

愛洒特夫人長歎了一聲，傑克更咽硬個不了，都不言語。

在這個家庭裏頭，大家便開始來忍耐那不幸的事了。

到了第二天的這個可紀念的日子，全家都伴着小東西上了船。這真是一件奇怪的遭遇，六年前把愛酒特一家人載到里昂來，也就是這船。船主仍是熱里愛斯，廚子仍是孟特李馬！自然而然的就令人想起了亞奴的雨傘，魯濱孫的鸚鵡，以及上岸時的許多故事……這些舊影遂把那離愁弄弛緩了一點，於是愛酒特夫人的唇角上也微微引出了一絲笑意。

忽然鐘鳴了，應該起程了。

小東西擺脫了他朋友們的擁抱，毅然走過了跳板。

他父親向他叫道：『諸事謹慎。』

愛酒特夫人道：『不可害病。』

傑克本打算說，但不能說；他哭得太利害。

小東西他却是不哭。我曾不勝榮幸的向你們說過，這是一位大哲學家，凡是明白

事理的哲學家照例是不應該多感的……

然而上帝才知道他對於丟在身後濃霧當中的那幾個親人，是多麼的愛他們呀。上帝才知道他對於他們是怎樣的甘願把他所有的血所有的肉都給了他們……但是有甚麼辦法呢？那種離開里昂的樂趣，那種旅行的醉迷，那種自家覺得是一個人的驕矜——自由的人，做事的人，獨身旅行而且去謀生活的人——凡此種種竟把小東西弄昏迷了，並且禁止他去尋思，是他應該尋思的，尋思那邊站在羅淪江岸上，咽哽難言的三個親愛的人……

哈！這三個人又都不是哲學家。在一種含悲的眼裏，滿盛柔情的眼裏，隨着那船的喘息的步履，直到它的烟團比飛在天空的燕子還小時，尙招手叫道：『請了！請了！』

當這時候，那哲學先生已緩步的在甲板上徘徊起來，兩手插在衣袋裏，昂着腦袋。他嘴裏吹着，把口痰咳吐得很遠，溜着眼睛去看太太們，又仔細參觀了一會機

器，又像大人一樣步起路來把肩頭聳着，自己覺得很爲冠冕。不過在到維埃倫之前，他方把廚子孟特李馬和他兩個當下手的駭了一跳，因他曾經在大學裏面，並且曾在那里得過好事。這些先生們遂大大恭維了他一番。這使他更傲起來了。

一到他故鄉時，小東西第一件在心的，便是往學士會去，因爲大學管理員就住在那里。

這位管理員，是老愛酒特的朋友，是一位又高大又體面又活潑又瘦瘠的老者，毫不覺得他是個矜誇的人，也不像是那一類的人。他誠心歡迎的來接待愛酒特的兒子。不過在事後，當其一個人剛把小東西引到他辦公室來時，這位正直人却禁不住做出了一種吃驚的樣子。

他道：「哈！我的天呀！他怎生得這樣的小啊！」

實實在在小東西真果小得可笑；並且態度也非常的年輕，也非常的瘦弱。

管理員的這一聲喊竟給了他一個可怕的打擊：「他們定不願意我了。」他這樣

想，於會便渾身亂戰起來。

幸而竟自不如他那可憐的小腦經中所猜想的，管理員又說了起來道：「走過點來，我的孩子……我們就要使你去充當一個監學了……不過像你這種年齡，同着這種身材這等面貌，這件事對於你却比別人更要困難一點……但是，既然應該做的，既然應該謀你的生活，我親愛的孩子，我們總須盡力的把它安排起來……起頭，我們自不會把你安置在一個大點的學校裏……我只送你到一個普通學校去，距這里有好幾里，在撒爾郎得，萬山中間……在那里，去預備你人生的事業，去操練你的職務，去長高大一點，去生一點鬍子；且等那鬚根生出來時，我們再會好了！」

一面說着，這位管理先生遂寫了一封給撒爾郎德公學校長的信，特為舉薦這個被他保護的人。信寫畢了，遂交給小東西，並叫他本日就起身去；至此，又給了他一些賢明的忠告，並且臨走時一面許他不會忘記他，一面又友愛的在他臉頰上拍了一拍。

我的小東西真高興了。從學士會書記處的梯子上四級一步四級一步的滾跑下來，並一口氣跑去尋了一個往撒爾郎德去的車位。

公車要午後才起程；還有四點鐘的耽擱！小東西借此就到城郊太陽地上去炫耀了一回，又去會了回同鄉們。第一任務完成，便想着要去吃一點東西，於是就留心要尋覓一個與他錢包相稱的小酒館……正對着兵營，看見了一家鮮明清潔的飲食店，挂了一塊嶄新的體面招牌：『周遊法蘭西的伙伴。』

他遂自言自語道：『這就是我的生意了。』但又遲疑了幾分鐘後——小東西之進飯店這尙是第一次哩，——方才決然推門進去。

這時候酒店裏正清靜。四壁塗着石灰……幾張橡木桌子……一角上放了許多旅行用的長手杖，杖端包着銅，纏着五色帶子……在櫃檯裏，一個肥人正在打鼾，鼻子直埋到報紙中間。

小東西道：『喂！有人麼！』一面把拳頭敲着桌子，彷彿一個老走江湖的人。

那櫃檯內的肥人毫無醒意；反而從酒店後面，那位店主婦倒跑了來……一眼看見偶然之神給她引來的這位新客，她便大叫起來道：『啊喲喲！達利先生！』

小東西也叫道：『亞奴！我的老亞奴！』於是兩個人便彼此擁抱起來。

哈！我的天，不錯，這是亞奴，老亞奴，愛酒特家舊日的女僕，現在的酒店主婦，遊人的母親，嫁給了釀·比野羅爾的，就是在櫃檯裏打鼾的那個肥人……她何等的高興，你們知道的，這正直的亞奴，她看見了達利先生是何等的高興呀！她是怎樣的親他！怎樣的抱他！怎樣的悶他！

就在這些表現當中，櫃檯上的男子蘇醒了。

開始他頗有點驚愕他老婆同着一個不相識的少年正做得如此的親熱；及至向他說了這不相識的少年卽是達利·愛酒特先生本人，釀·比野羅爾便喜歡得通紅了臉皮，極親熱的來周旋他這位著名的來客。

『吃了午飯不會，達利先生？』

『我說老實話，不會吃，我的好比野羅爾……所以我剛好走入這里來。』

正直的天神！……達利先生不會午飯！……老亞奴遂跑入她的廚房；釀·比野羅爾遂急忙走入地窖，——一個可稱頌的地窖，據遊侶們說來。

一轉手間，刀叉也擺好了，食品也齊備了，小東西只有坐下去的動手……在他左方，亞奴替他切着麵包條子，預備來蘸食她那又白又如奶皮一樣又嫩的新鮮雞蛋……在他右方，釀·比野羅爾給他斟上一種『教皇新堡』牌子的陳酒，這酒好像放了一把紅寶石在盃底似的……小東西高興極了，他喝得來猶如一名健兒，吃得來猶如一位善人，並且在齒縫的咀嚼當中，還要設法來敍說，他是剛從大學裏來的，因才使他謀得了他高貴的生活。他說到：『謀得了他高貴的生活！』的一句話時，當然可以想見得出是一種甚麼樣的神情——老亞奴遂狂喜的讚美起來。

釀·比野羅爾的喜歡却不很利害。他覺得達利先生之謀他的生活原是極尋常的事情，既然他已到謀生地位。他在達利先生的年齡上，他，釀·比野羅爾已經到社

會上奔波了四五年了，反之，在家裏並不值一個小錢……

當然，這位尊貴的店主人只獨自這樣尋思罷了。胆敢把釀·比野羅爾來和達利的愛酒特相比！……亞奴定不寬恕他的。

此刻，小東西忙極了。又說，又喝，又吃，又興奮；他眼睛也明了，臉頰上也發光了。啊那！主人比野羅爾去找幾隻杯子來！小東西要和他碰盃飲壽了……比野羅爾把杯子拿來，大家就舉起酒盃……開始飲愛酒特夫人的壽，其次飲愛酒特先生的壽，又次飲傑克的壽，飲達利的壽，飲老亞奴的壽，飲亞奴丈夫的壽，飲大學的壽，……還飲了一些甚麼其他的壽呢？……

兩點鐘便如此的一面暢飲一面暢談的過去了。大家談起已往的事情簡直是黑顏色，將來的事情定是玫瑰色了。大家又說起了作坊，里昂，郎德爾倫街，以及這可憐的教士，說到教士大家尚多麼的愛他……

忽然小東西起身要走了……

老亞奴戚然的說道：「就要走了嗎！」

小東西告了罪；因他在起身之前還要去一個城內人，是一個重大的訪候……真個抱歉！大家相處得如此其好的……大家還有許多待說的話哩……畢竟，既然應該走，既然達利先生要去看一個城內人，於是他那「周遊法蘭西」的朋友們也不挽留他久坐了……「一路平安，達利先生！上帝保佑您，我們親愛的主人！」——直到街心裏，釀·比野羅爾同他的老婆一路說着他們送別的言詞伴着他。

你們可知道這是一個甚麼樣的城內人，小東西在起身之前所願去看的？

就是那作坊，就是他多麼愛過並且多麼哭過的那個作坊……就是那花園，那工作室，那大楓樹，所有他兒時的一些朋友，所有初日的一些樂趣……你們有甚麼辦法呢？人心自有他的薄弱處；他只能愛他所能愛的，乃至愛到樹木，乃至愛到石頭，乃至愛到作坊……況且，我曾向你們說過的故事也如此，那老魯濱孫自回了英國，又再航海出來，不曉得走了幾千海里特為來重看他的荒島。

小東西才走了幾步，爲來重看他的故物，所以不足爲奇。

那大楓樹從屋上伸出他亂蓬蓬的頭來，業已認識那老朋友，正大脚的對着它們走來。很遠的它們便向他打起招呼，並且彼此傾着身子，好像說：『看那達利·愛酒特！達利·愛酒特回來了！』

他走得極快，極快；然而一到了作坊跟前，就呆住了。

那灰色的高牆上已不復有夾竹桃圍石榴的樹杪……也沒有窗櫺，也沒有頂樓屋；更沒有工作室，只是一所修道院。門上一個紅砂石的大十字架，四周稀稀幾個拉丁字！……

哦，苦惱！作坊已不是作坊；却是一所加爾麥立特修道院，此處是男子從不能進去的。

五 謀你的生活

撒爾郎德是色維倫的一個小城，建築在一帶狹谷的深處，四面高山，圍繞彷彿一道高牆。太陽照着時，就是火爐；北風吹着時，就是冰山……

我到的這夜，從早晨就颳着北風；雖然是時已在春天，而小東西踞在公車頂上，才一進城，就覺得那寒氣直透心臟。

街道又黑暗又荒涼……在校場上，有幾個候車的人，在那不甚亮的候車室前緩步的徘徊。

我剛剛走下車頂，一分鐘不遲延，便尋路往公學來。我急忙的就要去就職。

公學離校場並不遠；穿過兩三條寂寞的大街後，那替我運箱子的人便在一所大屋子跟前站住了，那屋子好像死了多年似的。

他一面舉起那極大的門槌來敲門，一面說：「這里就是了。」

我們進了門。我便在那穹窿下面，黑影裏等了一分鐘。那人把我的箱子放在地上，我付了工資，他就很快的走了……沒多久，一個醉醺醺的看門人，手上拿着一

盞大提燈，走到我的身畔。

他帶着一種睡態向我道：「你當然是個新學生了？」

「我並不是學生，到這裏來要算是監學；請引我到校長處去……」

看門的吃了一驚，把他的便帽略略舉了一舉，並邀我到他門房裏去等一分鐘。

因爲一刻鐘前，校長同那般孩子們都往教堂去了。須等晚禱畢後，方能引我去。

在這門房裏，大家已吃完晚飯。一個長着棕色八字鬚鬚的體面漢子挨在一個又瘦又小又瑟索的婦人身畔，正啜着一盃燒酒，那婦人黃得像一個凍梨，一條褪色肩巾，直蓋到耳朵邊。

八字鬚的人問道：「甚麼事呀，喀沙捏先生？」

看門的指着我答道：「就是這位新監學……這先生怎的矮小，我起初還以爲是一個新學生。」

八字鬚的人從他酒盃上把我看着道：「果然，我們這裏果有許多學生，比這位

先生還高大，還年長一點……：如像年長的維以湧，便是一個例。」

看門的更道：「還有骨碌惹哩。」

至此，他們便低聲的交談起來，鼻子埋在惡劣的燒酒裏，並時時拿眼角來打量我。

忽然鐘聲響了；一陣很大的步履聲便在門前走過。

喀沙捏先生遂起身向我說道：「晚禱畢了，我們上樓到校長處去罷。」

他取了他的提燈，我便跟在後面。

這公學在我眼裏，彷彿很大……：幾條走不完的走廊，幾處廣大的穹窿，幾道帶着精製鐵欄的大梯……：但都是舊的，黑的，煙薰塵撲的……：看門的告訴我在革命以前這房子是一所海軍學校，容有八百個學生，都是很貴族的。

當其他把這些珍貴的見聞給了我後，我們便走到了校長的辦公室前……：喀沙捏先生輕輕的把那兩扇障呢的門推開，並在木框上叩了兩下。

裏面回了一聲，『進來！』我們便進去了。

裏辦公室很寬大，用綠呢裝飾了的。靠後，在一張長案跟前，校長正在一盞放白光的燈下寫字，那燈罩遮得矮矮的。

看門的把我推在他的前面道：『校長先生，瞧這位新監學，他就是來替代色里野爾先生的。』

校長並不停手的道：『就是了。』

看門的鞠了一躬便出去了。

校長寫畢之後，回身來對着我，我倒可以盡量看出他那又乾又青的小面孔，兩隻無色彩的冷靜眼睛灼灼的放出光來。而他，他那一面，因為要好生端相我，遂將燈罩舉起，並把一隻單眼鏡挂在鼻子上。

他遂在他軟椅上跳了起來叫道：『却是一個小孩子！弄了一個小孩子來怎樣辦呢？』

這一來，小東西就駭死了；覺得已被人趕到街上，沒有救了……他僅能強勉的說了兩三語，並把薦書呈與校長，他就是因此才來的。

校長接過信來，讀了一遍，又讀了一遍，把信疊起，又把信展開，再讀了一遍，末後他才向我說，幸虧管理人那樣特別的保薦，幸虧我家庭的尊貴，縱然我太年輕使他耽心，他仍允許我在這里服務。接着他就把我新任職務的重大處演說了一長篇；可是我並沒有聽見。我這一方，最要緊的只須人家不驅逐我……

我正在心情擾亂之際，一個可怕的鐵器聲音忽把我警覺了。我急忙回轉身去，才見正對着一個生着紅髯的長人，他走入辦公室時並沒有人聽見：這便是總訓育員。

他腦袋偏在肩頭上，帶起極其溫和的笑容把我看着，一面搖着懸在他食指上的一個鑰匙環子，那上面大大小小套了好些鑰匙。那笑容雖對我表示出他的溫情，但那鑰匙却用着一種可怕的聲音呼叱起來，——嘩喇！嘩喇！嘩喇！——很使我生畏

校長便道：「尾約先生，你瞧色里野爾先生的替人來了。」

尾約先生鞠了一躬，並對我笑着，直是世界上最和藹的人。他的鑰匙，却相反，拿起一種又狡猾又惡劣的樣子來搖擺着，好像是說：「這個小人兒來代替色里野爾先生呀！罷了！罷了！」

校長同我一樣也明白這鑰匙所說的話，所以才歎了一聲道：「我覺得失去了色里野爾先生，實是我們一件不可償的損失（至此那些鑰匙也迸發出一種真正的啞啞來……；）但我敢於說若果尾約先生願意把這新監學置於他的屏藩之下，並且把他對於學校的規律，秩序，管理上的各種思想，都願一一銘印給他，或於色里野爾先生走後不致有十分的困難。」

尾約先生仍是笑容滿面極其溫和的答應拿他的善意來照應我，並極願拿他的忠告來幫助我，但那鑰匙却沒有善意，那東西，只聽見他東搖西擺並顛狂的吼道：「

如果你亂動了，小怪物，你當心！」

校長末後便說道：「愛洒特先生，您可以去了。今夜，您還得到旅館去安息，

……明天八點鐘再到這里來……請罷……」

於是他用著一種客套樣子來送別我。

尾約先生更其笑容滿面，更其溫和，一直陪我走到門口；可是在別我之前，忽把一個小冊子放在我的手中。

他向我說道：「這就是學校的規則。念一念而且研究一研究……」

跟着把門打開，我一出來便關了，一面搖起他的鑰匙……嘩喇！嘩喇！嘩喇

！

這般先生却忘記了拿燈光來照我……我就在那黑暗的大走廊中亂走了一會，摸着牆來試探我的去路。漸遠漸遠，有一點兒月光從一面高窗的窗櫺間射入，才幫着我打定了方向。猛然之間，在那夾道的暗地裏，有一點光綫射出，直向我方走來

……我趕走了幾步；那光便大了，挨近了我，從我身畔走過，離遠了，不見了。這彷彿是一個幻影；並且它經過得怎的快，我僅能抓得着了一些零星的印象。

你們以爲是兩個女人麼，不然，乃是兩個影子……一個是老婦人，有了皺紋，又矮小，曲腰駝背的帶了一付大眼鏡，直遮了她半邊面孔；那一個，又年輕，又輕盈，身材稍稍細長一點如像普通所謂幽靈似的，但有——即通常幽靈所無的——一雙黑眼睛，很大，而且非常之黑，非常之黑的……那老婦人手上提着小小一盞銅燈；那黑眼睛哩，却沒有拿甚麼……兩個影子從我身畔走過時，又迅速又幽靜，並且不會看我，她們一直隱沒了好久，我還站在原來的地方，於十種又迷人又害怕的印象之下。

我雖再摸着去走我的路，但心裏却跳得利害，並且在我跟前的黑影中，我總覺得那帶眼鏡的可怕的仙姑似還挨着那黑眼睛在行走的一樣……

然而關於去發現一個度夜的宿處；倒不是一樁細事。幸而，那長八字鬚的人，

我正碰着他在看門的門房跟前抽他的烟斗，立刻就同我談上了，提議引我到一個價錢又不貴又好的小旅館去。你們請想，我怎不滿心願意的接受哩。

八字鬚的人帶着一種好小子的神情；行路時，我已曉得他名字叫做羅熱，是撒爾郎德公學中教跳舞，馬術，擊劍，體操等科的教習，曾在非洲輕騎軍中服了許久的軍役。這件事就很引起我對於他的同情。原來孩子們常常都帶有喜歡兵士的感情。所以我們緊緊把手握着在旅館門前告別時，顯然就預約定了將來須變成一雙好友。

現在，我來給讀者一個供狀。

當其小東西覺得獨自一人在這間冰冷的房裏，在那又尋常又不知名的旅館床前，遠離了他所心愛的人時，他的心簡直碎了，這位大哲學家便哭起來像一個小孩子似的。生活現在威嚇着他；在生活的跟前他覺得軟弱無能，他又哭了起來。忽然的，在他淚花中間，自己的幻象遂在他眼前閃出；他看見了那荒蕪的屋宇，那失望的

家庭，母親在那里，父親在那里……：上無屋瓦！下無火鑪！因之，便忘記他個人的不幸，只想着全家的愁苦，小東西遂下了一個偉大而良好的決心：要重興愛酒特家庭，並且由他獨自一人把它重興起來。跟着，既是在生活中尋得了這個高貴的目的，於是就自重起來，把這值不得是一個丈夫的眼淚，值不得是一個重興家業者的眼淚拭去，一分鐘不耽擱，便展開那本尾約先生的規則文章來從事於他的新職務。

這規則，由尾約先生，即是這規則的作者，殷殷勤勤親手抄下的，確是一種專書，秩序井然的分作三部：

第一、監學對於長上的職分；

第二、監學對於同僚的職分；

第三、監學對於學生的職分；

一切情形這里都說明了，自打碎窗上玻璃起，一直到自修室中同時舉起兩隻手來問話止；所有關於監學的一切生活這里也記載得很詳盡，自薪俸數目起，一直到

每餐應享受的半瓶紅酒止。

規則的末尾載了一篇很好的詞令，也就是對於規則自身好處的一篇演說；但是，小東西縱然非常尊重尾約先生的著作，可是實在沒有力量。他看完，於是——剛剛在那演說最好的一段上——他便睡着了……

第二天，八點鐘，我到了公學。尾約先生站在門前，鑰匙環拿在手上，正照管校外生入校。他遂拿起溫和不過的笑容來接待我。

他向我說道：「請在穹門下等一等，待學生們進去了，我再把您介紹給您的同事。」

我便在穹門等着，緩步的徘徊起來，一面一躬到地的敬禮着各位教習先生們，但先生們都氣喘吁吁的一瞥就走過了。只有一位先生還了我一禮，這是一位司鐸，一位教哲學的教習，尾約先生向我說：「這是個古怪人，……當下我就很喜歡這古怪人。」

鐘鳴了。各班都上了課堂……遂有四五個二十五至三十歲的年輕人，穿得不甚好，面容也都尋常，一路亂跳了來，一見尾約先生便都肅然的止了步。

總訓育員遂指向他們道：「先生們，這位是愛洒特先生，你們的新同事。」說着，他深深的致了一敬便走了，仍然是笑容滿面，仍然是腦袋偏在肩膀上，仍然是搖着他那可怕的鑰匙。

同事們和我，我們都靜靜的互看了一會。

他們中間一個極肥極大的人便先說了起來；這即是色里野爾先生，有名的色里野爾先生我將要代替他的。

他用着一種快樂的聲調叫道：「罷喲！像這樣子，好比說一個跟一個的監學，簡直是一個不如一個了。」

這是一種表示我們中間身材太不相同的隱語。大家都笑得很利害，很利害的，我就是第一個發笑的入；但是我敢向你們斷言那時候的小東西，直願把靈魂賣給魔

鬼，只求把那身材加高幾寸。

那肥人色里野爾一面伸着手向我，一面又說道：「這倒不要緊，縱然大家不是生來在一個尺度之下，但彼此都可一口氣喝空幾瓶的……請同我們來，同事……到巴爾北特咖啡店喝我一盃告別酒；我願意您也在一處……大家可以做個飲壽的相識。」

巴爾北特咖啡店，我新同事引我來的這所在，位置在校場的面前。一般駐防的下級軍官們都在此地來往，一進門去就躡見了許多的軍帽和許多懸有劍鈎的帶子。

這一天，因是色里野爾的行期以及他的告別酒，所有常往來的人遂都集合齊了……一到之後，色里野爾遂把我介紹給那般下級軍官，大家都極親熱的來接待我。然而實說起來，小東西的到來並不發生甚麼大感情，所以很快的我便被人忘記了，只是怯生生的躲在那廳子的角上……當酒盃都斟滿的時節，那肥人色里野爾遂

走來坐在我身邊；他已把外套脫去了，齒縫間啣着一個陶製的長烟斗，用細磁把他名字的字母嵌在上面。所有的監學，一到巴爾北特咖啡店，每人都有一個那樣的烟斗。

這肥人色里野爾遂向我說道：「哎！同事，您在這職務中間當然有些好日子的……總之，您到撒爾郎德來對於您的始業總算不壞。第一，巴爾北特咖啡店的茴香酒是有名的，次則那一方，就是學校裏，您或者也還可以。您跟着就要去監督那些小人兒，那些爲人家拿鞭子所指揮的頑童們自然就明白我是怎麼樣的在待遇他們！校長並不壞；同事們都是些好少年；只有那太婆和那尾約老爹……」

我戰慄着問道：「甚麼老太婆！」

「哦！你不久就認識她的。無明無夜，大家俱碰得見她在學校中瞎跑，戴一對大眼鏡……這是校長的叔母，任着這里經濟上的職務。哈！這惡婆子！我們只要不餓死，這就不是她的過錯了。」

在巴里野爾所給我的指示，雖然我覺得很忸怩，但我却認識是那戴眼鏡的仙姑。十來次我都打算在我同事話句中斷的時候問他：「那黑眼睛呢？」可是我不敢。在巴爾北特咖啡店中來談黑眼睛呀！……

於時告別酒已動手了，酒盃斟滿了，斟滿的盃又空了；飲壽的，喊着哦呀哈呀的，球竿在空氣中揮動的，撞來撞去的，大笑的，又說又笑的，悄悄說話的……漸漸的小東西也覺得不甚胆怯了。離開了他的屋角，並且在廳子中間緩步起來，高聲說話，酒盃端在手上。

此刻，那般下級軍官已是他的朋友了；他厚起臉皮向其間一個人敘說他是一個富室兒郎，因為同着一般瘋狂少年遊蕩，人家才將他趕出了家庭的；他來當監學是為的生活，但他並不想長久留在學校裏……你們懂得了，既然有如此其富的一個家庭！……

然而，我們正是這樣的呀！當其大家在巴爾北特咖啡店所知道於我的，是一個

叛家的子弟，一個狡童，一個惡劣的怪物，並不知道，如大家將來可以相信的，是一個被憂患譴責，來管理幼童的可憐少年，所以衆人都以青眼來看待我。那般頂老的軍官們都不嫌棄的來同我交談；過不了一些時：到起身走的時候，羅熱，就是那劍師，就是我昨夜相識的那位朋友，遂站起來端着酒盃來給達利·愛酒特飲壽。你們請想小東西是如何的矜貴。

給達利·愛酒特飲壽便是分手的表示。其時已九點三刻，即是要回學校的時間了。

拿鑰匙的人正在大門下等候我們。

他便向我那位被告別酒喝來立不穩脚的肥同僚說：「色里野爾先生，這是末一次，請把你的學生們引到自修室去；等他們進去後，校長先生同我，我們便好來安置新監學了。」

果然，幾分鐘後，校長，尾約先生以及新監學，都莊嚴的走入自修室。

校長在一篇稍長而裝滿訓詞的演說中把我介紹給學生們；接着他就出去了，隨在後面的便是那位被告別酒喝來一陣一陣有些顛頓的肥人色里野爾。尾約先生留在最後。他並不演說，但他的鑰匙，嘩喇！嘩喇！嘩喇！却用着一種極可怕的样子來代表他說話，嘩喇！嘩喇！嘩喇！多可怕，把所有的腦袋都駭來躲在桌面下，就是那位新監學自己也不安寧起來。

不久那可怖的鑰匙才到外面去了，於是一大堆狡猾的面孔便從書桌後面伸了出來；所有的鵝毛管筆都啣在嘴上，所有又光明又機詐又狡黠的小眼睛都注定了我，並且一種切切私語的聲音遂從這一張桌子傳到那一張桌子。

我攀上我的講臺時，微微有點打戰；於是便強勉把一種凶猛的眼光向四周掃了一遭，跟着，又鼓起我的聲音，在桌上重而且脆的拍了兩下叫道：『用功，先生們，用功呀！』

就這是小東西開始他第一次自修的情形。

六 小學生們

都不惡劣；這些孩子們。他們從未使我淘過氣，我也很愛他們，因為他們尙不覺得這是公學，從他們眼睛裏就看得出他們的靈魂來。

我從未責罰過他們。有甚麼好處呢？我們爲甚麼要去處罰雀兒們？……

自修室中年紀最大的才十二歲。十二歲呀，我請教你們！那肥人色里野爾却自誇是拿鞭子在指揮他們的呀！……

我却不用鞭子來指揮他們。其實我試出他們仍然是良好的。

有幾次，當他們很聽話時，我就給他們講說一段故事……一段故事呀！……何等的幸福！趕快，趕快，課本也掩了；墨水壺，三角板，筆管，都夾七夾八的丟在書桌裏面；接着把手腕交叉在桌子上，睜起大眼睛來細聽。我曾爲他們編了五六段

童話上的故事：如「一個蟬子的出世」「兔子約翰的不幸」之類。這些故事很足以娛樂我的小人兒們，就我自己也足以自娛。不幸尾約先生却不懂得我們這種娛樂。

每禮拜有三四次，這帶鑰匙的可怕的人總得在學校裏循環監察一回，來看所有的人是不是按照規則在行事……因而有一天，他來到我們的自修室，正碰講兔子約翰的故事剛在最動聽的時節。一看見尾約先生進來全自修室都驚了一跳。小人兒們狠狼的彼此互看着。講故事的人也即刻停止了。兔子約翰，打斷了，一隻腳尙翹在空中，正豎起他一雙可怕的大耳朵。

尾約先生站在我講臺前，笑容可掬的拿起他驚詫的目光向着那些空書桌看了一遍，他雖是不言語，但他的鑰匙却很利害的搖了起來：「嘩喇！嘩喇！嘩喇！好奇怪，何以大家都不用功了？」

我非常戰慄的強勉來安慰這可怕的鑰匙。

我結結巴巴的說道：「這般先生們在這幾天都很用功……我打算談一段故事來

獎勵他們。』

尾約先生並不回答我。笑着點了點頭，最後還把鑰匙怒吼了一次方出去。

就這下午，在四點鐘休息的時候，他遂向我走來，仍然是笑容滿臉的，仍然是不發一言的，只把一本規則遞給我，正翻在十二頁上：『監學對於學生的職分。』我懂得了是不應該談故事的，於是我絕口不談了。

接連好幾天，我的小人兒們都很難藉慰。因為他們缺少了兔子約翰，但這很令我痛心不能再交付他們了。我多麼的愛他們，你們是知道的，這般頑童啊！我們從想不到離開……這公學很有界限的分了三班：大學生，中學生，小學生；每班各有他的院子，各有他的寢室，各有他的自修室。我的小人兒們就歸我照料，完全歸我照料。約莫我照料了三十五個孩子。

在別一方面，我沒有一個朋友。尾約先生徒然以笑臉相待，休息時挽着我的手臂散步，並給了我許多規則上的指導，但我却不喜歡他，也不能夠喜歡他；他的鑰

匙使我害怕得很。校長哩，我從不曾看見過他。教習們都很輕視小東西，往往從他們那無簷的帽子上把他看着。至於我的同事們，却因帶鑰匙的人對我表了同情之故，顯然都很生厭我的；況且，自從我被介紹給一般下級軍官後，我並不會再往巴爾北特咖啡店去過，因而這般正派人更難原諒我了。

以至於看門的喀沙捏也不是我的朋友，以至於劍師羅熱也不和我相近。其中尤以劍師彷彿最不高興我了。每每我從他身畔走過時，他總是做出一種野蠻樣子來擗着他的八字鬚鬚，並且轉着他的大眼睛，直像要手办一百個亞刺伯人的光景。

在這種廣大不同情的跟前，我只勇毅的獨行我素。那中學班的監學同我分占了一間小房間，在三層樓上，屋頂底下；每當上課時，那里就是我藏身之地。因為我的同事全然是巴爾北特咖啡店過他的日子，所以那房間遂屬了我；這便是我的房間，我的家了。

我只要一進去了，就把自家關鎖在裏面，把我的箱子拖來——我房間裏面是沒

有椅子的——放在一張墨痕污遍，刀痕刻滿的舊桌子前，把我的書放在上面，於是就工作起來！……

此時，已是春天了……我往往舉起頭來，便看見蔚藍的天色，同那院子裏已經放了葉子的樹子。外面靜無聲響。有時只有一種學生背誦他功課的單調聲，一種教習帶怒時的宣講聲，一種麻雀在葉底的鬪口聲……此外，甚麼都入了靜境，學校竟帶了一種睡態了。

小東西哩，他並不曾睡。他也未做夢，倒是一種可敬的睡態。原來他正在用功，毫不懈怠的用功，大嚼起種種希臘拉丁來使他的腦筋跳動。

有幾次，在他裝滿了枯燥東西的心上，一個神祕的指頭，忽來叩着他的心門。

「是誰？」

「是我，詩神，你的老朋友，紅抄本婦人，快點給我開門，小東西。」

小東西雖是始終不去開門。他確乎很被詩神搖動了，我說老實話！

見鬼的紅抄本，重要的一刻鐘要做多少希臘論文，要經過多少學士考試，要成多少教授頭銜，並且多麼快的便可重興起愛酒特家一個嶄新的家業。

我雖得了些好光陰，一樣也有些壞光陰，每禮拜兩次，禮拜日同禮拜四，便得引着孩子們去散步。這種散步對於我便是一種刑罰。

我們照例是到「牧場」上去，一片廣大的青草地，氈氍似的展在山脚下，離城只有半公里遠近。有幾株大栗樹，三四家塗黃色的村酒店，一道鮮活的泉水碧綠的流過，這地方看起來實是惹人歡喜，惹人快活……三班學生本是分開的；散步這一次，却合在一起由一個監學照管，這監學永遠都是我。那兩位同事多半被大學生請到左近村酒店喝酒去了，因為從沒有人請我，所以我就留下來照管學生們……在這好風景的地方却是一樁困難的職務呀！

這可不很好麼，蔭着栗陰，躺在綠草地上，沈酣着百里香的清芬，一面去聽小溪的歌聲！……然而却換了樣，只是照料，呼叱，責罰……把全校的學生都帶在我

的手下。這真可怕……

但是最可怕的，倒不在牧場上的管理，而在同着我這一隊，小學生這一隊，從城裏穿過的時候。別的隊伍步伐都很整齊，而且鞋跟都一起一落的響得同老隊伍一樣！以此愈覺有規律有精神。我的小人兒哩，他們簡直不懂得這些好處，並不依着行列走。彼此牽挽着手，還沿途談着話。我只管向他們叫道：『保持着你們的距離！』但他們並不明白，仍是隨隨便便的走去。

我這一行的頭幾個我還滿意。都是我特別選出那最大最正經的，他們也都穿着出外的衣服，但一到末尾，便多麼的紛亂！多麼的無秩序！一羣小瘋子，頭髮是蓬亂的，手是齷齪的，短褲是破爛的！我簡直不敢看他們。

你們可懂得我是何等狼狽的同着如此隊伍在撒爾郎德街上露面，尤其在禮拜日！……到處的鐘聲合鳴起來，街上塞滿了的人。要碰着多少往做禱告的女學校的姑娘們，多少戴玫瑰色頭巾的女商人，多少穿灰珠色褲子的漂亮人。而我却穿着一身

襤褸衣服，帶一羣惹笑的學生，從中間穿過。多麼羞人呀！……

就在這一羣一禮拜引往城裏散步兩次，亂髮蓬蓬的小鬼頭中間，更有一個，是一個半住校生，（譯者註：就是在校寄食不寄宿的學生，）以他的醜形同他的爛衣服尤其使我難堪。

請想這是一個駭人聽聞的小矮人，矮小得委實可笑；並且又醜，又醜，又醜，又不甚梳洗，又穿得不好，臭得和溝裏污水一樣，他尤其使人駭然的還是一個跛子。

邦邦——我們給他的綽號叫邦邦，因為他走路不合規矩——邦邦從前還是一個貴家子弟。這件事並不費力，只從他的模樣，只從他說話的態度，尤其可以從這個地方中和他一般有關係的人的身上看得出來。

所有撒爾郎德的頑童，都是他的朋友。

虧得是他，每當我們出行時，我們一羣人的後面總有一夥惡孩子圍繞着，提着他的名字叫邦邦，翹起指頭來指他，拿起栗子壳來擲他，並且還有種種的惡作劇。

我的小學生們都非常高興，但我却一點不笑，並且每禮拜還要把學生邦邦的情形向校長報告一次，以及在他跟前所牽惹出許多紛擾。

不幸我的報告總沒有回音，我仍舊不得已的伴着這再沒有他這樣髒，再沒有他這樣跛的邦邦先生在街上露面。

其間有一個禮拜日，一個有佳節的禮拜日，太陽很好，他走了來問着去散步，在一種這等打扮中，真令我們吃驚不小。你們簡直想不出像甚麼。烏黑的手，鞋子沒有帶子，泥濘弄上了頭髮，差不多不曾穿短褲……直是一個怪物。

當其我看見他在人叢中歸了行列時，安安靜靜並且笑容可掬的彷彿沒有甚麼事似的。我便生了一種又恨又怒的感情。

我向他呼叱道：『走開！』

他用着一種又悲戚又服從的神情看着我，他的眼睛懇求不要驅逐他；但我却不答應，竟將他剔出隊伍單單的剩下走了，於是他就呆立在街的中間。

我以為這一天總可將他擺脫了，剛剛走出城時，我後隊裏忽笑了起來，忽切切私語起來，引得我回過頭去。原來在我們四五步之後，那邦竟很莊重的隨着我們散步來了。

我遂向前面兩個引頭的說道：「開快步。」

學生們都懂得是要來玩弄跛子的，於是全隊人都像火車似的飛跑起來。

有時大家回轉身特爲來看那那邦還能不能跟了來，大家便都笑了起來望見在那一方，很遠的，有一個拳頭大的人影，在路上塵土中間盤旋，夾在一般賣點心賣檸檬水的小販中間。

這個發狂病的人差不多同我們一齊來到牧場上。只是臉色已累青了，把腿子抱着撫摩。因而便觸動了我的心，對於我這虐政不免生了一點愧悔，我遂很溫和的把他叫到我身畔，他也穿了一件紅格子花，小小的舊套衫，和小東西在里昂公學的套衫一樣。我立刻就認識這件套衫，便自己在心裏說道：「惡徒，你不羞嗎？這就是

你，這就是小東西，你所如此無心肝的拿來作頑的。」於是心裏垂下淚來，使用着我全副心腸來愛這可憐的式微子弟。

邦邦坐在地上，因為他的腿子使他生疼。我就坐在他的身畔。我向他談話……我又爲他買了一個橙子……我很想替他洗一洗腳。

從這一天起邦邦遂變做了我的朋友。於他身上我很學得了些感人的事情……他是一個釘馬掌人的兒子，他父親到處都聽見人家在恭維教育，因才勞苦着他的四肢，這可憐的人啊！只爲送他的孩子到公學來做個半住校生。但是，不幸啊！邦邦畢竟不宜於公學，他在這裏得不到多少好處。

自他進校的一天，人家就給了他一冊畫直線的範本向他說：「畫這些直線。」於是一年以來，邦邦還在弄這個直線。甚麼直線呀，偉大的上帝！……烏龜，齷齪，跛腳，不良於行的，都是邦邦的直線呀！……

沒有一個人理睬他。在各班中又沒有他特別的地方；通常，他只看見課堂的門

開了他就進去。有一天，大家尋着他正在哲學課堂上忙着畫他的直線……這邦邦直是一個滑稽的學生！

我好幾次看見他在自修室裏，俯伏在他的紙上，又在出汗，又在喘氣，吐着舌頭，一手緊捏着筆，並把全身的氣力支在上面，彷彿打算連桌子一齊鑽透似的……每畫一筆總要傾些墨水在上面，每畫完一行，方才縮回他的舌頭，並且揮着手來休息一回。

現在邦邦正使盡氣力來工作，我們已是好朋友了……

往往他畫完一頁紙，必要極熱心的手足並用攀上我的講臺，把他的傑作放在我面前，一言不發。

我總是親熱的拍他一下，並向他道：「這就很好呀！」其實很醜，但我不願損他的勇氣。

因此，漸漸的，這些筆畫也開始拉直了，筆也不大噴墨了，課本上也沒有許多

墨痕了……我相信我將可以開始來教他幾件事情的；不幸，命運却把我們分開了。因爲中學生的監學離了學校。一學年又快要到末尾，校長不欲另覓新監學。只安置了一個長有鬚子的修詞科學生到小學生的講臺上，我就擔任了中學生的自修。

我估計這件事情對於我直似一樁災害。

第一，中學生們就駭着我了。在「牧場」上的日子我已看見他們的工夫，所以一想到我將要無了期的去同他們生活，便覺得心都緊了。

其次就是須得離開我的小人兒，我的小人兒們我是何等的愛他們……那長鬚子的修詞科學生將怎樣的待遇他們？……邦邦將如何的變化？我實是不幸極了。

就是我的小人兒們也一樣的不安甯，看見我要走了。這一天是我最後監督他們，鐘鳴的時候很有一點感動……他們都願來同我抱吻……有幾個，我敢向你們担保說，竟尋了好些可愛的話來對我說。

邦邦呢？……

邦邦並不言語。只是，到我要出去的時候，他才走近我身畔，很忸怩的，拿了一冊直線範本，是他爲我用心畫的，很莊嚴的放在我手上。

可憐的邦邦呀！

七 監學大爺

我於是遂取得了中學生自修室的責任。

在那里我算會着了五十個惡劣的怪物，都是十二歲到十四歲肥頭大耳的山上人，都是佃田發財人的兒子，他們父母送他們到公學來只爲學做小紳士的，出了一百二十佛郎三個月的高價。

又惡俗，又粗魯，又驕傲，彼此談着一種色維倫人難聽的土話，我一點不懂，他們差不多都有兒童在變喉音時的那等特別醜態，以及又粗又紅又帶有凍瘡的手，

以及害了感冒病的小公雞的聲音，以及呆笨的眼光，以上這些所謂公學的氣味……他們極快的就恨起我來，不待認識我。在他們看來，我是仇人，是監學大爺；自從我坐上講臺的一天，在我們中間就發生了一種戰爭，一種猛烈的戰爭，從不停戰，隨時都有的。

哈！慘忍的孩子們，他們何等的痛苦我呀！……

他們不再想及我的，我尋思來。他們記不起了小東西，也記不起了那隻體面的單眼鏡，就是他買了來特爲把樣子裝得更威風一點……

我的舊學生們現在都長成人了，成正經的人了。如蘇伯羅耳應當做了色維倫山上幾處地方的公證師；維以湧（年少的一個）應當是官署中的書記；陸比應當是藥店商；布釀格應當是獸醫。他們都各有位置，各有噉飯所，如其所能的了。

然而有些時，當他們在俱樂部或教堂的空場上會見時，想到在學校的好光陰，因此或者還說及我。

「喂，書記，你還記得小愛洒特，我們撒爾郎德的監學大爺，他的長頭髮以及他那張嚼紙的而孔麼？我們對他幹過多少有趣的惡作劇呀！」

這倒是真的，先生們。你們曾經對他做的那些惡作劇，你們舊監學大爺尙沒有忘記哩……

哈！不幸的監學大爺！他真足以供你們的笑啊！……你們也使他哭夠了呀！……不錯，哭了！……你們使得他哭了，才成功了你們最好的惡作劇……

這是非常可怕的生活在四周的惡意中，在常常畏懼中，在常常戒嚴，常常可恨，常常武裝中，這是極可怕的刑罰，——大家做了些不正當的事，無論如何——極可怕的疑懼，到處都見有陷穽，不會安靜的睡過，不會舒服的吃過，乃至在停戰的一分鐘間，自己也常這樣說：「哈！上帝！……現在他們又將怎樣作弄我呢？」

然而——我不願撒謊——我換了自修室之後却也得了一些好處：現在，我看見黑眼睛了。

每天有兩次，在休息的時候，我遠遠的望見她在第一層的一扇窗子後面工作，那窗正臨着中學的院子……那一對眼睛，比甚麼還黑，比甚麼還大，從早到晚都垂頭在那里做一件無窮盡的縫紉；因為黑眼睛會縫紉，所以便不疲倦的來縫紉。那戴眼鏡的仙姑把她從孤兒院中領出，就專爲的縫紉，除縫紉外便無別事，——黑眼睛也不知道她的父，也不知道她的母，——一年一年，她只是縫紉，無休止的縫紉，在那可怕的戴眼鏡仙姑的無了期的眼光之下，並在她的身邊轉着紡線竿。

我哩，我已看見她了。這休息時間彷彿太短。我直打算就在這扇窗子下面度過我的一生，因為有黑眼睛在那後面工作。她一樣兒知道我在那里。有時從她縫紉物上舉起頭來，由眼光幫着，我們就交談起來，——但我們並未說話。

「你是很不幸的嗎，愛酒特先生？」

「你也一樣嗎，可憐的黑眼睛？」

「我們，我們又無父又無母的。」

「我麼，我父親和我母親都在遠方。」

「那戴眼鏡的仙姑是可怕的，您可知道。」

「孩子們也很使我痛苦的，罷了。」

「勇敢一點，愛洒特先生。」

「勇敢一點，體面的黑眼睛。」

大家從未很長久的交談過。我常常害怕看見尾約先生同他的鑰匙出現，——嘩喇！嘩喇！嘩喇！——就在樓上，窗子後面，黑眼睛也一樣有她的尾約先生。往往在一分鐘會話之後，她就很快的垂下頭去，並且在那鋼邊大眼鏡的凶惡目光之下又重做起她的縫紉來！

還有日耳馬倫教士我也很喜歡的……

這日耳馬倫教士是哲學教習。他可算是一個怪人，學校中衆人都畏懼他，乃至校長，乃至尾約先生。他用着一種又簡捷又果敢的聲音說不多的幾句話，我們都是

爾汝相呼的，並且大踏步的走着，腦袋仰在後面，道袍翹起，把他有環子的鞋後跟弄得很響，——如像一條龍似的。他身材高大而且強健。許久我都相信他是很美觀的；但有一天，很近的端詳了他一下，我始覺得他那高貴的獅子臉上早已被天花豆癩弄成一個駭人的模樣。無一邊面上不是刺碎的，割破的，縫起的，直是一個穿道袍的米拉波了。（譯者註：米拉波生於一七四九年，死於一七九一年，是法蘭西大革命時的名人，也是法國歷史上著名面麻的人。）

教士在學校的一端，大家稱之爲「老公學」的那方，占了一間房子，在那里孤獨而且黑暗的生活。沒有一個人到他那里去，除了他兩個兄弟，兩個惡劣的無賴子，就是在我自修室中的，教育費用由他在付……晚間，大家穿過院子上寢室去時，總望得見，那老公學傾頹黑暗的建築物的樓上，一點青白色的火光終夜不熄：這就是日耳馬倫教士的燈光了。屢次如此，早晨六點鐘下樓到自修室時，從那薄霧中，我仍望見那燈還燃着的；日耳馬倫教士並不會睡……大家說他正在做一部哲學的

大著作。

我呢，在認識他之前，便覺得有一種濃厚的同情對於這奇怪的教士。他那駭人而美觀的面孔，極顯得聰明，惹我注意。只是大家向我說起他那離奇的地方以及他那暴戾的性情，使我好生害怕，竟不敢向他走去，然而我去了時，倒於我有幸。

我須向你們說，那時候我正渾身沈溺在哲學史裏……對於小東西真是一件困難的工作啊！

有一天，我極欲一讀恭底亞克的書。

不幸極了，學校藏書室偏沒有這書，撒爾郎德的書店也未賣有這類的書。我遂決意往日耳馬倫教士那里去，但這怪人又極震駭我，我之敢於走上他那幽居去，因為太敵不住我對於恭底亞克先生的愛情的原故。

可是一到他的門前，我兩腿已駭得打抖……我輕輕的在門上叩了兩次……

一個底堂的聲音應道：『進來！』（譯者註：底堂是天神名。）

那可怕的日耳馬倫教士跨坐在一矮椅上，兩腿攤開，道袍曳了起來露出那腿上的粗筋，在黑絲襪子裏隆隆的突起。正靠在椅背上，讀着一本紅書脊的哲學書並大聲的抽着一隻又短又小的烟斗，那烟便從大家所謂的「焰口」中冒出。

他只是把眼睛從他的哲學書上面看着我道：「是你呀！……日安！起居安適嗎？……你要甚麼？」

我費了多大的辛苦才說明我此來的目的，並請求這本有名的「恭底亞克」。

日耳馬倫教士笑着回答我道：「「恭底亞克」！好奇怪的思想！……你難道不大願意來陪我抽一斗烟嗎？把挂在那牆上的一隻體面印度長烟斗取給我，給我點燃……；你瞧，這比地球上所有的「恭底亞克」還好。」

我紅着臉，做了一個請求原諒的樣子。

「你不願意嗎？……隨你的便，我的孩子……你的「恭底亞克」在那上面，左邊第三行……你可以取下來，我借給你。只是不要弄污了，否則我要割下你的耳朵

來的。』

我在左邊第三行上取得了「恭底亞克」，正待準備出去，但教士又喚回我來。

他把眼睛盯住我道：「你在研究哲學嗎？……你可是偶然信了它？……都是些誑話，好朋友，簡直是純粹的誑話！……偏偏他們又願意弄我來做一個哲學教習！我請教你啊！……教授些甚麼呢？至小，至大……他們差不多都能夠的，他們說到哲學，只名我為星象的總檢察者，或名我為烟斗檢察人……哈！我才可憐啊！有時得幹些奇怪事情來謀生活……你一定懂得一些事的，不是嗎？……啊！不要害羞。我知道你不是有幸運的人，我可憐的小監學大爺，也知道孩子們給了你一番困難的生涯。」

說到這里，日耳馬倫教士便停頓了一會。顯然是很生氣的，並且忿忿的在手指間搖起他的烟斗。我哩，已明白這可貴的人對於我的命運很為憐憫，遂覺得好生感動，因把「恭底亞克」放在眼睛前，以便遮掩我那滿眶的眼淚。

立刻教士又道：「正好！我忘記了問你……你愛上帝麼？……應該愛上帝，像你這樣兒！我親愛的，信仰它，誠虔的祈禱它；沒有它，你斷然不會自拔的……在那最痛苦的生活，我只認識了三樣藥：工作，祈禱，烟斗，陶製的烟斗，很短的，你把這些話記着……至於哲學，不作數的；它們沒一點東西安慰你。我是過來人，你可以相信我。」

「我相信你，教士先生。」

「現在，你可以走了，你疲勞了我。若你喜歡這些書，只管來取。我房門的鑰匙常常放在門上的，並且那哲學書常常放在左邊第三行上的……不必再同我說話……請了！」

從那一天起，我就專門預備起宇宙觀的哲學來，我到日耳馬倫教士那里並不叩門，直如到我自己家房裏一樣。通常我來的時候，教士已上課堂去了，房間是空的。小烟斗橫臥在桌沿上，夾雜在許多有紅標記的哲學書和無數寫滿小字的紙的中間。

……有幾次日耳馬倫教士也在那里。碰見他總在讀，在寫，在大踏步的閒踱。進門時，我用着一種胆怯的聲音道：「日安，教士先生！」

多半他不回答我……我在左邊第三行上取了我的哲學書，便去了，並不使他稍有疑惑我的光景……直到這一學年的末尾，我們不曾交談上二十句話；但也無關緊要！在我心裏，許多事已告訴了我，我們是好朋友了……

然而假期將到了。終日都聽見音樂班學生，在圖畫室裏練習那波蘭跳舞曲和進行曲爲給獎時之用。各處院子裏都塞滿了搭臺子用的木板；人家敲釘着太師椅，人家拍打着地毯……極多的工作，極多的訓練。只是，一直到末了，那對於監學大爺的仇恨以及惡作劇，可怕的惡作劇，還是照舊沒有更變。

末後，大日子到了。這是個好時光；我簡直不能自持了。

大家在我的這個院子內給獎，就是中學院子，……我如今彷彿還看見搭着五彩的天幔，牆上都蒙着白呢障，綠色的大樹上挂滿了的旗子，下面便紛紛擾擾的一大

羣方冠，軍帽，圓筒帽，遮陽帽，以及戴花的，戴繡邊的，戴羽毛的，戴飄帶的，戴絨球的，戴翎子的各種女帽子……靠後一座高臺，凡是學校中當權的人便安置在那臺上的石榴紅絨太師椅中……哦！這臺，在它跟前使人覺得多麼的小！在它上面的人，它又給了他們一種多麼偉大的驕矜樣子，威嚴樣子！各個先生的面容都不像平常的樣兒了。

日耳馬倫教士也是一樣在那臺上，但他更是無所疑懼似的。攤在椅上，腦袋仰着，拿起他不留意的耳朵來聽他隣座的言談，而眼睛却穿過了樹葉，彷彿正看着那想像中烟斗上的烟影一樣。

高臺腳下便是音樂隊，軍笛和喇叭等都在太陽裏放出光來；三隊學生皆堆集在板凳上，各班監學押在後面；更後面，便是各家屬羣聚的地方，那位助教一面把手腕呈獻給太太們，一面叫着：「位子！位子！」隨後就擠往人羣中去了，尾約先生的鑰匙從院子這端響到院子那端，大家俱聽見——嘩喇！嘩喇！嚇喇！——時而在左邊

，時而在右邊，同時到處都有它的聲音。

儀式開場了，天氣很熱。在天幔下面簡直不通氣……我們三隊人都極力的喝采；但我却沒有聽見。因為在第一層樓的窗子後面，黑眼睛仍在她原坐的地方縫紉，我的靈魂早已向她飛去了……可憐的黑眼睛啊！乃至這種日子，那戴眼鏡的仙姑還不讓她停工。

及至最末一班最末附取的最末一名唱歌時，音樂便奏起得勝進行曲來，大家也便分散了。非常混亂。教習們下了高臺；學生們從板凳上面跳跑去同他們家屬會合，大家都在抱吻，大家都在呼喚：『在這裡！在這裡！』畢業學生的姊妹們都傲然的同着她們弟兄的花冠走着。絲袍子從坐位中間穿過時拂落拂落的響成一片……小東西穿着破衣，躲在大樹背後，動也不動的 looking 着這般體面的女客走過，簡直是愁苦極了，慚愧極了。

漸漸的院子便空了。校長同着尾約先生都佇候在大門前，撫摸着走過的學生們

，對着各家屬更是一躬到地。

校長帶着一種諂媚的笑容說道：『下年再會，下年再會！』尾約先生拿所的鑰匙也載滿了熱情道：『嘩喇！嘩喇！嘩喇！再會，小朋友們，下年再會了。』

有幸福的孩子們！他們走了，他們皆一齊的分散了……哈！若我能夠走時我也一樣……

八 黑眼睛

現在學校已荒涼了。所有的人皆走了……從寢室的這端到那端，若干大老鼠組織的龍騎隊便大白晝的操演起來。書桌底裏的墨水瓶兒全都乾了。各院落的大樹上，全隊麻雀在過佳節；這些先生們把它們城內的伴侶，教室中的伴侶，縣署中的伴侶都請了來，從早到晚震耳的吵鬧。

小東西便在他屋頂下的房間裏，一面用功一面聽它們吵鬧。假期當中，人家很慈善的留下他在屋子裏。他因得拚命的去研究希臘哲學。只是，房間太熱，天花板太低。在下面好悶氣……窗上又沒有窗板。太陽火球似的直射進來，到處都火一般熱。瓦椽上的石灰也炸裂了，脫落了……大蒼蠅被熱氣弄倦了，一齊貼睡在玻璃上……小東西因為努力不睡。腦袋重得像炮彈一般，眼皮也打起架來了。

用功哪，達利·愛酒特！應該重興家業……哦不能！他不能夠了……他書上的字母都在眼前跳舞起來；跟着書也旋轉起來，跟着桌子房間也都活動了。因為要逐除這種奇怪的睡魔，小東西遂站了起來，踱了幾步；剛走到門前，他便支持不住，像一塊泥土似的跌倒了地上，早被睡魔震倒了。

小東西做了一場怪夢；好像有個人來叩他的房門，好像有一片響亮的聲音在提着名字喚他道：『達利，達利！』這聲音他聽熟了。就是一樣的音調從前叫過：『傑克，你是一頭驢子！』的。

門上又加重叩起來：「達利，我的達利，是你的父親，快開門。」

啊！可惡的夢魘。小東西極願答應，極願走去開門去的。把他的兩肘撐了起來；但他的頭異常之重，他又重跌下去，從此就不省人事了……

當小東西甦醒時，好生驚詫察覺睡在一張純白的小床上，四圍懸着藍色大帷子，把周遭都蔭暗了……溫柔的光線，寂靜的房間……除了滴克滴達的鐘擺外更無別的聲音，此外只有一種羹匙觸在磁器內的鏗鏘……小東西不曉得自家在甚麼地方，但感覺很舒服。帷子半啓。父親愛酒特先生，端着一個盃子在手上，正拿起一種快樂的笑容，並噙着滿眶眼淚，對他俯下身來。小東西還以為繼續在作夢哩。

「是您嗎？父親，真是您嗎？」

「是我，我的達利；是我，我親愛的孩子，確是我。」

「我却在甚麼地方？」

「在病室中，八天以來……現在你可好了，不過曾經病得很利害……」

「但您，父親，您何以又在這裡？再抱吻我嗎？……啊！好了！看見了您，我彷彿還在做夢似的。」

父親愛酒特先生抱吻了他：「罷了！你蓋着，安靜點罷……醫生不願你說話的。」

因為要禁止孩子說話，於是這正直的人便隨時說了起來。

「你要想到有八天的工夫，那葡萄酒公司遣我到色維倫地方來巡行一遭。你看我多麼高興：有了一個機會來看我的達利！我到了公學……人家來叫你，來找你……並不見達利……我便尋到了你的房間：鑰匙在裏面……我叩門：沒有人答應。急了！我就一脚把門踢開，方尋見了你，倒在地上，害了一種燒熱病……哈！可憐的孩子，你病得多麼利害！打胡亂說了五天！我並未離開你一分鐘……你手脚時常亂動；並時常說是重新家業。甚麼家業？說啊！……你又叫說：「不要鑰匙！把鎖上的鑰匙取開！」你笑嗎？我敢發誓說我却不曾笑過。上帝！你害得我過了些甚麼夜

呀！……你可懂得這件事！尼約先生——這可真是尼約先生？——他竟打算禁止我在學校裏睡覺！他依着那規則，……罷了！不錯，那規則！我難道曉得它嗎，他的規則？這村學究把他的鑰匙放在我鼻子下搖着，以爲可以駭我。我一下就把它拉還了原，滾它的！」

小東西極佩服愛酒特先生的大膽；跟着很快的就把尼約先生的鑰匙忘記了。他問道：『我母親呢？』一面便把他自家的手臂攤開，好像他母親正在那里撫慰他似的。

愛酒特先生拿着發氣的聲口道：『若你不好好蓋着，便甚麼都不會知道。罷喇！你蓋好罷……你母親很好，她在舅父巴底士特家中。』

「傑克呢？」

「這傑克嗎？這是一個驢子！……不過我說一頭驢子，你要懂得這是我說慣了的……其實，傑克是一個很勇敢的孩子……不要把被掀開了，碰了鬼啊……他的位

置倒非常之好的。然而，他仍舊在啼哭。不過，他是很滿意的。他的經理叫他當着書記……除了寫口述外並不作別的事……是一個很可愛的位置。」

『大約他的一生，都着對寫口述的了，可憐的傑克！……』

說了這句話，小東西滿心樂意的笑了笑，於是愛酒特先生看見他笑遂也笑了，一面又怒吼着他，因為那可厭的被，時時都沒有蓋好……

哦！幸運的病室啊！小東西在他病榻藍帷子中間過着可多麼悅意！……愛酒特先生並不離開他；終日留在那里，在枕頭邊坐着，小東西只願愛酒特先生不要走……唉！這却是不可能的。葡萄酒公司正需要着他的旅行。當然要離開，當然要往色維倫地方去巡視……

自他父親走後，這孩子便獨自留下，很孤獨的在那間寂靜的病室中。他讀着書過他的光陰，塞在傍窗的一張旋轉太師椅中間。早晚兩次，那黃瘦的喀沙捏夫人給他端食物來。小東西喝着肉羹，吃着雞翅，說着：『多謝馬丹！』再沒有別的。這

夫人覺得那是燒熱病，遂不甚高興他；於是她也不再看她。

然而有一早晨，他剛說他的『多謝馬丹』！和平常一樣的枯索，並不把他眼睛離開他的書，但他却極驚愕的聽見了一種非常溫柔的聲音向他說：『今天可好了些嗎，達利先生？』

小東西抬起頭來，請猜他所看見的……黑眼睛，黑眼睛本人，含着笑絲毫不動的站在他跟前！……

黑眼睛告訴她朋友，那黃婦人病了，所以她才來任這件事。她垂着眼睛又說她覺得很快活的看見達利先生復了原；跟着就深深致了一敬走了，同時又說她晚間還要來的。果然，這晚她來了，次日早間也一樣，次日晚間還是她。小東西已入了迷。便讚美他的病，讚美黃婦人的病，讚美世界上的病，假若沒有人害病，他斷不能和黑眼睛相偃傍的。

哦！有幸福的病室啊！小東西坐在太師椅上，旋轉來靠着窗子，過他將息的光

陰，是多麼悅意的幸福！早間，黑眼睛的睫毛之下一堆碎金被太陽耀着；晚間，又在它那四圍暗影中放射出一種明星之光……小東西每夜都在夢想黑眼睛，簡直不能睡。一到黎明便下了床預備迎接她：他有許多要托她做的事……及至黑眼睛走來，他又沒一句話告訴她。

黑眼睛的神氣很爲驚怪這樣沈默。她在病室中走來走去，並借了多少故滯留在病人跟前，常常希望他決意把話說出來；但是小東西總打不定主意。

然而有幾次，他鼓起勇氣，大膽的開口道：『姑娘！』

立刻那黑眼睛就煥然起來，並且帶笑將他看着。但一看見她這麼一笑，那不幸的人便昏了頭了，只好顫着聲音說下去道：『我很多謝您對於我的仁心。』或者又說：『今晨的肉羹美極了。』

於是黑眼睛把嘴唇微微一撇，意思好像是：『怎麼！只是這些話呀！』因而就歎着氣走了。

及至她走了，小東西又喪氣的道：『啊！從明天起，自然從明天起，我要向她說了。』

但是到了次日，又重新起頭來講那些說過的話。

末後，熬戰得倦了，並且很覺得他確乎沒有這勇氣去向黑眼睛說他的相思，小東西遂決意寫給她……有一晚，他就要求墨水紙張，要寫一封重要的信，哦！很重要的……黑眼睛自然猜得出他所寫的是封甚麼信；她是極狡猾的，黑眼睛！……趕快，趕快，她就墨水紙張尋了來，放在病人面前，含着笑各自走開了。

小東西遂從事來寫；寫了一夜；跟着早晨來了，他覺得這封無窮盡的信只包含了三個字，你們很明白我的意思的；只有這三個字是世界上最美的詞令，算定了就這三個字上便可產生一樁大事來的。

現在注意呀！……小東西很是動情；他預備着把他的信拿在跟前，發誓只等那人一來就遞給她……看這件事是如何的進行。黑眼睛快進來了，快要把肉羹同雞放

在桌上了。「日安，達利先生！」於是，他便要很大膽的立刻向她說：「可愛的黑眼睛，瞧這一封給您的信。」

許！……碎步到了走廊上了……黑眼睛走近了……小東西早把信拿在手上。他的心跳了；快要死了……

門開了……可惡！……

在黑眼睛的地位上，現出那個老仙姑，那個戴眼鏡的可怕仙姑。

小東西又不敢問這個原故；只是爽然自失罷了……何以她不再來？……他且拿着耐心等到晚間……唉！晚間還是一樣，黑眼睛不來，次日也不來，後日也不來，從此不來了。

人家已經把黑眼睛驅逐了。人家已經把她送回孤兒院，還要在那里禁閉四年，直到她成年時……因為黑眼睛偷了一點糖！……

病室的好光陰請了！黑眼睛也走了，而且不幸之至，學生們都重來了……怪呀

！已經開了學……啊！這假期好短呀！

六個禮拜以來，這還是第一次，小東西下樓到院子中來了，慘白而瘦削，小東西真小到不能再小了……全學校又已復蘇。從上到下都在洗刷。走廊上流滿了的水。尾約先生的鑰匙依然是猛惡的憤怒不平。可怕的尾約生先趁着假期又在他規則上添了幾款，在他環子上添了幾把鑰匙。小東西只有好生自持罷了。

每天都有學生到來。幾個舊的出了缺，新的又填補上了。隊伍又組織成了。這一學年，一如上學年，小東西將仍舊去監督中學生的自修。這可憐的監學大爺業已戰慄起來。總之誰曉得？孩子們這一學年或者壞得好一點。

開學這早晨，小禮拜堂裏奏起了大音樂。這是聖埃斯蒲里彌撒……「來啊，聖智的創造者」！……校長先生穿起他黑色的美服，鈕孔上佩了一朵銀製的棕櫚。他後面便是主任教授，穿着大禮帽：橙色的鼠皮表示科學，白色的鼠皮表示人道。那位助教是一個輕佻的人，戴了雙淺色手套，一頂奇怪的方巾；尾約先生却有點不高

興的樣子。「來啊，聖智的創造者！」……在教堂的深處，在學生們的擾攘中，小東西只垂涎的看着那有權威的大帳同銀製的棕櫚……甚麼時候他做了教授，也一樣的吗？甚麼時候他方能把家業重興起來呢？唉！未到此種境地之前，還有許多時間，許多辛苦哩！「來啊，聖智的創造者！」……小東西覺得精神上很是愁苦，那大鋼琴的聲音令他很痛苦哭一場……忽然，就在那歌經臺的角上，他猛望見了一張橫厲而和善的面孔正向他笑着……這笑在小東西心上給了一點善意，因他自從見了日耳馬倫教士，便勇氣充盈並且十分活潑起來！「來啊，聖智的創造者！」……」

在聖埃斯蒲里彌撒兩天之後，又有了一個新祝儀。便是校長的節日……這一天——許久以來——全學校的人都得到草地上去祝賀聖得阿非爾，拿許多冷肉和檸檬酒來助興。這一次也和平常一樣，校長先生並不省錢，爲的要使得這個家庭的小宴會極其歡樂，心中又要表示出那大度的天性，又要不致有損於他學校的利益。一到天明，無論學生監學，大家都堆集在幾輛插有雜色旗子的大車中，輜重隊就隨在後面奔

馳，是兩駕廣大的四輪車，內面裝滿了甜酒箱和食物籃之類……最前，在第一輛的二輪車中，便是一般大頭巾和音樂隊。次第的把些大喇叭用力的吹起。鞭子也響着，鈴子也鳴着，盤子也碰得白鐵粗碗亂叫着……全撒爾郎德的人都戴着睡帽，伏在筥子上來看校長節日儀仗的經過。

到了「牧場」上，這樣的盛會也應當有這樣的地方。剛剛一到，大家便將抬布展在草上，孩子們看見教習先生們皆凌風坐在紫羅蘭叢中一如普通學生一樣，遂都大笑起來……冷肉片傳送起來了。酒瓶的木塞跳躍起來了。所有的眼睛也放光起來了。大家說了不少的話……在羣動中間惟有小東西彷彿有甚麼心事似的。忽的大家又看見他通紅了臉……原來校長先生剛站起身來，手上拿着一張紙道：「先生們，適才有人送了一個匿名詩人做來送我的幾首詩。顯然我們往常的希臘詩人尾約先生在今年可有了一位競爭者了。縱然這詩對於我未免過譽一點，但我仍得請你們許我念它一遍。」

『是的，是的……請念！……請念！……』

校長先生遂用着他那亭勻的好聲音，將那東西念起來。

那是一篇極巧妙的頌詞，押着可愛的音韻來恭維校長先生和各位先生的。每一個人都用一朵花比詠。就是那戴眼鏡的仙姑也不會遺落。詩人把她叫做『飯廳中之安琪兒』，這就是那詩的可愛處。

大家拍了好一陣手。有幾個聲音便起來請問那作者的名字。小東西遂站了起來，臉上紅得和石榴子一樣，恭恭敬敬的鞠了一躬。衆人又喝起采來。小東西就成了這個佳節中的英雄了。校長很想抱吻他一下。老教習們也用着很了解的神情握着他的手。那位代理助教更要求他的詩稿以便投到報館去。小東西得意極了；凡是那般奉承他的諛詞俱和着檸檬酒在他腦裏發起炎來。只有一件事才稍稍驚醒了他一下，就是他相信聽見日耳馬倫教士悄悄的說道：『笨伯呀！』以及他那仇敵鑰匙的怒吼。

第一次喝采平靜了，校長先生又拍着他的手宣告毋譁。

「現在，尾約，輪着您了！快活的詩神之後，便是尊嚴的詩神了。」

尾約先生便肅然的在他衣袋裏取出了一冊折疊起的課本，預先做得很豐富的，向小東西這方溜了一眼之後便開始念起來。

尾約先生的作品是一種比興體詩，一種純維爾吉利體的咏歎規則好處的詩。假設了一個叫麥納爾格的學生同一個叫多里納士的學生，在一種更替韻文中的辯難……麥納爾格是出自一所規則繁榮的公學的學生，多里納士所出身的學校則是規則廢弛的。

末後，多里納士被說敗了。就把手放在那舌戰得勝人的手中，兩個人便合着聲音，共唱了一曲規則之榮的樂歌。

詩念畢了……却死一般靜！……念詩的時候，學生們早拿起他們的盤子跑到牧場的那一端，靜靜的，遠遠的，把麥納爾格學生及多里納士學生都離得很遠的，吃他們的冷肉去了。尾約先生帶着一種苦笑從他那里把他們看看……教習們倒

還坐得端端正正：但已沒有那種喝采的勇氣了……不幸的尾約先生！這却是一回真正的敗績……校長強勉安慰他道：「題目雖是嚴厲一點，先生詞，詩人却發揮得還好。」

小物件的勝利不免使他生了一點畏心，遂厚起臉皮說道：「我覺得這却是很美的。」

不中用的呀！尾約先生並不願意受人的慰藉。他一聲不響，只是鞠了一躬，仍含着他的苦笑……這一天他都如此；及至傍晚歸途時，學生們的歌聲，音樂的急奏，運車在睡城街石上碾行的喧嘩當中，小東西始於暗影裏，聽見他那仇人似的鑰匙在他身畔用着一種不懷好意的神情狂吼道：「喇叭！喇叭！喇叭！詩人先生，我們終究要報復您的！」

九 布瓜杭的事件

假期就以聖得阿非爾節送了終。

隨後的光陰便愁苦起來了；真正像是狂歡節的第二天。無論是管理人，無論是學生，沒一人不覺得是很慌忙的……大家各自安置……在整整兩月休息之後，學校本不容易重振起它機械的習慣來。一般機輪走得都壞，如同一個老鐘的機關許久就被人忘記整理的一樣。但漸漸虧得尾約先生的努力，方把它完全弄合法了。每日，到一樣的時間，鳴一樣的鐘，人就看見那院子中的小門開了，人就看見孩子們祈禱，兩個兩個的列隊在樹蔭下，挺直站着好像木頭做的兵一樣，跟着鐘又響了——丁冬——仍是這般孩子們，仍從那小門中經過！丁冬！你們起來！丁冬！你們睡下！丁冬！你們上課去！丁冬！你們頑耍去！長年都是如此。

獨有我，在這幅可敬的畫圖中仍是一團陰影。我的自修室簡直不行，那般可怕的中學生從他們山中重來後，對於我比從前更頑劣，更倔強更粗暴。而我這一方，也尖銳起來；疾病把我弄得易感而又易動怒；我簡直不能自制了……上一年我多

麼溫和，這一年却非常嚴厲了……

辦法令我毫無成效。我的責罰，施用得太過，返把它的身價跌下來猶之四年公債票一樣。有一天，我自家覺得太不堪了。自修室全造了反，我又沒有武器去鎮壓那般暴徒。在那呼號，哭泣，狂吼，打哨當中，我自家覺得呆在講臺上，威嚴掃地直如一個小鬼似的。

有幾次，狼狽已極，只好去向尾約先生求救。請想這是何等的委曲呀！自從聖得阿非爾節以來，那帶鑰匙的人對於我便很苛刻起來，並且我覺得他看見我的窘困倒甚爲得意似的……當他把鑰匙拿在手上，突然走入自修室時，就如一塊石頭投入了蝦蟆池裏轉瞬之間所有的人都坐下了，鼻子一齊對着書本。幾乎連蒼蠅的飛鳴都聽得見。尾約先生就在這十分寂靜的中間，搖着他的鐵環子，大步的閒踱了一會；末了，很譏諷似的看了我一眼，便一言不發的出去了。

我多麼不幸。監學們，就是我的同事等，都譏笑我。校長，當我會見他時，也

不以禮貌待我；那自然是尾約先生的與有力焉……着布瓜杭的事件一來，便把我結果了。

有十五歲，肥腳，大眼，粗手，場額，一種農奴的行爲：這便是布瓜杭侯爵，中學生院子中的惡煞，撒爾郎德公學中惟一的色維倫地方的貴人。校長對於這學生很當心，因為有一個貴族學生，實足以爲學校增光不少的。學校裏，大家只叫他做「侯爵」。所有的人都害怕他，我也受了公共的影響，同他說話時總很讓步的。

好多時，我們都還過得客氣。

侯爵先生偏從各方面上用着一種無禮的舉動來顧盼我，來回答我，我因這舉動便想到革命以前的那般貴族，但我却裝做不注意，覺得我自有我的道理。

然而有一天，這惡劣的侯爵竟在自修時，拿起一種橫暴已極的樣子來和我爲難，因此竟令我忍不住了。

我勉強保持着我的冷靜向他道：「布瓜杭先生，把書本拿着，立刻出去。」

這倒是一種未之前聞的權威對於這怪人。他呆呆的，只是拿起他大眼睛把我看着，並沒有動。

我懂得我撞下一樁禍事來了，但我只好以進爲退。

我重新發令道：「出去，布瓜杭先生！」

於我第二次嚴命上，那侯爵又吃了一驚，當然想見他用着一種甚麼樣的神情來回答我道：「我偏不出去哩！」

自修室中發出了一種低聲讚許。我更站在講臺上，生氣道：「你不去嗎？先生……我們瞧着罷。」

於是我便走了下來……

上帝可以證明我，那時節那橫暴的念頭離我還很遠的；我只打算做起我威猛的態度，把那侯爵恐嚇一下罷了；但我走下講臺時，他便用着一種極其輕蔑的神情來譏笑我，我只好伸出手去抓他的領子，以便使他離開他的坐凳……

這可恨的東西，他竟在外衣下面暗藏了柄鐵尺。待我剛舉起手來，對我手腕上結實的打了一下，痛得我叫了起來。全自修室便都拍起手掌。這一下，我遂發了昏，一跳，我便上了桌子，再一跳，便撲到侯爵身上；於是，我捏住了他的咽喉，很爲得勢，又是腳，又是拳，又是牙齒，憑此種種，才把他拖出了坐位，丟滾他到自修室外，直至院子的中間……這一秒鐘所做的事情，後來我竟難相信會有如此其大的力量。

一般學生都落了膽了。布瓜杭本是強中之強，尙被這羸弱的監學大爺處理了！何等奇怪！……因而我就樹立了我的權威，因而侯爵便失去了他的虛聲。

我回到講臺上時，臉色還是青的，感情還是戰動的。所有的面孔都趕快的伏在書桌上。自修室遂被管理下了。但校長同尾約先生對於這公案却如何的着想呢？怎麼！我敢於打一個學生！打布瓜杭侯爵！打學校的貴人！那嗎我在打算滾蛋了。

這回想起來遲了一點鐘，我雖占了勝着却很戰慄的。該我來害怕了。我遂自己

說道：「一定的，侯爵必是訴冤去了。」於是每分鐘我都候着看校長進來。我一直戰慄到自修末了，但是，並沒一個人進來。

到休息時候，我好生詫異，看見布瓜杭同着別的學生們又笑又頑的。因而我始稍稍放了一點心；因為整天過了，都未發生別的困難，我遂忖度那怪傢伙定不出聲的了，我方屏去了我的畏懼。

真不幸，跟着又是禮拜四，該出去的日子來了。這晚上，侯爵先生便不會回寢室。我彷彿就得了一種預兆，於是終夜都不能睡。到次日第一次自修，學生們看着布瓜杭的空位子便竊竊私議起來。我面上雖不動聲色，但心裏却焦慮得要死。七點鐘時，那門輕輕一下開了。全室孩子們都站了起來。

第一個進來的是校長，隨在他後面進來的是尾約先生，最末是一個身材高大的老者，穿一件長外套，鈕子一直扣到下巴，戴一條四指高的毛領。這個人我並不認識，但我登時就明白了這就是老布瓜杭先生。他捋着他的長鬚，齒縫間還呶呶唔唔的。

我簡直沒有走下我講臺來歡迎這幾位先生們的勇氣；他們進來時，也一樣的不招呼我，三個人筆直站在自修室中間，一直到他們出去，竟不會向我這方看一次。

校長就首先開火。

他喚着學生們道：「先生們，我們到這里來是爲了一件困難的，很困難的任務。你們監學中有一個人，曾犯了一樁非常重大的過失，因此他便應該來忍受我們一種開明斥責的處罰。」

於是，對我的開明斥責的處罰便起了頭，至少，足經了一刻鐘之久。種種不近情理的話：侯爵是學校裏最好的學生，被我無理由無原故的虐待了。末後，我未曾盡過一點兒我的職分。

怎樣來回答這些控訴呢？

有時，我也強勉的來自衛道：「恕罪，校長先生！……」但校長並不聽我的，把他的斥責直處罰我到底。

在他之後，老布瓜杭先生就發了言，而且是一種甚麼樣的態度啊！……一件實有其事的訴狀。不幸的老人呀！人家幾乎殺害了他的孩子了。在這可憐而又無抵抗的小身上，人家蹴踏起來如像……如像……他說像甚麼呢？……像一頭水牛，像一頭野水牛。兩天以來孩子尚躺在牀上。兩天以來，他母親竟淚眼婆婆的守着……

哈！如其惹他孩子的是一個丈夫，則他，布瓜杭先生，必然要替他孩子復仇的！但那人不過是個無賴子，所以他惟有可憐他。只是他須得警告他說：假使那人再觸犯了他孩子一根頭髮，沒別的，只好把他的耳朵割下來好了……

當這妙詞泉湧的時候，學生們都偷偷的笑着，尾約先生的鑰匙也歡喜得動搖起來。這可憐的人只站在他講臺上，臉色氣得發青，聽着這所有的侮辱，忍着這所有的羞恥，一句話不回答。若果這人回了口，便會立被逐出學校，却往那里去呢？

未了，到一點鐘之後，他們的妙詞吐盡了，這三位先生方出去了。他們一轉身

，自修室裏遂大大的嘈雜起來。我勉強着，却也是真的，持靜了一些時；孩子們都在鼻子裏笑我。布瓜杭事件的結果遂把我的威權掃地無餘。

啊！這是一樁可怕的事件呀！

全城都騷動了……小遊戲場中，大遊戲場中，咖啡店裏，音樂會內，大家俱不說別的事情了。那般傳言的人還捏造了許多零星細故來使聞者髮指。顯然這監學直是一個怪物，一個吃兒童的惡鬼。他用着一些聞所未聞的過分殘酷來苛待孩子們。一說到他，大家稱之爲『劊子手。』

及至這小布瓜杭在床上睡厭了，他父母遂把他安置在他們客廳內頂好地方的一張長椅上，八天之內，川流不息的人只在他們客廳中走動。於是這位有趣的受害者遂成爲了衆所注意的東西。

反對派的報紙也利用着這件意外事，刊布出一篇可怕的批評來威嚇學校，以爲各地方的教會學校之利。校長是氣極了；他之所以不遺發我，只因我是大學校管理

人所保護的……：唉！他果然立刻遣走了我，於我倒很值得。因為我的生活在校裏已是不可能了。孩子們都不聽我的話；稍有一點言語，他們就威駭我要援用布瓜杭的故事，去控訴於他們的父親。結果我只有不管他們。

在這種情形中，我便定了一個念頭：報復布瓜杭一家人。因為我還常常看見那老侯爵無禮的面孔，而我的耳朵以前被他駭紅的現在還未消滅。況且，我縱欲忘記了這些恥辱，却也不能做到；因為每禮拜兩次散步的日子，每當各隊學生打從那教區咖啡店前經過時，我一定碰見那老布瓜杭先生，站在門口，一羣駐防的軍官都光着頭，拿着球竿，圍繞着他。都帶着一種輕侮的笑容遠看着我們走來；當學生們走到聲音可及處，這侯爵必要很大聲的叫起來，同時還用着一種挑戰的神態來引逗我：「日安，布瓜杭！」

那醜惡的孩子也必在行列中尖聲的叫道：「日安，父親！」於是軍官們，學生們，咖啡店的用人們，所有的人都笑起來……

這「日安，布瓜杭！」便變成了一種對於我的刑罰，我實沒法可以躲避。因為往「牧場」去，定得打這教區咖啡店前過去，無一次不碰着我這位尖酸刻薄的人。

有時我很想奔向他去，很想去和他挑戰，但有兩種理由禁止我：第一是害怕被學校驅逐，其次那侯爵的長劍直是一柄魔鬼的利器，當他自衛時，曾刺死過不少的人。

然而有一天我竟不可忍了，便去尋着羅熱，就是那劍師，匆匆的，把我決意要和侯爵拚命的意思向他說了。羅熱，我本是好久沒同他談話了，起初還帶着一種保留態度聽着我說；但我一說畢，他就忘其所以，親親熱熱握着我雙手。

「勇敢呀！達利先生！這樁事我很清楚，我哩，看了這樣子，想着您該不是一個間諜罷。也因為，爲甚麼您總老陪着您的尾約先生在一塊？也罷，大家既重會着了您，一切忘記了罷。把您的手給我呀！您是一位豪傑！……現在說到您的事了！您受了別人的輕侮嗎？好！您打算報復嗎？很好！您不知道劍術嗎？好！好！很好

！很好！您願意我防衛您，不要被一個老浪子把您貫在劍鋒上嗎？再好沒有了！到廳子內來，六個月內，就包你把那老浪子貫在您的劍鋒上了。」

我一聽見這有名的羅熱居然拿着如此的熱情來參預我的決鬪，便歡喜得紅了臉。我們約定了功課：每禮拜三點鐘，我們也約定了價錢，是一種特別的價錢（果然特別呀！後來我才曉得我比別人多出了兩倍的錢）。一切契約訂妥後，羅熱遂極親密的把他的手臂挽着我的手臂。

他向我道：「達利先生，今天太晚了，來學第一課；但我們仍可到巴爾北特咖啡店去結束我們的步驟……走啊！來，不要太孩子氣了！您爲甚麼害怕那巴爾北特咖啡店？……來啊，聖人！把您那老酸的韭菜盤子稍爲挪一挪罷。您在那裏會得着許多好朋友，會得着許多好少年，頂好的！會得着許多豪傑，而且同着他們在一塊，也會很快的把您那婆娘氣習擺脫，它把你害夠了。」

唉！我公然被勾引去了。我們遂來到巴爾北特咖啡店。這咖啡店還是一樣的，

充滿了的喧譁，充滿了的烟氣，充滿了的茜紅色褲子；仍是那些軍帽，那些懸有劍鈎的帶子。

羅熱的那般朋友們都張着兩臂來招待我。他果說得有理，這都是一般豪傑啊！當其他們曉得了我和侯爵的故事以及我所取的決心後，便都走了來，一個接一個的來握着我的手道：『勇敢呀！年輕人。好極了。』

我一樣也是一個豪傑了。我遂叫了一瓶甜酒來，大家都來飲我的勝利，於是這甜酒在一般豪傑的心中便決定我在這學年之末，定然可以把布瓜杭侯爵殺了的。

十 惡劣的日子

冬日來了，一個又乾燥又可怕又陰慘的冬日，簡直是山地的天氣。因為那無葉的大樹，以及比石頭還硬的凍地，弄得那學校的院子看起來委實愁人。天還沒有亮

大家就點着燈起來了；天氣冷極，洗臉盆都結了冰了。

對於小東西這真是一個壞的冬日啊！

我也不用功了。在自修室中時，那爐子中不衛生的熱氣使我發倦。上課後，我屋頂下的房間又太冷，我遂躲到巴爾北特咖啡店裏，直到最末的時候才出來。現在羅熱也就在此地教我的功課；因為這嚴寒的時候把我們趕出了練武室，我們就在咖啡店內拿着球竿來練習擊刺，一面喝着甜酒。下級軍官們都來批評這擊刺；那般豪傑們俱很親密的來激賞我，而且逐日還教授我一種毫無差誤的新擊刺，爲來鬪殺這位可憐的布瓜杭侯爵。他們也教我像大家一樣的調茴香酒，及至這般先生去打彈子時，我即代他們來記數目。

就在這愁慘冬日的一早晨，我剛剛進了巴爾北特咖啡店，——我彷彿還聽見彈子的響聲和那肥大磁罐中的咕嚕聲——羅熱便急忙向我走來道：『兩句話，達利先生！』於是便拿着一種十分祕密的神情，把我引到廳子的深處來。

這關係着一種愛情的心腹話……你們請想我受着這麼一個堂皇男子的祕密可多麼自矜。幸虧有這件事方使我稍爲長大了。

因爲這好事的劍師曾在這城裏的某處，這地方的名字他沒有說出來，邂逅了一個女人，於是他就瘋狂眷戀起來。這女人在撒爾郎德占着一個多麼高雅多麼特別的位置，劍師還因此自問何以他敢於把眼睛擡得這麼高。但是，縱然這女人的地位太高，他終不失望的要去戀愛她，他相信那投以情書的時候已到了。不幸凡是劍師都不巧於用筆的。若只是一個小家碧玉倒還罷了；但投寄的却正是一位在怎的高雅地位上的女人……不但那種寫酒菜帳的文筆不能夠用，便是請一位名詩人來也不爲過。

小東西遂用着一種了解的神情道：『我看這是，您正需要着人家代您拿幾隻求愛的雞兒，去送給這女人，因此就想着了我。』

劍師回說道：『正是如此。』

『好罷！我既是你瞧中了的人，您何時高興我們就何時動手；只是，若要我們

的信札不帶那種在尺牘上抄下來的樣子，就應當把這女人身上的事情給我，知道幾件……」

劍師遂帶起一種遲疑的神情把四周看了看，才悄悄的，把他鬚子觸到我耳朵邊說道：「這是一個巴黎的麗人。她香得同一朵花似的，名字叫作色西李亞。」

他不能把這事多信託我一點，正因為是女人的關係，但就是這些已使我滿足了，於是在這夜裏，即把我寄給嬌豔的色西李亞的第一封信寫成了。

在小東西和這祕密女人中間的奇特通訊，差不多歷了一個月。這一月內，平均我一天要寫兩封動人的信。於這些信上，一方面是溫柔激發，有似愛兒危耳的那馬丁，一方面是熱烈勁健有似瑣非的密泣波。（譯者註：愛兒危耳是見愛於那馬丁的一個婦人名字，我們於這位大詩人的「默想」「和聲」兩部詩集上，便屢屢看見關於這名字的纏綿吟詠。瑣非也是密泣波的情人。）

今日我雖是一面說一面笑；但在那時候，小東西並不笑，我敢向你們發誓說，

而且這些事都是做得極認真的。我寫完了一封信，便交給羅熱，以使用他那下級軍官的妙筆去重抄一遍；他哩，在他那面，只要接到一封回信（因為她常有回信，這不幸的女人啊！）便趕快給我拿來，於是我就在那上面一吻我的成功。

總而言之，這把戲使我快樂；或者還很快樂。這位不晤面的麗人，香得和一朵白丁香花似的，我精神上直把她描畫不出。有時，我竟自當作我自己的信在寫；因在我的信中全篇都是個人的心腹話，全篇都是我反對命運的咀咒，反對這般下賤的惡劣的東西，使我迫於生活，不得已而蜚處其間的東西的咀咒：『啊，色西李亞，你須知道我正如何需要你的愛情啊！』

也有幾次，那偉大的羅熱走來理着他八字鬚向我道：『咬着了！咬着了！……』接着來，』之時，我便暗暗生了一點氣，我尋思：何以她竟相信這胖大的傢伙，這個馬蘭花孩子，居然能給她寫出這些又動情又幽鬱的東西哩！

然而她相信了，她相信得以至這一天劍師得意揚揚的把他剛才接到的回信拿來

給我看：『本夜九點鐘，在縣署後面！』

究竟是因為我信上的妙詞，抑或是因他鬍子之長，方使羅熱成了功的？那一夜裏，在他幽寂的寢室中，小東西直夢魂顛倒了一夜。夢見他已長高大了，也長了許多鬍子。並且許多巴黎女人——都占着十分特別的位置的——都約他在縣署後面去相會……

更可笑的是，第二天，我還得寫一封謝恩的信去道謝色西李亞所給於我的種種幸福：『安琪兒竟屈意到地球上來度了一夜……』

這封信，我承認，小東西寫它時，心裏確帶有一點瘋狂。幸而通訊就止於此，好多時，我再未聽人說起色西李亞，及她高貴的地位了。

十一 我的好友劍師

這一天是二月十八日，因為夜來落了許多雪，孩子們不能在院子中遊戲。不多時，早晨的自修畢了，人家遂把他們亂七八糟的引入廳子裏，那是在壞天氣時，用來做休息之所的，等候着上課的時間。

仍然是我在管理他們。

所謂廳子，原是海軍學校的老健身室。自想得出那四面赤裸裸的高牆，以及一些有鐵欄的小窗；東一處西一處有許多半斷的鐵鉤，還有許多可以看得出的梯迹，以及一個大鐵環尙高懸在天花板上主枋的一條繩端上。

孩子們在那裏面玩得好生高興。都譁然的在這廳子的四周亂跑，弄起了許多的塵土。有些便攀上了鐵環；有些便把手懸在上面，呼叫着。

但怎的喧鬧，我却一點沒聽見。

我獨自躲在屋角上。淚眼模糊的正在讀一封信，所以這時節孩子們即令把這健身室連基帶頂的折毀了，我也不覺得。這是傑克的一封信，我剛接到的；上面貼着

巴黎的郵票，——我的上帝！不錯，從巴黎來的——他上面說的是：

『親愛的達利，

『我的信定要驚你一跳。你不疑惑嗎，哎？我來巴黎已十五天了。我並未向一個人說，點點頭就離去了里昂……！有甚麼辦法呢？在這個討厭的城裏太把我住厭倦了，尤其是自從你走後。

我到此地的時候，帶有三十個佛郎和聖里紫野司鐸先生的五六封信。幸而立刻得天神之庇，使我會見了一位老侯爵，我便在他那里做了一名書記。我們正在整理他的感舊錄，我只是寫他的口述，每月有一百佛郎的薪俸。就你看來，這雖不是漂亮事，但仔細計算來，我却希望時時從我的經濟上可以送一點東西到家中去。

哈！我親愛的達利，巴黎真是一個麗都啊！此地，——起碼說來——不常有濃霧；而時時落雨，可是一種悅人的細雨，有時與太陽同出，尤為我在別處

沒有見過的。因此，我也完全改變了，你可知道！我簡直不哭了，真令人難信。

我正在那里讀信時，猛的在窗子下面發出一種車輪在雪上碾行的啞聲。那車在學校門前停住了，便聽得孩子們極力的叫道：『縣官！縣官！』

縣官先生的拜謁自然是因了某種非常的故事。他每年只有一兩次到撒爾郎德公學來的，所以這次到來便是一樁奇事了。但這一刻鐘之間，所有使我感生興趣的，所有比撒爾郎德縣官，比撒爾郎德全地方還牽挂我的心的，惟有我哥哥傑克的這封信。因此，學生們便多麼自在，都擁到窗子跟前，竊竊私議着來看縣官下車，然而我仍轉到屋角上，繼續着念我的信：

『你將知道，我的好達利，我們的父親在布來打尼代一家公司做着甜酒交易。

『至於媽媽，你曉得，現在她是獨自一人了。你須得寫信給她，她很抱怨

你不寫信。

『我忘記告訴你一件事，真正的，你聽了必很歡喜；我的房間在拉丁區……在拉丁區呀！想一想……一間真正的詩人之室，像小說中說的一樣，有一垛小窗子，一眼望去都是屋頂。床雖不大，但可以夠我們兩人的需用；而且，屋角上還有一張書桌，很便於用來作詩。』

『我敢決定你看了這信，必會趕快的跑來尋我；我也一樣願你在我身邊，我斷沒有這麼一天能向你說我不招呼你來的。』

『總之，好好的愛我，不可在你學校中太用功了，須防生病。』

『我抱吻你。你的哥哥，』

傑克』

這勇毅的傑克啊！他的信使得我怎生的感到一種微妙的痛苦！一時之間我便哭笑齊發。所有我最後幾月的生活，只是甜酒，彈子，巴爾北特咖啡店，使我做了一場惡夢。於是我便想道：『罷了！以此爲止。現在我須要用功了，我須鼓起勇氣如

傑克一樣。」

這時候鐘已鳴了。我的學生們都整了隊，他們仍在談論縣官，並且打從那停在門前的車子旁邊走過時尚在彼此指示。我把他們交給了教習；算又擺脫了他們一次，遂從樓梯上埋頭奔去。獨自一人同着我哥哥傑克的信在我房裏很延佇了一會。

『達利先生，有人在校長處候你！』

在校長處？……校長有甚麼可以向我說的？……看門的拿起一種怪模樣把我看着。我猛的便想到了縣官。

我便問道：『可是縣官在樓上嗎？』

於是心裏便被希望鼓動了，從梯子上一步連跨四級的攀了上去。

好多日我已成了一個瘋子了。一聽說縣官在候我，你們知道我是怎樣着想的？我猜想必是給獎的那一天，他注意了我的好相貌，所以今天方專誠到學校來恭請我去當書記的。看來，這種事在世界上是頂自然的。因為傑克的信和那老候爵的故事

，確乎攪動了我的腦筋。

正轉到走廊上，我便碰見了羅熱。他臉色很青白；把我望着很像要給我說甚麼似的；但我並不停步，縣官那有久待的時間。

我一到校長辦公室的門前，我敢向你們發誓說，心上跳得很利害。縣官先生的書記啊！須得稍停片刻把氣息調一調；我復將領帶整理了一下，又拿指頭把頭髮略梳了一梳，然後才輕輕的把門鈕轉了開來。

縣官先生是站着的，隨隨便便倚在大理石的火爐簷上，在他黃髯中間含着笑意。校長先生穿着在家的便衣，恭恭敬敬站在他身邊，把絨便帽握在手上。尾約先生正急急說着話，便也縮到屋角上去了。

我一進門，縣官便開口了。

他指着我道：「那嗎，就是這位先生，勾引我們的侍女來開心的嗎？」

他用着又清楚又譏刺的聲音說了這兩句話，還不斷的笑着。我起初尚以爲他是

故意開頑笑的，所以我沒有回聲，可是這縣官並非開頑笑；稍靜一會之後，他仍舊笑着道：「我豈不是很榮幸的說到了達利·愛洒特先生，說到達利·愛洒特先生不就是勾引我妻子的侍女的人嗎？」

我雖不知道這其間的關係；但聽見侍女這個字，而且說到第二次上人家又給了我這樣一個面目，我遂覺得羞紅了臉，因帶起這種真怒，我便叫道：「一個侍女，我麼！……我從未勾引過侍女。」

於這個回答上，我便看見校長眼鏡中射出了一縷輕蔑的閃光，並又聽見那鑰匙在它們屋角上悄悄的道：「真無恥呀！」

縣官仍不斷的笑著；他遂在火爐台上取了一捲信紙，爲我起初所未看見的，跟着便轉身對我懶懶然的搖起這紙捲道：「先生，這便是告發您極有力的證據。這些信便是我們在那位成問題的姑娘手上取得的。信上雖不曾簽名，的確，別方面，那侍女雖不願意宣布這個人的姓名，只是，這些信上却常常說及學校，於您太不幸了

，尾約先生偏又認得您的筆跡同您的文章。……』
 到此，那鑰匙便野蠻的吼叫起來，縣官仍然笑着，又加說道：『在撒爾郎德公學的人又都不是詩人。』

在這些言語上，便有一個模糊的思想透入我的腦中：我很想走近去看一看這些紙。我便衝上前去；校長生恐我有放肆的舉動，忙舉起手要拖回我來。但那縣官已把案卷靜靜的展開給我道：『看啊！』

惡！我和色西李亞的通訊。

……那信一併在此，一併在此！所謂情言愛語的好花，我原來把它散在一個侍女的脚下！……所謂如此的女人，是一種怎的高雅怎的等等位置的女人，原來是每天早晨給縣官刷鞋子的！……大家可以想見我的憎恨，我的糊塗了。

靜了一會之後，縣官又譏笑道：好啊！尤安貴人，您有甚麼說的呢？這些信可是您寫的，是呢，或不是呢？』（譯者註：尤安貴人是法國十七世紀大喜劇家莫里

野爾的尤安劇本中的主角，平生只把婦人當做自己開心的玩物，並不以真心來相愛的一個奇人。）

我只是垂下頭去，不作聲。本有一句話可以作我的辨護的；但這句話，我又不宣布出來。我準備一齊忍受了，甯可不說出羅熱……縱然辨別得出那災害的深淺，但小東西尚沒有一秒鐘疑到他忠誠的朋友。他一認識這些信時，自家就立刻說道：『羅熱定是懶得去抄寫，他除彈子外甚麼都不愛的，因才把我的原稿送去了。』這小東西多麼天真呀！

縣官既看見我不願意回答，他便把那些信放入了衣袋，並轉身對着校長同他的屬員道：『現在，先生們，其餘的辦法你們自然知道的。』

這句話一說出來，尾約先生的鑰匙便拿起一種悲戚神情動搖着，校長也一躬到地道：『愛洒特先生本應即刻驅逐的；但爲避免煩言起見，我們還可以留他八天。』這正是請新監學來的時候。

於這可怕的「驅逐」二字上，我全身的勇氣都失却了。我也不說甚麼，只行了一禮便急忙退了出來。剛到門外，我的眼淚就湧出來了……我箭一般的跑進我的房裏，一面拿手巾塞住我的嗚咽……

羅熱尚在等候我；他神情很是不安，一個人大脚步的在那里閒踱。

他看見我進了房間，便走向我這裏來。

他一面拿眼睛瞅着我，一面說道：「達利先生！……」我只頹然倒在椅上，一句話也不能答。

劍師又粗聲的說了起來，其聲之粗直無比倫：「哭呀！孩子氣！……說啊……趕快！……究竟爲着甚麼？」

於是，我遂把辦公室裏一齣極可驚的戲，細細的告訴了他。

我說着時，見羅熱的面容便煥發了；不再用那橫厲的樣子看着我了，末後他知道我因爲不肯背叛朋友的原故，甘讓學校把我驅逐，他便伸出他一雙張開的手，並

簡單的向我道：「達利，您是一個豪傑。」

就這時，我們聽見有一輛車子在街中碾走過去；縣官已走了。

「您是一個豪傑，」我的好友劍師一面握着我的手腕幾乎把它握碎，一面如此說道：「您是一個豪傑，我只能向您這樣說……但您須明白，我從不允許一個人來爲我犧牲的。」

一頭說着，他已走近了門前：「不要哭了，達利先生，我即刻去找校長，我敢發誓說將來被驅逐的決不是您。」

他還有一步就要出去了；然而，他又對我走了回來，好像忘記了甚麼似的。

他低聲向我說道：「只是，在我走之前您須聽清楚……正直的羅熱不是孤獨的在世界上的；我還有一個衰老的母親，在天涯地角……一個母親！……可憐而又賢明的母親！……請允許我，待我將來諸事結果後寫一封信給她罷。」

說得這樣的嚴重沉著，竟使我恐怖起來了。

我叫道：『可是您打算做甚麼？』

羅熱也不回答；只是略略把他外衣半啓，讓我在他衣袋裏看見一支透明的手槍柄。

我便突然走去，非常的感動道：『你自殺嗎，不幸的人，你甘願自殺嗎？』

他哩，却冷冷的道：『好朋友，當我服兵役的時候，我已立志終究要死於槍下的，我的面子不久就要去的，我不能在恥辱中生活下去。我所踐言的時候到了……五分鐘內，我將被學校驅逐，也就是丟了面子；一點鐘後，晚安！我去喝我末次的甜酒去。』

我一面聽他說，已決然植立在門口。

『好罷，不必這樣說了！羅熱，您不必出去……我甘願失却我的位置，與其您因而致死的話。』

他用着一種獷野的樣子向我道：『讓我去盡我的責任，』縱然我極力阻止他，

他已把門擠得半開了。

於是，我遂想到他所說的母親，他那另在一方，天涯地角的可憐母親。我便勸他應該爲她而生存，至於我哩，却很容易的另覓位置，況且，在各種情形中，我們跟前還有八天的光陰，至不得已，大家也須等到最末了，再去作這極可怕的事……這最後的回憶顯然觸動了他。他便允許緩幾時再去見校長，姑且忍着。

正這時候，鐘也響了；我們抱吻了一下，於是我就下了樓。

我們便是如此的人！我初進房時好生失望，及我出來差不多很快活……小東西因爲救了他好友劍師的性命便非常自得起來。

然而，雖是如此說，及至坐在講臺上，第一樁快意的舉動過後，我自己便沉思了一下。羅熱已允許不死，這倒是好事；但我自己呢，盡忠於朋友之後被趕到學校門外，却又向那里去呢？

那形勢並不可樂觀，我彷彿已看見了那極其受累的家庭，已看見了那眼淚婆娑

的母親，已看見了那怒氣勃勃的愛洒特。幸而我想及了傑克；他早晨剛寄到的那封信，是真真料想不到的！總之，清楚極了，他不寫給我說他的床可以容兩個人嗎？況且，在巴黎，無論甚麼，人總可以求生的……

於此，一個駭人的思想又禁住了我：若是起身走，當然要錢；第一是火車需錢，其次我尚欠了看門的三十五個佛郎，其次一個大學生也借了十個佛郎給我，其次巴爾北特咖啡店的賬簿上，我名下還記有一筆很大的數目。却用甚麼方法來得這些錢呢？

想到這里我便自己說道：「罷喲！爲這少許銀錢來耽心也未免太老實了；羅熱不在這里嗎？羅熱是有錢的，他在城裏授着課，他一定很高興的幫助我幾百佛郎，況我剛才又救了他的性命。」

我的事既定了規，這一天的禍患也便忘記了，只是想着往巴黎去的大旅行。我很是快活，竟坐不住了，尾約先生特爲下樓到自修室來欣賞我的喪氣，及至見了我

這樣愉快的面容，倒很爲失望。飯時，我吃得又多又快；在院子裏，我又很原諒那一般學生的狂妄舉動。末後上課的鐘鳴了。

忙着去見羅熱；只一跳，我就到了他的房裏；房裏沒有人。我遂自己說道：『好！他必是往巴爾北特咖啡店去了，』就在這種有相當戲劇趣味的情形裏還不會驚着我。

到了巴爾北特咖啡店，還是沒有人，大家向我說：『羅熱是同着幾個軍官往牧場去了。』見了鬼了，這等時候他們到那里去幹甚麼？我就開始不安起來；因之，大家奉承我的一臺彈子也不願意打了，把褲管捲起，便向着牧場那方，從雪地裏奔了去，去尋覓我的好友劍師。

從撒爾郎德到草地足足有半公里遠；但我走得極快，這一天，我的行程還不到一刻鐘。我很爲羅熱戰慄。生恐這正直的少年，縱然他允許了不死，難免不趁我在自修室時已盡情告訴了校長；我相信彷彿還看見他那透明的手槍柄。這可怕的思想便像給了我一雙翅子似的。

然而，一程一程的，在雪上看見許多人的足跡走向牧場去，尋思劍師不是獨自一個，因才放寬了一點心。

於是我的脚步也放緩了一些，便想到巴黎，想到傑克，想到我的行期……可是頃刻之間，我的恐怖又重生了。

那些腳跡直把我引到埃司白龍村酒店來。

這個村酒店是個不清白而且素著劣名的地方，撒爾郎德的酒色之徒都用來做他們的溫柔鄉。我雖陪着那般豪傑來過不止一次，但我從未覺得那酒店的外貌有如今天這等難看。在那草原的素淨的白色中間，又黃又髒，配起他那矮門，他那低牆，

他那玻璃不甚擦亮的窗子，處在一叢小橡樹後面，實在醜惡極了。

因我走近了，便聽見了一陣又說又笑又在碰盃的快樂聲音。

我遂打着寒戰道：『至大的上帝！這是最後的一盃餞別酒了。』我便站着舒了一口氣。

我覺得已站在村酒店的屋後；遂推開側門，走近了花園。

一陣喧譁從樓下的廳子內傳出來，這時候酒筵正熱鬧，所以天氣雖冷，而兩扇窗子却大開着在。

當其我聽見了幾句言語猛把我止住，並把我渾身都弄僵了時，我的脚已跨上了階石的第一級：因為狂笑中間正夾有我的名字，羅熟正說及我，並且很奇怪，每次一說到達利·愛酒特的名字，別的人總笑得彎腰打跌。

由於一種苦惱的好奇心所動，覺得我將要曉得幾樁非常的事情，我於是退了下來，並不使一個人聽見，好在那雪和地毯一樣竟把我的脚步聲隱了，我遂溜入一個

涼棚底下，恰好正在窗子下面。

就在這黑而且冷，如同墳墓的涼棚下，我方曉得了這是一般何等惡劣，何等下賤的人；就在這里我也才懂得了懷疑，輕蔑，仇恨等等。靜靜的站着，把我的苦惱，把我那忿怒同慚愧抑制住，將那般人在埃司白龍所說的話都聽得了。

我的好友劍師還在說……他正在敘說色西李亞的奇遇，敘說愛情的通訊，敘說縣官到學校的拜謁，拿起許多烘染的言詞許多手勢談出來，簡直就變成了極好的喜劇，一面又用着演說場中的口吻來批評這事。

他帶着嘲笑的口聲道：「你們須曉得，我的小情人們，差不多三年以來，在非洲騎兵的戲臺上都未頑過這種喜劇。我說的老實話啊！我會以為頃刻就會落職，我自家已說過，將再不能同你們來喝埃司白龍老爹的好酒了……小愛酒特一點兒都沒有說，倒是真的，不過正是該說的時候；並且在我們中間，我相信他只想把機會讓給我自家來說。那麼我現在就說：「我們有眼福，羅熱，看着了這齣好戲！」」

說到這里，我那好友劍師遂從事演起他所說的好戲來，卽是早晨在我房間裏我和他之間所經過的種種。哈！可惡！他一點也沒有忘記……他拿起戲台上的語調叫道：『我的母親！我可憐的母親！』這戲確是一齣非常的喜劇，所以全場都轟動了。我哩，却覺得一滴一滴的大點眼淚沿着臉頰滾下來，渾身寒戰，兩耳雷鳴，我看破了早間可惡的喜劇，我大概也懂得了羅熱乃是安心將我原信送去以便避免事敗時的禍患，我也懂得了他的母親，他那可憐的母親已是死了二十年了，而且我也懂得了那隻手槍柄原來是他裝烟斗的鞘子。

一個豪傑道：『但這個體面的色西李亞呢？』

『色西李亞並未說甚麼，只收拾了她的箱子，這倒是個好女兒。』

『但那小達利！他成甚麼樣兒了？』

羅熱答道：『罷！』

於此，只做了一個使人狂笑的手勢。

這狂笑直把我神魂都弄飛越了。我很想跑出涼棚，如像一個妖怪似的，猛然在他們中間現出來。但是我却忍住：因為我已經夠笑人了。

燒肉端來，酒盃也互碰起來了。

大家都叫道：『飲羅熱的壽！飲羅熱的壽！』

我不能再忍，我難受極了。也不怕有沒有人看見我，便衝過花園。只一跳就跨出了側門，向前飛跑着同一個瘋人似的。

我覺得已陷入了絕地。那里去尋錢呢？我怎樣走呢？怎樣去同傑克相會呢？已說過了羅熱斷不能再幫我一點忙……他可以拒絕我，因為色西李亞現在已走了。

末後，被那疲勞和憂患壓倒了，制服了，便讓我自己跌在一株大栗樹腳下的雪裏。只是哀哀的哭着，已沒有力量去思想，假若不是在撒爾郎德那方，很遠很遠的，忽然聽見了鐘響，或者一直到第二天都會留在那里。這是學校的鐘聲。我已是甚麼都忘記了；這鐘聲始喚回了我的生命：我應該進學校去，到廳子裏管理學生們的

休息……因想着廳子，於是就得了一個主意。登時我的眼淚就止住了；也覺得我很有力，很安靜了。我便站了起來，拿起那種下了決心的人的堅穩脚步，重上了撒爾郎德的大路。

若是你們願意要曉得小東西所取的是一種甚麼不可撓的決心，那嗎正常休息時候，就請隨着他到廳子裏來，注意他用了一種甚麼樣的定力在看那個大鐵環，就是懸在廳子中央的；休息畢了，再隨着他到自修室，同他一塊到講臺上，從他肩頭上去讀這一封悲哀的信，即是在羣動不息和那喧鬧的孩子們中間他正在寫的：

『傑克·愛洒特先生，波納巴爾特街，巴黎。』

『恕我，我最愛的傑克，我將要令你悲痛。你原不再哭的了，但我却要使你再哭一次；這或者是最末的一次……當你接到此信時，你可憐的達利必已死了……』

剛寫至此，自修室的喧嘩鬧得太利害；小東西便住了筆，把左右兩黨分別處罰

了幾人，並未生氣，却很嚴肅的。然後又接着寫道：

「你看！傑克：我太不幸了。除自殺外已不能做別的事，我的前途已是斷絕：別人已將我趕出了學校：——這是爲着一個婦人的原故，這事告訴你太長；其次，便是負了許多的債，我現在已不知道工作，只是慚愧，只是厭倦，只是沒味，這生活已使我害怕……我頂好是走了罷……」

又使小東西不得不中止了一次：「抄詩五百句，學生蘇伯羅，佛格，魯比，禮拜日都留在校內！」做完這件，才結束了他的信道：

「請了，傑克！我還想多給你說一些的，但我覺得要哭了，學生又俱看着我在。給媽媽說我是在散步時，從石崖上跌死的，或者滑冰時淹死的。總之，捏造一個故事，使這可憐婦人永遠不要知道真象好了！……爲我抱吻這親愛的母親；也抱吻父親，勉勵他去重建起一個好家業來……請了！我愛你。常想着達利。」

這封信寫畢，小東西立刻又寫了一封，一樣的用意：

「教士先生，請您把我遺留給您的信寄給我哥哥傑克。同時，把我頭髮剪一點，爲我母親做一個小包裹。」

求您寬恕我給您的這點困難。我現在之自殺因爲我在此太不幸了。惟有您，教士先生，常常對於我很好的。我極其感謝。

達利·愛洒特。」

寫畢了，小東西便把這信和寄傑克的一封一併裝在一個大信筒內，封面上寫道：

：「凡第一位發見我尸身的，就請把這信筒送交日耳馬倫教士手上。」諸凡結束之後，他遂靜靜的等着自修完畢。

自修畢了用晚湯，做晚禱，上寢室。

學生們都睡了；小東西大踏步的閒踱着，等他們睡熟。現在尾約先生又來巡視了一周；聽見他鑰匙的神祕響動，和他短靴踏在樓板上的軟聲。小東西悄悄道：「晚安，尾約先生！」這位總管理先生也低低的答道：「晚安，先生！」接着，他走

遠了，他的脚步聲在走廊上已聽不見了。

小東西獨自一人了。他便轉輕的開了門，又在樓梯上站了一會，來看學生有沒有醒的；但都靜靜的在寢室中。

於是他下了樓，在牆陰下掂着脚尖溜去。北風極悲慘的從門的下面吹來。到了樓梯脚下，打從列柱前面走過時，只見在那四圍極其陰森的高屋間，一院子積雪的白光。

那上面，挨近屋頂，尚有一縷燈光，這是日耳馬倫教士正在做他的大著作。小東西從心坎上，極至誠的，向着這好教士致了一個最後告別的意思；然後他進了廳子……

這海軍學校的老健身房裏充滿了一種森寒而黯淡的黑影。只從一堵窗櫺上射入了一點兒月光，正照在那個大鐵環的上面——哦，這鐵環，小東西幾點鐘來都念茲在茲的——映得這鐵環光明燦爛如同銀子一樣……在廳子的一角上，有一個高脚几放在

那里。小東西將它移來，放在鐵環下面，攀了上去；他絲毫沒做錯，那高度剛合式。他便取下領帶來，一條紫綢長領帶，在他頸項上業已揉皺，便如一條腰巾。他遂將領帶繫到鐵環上去，做了一個圈子……一點鐘響了。算了罷！應該死了……小東西用着他戰巍巍的手，把圈子打開了。一種狂熱鼓盪着他。請了，傑克！請了，愛洒特夫人！……

猛然一鐵拳把他打倒了。並覺有人將他腰部攫住，使他兩腳站起來，立在高腳几的下面。同時一個嘲弄而粗暴的聲音，是他所熟悉的，向他說道：「這是從何而來的念頭，這時候來耍把戲。」

小東西很吃驚的回過身來。

却是日耳馬倫教士，既沒有穿道袍，又只穿着短褲，領巾飄在半臂上的日耳馬倫教士。他那和善的醜臉戚然笑着，半被月光照着……只用一隻手就足以將這個自殺的人提到地上；那隻手上還拿着他的水瓶，他原來是到院子中水源處來取水的。

一見了小東西驚恐的面目，以及他滿眶的眼淚；日耳馬倫教士方止住了他的笑，他又說了起來，不過這一次却是一種溫和的聲音，而且差不多是動人極了的：「多麼可怪的念頭，親愛的達利，這時候來耍這把戲！」

小東西非常慚愧，非常堅決的道：「我並不是耍把戲，教士先生，我是甘心來死的。」

「怎麼……死？……你很愁苦嗎？」

小東西滾熱的眼淚向臉上直淌道：「哦！……」

教士道：「達利，同我來罷。」

小東西做了一個拒絕的手勢，並指着那鐵環同領帶……日耳馬倫教士用手挽着他道：「走啊！上樓到我房裏去；果然你要自殺，就自殺在樓上好了；那里燒有爐火，很暖和。」

但小東西却抗拒着道：「讓我死，教士先生，您沒有禁止我死的權力。」

司鐸眼睛裏便閃出了一種怒光道：「哈！就這樣罷！」突然抓住小東西的腰帶，如同一個包裹似的將他挾在手臂下，一任他去抵抗，一任他去哀求……

……現在我們到了日耳馬倫教士的房裏了；火爐中燒着大火；傍着火，有一張桌子和一盞燃着的燈，桌上幾隻烟斗，幾堆寫滿細字的紙。

小東西坐在火爐角上。很是興奮，說了許多的話，敘述他的生活，他的不幸，以及他何以要自殺的原故。教士只含笑聽着；及至那孩子接連的說，接連的哭，接連抽縮起他那可憐面又有病的心房時，這正直人方握着他的手並且靜靜的向他道：「所有這些全不要緊，我的孩子，爲這一點事去死，你也蠢得太不堪了。你的故事極簡單：人家既把你趕出了學校——附帶說一句，這事對於你倒是頂大的幸運：——好呀！走就是了，立刻就走，不必等到八天……你又不是一個廚娘，走不開麼！……你的旅行，你的債務，通通不必記念！我一總給你擔任了……你打算去向那光棍借的錢，我一總借給你。我們明天再來處理一切……現在，沒有一句話了！我

急需工作你，急需睡覺……只是我不願意你再回到你那可厭的寢室：你將會受寒，你將會生畏：就在我床上去睡，今晨才換了的乾淨白被單！……我呢，終夜都要寫字：如其磕睡來了我就在躺椅上睡罷……晚安！不要再向我說話了。」

小東西睡下了，並不抗拒……他所經歷的直如一場惡夢。白日裏是何等的大事！瀕死之際，又轉到這張好床的中間，在這間溫暖沉靜的房裏！……小東西多麼舒服！……有時，睜開兩眼，在那燈罩的柔光下，看見那位慈祥的日耳馬倫教士，一面抽着烟，一面揮着筆，從幾張白紙上端寫到下端，筆尖上放出微微的聲音……

……第二天早晨我被教士攪醒了，他叩着我的肩頭。我在睡中已將一切的事忘記了……使得那位救命的人好生發笑。

他向我道：『起來！我的孩子，鐘響了，趕快！不要使一個人覺得，照常去管理你的學生們；到早間休息時，我在此處等你說話。』

我猛的想起了前事，正打算道謝他！但是這位慈祥的教士竟把我推出了房門。

這自修對於我是怎樣的長久，無須向你們說了……院子中沒有學生的時候，我業已去叩起日耳馬倫教士的門來。見他還在書桌前，抽屜大開着，正忙着在數那許多的金錢，小小心的把來列成了幾小堆。

我進門時弄了一點響聲，他回過頭來，接着仍從事他的工作，並不向我說甚麼；及至做畢了，關上了他的抽屜，方靄然的笑着拿手招呼我過去。

向我說道：『這些都是你的，我已爲你算清楚了。這是旅費，這是還看門的，這是給巴爾北特咖啡店的，這是還那借了十個佛郎給你的學生的，……我從前存下這錢，原是爲打點一個教職之用的，但這教職六年內始抽籤，從此積去，我們還辦得到。』

我很想說幾句話，但這怪人却不留一點時間給我：『目前，我的孩子，你卽向告了別罷：恰巧我上課的鐘鳴了，我一出去，便不願意再在這里看見你。這巴士底獄的空氣與你不適：快跑到巴黎去，好生工作，祈禱上帝，抽抽煙斗，勉力做一個

丈夫。——你聽我說，勉力做一個丈夫。——因為你瞧！我的小達利，你還只是一個孩子，我生怕你一生總是一個孩子。」

說到這里，他遂拿起一種神的笑容向我張開了兩臂；但我，却咽哽着跪了下去。他挽起我來並抱吻了我的兩頰。

鐘聲已響到最末一下。

他一面急速的抓起他的書本同他的課冊，一面說道：「好！已經遲了。」他剛要走出去，又轉身對着我。

「我也有一位兄弟在巴黎，是一位正直的司鐸，你可以去見他……但是，罷了！像你現在這樣半癡半顛的，你一定會把他的地址忘記了的……」他不更說了，便大踏步的下了樓梯。他的道袍在他後面拂着；右手提他的短褲，左臂下挾着一大捲紙和幾本舊書……慈祥的日耳馬倫教士啊！我走之前，尙對他房間的周圍看了一遭，最末還把那大書架，小桌子，半熄的火，我坐在上面哭過的軟椅，我睡得極舒服

的床，都瞻望了一次；所以，一想着這神祕的所在，便令我變得很勇敢，很有天良，很努力，很堅忍；不禁對我的懈怠而生慚愧，我便發誓永遠都須念着日耳馬倫教士。

諸事清楚，時間已過去了……我要去收拾我的箱子，清理我的債務，到公車上定我的坐位去……

我出來的時候，望見火爐角上有幾個純黑的老煙斗。我遂趕那最老最黑最短的取了一個，放在衣袋裏如同珍寶似的；然後才下了樓。

到了樓下，那老健身室的門還半掩着。我走過時不禁向裏面瞅了一眼，所有看見的直令我寒戰不已。

我看見了那陰森慘淡的廣廳，看見了那發光的鐵環，看見了我那打成圈子的紫領帶，那領帶尚在打翻的高脚几上面被寒風飄蕩着哩！

十三 尾約先生的鑰匙

當我邁步出學校時，我適才所看見的那可怕的現象，猶然令我不勝的感動，那看門人的房門猛的打開了，並聽見有人喚着我：『愛酒特先生！愛酒特先生！』

原來是巴爾北特咖啡店的主人同他高貴的朋友喀沙捏先生，驚驚怪怪的樣子，差不多是很粗魯的。

咖啡店主人首先說道：『你一個走嗎，愛酒特先生？』

我靜靜的答道：『是的，巴爾北特先生，我今天便要走了。』

巴爾北特先生跳了一下，喀沙捏先生也跳了一下，但巴爾北特先生却比喀沙捏先生更跳得利害，因為我欠他的錢要多些。

『怎麼！今天就走呀！』

『今天就走，所以我即刻便須跑到公車上去定我的坐位。』

我相信他們快要跳過來抓我頸項的了。

巴爾北特先生道：「那嗎，我的錢呢？」

喀沙捏也道：「那嗎，我的呢？」

我並不回答，只走進門房，很莊嚴的把那日耳馬倫教士的金錢，抓了幾把出來，就在桌子的一端上，將我欠他兩人的一齊數出。

這真是一齣戲啊！那兩張愁容可掬的臉登時就開展了，如同受了魔術一般……他們把錢收入了衣袋，才稍稍對着我表示了一點兒漸悚，以及那收得了眼目的快活，於是他們傾吐了許多安慰的恭維話，和許多親切的不平話道：「真個，愛洒特先生，你就離開了我們嗎？……哦！太不幸了！對於學校可是多麼的損失啊！」

跟着便是一些哦！哈！唉！歎氣，握手，抹眼淚……

如其還在昨天，或者還可以讓我感到這等表面的親熱；但現在對於這種感情問題，心裏已是鉄樣的冷了。

在那涼棚下的一刻鐘，已教會我認識這般人，——至少我也相信這種認識是對的——這夥小人越是表示他的親熱，越是使我生厭。因就切斷了他們那可笑的吐露，出了學校，趕快走去到平安的公車上定了我的位子，以便載起我遠離這般怪物。

向轉運處去時，從巴爾北特咖啡店前面經過，但我却不進去；這地方使我好生痛恨。只是不知何故竟爲一點惡意的好奇心所推動，從玻璃窗上往裏一望……店裏全是人；原來是打彈子的日子。在一些火星灼灼的烟斗中間，看見那般軍帽上的毛纓和那懸有劍鉤尙正發亮的帶子。豪傑們都在，只少那劍師。

我把這些又紅又肥的面孔看了一會，越發使我無情了，茴香酒在盃裏動蕩，燒酒盃更浸沒了盃簷；因而想到我也曾在這醜態堆中生活過來，覺得好生慚愧……彷彿便重看見小東西正繞着彈子臺在跑，正在記數目，正在付給甜酒的錢，一天比一天的親密，一天比一天的下賤，一天比一天的變壞，並且齒縫間也咬着烟斗的嘴子，或者說幾句軍中的套話……這幻象比我在健身室中看見那小紫領帶飄蕩着的幻象

尤爲駭人。我便跑開了……

當其我動身回學校來時，後面跟着一個公車上的人，是來給我運箱子的，便見劍師從空場上走來，很活潑的，手上握着一根小杖，毡帽蓋着耳朵，把他細緻的八字鬚一直映左靴子的漆光中……老遠的我看見了他，不覺心裏讚歎道：『真不幸，如此一個美男子却具了如此一種惡靈魂！……』他哩，一望見了我，便拿起一副極合體的巧笑對我走來，並張着兩條大臂……哦！那涼棚！

他向我道：『我找了您好久，……我聽見了甚麼呢？你……』

他突然止住了。我的眼光直將他那詭話釘住在他嘴唇上。並且冷鉛似的迎面逼視着，這惡徒一定在其間看清了一些東西了，所以我登時就見他變了臉色，含含糊糊，不能自立了；但這只是一頃間的情形：登時他的面色又重新舒展了，並把他那一雙冷而亮的眸子如同鋼鉄一樣插在我的雙目中，用着一種堅決的神情把手縮在衣袋裏，一面吩咐着走了開去，彷彿說大家都很高興的只是來向他說起這件事……

光棍，滾開罷！

我回到學校時，學生們正在上課。我們走上屋頂房裏。那人把箱子扛在肩膀上下去了。我哩，還在這冰冷的房裏停留了幾分鐘，看了看那赤裸而醜陋的牆，看了看那雕刻痕已滿而污黑的書桌，又由那窄小的窗上，看了看院中的楓樹，它們頭上都戴滿了的雪……我在心裏向着這些東西全告了別。

就這時候，聽見課堂上一陣雷霆似的怒吼：正是日耳馬倫教士的聲音，這聲音又把我的心重煖起來，使得我幾點熱淚又挂到了眼簾邊上。

之後，我才慢慢走下樓來，把四周都注意的看了一遍，爲的要把這印象，全般的印象，收入我的眼裏，凡我將不能再見的這地方上的。就是我穿過有高窗櫺的長廊時也如此，那里便是黑眼睛最初呈現於我跟前的所在。上帝保護你，我親愛的黑眼睛！……我又走過校長辦公室的前面，看着他那神祕的雙扇門，然後，又走了幾步，便走到尾約先生的門前……一到這裏猛然令我站住了……哦，有趣，哦，快活

！那些鑰匙，那些可怕的鑰匙，正垂在鎖孔上，一陣微風把它們微微的吹動。我帶起一種宗教的恐怖把它們看着；忽然，便生了一個復仇的念頭。遂拿起一隻瀆犯神威的手，作亂似的將那鑰匙環子從鎖孔中取下，藏在我的外衣底下，一步連跨四級的跑下樓來。

在中學的院子深處，有一口極深的井。我便喘吁吁的奔了去……這時院子裏正沒有人；那戴眼鏡的仙姑也不會捲起她的窗帷。一切有利於我的犯罪。遂從衣裳下取出這些鑰匙，這些可惡的鑰匙，它們很給了我許多苦吃的，於是盡力把它們投入井內……喇嘩！喇嘩！喇嘩！我一直聽見它們墜下去，碰着井壁還跳了一跳，然後才沉入水中，這水遂把它們禁錮了；犯了這件大罪後，我始笑嘻嘻的走了。

正要出學校時，在穹門下面最後碰見的人便是尾約先生，但是一位正向左右亂跑，凶神惡煞的樣子，而沒有鑰匙的尾約先生。他打從我身旁走過時，尙惡狠狠的注視了我一會。這不幸的人深想問我，會看見那些鑰匙沒有。但他却不敢……就這

時候，那看門的恰從樓梯高處俯着身子向着他叫道：「尾約先生，我尋不見它們！」只聽見這帶鑰匙的人極低的說道：「哦！我的上帝！」——於是他走開了如像一個發見了甚麼似的瘋人一般。

我很可以多留一些時來欣賞這齣戲的，但那公車啓行的號聲已在校場上吹起了，我却不願意人家把我丟下了走。

現在，永別了，黑石頭和舊鋼鐵建造的烟薰塵撲的大公學；請了，壞學生們；請了，野蠻的規則！小東西飛翔了，從此不再來了。還有你，布瓜杭侯爵，祝你幸福：人已走了，許久以來同着巴爾北特咖啡店的豪傑們所研究的有名劍術不再加之於你了……

鞭子，響了！鈴子，鳴了！良善的老公車，四個鐵輪，三匹馬，便載着小東西奔行前去……很快的將他載到故鄉，先到巴底士特舅父家，去抱吻他的母親，然後便轉向巴黎，極快的去同愛酒特（傑克）在他拉丁區的房間裏會合！……

十四 巴底士特舅父

愛酒特夫人的兄弟，這位巴底士特舅父簡直是人類中的一個怪標本！也不好也不壞，早年就娶了一個橫如巡兵而又慳吝又瘦削的女人，他很是怕她，這老孩子在世界上只有一種嗜慾：就是塗顏色的嗜慾，四十年來，他就生活在調顏色的盆子，畫筆，顏料的中間，他的光陰盡用在給畫報的肖像塗色上面；房中堆滿了的老「畫報」！老「沙利娃利報」！老「如畫之商店報」！地圖！所有這些東西都着了色的。

六個月以來，愛酒特夫人便迫不得已生活在這老怪人及他那凶惡的老婆中間。這不幸的婦人終日都在她兄弟房裏，坐在他身邊設想要做點有益的事。便代他洗畫筆，傾水到調顏色的盆裏……最愁苦的，就是自從我們破產後，巴底士特舅父深記

着從前所受於愛酒特先生的輕侮，所以從早到晚，可憐的母親總是受罰似的去聽他說：「愛酒特不是正經人！愛酒特不是正經人！」哈！這個老糊塗蟲！

所有關於巴底士特舅父這些瑣事，以及愛酒特夫人自到他家所受的那些怨苦，都是後來才知道的；然而，自我到這人家，縱令她怎樣說，我早已明白我母親是不高興的……當我進門時，他們正要上桌用晚飯。愛酒特夫人一見了我，喜歡得直跳了起來，你們猜想得到的，她自是拿起她的全身氣力來抱吻她的小東西。然而可憐的母親却帶着不自然的神情；她說得很少——她那溫和的聲音常是細而且顫的，眼睛只看盤子裏。一看到她那改小而純黑的衣服總是很難過的。

我舅父舅母的招待很冷淡。舅母拿起一種駭人的神情問我吃過晚飯不曾。我急忙回說吃過了……舅母方呻吟了一下，她很爲她的晚餐耽了一會心。美呀，晚餐！又是豌豆屑，又是鱈魚。

巴底士特舅父問我是不是在假期中……我回說已是離開了大學，特爲要到巴黎

去會合我哥哥傑克，他已給我找了一個好位置。我之所以要捏造這種謊話，只爲要寬那可憐的愛酒特夫人的心，使她對於我的前途放心，並使我舅父眼睛裏看我是一個正經人。

一旦聽見了小東西有了一個好位置，巴底士特舅母便張開了大眼睛。

她道：「達利，應該來接你母親到巴黎去……這可憐的親愛婦人她不願意離遠了她的孩子們；並且，你要曉得！這是我們的累贅，你舅父却不能常做一頭家庭間產奶的牛。」

巴底士特舅父，含着滿口的飲食道：「果然的，我是一頭產奶的牛……」這句「產奶牛」的表示使他很滿意，他又很慎重的念了好幾次……

因爲都是老年人，這晚餐用得很長久。我母親吃得很少，只給我說了幾句話，偷偷的看了我幾眼；我舅母把她監督着在。

她向她丈夫道：「瞧你的妹子！一旦見了達利快活得連胃口都弱了。昨天她會

取了兩次麵包，今天只取了一次。」

哈！親愛的愛洒特夫人！我是怎樣打算就在這夜裏把你搬了去的，我是怎樣打算把你從這頭殘忍的「產奶牛」和他老婆手中奪出來的；但是，唉！我如其輕率從事的做了，却拿甚麼做我的路費，並且我也清楚傑克的房間住我三個人却不很大。我能不能給你談幾句，逍遙遙遙的抱吻你一番，但是不能呀！人家一分鐘也不讓給我們……起程的時候到了，我們仍一點不能多說。

當其小東西從巴底士特舅父家出來時，心裏是如此的悲忿，獨自一人，在那直往火車站的大街暗影中走着之際，便莊嚴的自誓了兩三次，從此以後，行事須得像一個丈夫，除了想着重興家業，更無別的了。

（第一部完）

第

二

部

此
页
空
白

一
我的樹膠鞋

我將來即使活到我舅父巴底士特那麼大的年紀，此人此時應該老得和中非洲的木棉樹一樣的了，我也斷斷忘記不了我第一次坐三等車到巴黎的旅行。

這是二月末尾的幾天；天氣還很冷。車外面，一片灰色的天，又是風，又是霰，邱陵是光禿禿的，草地是淹着水的，死去的葡萄藤長長的排列着；車裏面哩，許多泥醉的水兵唱着歌，肥胖的鄉下人張口躺着同死魚一樣，矮小的老太婆們帶着她們的籃子，還有小孩子們，跳蚤，以及乳娘們，差不多這車箱中一般窮人們的行李，都帶有烟斗的氣味，燒酒的氣味，大蒜臘腸的氣味，發霉的乾草氣味。我相信目前還是如此的。

起身時，我據坐在一角上，傍着窗子以便看外面的天色；但從我們家鄉出發二

公里多路，就有一位軍營的看護生來把我位子占去了，他藉故說是要和他老婆對面坐，小東西又怯生生的不敢和他爭論，所以在二百里中俱被罰坐在這位全身藥氣的粗魯惡人，和一位賞北納斯的鼓手中間，這鼓手整個時間俱在他肩頭上發着鼾聲。

這旅行直捱了兩天。我兩天都坐在那位子上，夾在兩個劊子手當中動也不會一動，堅挺着頭，緊閉着口。我既沒有錢，又沒有行糧，沿途不會吃一點東西。兩天不吃東西，真久呀！——我身上雖還剩有值四十個蘇的一枚錢；（譯者註：四十蘇合二佛郎）但我却奇貨似的將他保存着，以備到了巴黎，一旦在車站上尋不着朋友傑克時之用，縱然餓極了，我還有不去摸它的勇氣。頂氣人的是車廂中，大家在我身邊吃得都很多。我腿邊放了一個很重的大籃子，我那位當看護生的隣居隨時都從中間取出許多異樣的燒臘，同他老婆分着吃。尤以在第二天內，這位帶籃子的隣居太使我難堪了。然而在這可怕的旅行中令我 最苦惱的，尙不是餓。我從撒爾郎德走

時，沒有皮鞋，腳上只穿了一雙很薄的樹膠鞋，這個是夜間穿來巡查寢室用的。很講究的，這雙樹膠鞋；但是蹣着冬天，在三等車上……上帝！我好冷啊！真可以一哭了。到夜間，衆人睡後，我才不斷的把一雙腳握在手上，勉強着使它們暖和一點。

第二天夜間，當早晨三點鐘時，我突然被鬧醒了。火車剛要停車：全車俱震驚起來。

我急忙對着窗門走去。外面並無屋宇。除却一片荒涼的田野，幾處瓦斯火管，以及隨處幾堆煤炭外，甚麼都沒有；繼而遠遠的那一方，現出了一大團紅光，同一種海潮聲似的輪轉響聲來。一個男子，便提着一箋小提燈，挨着各車箱的門走來，一路叫道：「巴黎！巴黎！你們的車票！」這時，由不得我，已被一種可怕的潮流將我頭一個湧了進去。這就是巴黎。

五分鐘後，我們便進了車站。傑克自一小時以來已在那里。我老遠的就望見了

他，因為他那長而微曲的身材，以及他在鐵欄後面正用着他的粗大的手臂動搖着招呼我的原故。只一跳我就到了他的跟前。

「傑克！哥哥！……」

「哈！親愛的孩子！……」

因為我們手臂的用力，彷彿我們兩人的靈魂也擁抱到一塊了。不幸車站中不會為這種擁抱有特別的設備。只有行李室，偏沒有表情室，偏沒有靈魂室。大家把我們推來攘去，或從我們身上跨過。傑克便低低的向我道：「我們走罷，明天，我再來取你的行李。」便手臂挽着手臂，輕輕快快如像我們的腰包似的，我們遂取路向拉丁區來。

我記得走過一道木橋，這是架在一條深黑的河上的，又走過一道大而荒涼的河岸，又走過一個大花園。我們曾在花園跟前停留了一會。穿過那用以為界限的鐵欄杆，模模糊糊看見了許多小屋子，許多草坪，許多水潭，許多披着薄霜的樹子。

傑克向我道：「這就是植物園，裏面有許多極可寶貴的白熊，獅子，蟒蛇，河馬等。……」

我緊緊挨着我哥哥，放眼穿過這鐵欄杆，因我是夜間到的，只把那不熟悉的巴黎的恐怖，和這祕密花園的恐怖，混攪在一種同樣的情感中，好像我一到碼頭便落腳在一個大而黑暗的窟穴裏，其間全是些野獸，都要來蹴踏我似的。幸而我不是獨自一人：有傑克做我的保障……哈！傑克！傑克！爲什麼我不能永遠依傍着你呢？我們又走了好一會，好一會，在許多無窮盡的黑暗街道中；忽然，傑克便站在一小空場上，那里有一所教堂。

他向我道：「我們到了聖日耳曼得蒲萊了。我們的房間就在那上面。」

「怎麼！傑克！……在鐘樓中嗎？……」

「可以說是鐘樓中……曉得時候倒很爲方便的。」

傑克說得太過火了一點。他住的，是在教堂側近屋內，五層或六層樓頂的一間

小房子，窗子打開，便對着聖日耳曼的鐘樓，正看得見鐘面的上部罷了。

一進門，我就迸出一種快樂的呼聲道：「火！好幸福啦！」立刻我便對着火爐跑去，把脚伸在火焰跟前，險些把樹膠也烘化了。傑克才看見我奇怪的鞋子。這事好令他失笑。

他對我道：「我親愛的，有多少名人，他們都是穿着木頭鞋到巴黎的，並以此誇耀。你如今也能夠說是穿着樹膠鞋子來的：這更可自矜了。此刻，且換了拖鞋來吃肉餅罷。」

說到這里，好傑克便推了一張小桌子到火跟前來，桌上已經陳列整齊，放在屋角上等候着哩。

二 從聖里紫野司鐸處來的

上帝！這夜在傑克的房裏大家是多麼的舒服呀！那從火爐中射到桌布上的返光是多麼雪亮而快樂呀！那封藏的陳酒彷彿透出了紫羅蘭的香味！那肉餅上面黃金色的油光是多麼體面呀！傑克便在桌子的那方，和我正對着，只是斟酒給我喝；而且，我每回舉起眼來，總看見他那溫柔的眼光同一位母親的眼光一樣，甜蜜蜜的對我笑着。我哩，在這里何等的高興，實在有點要發狂似的。我只是說話，只是說話。

傑克把我的盤子都盛滿了，對我道：「噢呀！」但我並不喫，仍然只是說話。

因為要使我不說，於是他便大說起來，向我談得很長，不息一口氣，把他一年多以來我們未曾會面的事都說了。

他道：「當你走後——這些都是頂愁苦的事，他說起來仍然帶着他那種樂天的美笑，——當你走後，家裏便十分的悽然了。父親不能再工作；只是在店裏過他的光陰，咒罵革命黨，並且叫我做驢子，甚麼事全都廢弛了。惟有每日早上的索債券，每兩天法庭傳達吏的降臨是不斷的！往往門鈴一響，就令我們心跳。哈！你走得倒

恰在好的時候。

「在這種可怕生活的一個月末了，父親就到布來打尼葡萄酒公司任事去了，愛酒特夫人也到巴底士特舅父家去了。兩個人都是我送走。你想我可傾了多少的眼淚……他們走後，所有我們那些可憐的傢伙俱賣了，是的，我親愛的，就在我們門前街中，我眼看着賣的；多麼苦惱呀！一個人看見他的家產一件一件如此的走了去。簡直令人揣想不到，凡我們家那些木的布的東西，實不知分了多少處。

「在我們的傢具中，我只留下了一把椅子，一床墊褥，一柄掃帚；這掃帚於我很爲得用，即刻你便曉得。我便把這幾件財產放在郎德爾倫街我們房子的一角上，因爲房錢還有兩個月才滿期，我獨自一人便占了這所又沒有帷幕，又冷，又赤裸裸的一大堆房子。哈！朋友，多麼淒涼呀！每夜我從學生意處回來，便是一種新愁，孤身一人在這四壁中很是驚恐。我只好從這間房內走到那間房內，把門用力關上，故意弄出些聲音。

「不幸已極，巴巴羅特又發生了。這些可怕的小虫，我們當初才到里昂時，曾費過多少辛苦去收拾它們，自然是曉得你們都走了，便試探着來一個新的侵略，比頭一次還爲駭人。起初我尙勉強去掃除它。我夜間的光陰便在廚房裏過了，一手拿着蠟燭，一手拿着掃帚，我攻打起來直同獅子一樣，不過總是眼淚婆娑的。不幸只我一個人，就百倍我的勇力，也不能如亞奴的時候。末了，巴巴羅特來得更多。我確信所有里昂的巴巴羅特都結成了大羣來把我們的房子圍困了。廚房裏全是黑的，我迫不得已只好讓給它們。有時，我只帶着驚懼從鎖孔中把它們看一看。足有幾千萬之多……你或者以爲那般醜類便住在那里了！哈！是極是極！你却不明白這些北方種。那侵略是全面的。從廚房裏起，雖然門是上了鎖，它們竟穿到了飯廳，我的床就安在那兒的。我便將床移到店裏，後來又移到客堂裏。你笑呀！我倒願意你來看看。

「一間一間的，這遭殃的巴巴羅特直把我趕到我們原住的那間小屋子裏，就是

在走廊深處的。在那兒，起初它們讓我兩三天；後來有一早晨，一醒了，就見有百十個都靜靜的沿着我的掃帚爬上來，別有一股整整齊齊的對着我的床在急走……迫到最後階段，既奪去了我的武器，我就只好逃了。這便是我的末路。我把椅子，墊褥，掃帚都讓給了巴巴羅特，遂出了郎德爾倫街這所恐怖的房子，不更回來了。

『我尚在里昂過了幾月，可是太長，太慘淡，太可哭。在我學生意處，大家只喚我做聖馬德乃倫。（譯者註：馬德乃倫是古時猶太蕩婦，遇耶穌感化，遂於七月二十二日改過自新，今文學家凡言悔過婦女，皆名之爲聖馬德乃倫。此處含有輕侮之意。）我沒一個地方可走。也沒有一個朋友。惟一使我消遣的便是你的一些信……哈！我的達利，你那敘事的文筆多麼美麗呀！我決信你很可到報館裏去作文章，只要你願意。這就不比我了。你想想我竭了全力去給人家寫口述，差不多變得和縫衣機器一樣的靈敏了。如今再來談我的事罷。

『你屢次信中都叫我把家業重建起來，虧得有你的那種說法，我才像你一樣，

對於這種偉大的思想，發了熱了。不幸啊，我在里昂所謀的事，却只能滿足我的生活。因而我方起了動身到巴黎來的意思。好像一到了巴黎方可以為家庭之助，也才尋得到那等必需的材料來應我們大工程的需用。我旅行是決定了，只是我極其謹慎。我不願跌在巴黎街上，和沒有毛的鸚鵡一樣。天地間的美事，是向着你的，我的達利：有許多佳運都是為體面孩子而設；我只是一個善哭的人。

「我便去向我的朋友聖西紫野的司鐸求了幾封薦書。在聖日耳曼近郊這是一個極有信用的人。他給了我兩封信：一封是寫給一位男爵的，一封是寫給一位公爵的。我便打扮起來，如你此刻所見的一樣。從那天我就去尋着一位裁縫，他見我很和氣，便答應贈一件黑衣服以及一切附屬品，半臂；褲子等類給我。我把薦書放在衣服裏，衣服放在包單裏，於是就動身了，帶了三個魯意在衣袋裏：算是旅費去了三十五佛郎，到此地剩二十五佛郎。

「我到巴黎的第二天，早間七點鐘，便上了街，穿着黑衣服帶着黃手套。這可

以做你的前車之鑑，小達利，凡我在這里鬧的一些很大的笑話。早晨的七點鐘，在巴黎，所有那些穿黑衣服的人都在睡覺哩，也是他們應該睡的時候。我却不知道；
 會很自得的在大街上散我的步，把我嶄新的薄底鞋弄得一片響。我以為如此其卑的出來，必有運氣去碰見財神的。又是一番錯誤：不知巴黎的財神，原是不起早的。

「我第一便到男爵家，在里爾街，其次到公爵家，在聖威廉街。兩處，我只碰着那般用人正在洗院子擦門鈴。當我向這般用人說，我是從聖里紫野司鐸處來，有話給他的主人說時，他們却只在鼻孔裏笑幾聲，並把桶裏的水潑到我腿上來……有甚麼辦法呢，我的親愛的？本是我的錯處，照例：這時候到這樣人家去的只有修腳匠人。所以我特別提出來告訴你。

「我是極知道你的，你麼，我敢肯定若你處在我的地位上，你絕不敢再轉到這兩處，並且厚起臉皮去受那般惡奴的譏笑眼光的了。好呀！我哩，却在同日午後，

又光明正大走了去，也和早晨一樣，去請那般用人引去會他們的主人，仍舊是從聖里紫野司鐸處來的。我因而便得着許多勇氣：因我登時便被引導去。兩位貴人都會着了。我覺得兩個人的招待很是不同。這位里爾街的男爵招待我很爲冷酷。他又長又瘦的面孔，莊嚴得如在甚麼大典禮中一樣，很令我生畏，所以我並未向他說上四句話。他哩，也向我說得極少。他看了聖里紫野司鐸的信後，便拿去放到衣袋裏，叫我把地址留給他，遂拿起一種冷酷無情的樣子把我送走，一路向我說：「爲您留心好了；再來却可以不必。若我尋得了事情，當寫信告訴您。」

「這個鬼人呀！我從他家裏出來時，直僵到了骨髓。幸而有聖威廉街那人的招待，方把我的心重煖起來。我覺得那公爵確是一個最爲快樂，最爲活潑，最愛挺着身子，最爲世界上顏色和藹的一人，他多麼喜歡他親愛的聖里紫野司鐸！所以凡是從那地方來的。在聖威廉街都很受歡迎！哈！這位善人！這位正直的公爵！立刻我們就成了朋友了。他奉了我一撮帶橘香的烟草，又把我耳邊提一提，又在我臉頰上

拍一拍，並且說得很好：「您的事我擔任了。稍等一等，我總得使您有一個合宜的位置。從今天起，若您高興儘可常常來會我。」

「我走時真快活極了。兩天都未再去，這爲的是謹慎起見。但第三天上，我便闖入了聖威廉街的公館。一個穿得金碧輝煌，又粗又大的人來問我的名字。我用着一種得意的神情向他說：「只去說是從聖里紫野司鐸處來的。」

「他過了一會轉來說：「公爵先生很忙。他請先生原諒，並且極願改日再會。」

「你想我原不原諒他哩，這可憐的公爵！」

「第二天，同樣的時間我又來了。昨天那位穿得金碧輝煌又粗又大的人，彎弓似的早就站在階石上了。很遠的見了我，便嚴肅的向我說：「公爵先生出去了。」

「我說：「哈！很好呀！我再來罷。請您告訴他，這個人是從聖里紫野司鐸處來的。」

「第二天，我又來了；接連幾天都如此，但常常都不成功。這一次公爵洗澡去了，那一次公爵做彌撒去了，這一天打網球去了，那一天正在會客；會客啊！這倒是一種宣告。罷了！我哩，不是客！」

「到後來，我覺得這是極可笑的用着這種固定的：「從聖里紫野司鐸處來的」，我簡直不敢說是從那里來的了。但站在階石上的那個大而且綠的鸚鵡却絕不住口的叫着，並用着他那沉靜的濁聲說：「先生自然是那位從聖里紫野司鐸處來的了。」

「這一來，直使那般在院子中翱翔的綠鸚鵡們都笑了起來。一羣光棍！若是我能夠，直想敲他們幾棒，正正是從我那里來，並不是從聖里紫野司鐸處來的！」

「我在巴黎大概有十天了，直至一晚上，也是往聖威廉街奉訪不遇垂頭回來時——我敢發誓說人家正要把我摒諸門外的時候——在我的收信箱裏得着了一封小信。你猜是誰寄來的？……男爵的一封信，我親愛的，就是里爾街的男爵，沒多久，他已

把我舉薦給他朋友哈格威爾侯爵。求了一個書記位置……你想，多麼快活呀！而且是個甚麼樣的教訓！這個枯瘠冷酷的人，我對於他原沒有甚麼希望的，恰恰是他幫助了我，那位招待得那麼好的，八天以來只是令我在他的階前鵠候，陳情，而聖里紫野司鐸，僅受了些那般金碧鸚鵡的狂笑……這樣的生活，我親愛的，凡人一到巴黎很快便都會嘗到。

「一分鐘不耽擱，我便跑到哈格威爾侯爵家去了。我覺得他是一位活潑的、枯瘦的、富於神經質的、舒適而且快樂的矮小老人，如同一個蜜蜂似的。你看何等體面的標本。一顆貴族的頭，細膩而青白，挺直的頭髮，彷彿魚的脊翅，只有一隻眼睛，那一隻老早就死於劍下。但這剩下的一隻卻非常光明，非常活動，非常能說話，非常能問人，簡直不能說他是個獨眼侯爵。換一句話，說他兩隻眼睛併存在一隻中間好了。」

「當我一走到這位奇怪矮小的老人跟前，我方開始向他說了幾句通常的應酬話

；他便直截了當的止住我說：「不要說這些話，我不歡喜這些的。來談事情好了。我會動手在寫我的憶舊錄。實不幸動手得遲了一點，因此我再不能耽擱一點時間，我已太老了。我算來縱將我全部光陰用入，還得需三年工夫才能完成我的著作。我已七十歲了，我的兩腿已經不行；而頭腦還未動搖。我還能夠支持三年，將我的憶舊錄好好的完成。我不能損失一分鐘；這便是我那一位書記所不了然的。這糊塗蟲，——其實是個頂聰明孩子，老實說，我是很喜歡他的——腦筋裏却想着愛情去了，想着結婚去了。直到今天，並沒有過錯。但是不終局，今天早晨，我這位小丑向我請兩天假去行婚禮。哈！太好了！兩天的假期！一分鐘都沒有。」只是，侯爵先生……「沒有甚麼」——祇是，侯爵先生……「若您定要耽擱兩天，便請簡直走了罷。」——我就走，侯爵先生。」——一路平安！——於是我的光棍便走了……這才臨到了您，我親愛的孩子，我答應您替代他。職務便是這樣的：書記早晨八點到我家來；自用他的早點。我口述到中午。中午，書記一個人用午餐，因我是不用午餐的。

書記須在極短的時間裏把午餐用完，又從事工作。若找出門時，書記須陪伴着我；備着他的鉛筆紙張。我仍舊口述：或是在遊散時的車上，或是拜客，隨便何處！晚間，書記便同我一起用晚餐。晚餐後，我們來把日間記述的校對一過。我八點鐘睡覺。於是書記便一直空閒到第二天。每月我出一百佛郎及每天一頓晚餐。這雖不算秘魯；（譯者註：秘魯是美洲一個國的名字，因為出產金銀，法人遂把他的名字用在語言裏，意謂「好運氣」或「巨產」，此處可作「佳事」解。）但三年中，憶舊錄完結後，將有一份獎品，一份值錢的獎品，這是哈格威爾的老實話！我所要求的，就是人要謹慎，人不結婚，我口述時，曉得怎樣敏捷的寫下來。您可知道寫口述？」

「我非常想笑的回他說：「哦！寫得十全十美的，侯爵先生。」

「好不可笑，真正的，這命運上的冤孽竟要使我終身寫口述了！……」

「侯爵又說：「那便好了，來，您坐在那里，這是紙，這是筆和墨水。我們立

刻就來工作。我接着第二十四章說：『我和威乃爾先生的爭執。』寫……」

「他便這樣使我在這蟬子似的一種小聲之下來筆述，並且從這句的末尾一跳就到別一句的上面去了。」

「就這樣，我的達利，我便進了這古怪人的家裏，畢竟也是一位名人。一直到現在，我們彼此俱很相得的；昨夜聽見你要來，他甘願叫我送了這一瓶陳酒給你。每天晚餐我們都要喝一瓶的，這即是對你說明我們喫得很好的意思。早間，照例，我獨自用我的早點；若你看見我吃兩個蘇的意大利奶餅，而在一張印花桌布上的一面御審細磁盤內時，你定要失笑的。這是那老好先生幹的，非爲慳吝，不過要節省。他那老廚子比羅瓦先生替我預備早點之勞罷了……總之，這生活我過得並不失意。侯爵的憶舊錄很給了我一些教訓，於德加惹先生和威乃爾先生身上，我學得一大堆事情，有一天總能使我得用的。到晚間八點鐘便空閒了。我遂在一間讀書室裏讀些日報，或去親候我們的朋友比野羅特……你還記得起朋友比野羅特麼？你一定知道

的！色維倫的比野羅特，媽媽的奶兄弟。但現在的比野羅特已不是從前的比野羅特：是一個加倍肥胖的比野羅特先生了。他有一個體面磁器店在鮭魚道上；因為他多麼的喜歡愛酒特夫人，所以我每每去了都覺得要受他大開其門的歡迎。當其在冬天的晚會，這倒是個消遣所在……但現在你在此地，我便無需晚會了……你也無需的，是不是，小兄弟？哦！達利，我的達利，我何等的滿意呀。我們真有幸福啊！……」

三 我的傑克母親

傑克把他的前事說完，現又輪到我了。我向我哥哥敘說起來好不有興致。即是小東西在撒爾郎德公學的生活；醜惡暴戾的孩子們，為難的事情，歎氣的事情，受屈的事情，常常發怒的尾約先生的鑰匙，我所悶閉過的那間屋頂下的小房，那般負

義的人，那些墮落的夜間；以及一切——因為傑克是極善良的人，因此可以把甚麼都告訴他，——在巴爾北特咖啡店的放蕩行爲，茴香酒和一般什長們，各種的債務，自己的暴棄，至到自殺和日耳馬倫教士可怕的預言：『你將終身是個小孩子！』

傑克把兩肘撐在桌上，把頭抱在手中，一直把我的話聽完並不間斷……有時我只看見他打着戰，只聽見他說道：『可憐的小人兒！可憐的小人兒！』

當我說完時，他便立起身來，握着我的手，拿起一種溫柔的聲音顫動着說道：『日耳馬倫教士是對的，你瞧！達利，你簡直是一個孩子，一個不能獨自去生活的孩子，你躲到我身邊來是再好不過的。從今天起，你不僅是我的兄弟，並且是我的兒子，既然我們的母親在遠處，我就來承了這個缺罷。你願意這件事麼？說呀，達利！你願意我做你的傑克母親麼？我斷不厭煩你的，你瞧着。我所求於你的，只是讓我常常傍你走，並且持着你的手。這麼樣，你方可以安靜，也能面對着生活，同一個丈夫一樣：生活也才不會把你吃了。』

爲了來回答，我便跳去抱着他頸項道：「哦，我的傑克母親，你是多麼慈祥啊！」於是我哭了起來，滾熱的眼淚竟止不住了，完全和在里昂的傑克一樣。今日的傑克却不再哭；如他自己說，蓄水池已乾了。縱然要哭，也哭不出來了。

此刻，七點鐘響了。玻璃窗上已放了光。一種淡白色的晨熹一閃一閃的進了房間。

傑克道：「天明了，達利，是睡覺的時候。趕快去睡……你正需要得緊。」

「你呢，傑克？」

「啊！我麼，我並沒有兩天的火車勞頓在我腰背間……況且到侯爵家去之前，尚應該帶幾本書去還給圖書室，我沒有時間來耽擱……你已曉得哈格威爾是不喜歡的……我晚間八點鐘回來……你好生休息之後，可以出去走走。我尤其是要囑咐你的……」

說到這里，我傑克母親遂開始給了我一大堆重要的囑咐，特爲一個初到如我這

樣的人而設；只不幸，他正說時，我躺在床上，雖不會睡着，但已沒有那清明的思想了。疲勞，肉餅，眼淚……大半我已假寐着了……糊糊塗塗的聽見一個人在向我說一個飯館便在左近，錢在我的半臂裏，過幾道橋，跟着大街走，請教警察，聖日耳曼德蒲萊的鐘樓便是擺得最好的目標。在半眠中，尤以聖日耳曼鐘樓給我的印象最大。我就看見兩個，五個，十個聖日耳曼的鐘樓繞床排列着彷彿許多指路石牌似的。在這些鐘樓中間，一個人便在那影子裏走來走去，撥了一撥爐內的火，把交叉的窗帷放下，又走近我的身傍，把一件外套蓋在我腳上，親了我一下額角，方於房門的響聲之後輕輕的走遠了……

我睡了幾點鐘，要不是是一片鐘聲猛的警醒了我，相信必會睡到我傑克母親回來時。這直是撒爾郎德的鐘，那駭人的鉄鐘直和從前一樣的：『丁！冬！你們起來！丁！冬！你們穿衣！』我一跳就到了房中間，張開口好像在學校寢室中似的正要叫道：『起來！先生們！』及至我自己覺得是在傑克房裏，不禁狂笑起來，便在房裏

狂跳了一會。這個被我認爲是撒爾郎德鐘聲的，原來是左近一家工場內的鐘聲，他響得乾枯而粗暴恰和那邊的一樣。不過學校的鐘還更帶有一些惡意，還更帶有一些鐵聲。幸而他已遠在二百公里以外；任它怎樣的響，我不會冒險再去聽它了。

我走到窗子跟前，將它打開來。差不多我還疑心要看見下面那幾個栽有含愁樹木的大院子，和那循牆而走的帶鑰匙的人……

剛打開窗子，到處的午鐘都敲動了。那座聖日耳曼的大鐘塔上正敲動它第一次十二下的午禱鐘，幾乎下下都打到我的耳裏。那種沉重宏大的音節便三下三上的，從那大開的窗口上落入傑克的房間，一落入就粉碎了猶之一些洋鹹泡似的，弄得滿房間都是聲音。聖日爾曼的午禱鐘響後，通巴黎的午禱鐘都放出各種的聲音回應起來……樓下面，便是那巴黎的市聲，看不見的……我停在那兒有好一會，去瀏覽那些在日影當中，由高閣圓頂上，由鐘樓尖頂，以及由塔頂上放出的回光；跟着猛可的一片鬧聲直湧到我的耳裏，它這一來，便使我不知不覺的想跑了去，想把我滾到

這些聲音，這些人羣，這些生活，這些情感中間去，於是我便醉迷似的自言自語道：「走，我們看巴黎去！」

四 預算案的籌商

這一天，必不止一個巴黎人，他們晚間回家用餐時，一定要說：「好奇怪的一個小鄉下佬，我今天碰見的！」事實是他的頭髮太長，他的褲子太短，他那樹膠鞋子，他那藍色襪子，一身外省人的裝束，以及那種躬逢大典的奇怪舉動，在他五短身材上，於是小東西遂成了個十分可笑的东西。

恰恰這一天又是冬季末尾的一天，一個溫暖光明的天氣，這種天氣在巴黎，常常比新春時節還更佳的春日。許多人都出來了。稍稍為街道上這種熙來攘去弄得有點茫然了，我只是怯生生的向前走去，並且沿着牆邊走。人家碰着我時，我便緋紅

了臉，說聲：『得罪呀！』因之，凡在大商店門前，我便不停脚，而且，爲了避人，便連路也不問了。走完一條街，又走一條街，總是一直的走去。大家都在看我。這倒很使我不自然。有許多人含着笑從我身旁走過時，總要回頭來看看我；有一次，我曾聽見一個女人向別一個女人道：『看這個人。』這一來真使我不知所措……尤其使我爲難的，便是那治安警察的偵察的眼睛。覺得街上隨處都是這種冷靜的鬼眼準對着我；而且，我走過時總覺它遠遠的跟着我在，好不使我背上發燒。其實，只是我太不甯靜的原故。

我如此走有一點鐘，直走到一條種有細長樹木的大街上。那裏有極多的聲音，極多的人，極多的車，我便止了步差不多驚懼起來。

我自己尋思道：『向哪里走呢？怎樣回家呢？我若去請問聖日耳曼德蒲萊的鐘樓，人家一定要譏笑我的。我倒酷像復活節才由羅馬回來的一口迷路的鐘了。』（譯者註：復活節教堂內不鳴鐘，以表示其不言語的樣子。）

於是，就決定費點時間來探討我的去向，便站在一般戲園的廣告跟前，做出那種特爲來尋取夜間戲目時的一個匆忙之人的樣子。不幸這些廣告，固然十分有趣，但對於聖日耳曼的鐘樓却給不出一點指導來，若非我傑克母親忽的從我身旁現出來時，我險些留在那里直會到最後審判的喇叭響了。他也和我一樣的驚了一跳。（譯者註：最後審判一句的意思，即指天地末日來到而言。）

『怎麼！是你，達利！你在這裏做甚麼，好達利？』

我故意用一種不在乎的樣子回說道：『你瞧！我正在散步哩。』

這個好孩子傑克，讚歎似的把我看着道：『這已經是巴黎人了，真的啊！』

其實，我一得了他，好不高興，便用着一種兒童的快樂去挽他手臂，如像剛到里昂，老愛洒特先生到船上來尋找我們的時候。

傑克向我道：『我們碰着了甚麼好運氣了！侯爵恰恰失了音，幸而不能拿手式來替代口述，所以他才放了我的假一直到明天……我們趁此去大大的散一回步……』

說到此間，他便牽着我；我們遂在巴黎遊了起來，彼此緊緊的相傍着，很驕矜的走了去。

現在有我哥哥在身邊，那街道也駭不着我了。我剛剛昂起頭來，拿起一種輕騎號兵大搖大擺的姿式，可是撞着頭一個人，那人便笑了起來了！但也有一點使我不安的。因為傑克走着時，却屢屢用着一種可憐的神情，一連瞅了我幾眼。我又不敢問他爲的甚麼。

好一會，他方對我道：『你曉得你的樹膠鞋子是很雅緻的麼？』

『可是嗎，傑克？』

『果然的，我說老實話呀！很雅緻……』跟着他又含着笑道：『倒也一樣，等我有錢時，給你買一雙好鞋子穿在裏面。』

可憐的親愛傑克啊！他說這話並沒有不好的意思；却不應該使我這樣狼狽。這

一下，我羞愧極了。在這陽光灼然的大街上，覺得我這雙樹膠鞋委實的太可笑，縱然傑克把我鞋子誇得多麼可愛，我願意立刻就回去。

我們回去了。大家坐在火旁，快快活活的一齊吵着，如像屋簷上的麻雀似的，來過這一日中殘餘的光陰……剛到傍晚，便有人來叩我們的門。原來是侯爵的一個僕人拿着我箱子來了。

傑克對我道：「很好！我們就來檢察一下你的衣庫。」

罷了！我的衣庫麼！……

檢察開始了。且把那寒儉的清單寫出來，自然就看得出我們可憐的境況了。傑克跪在我箱子跟後把那些寶貝一件一件的取出，並依次的報道：「一本字典……一條領帶……又一本字典……噯！一隻煙斗……你抽煙呀！又一個煙斗……仁慈的天神啊！甚麼煙斗！……假若你也有這麼多的鞋子，不就好了……這本大書，是甚麼東西？……哦！……哦！……記過簿子……布瓜杭，抄詩五百句……蘇伯羅，抄詩

四百句……布瓜杭，抄詩五百句……布瓜杭……布瓜杭……啊呀！你對於布瓜杭的名字也太不留情了……也一樣的，假如是兩三打襯衣，倒於我們大有用處。』

於這種新發見的地方，我傑克母親便驚呼起來道：『豈有此理！達利……我看見甚麼了？詩！這是詩……你常常在做詩嗎……好隱祕呀！你的信上何以竟不說呢？你須曉得我並不是一個俗人……我也曾做過詩的，我也是的，那時候……你當然記得那一「宗教！宗教！十二唱詩！」的……琴歌先生，我們且來看一看你的詩罷！』

『啊！算了，傑克，請你不要看罷。那是值不得一覽之勞的。』

傑克笑道：『都是這樣的，凡詩人們。來！拿往那里，自己去念你的詩；不然我便來念了，你曉得我念得多麼醜。』

這威風逼住了我，我便開始念起來。

這些詩，都是我在撒爾耶德學校牧場栗陰下面正管理着學生時做的……好，或

者不好？我已不甚記得了；不過念起來倒很動聽！……請想啊！這些詩從未給一個人看過……只因「宗教！宗教！」的作者，却不是尋常批評家。他能笑我嗎？但我一念起來，那韻上的音樂已經使我酣醉了，於是我的音調更加悠揚起來。傑克坐在窗榻前，巖然不動的聽着我念。在他背後，天邊上橫臥一團鮮赤的大太陽，烘照着我們的玻璃窗。屋簷邊，一條瘦貓打了一個呵欠，伸頭把我們看着；深帶着一種法蘭西文學會員聽了一齣悲劇而皺眉的模樣……所有這些俱是我一瞬而得，並未間斷我的高吟。

真是意外的勝利呀！我剛剛念畢，傑克快活得離了他的位子，跳來抱着我頸項道：「哦！達利！何等的美呀！何等的美呀！」

我看着他有點不甚相信。

「真的嗎？傑克，你覺得？……」

「美極了，我親愛的，美極了！……我早就猜到你箱子裏定有許多財寶，你絲

毫不向我說的！豈不可信！……」

於是我傑克母親遂大脚步的在房裏走起來，又做着手勢，一個人自言自語了一會。猛的站在我面前，用着一種莊嚴面目向我說道：『更不必懷疑了！達利，你確乎是詩人，做一個詩人，並且，就在其間去討生活好了。』

「哦！傑克，這是極不容易的事……尤以起頭最難。很少獲得好處的。」

「罷喲！我可以供給兩個人，不必怕。」

「還有家業，傑克，這家業不是我們打算要重興起來的嗎？」

「家業，我擔任了。我覺得獨自一人還勉強重興得起。你只顧去成你的名，不想我們的父母是住在一個有名氣的新屋裏可多麼快活呀！」

我還試提了幾件難題；但傑克都一一解答了。應該說，我真難於堅持。因為弟兄的快樂遂使我應了命。但還有一點，於這一點上，傑克和我，我們便說不合了。

傑克願意我三十五歲時，就進入法蘭西的國家學會。我哩，却極力的拒絕。哼國家

學會！原是一個又老，又過了時的埃及的鬼金字塔。

傑克對我道：「進去是極合理的。在這般馬札蘭宮的老人身上，你去給他們灌一點青年的血液在血管裏……而且愛酒特夫人也高興的，想想啊！」

怎麼來回答這話呢？愛酒特夫人的名字便是一個不可抗辨的鐵證。應該吞聲忍氣的去披那件綠衣服。就向國家學會去了罷！假設我的同事過於討厭我，我便學墨立墨，再不去參與會議便了。（譯者註：墨立墨生於一八〇三年，死於一八七〇年，被舉為國家學會會員。最著名的著作為「哥龍巴」短篇小說一部及「沙爾勒第九編年史」。）

正當議論時，夜色來了，聖日耳曼的鐘樓上，又藹然鳴起鐘來，好像特為慶祝達利·愛酒特之入法蘭西國家學會似的。傑克母親便對我道：「走，吃晚飯去！」因為同行的是一位國家學會會員顯得很是矜貴了，他便把我引到聖白羅瓦街一家乳酪店來。

這是一個窮人小飯館，只在最深處爲熟客們設了一張大餐桌。我們便擠在一般又饑餓又褻褻的人羣中間，這般人都靜靜的刮着他們的盤子，在第一間廳子裏吃。傑克低聲告訴我道：『這般人差不多都是文人。』於是在我心上，禁不住對於這題目便發生了許多悲哀的感想；但我仍然好好的同傑克談着，恐怕把他的快活弄冷了。

這頓晚飯吃得極其快活。達利·愛洒特先生（法蘭西國家學會會員）好生有精神，胃口也還好。吃完，便急速回到鐘樓上；當國家學會會員先生跨坐在窗臺上抽着他的烟斗時，傑克哩，却坐在桌子前，專心專念的沉浸在一個數目字的中間，這數字顯得使他很不安的。他咬着他的指甲，又狂熱的搖着他椅子，屈着指頭算了一會，末後，忽如得了勝利似的，叫着站起來道：『好呀！……我得到了……』

『甚麼事，傑克？』

『成立我們的預算案，親愛的。我可以答應你這委實不是一樁小事情。你想！每月六十佛郎要生活兩個人啊！……』

「何以！六十？……我以為你在侯爵家掙的是一百佛郎。」

「原是的呀！但那上面每月有四十佛郎要送給愛洒特夫人爲將來重興家業用的……所以只剩得六十佛郎了。我們的房錢要十五佛郎；你看見的，這並不算貴的……只是，我須得爲我另設一張床就夠了。」

「我自家來設罷，傑克。」

「不行不行。對於一位國家學會會員，這是不合宜的。且來看預算案……十五佛郎的房錢，五佛郎的炭——僅僅五佛郎，因爲每月俱是我自家到工場裏去買的；——剩下四十佛郎。除三十佛郎供給你的火食。你就在我們今晚去過的那家乳酪店去用餐，每頓沒有糖菓只需十五個蘇，（譯者註：十五個蘇是一佛郎的四分之三。）你已經看見並不很壞。於中除五個蘇做你的早餐，夠了嗎？」

「儘夠了。」

「我們還有十佛郎。除七佛郎來做洗衣費……可恨我沒有時間！不然我自家拿

到洗衣船上洗去了……剩下三佛郎我便這樣開銷：三十個蘇做我的早餐……你當然明白的！我每天在侯爵家有一頓很好的晚餐，所以一頓早餐便不必同你一樣的豐富。這剩下的三十個蘇就做零用，烟草，郵票以及別項意外的銷費。恰恰用完我們的六十佛郎……汰！你相信這計畫嗎？還有鞋子同衣服的大問題，但我知道我定會掙出來的……每晚從八點鐘起我便空閒了，就可到一些小商店去尋一個管賬的位置。朋友比野羅特必然很容易的替我找得到。」

「哈！傑克，你們很親密嗎，你同朋友比野羅特？……你常到那兒去嗎？」

「是的，常常去。晚間，人家還要頑音樂哩。」

「啊呀！比野羅特還是音樂家。」

「不！不是他；他的女兒。」

「他的女兒！……他有一個女兒嗎？……嚇！嚇！傑克……她體面嗎，比野羅特姑娘？」

「哦！你這一次問得太過了，我的小達利……改日，我告訴你。現在，時候已晚了；我們睡了罷。」

傑克因為要把那種為我的問題所引致的為難情形隱藏下，便謹謹慎慎去收拾床鋪，小心得和一個老姑娘似的。

這是只容一個人睡的鐵床，和我們在里昂郎德爾倫街同宿的床完全一樣。

「你可想得起，傑克，我們在郎德爾倫街的小床，我們正偷着讀小說時，愛酒特先生便在他床上，拿起他極粗的聲音叫喚我們：「趕快滅燈，不然我就起來了！」」

傑克想着這事，因又想及許多別的事……一樁一樁的想出來，聖日耳曼已打了中夜的鐘，我們還不想睡。

傑克決然向我道：「好了！……夜安！」

但五分鐘時，我又聽見在被單下隱笑。

「笑甚麼，傑克？……」

「我笑密古教士，你曉得的，就是那神道學校的密古教士……你可想起他？」

「豈有！……」

於是我們笑了又說，說了又笑……這一次却是我明白了，我道：「應該睡了。」

但過了一會我又動起手來道：「還有紅帽子，傑克，作坊裏的紅帽子……你記得起麼？……」

說到這里，重新又大笑起來，並且說來沒有了止境……

忽然一個拳頭在我旁邊，和另一房間的間壁上大敲了一下。一齊都駭着了。

傑克湊着我耳朵低低說道：「這是白鷓鴣……」

「白鷓鴣？……是甚麼東西？」

「許！……不要怎的高聲……白鷓鴣是我們的女隣居……她在抱怨我們妨害了

她的渴睡。」

「嚇，傑克！她這名字真太滑稽，我們的女隣居！……白鷓鴣！她年紀輕嗎？

……」

「你可自去評量，親愛的。總有一天，你們會在樓梯上碰頭的……不說了，我們趕快睡！……不然，白鷓鴣真要大發其氣了。」

至此，傑克把蠟燭吹滅，於是達利·愛洒特先生（法蘭西國家學會的）如他在十歲的時候，便靠着哥哥的肩睡着了。

五 白鷓鴣同第一層樓上的太太

在聖日耳曼德蒲萊的空場上，教堂旁邊，向左手正當屋頂的地方，有一垛小窗子，每次我看見它時，我的心便緊了。這就是我們老房間的窗子；今日，我打從那里經過時，就想像着從前的達利猶然在上面，坐在他對着玻璃窗的桌前，看見今日

站在街上又愁苦又駝背的達利，含着笑不勝其憐憫似的。

早晨我們和陽光同時起來。傑克立刻就忙着來收拾。取水，掃房間，整理我的桌子。我哩，簡直沒有插手的權力。假若我向他說：「傑克，要我幫助你麼？」

傑克必笑道：「你記不得了，達利。那第一層樓上的太太呢？」這兩句話是個很大的故典，一說到這個故典遂使我閉了口。

因為在我們兩個共同生活的頭幾天，我担任到院子中去取水。在白天別的時候，我或者不敢去！但是早間，全樓都還在睡覺，我的虛榮心便不怕提着水罐在樓梯上會碰見了人。我總是一醒時，剛把衣服穿起就下樓了。這時候，那院子定是空的。但有幾次都有一個馬夫，穿着紅色大袖衣裳在水管旁洗他的馬具。這是那第一層樓上太太的御者，是一個很秀氣的殖民地上的白種少年，在家裏操作不少的事。在這男子跟前就足以拘束我；當他在那兒時，我總是害羞，趕快打開水管取了不到半罐的水，就拿回樓上去了。但有一早晨，我好不有運氣把這討厭的馬夫避開了，我

輕輕快快的重上樓去，並且把罐子也盛滿了，剛剛走到第一層的上面，猛的就和一位正下樓梯的太太對了面。原來就是那位第一層樓上的太太……

她拖起一幅極精緻的裙子緩緩走着，又端莊又矜貴的，兩眼注在一本書上。只一瞥，我覺得她還體面，縱然臉色有點慘白；就中尤其令我留記下的，就是在她唇角上，有小小一點白傷痕。從她身旁過時，那太太便舉起眼來。我正背牆站着，手上拿着水罐，滿臉通紅，害羞極了。請想啊！是如何的驚人，簡直像一個挑水夫似的，頭髮也不會梳，一身的水漬，頸項也是光的，襯衫又半掩着的……可恥已極！我只想一頭鑽進牆裏去了罷……那太太却拿起一種寬仁厚德皇后似的模樣含着微笑，靚面的把我看了一會才走了……我上樓後，很是生氣。及至把這事對傑克說了，他反大大的譏笑我太愛好了；但是，第二天，他一句話不說拿了水罐便下樓去了。從那天起，每天早晨都是他下去；我哩，縱然心裏十分過不去，只好讓他做；我很害怕又碰見了那位第一層樓上的太太。

家事弄好了，傑克便到他侯爵家去，除了夜晚再也看不見他。白日我就獨自一人和那詩神或是我所謂的詩神依傍起來。從早到晚，那窗子都是大開着的在我桌子前頭，於是便在這工場上面，從早到晚，都在拈我的詩韻。時或有一個麻雀到我的水管中來飲水，總必拿起它厚臉的樣子來看我一會，末後便去告訴別的麻雀說我在做甚麼，並且我也聽得見它那小爪子在屋頂石板上的乾脆的響聲……還有聖日耳曼的鐘，在白天裏他們總要來拜候我幾次的。當它們來看我時，我很是歡喜。它們多是從窗口上忽的便進來了，把房間裏裝滿了樂聲。

詩神；麻雀，鐘聲窗外，我從未招待過別的客。誰來看我呢？沒有一個人認識我。在聖白羅瓦街的乳酪店裏我總是謹謹慎慎的在衆人中據一張小桌子；吃得很快，眼睛注着盤子；飯一吃完，偷偷的取了我的帽子，溜焉就回來了。從沒有一件消遣的事，從沒有散過一回步；乃至連盧格森堡花園的音樂也不曾去聽過。這種病態的羞怯自是得之於愛洒特夫人；不過以樹膠鞋及襪襖衣服的原故更加厲害，因為還

沒有別的鞋子來代替哩。街市最使我生畏，最使我害羞。差不多我竟不想走下我的鐘樓了。

傑克一來後，那房間的精神就爲之一變。它裏面裝滿了的快活，聲音，動作。於是唱也有，笑也有，又問問這一天的消息。傑克也問我：『你作了不少的工作嗎？你的詩更多了些嗎？』接着他便談一些他那古怪侯爵的特別新聞，又從他衣袋裏取出些晚餐桌上剩下的好喫的點心放在我旁邊，看我把它們放在我美麗的牙齒中間嚼着，以爲笑樂。一會，我便回身去做我的詩。傑克在房間裏踱上兩三回，以爲我很忙，便偵察着說道：『你且作工，我到那邊去消遣一會來。』『那邊』即是指往比野羅特家去的意思；若你們猜不出傑克爲甚麼屢屢到「那邊」去，那你們便不是聰明人。我哩，通通都明白了，從第一天來看見他在走之前，要對着鏡子梳理頭髮，並且要把領帶重新結過三四次；只因爲不使他爲難，所以我總裝做毫不疑心的樣子，只在心裏高興得暗笑，一面想着「一些事……」

傑克走了，又拈起韻來；在這時候，甚麼聲響都沒有了；麻雀，午禱鐘聲，所有我的朋友都睡了。完全同詩神依傍起來……九點鐘光景，我必聽見一個人走上樓梯——有一段木頭小梯接着那大梯——這便是白鷓鴣姑娘，我們的芳隣，回來了。從這時節起，我就不工作了。我的腦筋也便厚起臉的搬往芳隣家裏，並且不動了……她究竟是體面的女人嗎，這個祕密的白鷓鴣？……對於她的地方，我竟得不到一些兒指示……若是向傑克說起，他總是隱隱約約的道：『怎麼！……你還沒有碰見她嗎，我們了不起的芳隣？』可是他再不往下說了。我便想：『他不願意我認識她……這自然是拉丁區內一個小家碧玉了。』因而這思想便縈迴在我腦筋裏。我遂虛擬出一種又鮮明又年輕又活潑的模樣——一個小家碧玉，哈！就只白鷓鴣這個名字也使我耐咀嚼，這恰是一種愛情中的好綽號如同米色特或密密·潘松一樣的。總之，從一方面着想來，我這位芳隣必是一位極聰明極整齊的米色特，一位郎德爾地方的米色特，她每晚都在一定的時候回來，而且總是獨自一人。一連幾天，我因為要

明白這是一位甚麼人，一到她回來時，便把我耳朵貼在壁上……總是這樣，凡我聽見的：開始如像一個瓶子打開了又塞上的聲音有好幾回；接着，不久之間，便轟隆一聲！一個很重的身軀倒在樓板上；差不多立刻就生出一種很尖銳如同冰雹落地似的小聲音，又似一種病蟋蟀的吟聲，我不解那調子何以只放在第三個音符上，淒涼得直同在啼哭的一樣。和着這音符，又念有幾句言詞，但我分辨不出，只是這等不可解的拚音：——多羅果多低尼！多羅果多低尼！……它有時插在歌詞中，好像一種合歌，比別的聲音更要高些。這奇怪的音樂大概頑有一點鐘；到最末一句多羅果多低尼上，那聲音便戛然而止了；於是除了一種遲緩而重濁的呼吸外，別的便無所聞……所有這些都很使我不寧的。

有一早晨，我傑克母親取水回來，帶起一種又神祕又莊嚴的神情活潑潑的進了門，到我身畔低聲說道：『若你願意來看我們的女鄰居……許！……她正在家裏。』

只一跳我就到了門外樓唇邊……傑克果沒有騙我……白鷓鴣正在她房裏，房門

大開着的；我正可以望見她……哦！上帝！這果然是位芳隣，但甚麼芳隣呀！……請想想一間小小的樓頂屋完全是空的，只一床草薦放在地上，火爐臺上一隻燒酒瓶子，草薦上一個又大又神祕的鐵馬懸在牆上彷彿聖水瓶一樣。此刻，在這陋室中間，你們儘可以揣擬得出一個可怕的黑女人，一雙螺鈿似的大眼睛，一腦袋短頭髮，又密又蜷，同黑綿羊毛似的，除了一件褪了色的短袖衫和一條舊的紅毛袴外，下面便甚麼都沒有了……第一次現在我眼前的芳隣白鷓鴣，夢寐中的白鷓鴣，密密·潘松和白爾倫爾特的姊妹，原來是如此的麼……哦，虛渺的想像，可以爲你的殷鑑啦！……

傑克見我進來，便問道：『如何！如何！覺得她怎樣……』不會說完他的話，看着我那副失望的面目，遂大笑起來。我也只好學他那樣做，於是我們彼此對着盡力的大笑連話都不能說了。這時，從那半開的門上，一個黑女人的頭伸進房來，但幾乎一閃就不見，並向我們叫道：『白人譏笑黑人，不體面。』你們請想我們是如

何的大笑法……

及至我們的樂趣稍爲平靜一點後，傑克方告訴我那黑女人白鷓鴣原來就是服第一層樓上太太的；在她那房間裏，大家都在擬議她有魔術：那懸在草薦上的鐵馬便是證據，便是參禮過度的象徵。大家說，每晚她女主人一出去後，白鷓鴣便躲在她樓頂房間裏，把燒酒直喝到爛醉跌倒後方休，並且夜間有些時還唱她黑人的歌曲。這麼說來我方把那從我女隣居房裏傳來的一些神祕的聲音弄清楚了：卽是那種開瓶塞，倒在樓板上，以及第三音符上同樣的聲音等。至於多羅果多低尼，顯然是

一種像聲的文字，在喀卜的黑人中很是流行的，如像我們的「龍」，「郎」，「拉」一般；那般黑色的比野爾都縳遂因而將這些像聲字放入了他們的歌曲。（譯者註：都縳是法國有名的歌曲家及詩人，一八二一年生於里昂，死於一八七〇年，所作田家詩最有名，如詠牛詠松詠葡萄詠楊柳等。人皆尊之爲平民詩人中有根源的詩人

從這一天起，我還待說嗎？這位白鷓鴣芳隣再也分不了我的心。夜間她上樓時，我的心也跳不到那樣快了；也再不忙亂着把耳朵貼到壁子上去了。

就在這些時候，我傑克母親已尋着一個管賬的位置，每月有五十佛郎，在一個小小的鐵器商店裏，每晚從侯爵家出來時便去。這可憐的孩子把這好消息告訴我時，一半高興，一半又很生氣的。我立刻就向他說：「你又怎能再往那邊去呢？」他噙着滿眶的眼淚答應我道：「我尚有禮拜日哩。」從此，果如他說的，除了禮拜日便不往「那邊」去了，但禮拜日這一天却也足以償他的辛苦，倒一定的。

「那邊」何以如此引人，誰把我傑克母親的心牽住了？……我就知道了也不會生氣的。無如人家從來不說引我去的話，我哩，又極不屑去求人。況且還有幾件去的需要，難道就穿起我這樹膠鞋去嗎？……然而有一個禮拜日，正是到比野羅特家的時候，傑克稍形爲難似的對我道：「你可有陪我往那邊去的欲望，小達利？你一定可以使他們大大歡喜的。」

「可是，我親愛的，你說笑話了……」

「是的，我很知道的，……比野羅特的客堂中是安不下一個詩人的位子……那兒，他們直是一堆老兔兒的皮……」

「哈！不是爲這個，傑克；只因我衣服的原故……」

傑克道：「哦！果然……我倒不會想到這上面。」

於是他走了，彷彿很高興得了一個不能引我去的理由。

但剛剛走下樓梯，他又重上樓來，十分氣喘的對着我走來。

向我道：「達利，若你有了一雙鞋子和一件見得人的衣服，你能陪我往比野羅特家去麼！」

「何以不哩。」

「那就好了！來……我即刻去把你應有的東西買了，我們便往那邊去罷。」

我呆呆的，看看他。因爲要使我十分相信，他更道：「這是一個月的末尾，我

有了錢。」我是時只是存着那種得了鮮明服飾的快活思想，便未去留心傑克的情緒，也不注意他說話時的那種奇怪聲音。這都是我後來才想起的。這時我只跳去抱着他的頸項。於是我們便起身往比野羅特家去，打從王宮街過時，我就在一家舊衣店裏把我的新衣服穿了起來。

六 比野羅特的本傳

當比野羅特二十歲時，若果有人預言他將來有一天竟會承繼拉魯埃特先生做一個磁器商，他的賬簿上竟會有三十萬佛郎的財產，和在鮭魚街上一家輝煌的商店，大家必然要大為驚詫的。

因為比野羅特二十歲時，猶未走出他的村子，穿一雙色維倫的松木鞋，不懂得一個法國字，幫人家養蠶每年只掙一百個埃舉，（譯者註：埃舉是法國古幣名，一

埃舉值三立勿；立勿即現行佛郎。）畢竟是一個強健的傢伙，畢竟是一個阿維捏式的好跳舞者，愛歡樂，愛唱歌，老是一種誠懇的態度，並且也從未在酒店裏犯過錯。也如在他那年齡上的少年們一樣，比野羅特也有了一個情人，禮拜日他總在祈禱的出口處等候她，引她到桑樹下去做加烏特跳舞。比野羅特的情人叫做羅伯爾特，是個正直的羅伯爾特。也是一個十八歲體面的繅絲娘，和他一樣的孤兒，和他一樣的窮，但是很知道讀書寫字，在色維倫的村子裏，這比那有粧奩的還更為稀少了。比野羅特對於他的羅伯爾特非常矜貴，自他將要抽籤應兵役時，就打算着要娶她；但抽籤的日子到了，這可憐的色維倫人恰抽得第四號……當然要走了。幸而愛洒特夫人曾經被他母親乳過，幾乎即是比野羅特的母親扶持大的，因才來救了她的奶兄，借出了兩千佛郎爲他買了一個人去頂名——那時愛洒特家裏很有錢哩！——好幸運的比野羅特方不走了，並且也方能娶了他的羅伯爾特；因爲這兩個正直人一心要籌還愛洒特夫人的銀錢，若留在本鄉，他們將絕對的辦不到，於是他們便鼓起出

奔的勇氣，跑到巴黎來找財神。

大家不曾聽說起我們這兩位山中人，有一年了；繼而，一天早晨，愛洒特夫人接了一封署名「比野羅特同其妻」的信，信裏裝了三百佛郎，算是他們財產上結的第一個果子。第二年，又是一封「比野羅特同其妻」的信，同着五百佛郎。第三年，甚麼都沒有。——自然是事情不順遂——第四年，「比野羅特同其妻」的第三封信來了，同着最後送還的一千二百佛郎，並且還逐一的把愛洒特全家問候了一遍。不幸，這信到我家時，我們剛破了產：正要賣那作坊的時候，並且我們也要出奔了……在憂患中，愛洒特夫人就忘記了回答這「比野羅特同其妻」。從此，我們便未得着消息，直到這一天，即是傑克到巴黎的這一天，始找到了這位良善的比野羅特——死了老婆的比野羅特，傷心呀！——正坐在拉魯埃特的老店櫃臺上。

再沒有這樣少詩情，再沒有這樣更動人的發財的故事。當他們一到巴黎，比野羅特的老婆就毅然從事去替別人整理家政。第一個主顧恰巧就是拉魯埃特家。拉魯

埃特是一個又慳吝又奇怪的富翁，他們從來不用一個夥計，不用一個女僕的，不拘甚麼都是自家做，因為到了他們暮年，打算奢華一點，方出了十二個佛郎一月雇了一個管家婦。上帝知道那十二個佛郎，這工程也真值得啊！店子內，店子後院，第四樓上一所住宅，除此之外，廚房裏還有兩個大桶，每天早晨都須拿來盛滿！也要從色維倫來的人方能任得下這種職務；罷了罷了！那色維倫女人又年輕伶俐，又耐於作苦，腰腿健得同小母牛一樣；一轉手間，就把這艱巨的工程做畢了，並且做事時，還對着這兩位老年人隨時露出她那美笑，單是這笑就不止值到十二個佛郎……全靠這種好脾氣和這種驍勇，於是這位勇健的女山人結果方把她的主人們引動了。大家對她很生興會；大家又常談着她；繼而一個早晨，出奇的，——這兩顆最枯燥的心忽然大發起仁慈來了，——這老拉魯埃特自甘借點錢給比野羅特，因為比野羅特正想着要去做生意。

這就是比野羅特所想着的：買了一頭老驢子，一部小車子，從巴黎的這端走到

那端，一路盡力的叫着：『放棄你們所有的不便呀！』我們這位狡猾的色維倫人，他並不賣什麼，他只是買……買甚麼？……甚麼都買。碎碗，舊鐵器，廢紙，破瓶子；不中用的傢具值不得賣的，凡是商人們不要的老花邊，種種不值錢的東西，或由於習慣，或由於疏忽，大家把來藏在家裏，因為不知道用處便很覺累人的一些東西！……

在孟馬爾特區中，這色維倫人很是諧俗。因為凡是這種遊街的小商人，他們皆能在街道上人聲擾攘中，打得出洞來的，所以他便採用了一種個人的奇怪的古歌道制，來使每一家都認識他……起初他就滿腔叫着這奇離的：『放棄你們所有的不便呀！』其次就拿起一種悠揚如泣的音調，沿途向着他的牝驢子，他的阿納斯打以耳，這是他喚那驢子的名字，來長談。他喚着阿納斯打以耳道：『走啊！上前，阿納斯打以耳；走啊！上前，我的孩子……』於是這個馴良的阿納斯打以耳便跟在後面，垂着頭，帶起一種悲哀的樣子沿着街石走去；惹得每家都叫說：『嗨！嗨！阿納

斯打以耳！……」那車子當然的便看看裝滿了！車子裝滿時，阿納斯打以耳和比野羅特遂走向孟馬爾特一家收濫貨的肥人店子來卸貨，那人把這些「放棄你們的不便」，都好好的付了價，這便是人家不中用或者差不多不值一文錢的東西。

這件奇怪的職業，於比野羅特本不算佳，但也夠謀他的生活，並且存了錢。從第一年，便把拉魯埃特的錢還了，並還了三百佛郎給姑娘，——比野羅特是如此的稱呼愛洒特夫人，彼時她本是年輕姑娘，從此他便不再改換名稱了。——第三年上，却是運氣不佳。此時正當一千八百三十年。比野羅特大聲叫着：「放棄你們的不便呀！」全巴黎人正要放棄一個老王，這老王恰把他們不便着，因此，這色維倫人便在街上把咽喉叫腫，他們也聾了似的不會聽見；每晚這小車子總空着回來。運氣壞透頂了，阿納斯打以耳又死了。於時那兩位老拉魯埃特正開始不能萬事躬親之際，因把比野羅特雇去當做學徒。比野羅特答應了，不過這職務他担任了並不很久。自從他們到了巴黎，他老婆每晚便給他一點寫讀的工課；他已經懂得寫信，並能

用法文表出他的意思。及到了拉魯埃特家後，他又加倍用功，並到一個幼年補習學校去學算學，幾月後便學得很好，能夠支持拉魯埃特的櫃臺了，其時，拉魯埃特先生幾乎瞎了眼，便把生意交給拉魯埃特夫人來做，但她總是弄不清楚。就這些時候中，比野羅特姑娘遂出世了，從此這位色維倫人的運氣就一天好似一天。起初是在拉魯埃特的生意中分點紅利，後來遂變成了他們的夥計；末了，一天早晨，這位拉魯埃特老人全完失了明，便抽身出來，將底貨全部盤給與比野羅特，由他每年分還本利。及至大權獨攬時，這色維倫人便將事業大為擴張起來，三年中即把拉魯埃特的錢還清楚了，儼然成爲一家生意興隆的爲人讚歎的商店主人了……恰在這時，那女人彷彿因她丈夫不需要她了，應該死了似的，於是正直的羅伯爾特害了病，跟着就懨懨的死了。

所有比野羅特這篇小傳，都是那夜走向鮭魚街去時，傑克在途中告訴我的；因爲這條路極長，所以方能把我這位色維倫人的事，在至他家前知道清楚。我又知道

這善良的比野羅特有兩尊偶像，是觸犯不得的，即是他的女兒同拉魯埃特先生。他又曉得他極喜歡說話，並且令人聽了生厭，因為他說得遲鈍，一面搜尋他的話句，舌頭又大，所以沒有三句話中不加一句：『由是言之……』，這只因一樁事：便是色維倫人不慣操用我們語言的原故。凡是他想着到唇上來的是多郎格多克的方言，他迫不得已要把郎格多克方言譯成法語，所以便不能不用這『由是言之……』一句點綴在話句間，以便有點時間在心裏完成這件小工作。至於比野羅特姑娘，我所曉得的就只是她已有十六歲，名字叫作加密麗，此外便沒有了；在這一段上，我傑克就變成了啞子同鱈魚一樣了。

當我們走入拉魯埃特老店時，大約正九點鐘。人家正要關店門。圓頭大釘，厚板，鐵棍，所有這些保護店子的古怪傢伙，在那半開的門前，行人道上放了一大堆……：瓦斯燈也滅了，整個店子都浸在黑影裏，除了那張櫃臺，因為櫃臺上有一盞磁燈燃着藤心燈蕊，一個又肥又紅的笑臉正擺在那里。頂深處，在店子後面，有個

人正在吹笛子。

『日安，比野羅特！』傑克靠在櫃臺前這樣叫道：『日安，比野羅特！』

比野羅特正在算他的賬，聽見傑克的聲音，方擡起眼來，跟着就望見了我，大叫一聲；把兩手扭着，停在那裏，呆呆的，張開大口，把我看着。

傑克帶着得勝的神情道：『如何！我怎麼向您說的？』

這善良的比野羅特喃喃的說道：『哦！上帝！上帝！我好像……由是言之……我好像看見她了。』

傑克又道：『尤以這雙眼睛，看這眼睛，比野羅特。』

比野羅特答道：『還有下巴，傑克先生，這帶渦兒的下巴。』他因為要仔細的看我，遂把那燈罩子舉了起來。

我却一點不懂。他們在那里盡力的看我，又擠着眼睛，又被此打着招呼……忽然，比野羅特站將起來，出了他的櫃臺，張着兩臂對我走來。

『只要您允許，達利先生，我應該來抱吻您，……由是言之……我相信便抱吻了姑娘了。』

來了這一句方給我解釋明白了。在那時的年齡上，我真個像愛洒特夫人，並且對於比野羅特，他未見姑娘已二十五年了，所以這種的相似便足以打動他。這位正直的人簡直不疲倦的來握我的手，來抱吻我，並且噙起兩泡眼淚，帶着笑來看我，跟着遂向我們說起我們的母親，說起二千佛郎，說起他的羅伯爾特，說起他的加密麗，說起他的阿納斯打以耳，這些事俱說得很長，很有些時間，要不是傑克拿起不耐煩的聲口向他說：『您的眼，比野羅特！』我們還得站在店子中聽他的——由是言之。

比野羅特猛的止住了，帶着一點慌張的樣兒如此說道：『您說得有理，傑克先生，我的話太多了……我的話太多了……並且那小人兒……由是言之……那小人兒又要叱罵我上樓去太晚了。』

傑克隨口問道：「加密麗在樓上嗎？」

「正是的……正是的，傑克先生，那小人兒在樓上……她正懸盼……由是言之……她極其懸盼的要認識達利先生。你們請上去見她……我弄完了我的眼就來會你們……」

不待聽完，傑克挽着我手臂趕快的就把我拖向裏面去，就是有人吹笛子的地方……比野羅特的店很大，陳設也很多。在黑影中，居然亮晶晶的看得見那些玻璃罐腹上的反光，蛋白色的玻璃罩的反光，波西米玻璃盃上黃金色的反光，大水晶鉢的反光，短頭大肚的肉湯盆的反光，以及一直堆到天花板上的一列一列的厚磁盤上的反光。這便是那磁器仙宮中的夜景。在店後面，半開着一個長明的瓦斯管，讓那一縷懶洋洋的炭氣，打從一個管嘴的小孔中冒出……我們僅僅的走得過去。就在那張長椅榻的邊上坐了一個身材高大頭髮棕色的少年人，他正慘然的吹着他的笛子。從那裏過時，傑克很枯澀的說了一句『日安』，那年輕人把笛子吹了兩下來回

答，也一樣很枯澀，在那笛聲中所說的日安定然是極不願意的。

我們上樓梯時，傑克便對我道：「這是一個夥計……他討厭我們，這個大東西，常常總在吹他的笛子……你喜不喜歡笛子，你，達利？」

我聽了很打算問他：「那個小人兒呢，她喜不喜歡？」但是恐他爲難，我只是正正經經的回答他：「不喜歡，傑克，我是不喜歡笛子的。」

比野羅特的居室在第四層樓上，同那店是一幢樓。加密麗很不容易到店內來，常常都在樓上，只在用餐時才同她父親見面。傑克一面上着梯子，一面告訴我說：「哦！你即刻便看得見了！這是一個十分有根基的人家。加密麗有一個伴娘，寡婦秃立補夫人，她簡直是寸步不離的……我實不明白這個秃立補夫人從那里來的，可是比野羅特認識她，並且滿口說她是一位很有學問的太太……拉門鈴，達利，我們已走到了！」我遂拉動門鈴；一個戴女頭巾的色維倫女人來給我們開了門，向着傑克笑了笑好像極熟悉似的，並把我們引到客廳來。

我們進去時，比野羅特姑娘正在按鋼琴。兩個不很康健的老婦人，拉魯埃特夫人和禿立補寡婦，就是那很有學問的太太，正在屋角上頑紙牌。看見我們進去，所有的人都站了起來。擾亂麻煩了一會；致過了敬禮，做過了介紹，傑克遂請加密麗——他把加密麗三個音念得很短——仍去按鋼琴；於是那很有學問的太太借此一請，即忙轉去同着拉魯埃特夫人繼續賭博起來。我們也各占了一個位子，傑克同我，各坐在比野羅特姑娘的一邊，她仍在鋼琴上疾疾的揮着她的纖指，和我們一面說一面笑。當她說話時我仔細看了她一番。她不算美麗。不過顏色有紅有白，小小的耳朵，細細的頭髮，很豐滿的臉頰，很強健的體格；兼有微紅的一雙手，稍稍有點冷靜的一種假期中女學生的溫情。這便是比野羅特的嬌女，山間的一朵花，在鮭魚街中玻璃匣內長養大的。

我最初的一些印象本如此其少的；但是，因為我向她說了一句話，比野羅特姑娘眼睛本是垂着的，忽然緩緩對我舉了起來，好像被了魔術一樣，這位小小姐竟不

見了。我只看見她的眼睛，兩隻大而放光的黑眼睛，我立刻就認識的……

哦！好奇怪！這就是在那個地方，待我極其溫柔的黑眼睛，在那老學校冷酷的牆內；戴眼鏡仙姑的黑眼睛，竟是那個黑睛……我相信入了夢了。我只想向她叫道：「體面的黑眼睛，是您嗎？我是在別人臉上看見了您嗎？」你們自然以為當真是她了！本不會錯的。一樣的睫毛，一樣的顧盼，一樣的黑光，並且含情欲語也一樣的。想來真奇怪，一個世界上，竟有一對兒同樣的眼睛！而且尤其可以證明這竟是那一雙黑眼睛，並非另外一雙像它的黑眼睛，因為她也認識我，我們自然而然的做起從前那種啞談來了，其時，靠着我身畔，幾乎在我耳朵裏一樣，忽聽見一種老鼠的小牙齒正在咬着一件東西。我便向這聲音的來處掉過頭去，在鋼琴的一邊，一張太師椅上原來還有一人，我竟不曾看見……這是一位又高大又枯瘦顏色微黃的老人，生就一個雀兒腦袋，額頂是平的，鼻子是尖的，眼睛是圓的，並且不活動，離着鼻梁很遠，幾乎生在鬚角上似的……若不是他拿着一塊糖在手上，並且時時

喂到口裏，簡直可以相信他睡着了。這人的發現頗令我有點不安，我忙對着這老精怪恭恭敬敬行了一禮，他却並不答禮……傑克對我道：「他看不見你的……這是個瞎子……就是拉魯埃特老人……」

我想道：「真不愧這個名字……」（譯者註：阿魯埃特是法文的百靈鳥，在法文中加以省文冠字，*Lalouette* 便讀爲拉魯埃特；百靈鳥的眼睛遠看是不可分辨的，而且老人的腦袋又像雀兒，故云。）我便不再看這雀兒腦袋的駭人老頭兒了，連忙回到黑眼睛身旁；好不可惜呀！好夢已破，黑眼睛已不見了。在她的地位上只有一位十分剛健的小小姐坐在她的按琴矮凳上……

正這時候，客廳門一啓，比野羅特突然走了進來。那吹笛子的人把笛子挾在手臂下跟在他後面。傑克一下看見他，便忿忿的向他瞅了一眼，那氣概好樣打得死一頭水牛似的，可是毫無成效，那笛工並不色沮。

這色維倫人一面抱吻着他女兒的豐頰，一面道：「如何！小人兒，你可高興嗎？」

來，那笛工便惡毒的白起眼睛，瞅了他一眼，猶如加哈夷伯人的毒箭似的；但那一位毫不皺眉，仍然叫道：『不要笛子！……』』爭論之後，傑克占了勝着，比野羅特姑娘並不用笛子，竟給我們奏了一曲急調，很著名的，叫作「羅色郎之夢」……當她正頑之時，比野羅特稱讚得要哭了，傑克更是神魂不定的；但笛工却靜靜的把笛子放在嘴上，用肩頭拍着板，在肚子裏吹着。

「羅色郎」弄畢後，比野羅特姑娘遂回身向我道：『您哩，達利先生，』說着便垂下眼去：『我們又聽您甚麼呢？……您是詩人，我知道的。』

傑克攙嘴道：『而且是個名詩人。』這個荒唐的傑克……我哩，請想想在這般阿馬萊西特人的跟前如何能引起我來誦詩。（譯者註：阿馬萊西特是亞拉伯中的一個老民族。）假若黑眼睛還在那里，却不呀！一點鐘以來黑眼睛已悠然而逝了，我枉自在我身邊去找她……我只好用一種伶俐的口吻來回答這年輕的比野羅特道：『今夜恕我，姑娘，我不會將我的七絃琴帶來。』（譯者註：七絃琴是指詩篇而）

言。)

比野羅特不解我末尾這個比喻，便向我道：「下次不要忘記帶來。」這可憐的人，他竟老實以爲我有一張七絃琴，老實以爲我同他那吹笛子的夥計一樣……哈！傑克早已說過，他是把我引到一個奇怪的社會中來的！

正十二點鐘時大家便喝起茶來。比野羅特姑娘在客廳中走來走去的送糖送奶，唇角上噙着笑，把纖指翹着。在這晚茶會中我又看見了黑眼睛了。她忽的在我跟前現出來，又光明又多情的，我正待同她談話時，却又隱沒了……因而我便覺着了一樁事，即是在比野羅特姑娘身上含有兩種極不同的人品：第一是比野羅特姑娘，一位梳着平貼鬚頭的小姐，生來即是專爲在這拉魯埃特老屋裏御極稱尊的；其次便是黑眼睛，這大而有詩情的黑眼睛，睜開來如同兩朵絨花一樣，只是來裝飾這極可笑的家庭的。若只是比野羅特姑娘，我倒絲毫不願到這個社會上來；然而黑眼睛……哦！黑眼睛！……

末後分手的時間到了。拉魯埃特太太給了一個信號。她把她丈夫裹在一張雜色大方布內挾在手臂上，便像用繩子纏了一個老木乃伊似的。他們走後，比野羅特尙將我們留在樓梯當前做了絕長一篇演說：『得了！達利先生，現在您是認識這地方了，我希望大家再在此地會見您。我們沒有許多客，但都是精選的人……由是言之……第一，是拉魯埃特先生同太太，我的老東家；其次是禿立補夫人，一位很有學問的太太，您儘可同她談論的；再次是我的夥計，一個善良的孩子，他時常都給我們吹着笛子……由是言之……你們兩位若是都能頑雙管的，這就更妙了。』

我怯生生的答辯說我很忙，或者不能時常來，我頗難決定的。

這番話倒把他說笑了道：『算了罷！很忙，達利先生……大家是知道的，你們這般人所忙的，在拉丁區內……由是言之……那地方大家當然是有幾個妖嬈

傑克也笑着道：「正因為這個，有個白鷓鴣姑娘，好不妖嬈。」

白鷓鴣這名字真把比野羅特樂極了。

「您怎麼樣說的，傑克先生？……白鷓鴣？她叫白鷓鴣呀？……赫！赫！赫！你瞧這漢子……在他這年紀上……」他忽的便住了口，因覺得他女兒正在聽

他說；但我們已走到樓梯脚下，還聽見他那洪大的笑音，把梯上欄杆都震動了……

我們一到外面，傑克便問我：「如何！你以為這般人怎樣？」

「我親愛的，拉魯埃特先生太醜，但比野羅特姑娘却極可人。」

這可憐的愛人帶起一種極感動的樣子問我：「真的嗎？」不禁使我笑了起來。

我握着他的手道：「走罷！傑克，你已忘形了。」

這夜，我們沿着河岸散步得很晚。在我們脚下，那靜而且黑的河內，映着許多小星，彷彿飄流幾千顆珍珠似的。許多大船的船纜也都吱吱格格的叫着。在黑影中緩緩走着，一面聽傑克述說他的愛情，可多麼快活呀……他只管愛入了靈魂；但

人家並不愛他；他也深知道人家不愛他的。

「那嗎；傑克，她定然另外愛得有人；無疑的。」

「沒有；達利，我不相信她在今夜以前尚愛了一個人的。」

「今夜以前！傑克，你說的甚麼？」

「哎！即是說甚麼人都愛你，你，達利……所以她也很可以愛你的。」

可憐的親愛傑克啊！他說到這話時；自然看得出是怎樣一種愁而堅忍的神情。

我哩，因為要寬慰他，只好粗獷的笑起來，粗獷極了直為我意想所不到的。

「見了鬼啊！我親愛的；你這樣想……除非我是情不自禁；或者是比野羅特

姑娘太容易動心……但都不是的，你放心，我的傑克母親。比野羅特姑娘牽挂不着我的心，也和我牽挂不着她的心是一樣的；你所恐怖的不是我，的確確的。」

我誠誠懇懇說了這一番話。比野羅特姑娘果不在我心上……黑眼睛哩，這却不同了。

七 紅玫瑰與黑眼睛

自第一次拜訪拉魯埃特老店之後，我有好久不到「那邊」去了。傑克哩，他仍誠誠懇懇繼續着他禮拜日朝山的心願，並且每次都要喜氣洋溢的新發明幾個打領結的方法……

如其我是一個婦人，傑克縱然打上一千個結子的領帶，即令變化至於無窮，也不會比起一番表示衷情的言語來能更足以動我。可是我何必向你們說哩！女人們皆一點不要聽的……每逢禮拜日，在出門之前，這個可憐的愛人總得向我說道：「我往那邊去了，達利……你也去嗎？」我却不變的答道：「不去，傑克！我要工作……」於是他就很快的去了，於是我就獨自留下，獨自一人，用心在詩韻的推敲上。

我之所以不往比野羅特家去，這便是我的自處之道。我很害怕黑眼睛。我常常自己說：『若你再見了她，你便不能自持了。』於是我就決計不再見她……但這黑眼睛的魔影却總揮不出我的腦筋以外去。

哈！每當我傑克母親快樂得眼光四射，帶起他新發明的領結，大踏步往鮭魚街去時，上帝方知道我是怎樣的想跟着奔下樓梯，並喚他道：『等着我啊！』但是沒有做出來！似乎有幾件東西在我心上告訴我，一到「那邊」去了，會有些不好，因此我方有了留下來工作的勇氣……並且說：『不去啊！謝謝，傑克！我要工作呀。』

許多時都如此。有好久了，幸虧詩神的幫助，我方自然而然的把黑眼睛趕出我的腦袋。不幸我一不謹慎，又去見了她一次。這下就結果了！我的頭腦，我的心靈，一併都丟了。便因為在這樣的情形中：

自從水邊密言之後，我傑克母親再也不向我說他的愛情了；但我就他神情上却

很看得出，這件事毫未如他的所欲……每禮拜日，他從比野羅特家回來時，總是很愁苦的。夜裏總聽見他在歎息，歎息……若我問他：「你有甚麼心事，傑克？」他必粗獷的答應說：「一點沒有。」但以他向我說話的聲口而論，我極了然他是有心事的。他雖是怎的善良，怎的有耐心，而現在却和我鬧起脾氣來了。有好幾次他拿眼睛把我瞅着，好像我們吵了嘴似的。我便非常懷疑起來，你們請想啊！他心上必是隱藏有一些愛情上的隱憂；却因傑克始終不向我說，我也不敢說出來。然而，有一個禮拜日，我看他比平常越是陰沉，我遂打疊起一片好心，握住他手道：「說呀！傑克，你有甚麼心事？……敢是在那邊不甚如意嗎？」

這可憐的孩子使用着喪氣的樣子回說道：「正是呀！……簡直不如意……」

「到底是怎樣的情形？可是比野羅特察出了一些甚麼嗎？難道他打算妨礙你們的愛嗎？」

「哦！不是的！妨礙我的並不是比野羅特……就是她，她不愛我，斷不會愛

我的。」

「直是瘋了呀！傑克，你何以曉得她斷不會愛你……你只應該向她說你愛她……是不是又不曾說？……好啊！可是……」

「她只是愛那不說話的，那人並不需要去說，委實被她愛了……」

「真的嗎？傑克，我想定是那頑笛子的人罷？……」

傑克絲毫沒有聽見我說話的樣子。

他第二次又道：「她只愛那不說話的。」

因而以下的事我就不能知道了。

這一夜，在那聖日耳曼的鐘樓中，大家都沒有睡着許多時。

傑克差不多通夜在窗子跟前歎着氣去看天上的繁星。我哩，却尋思道：「總之，我必得到那邊去走一，看看近來的一些事……傑克定然是自己誤了事了。比野羅特姑娘自然不懂得萬種恩情都在這領帶的一些摺子中……既是傑克不敢去說

他的愛情，或者我倒可以替他好好的說一番……是了，就是如此；我且去向這年輕的非里斯丹女郎說去，我們瞧着罷。」（譯者註：非里斯丹是古代米索不達米亞平原中的一民族，以不信耶穌著名。此間引用的意思，是借以喻那不懂愛情的女郎。）

第二天，也不通知我傑克母親，便去實行我的計畫去了。的確如此，上帝可以證明我之往「那邊」去是毫未存有一點私心的。我往那里只是爲的傑克，除爲傑克外並無其他的意思……然而，當我在鮭魚街角上望見那座拉魯埃特的老店同他那綠漆的顏色以及門前的磁器水晶等物件時，我便覺得心裏輕輕的跳了一下，心已警告我了……我就走了進去。店內正濘靜；在頂裏面，那吹笛子的人在吃他的東西；但一面仍把那笛子放在身旁桌布上，我上樓梯時便自言自語道：這一定就是加密麗所以遊移於這個放蕩的笛子和我傑克母親之間的原故，但這却是不可能的……也罷，我們且看以後如何……」

我正碰着比野羅特同他的女兒及那位很有學問的太太在吃飯。黑眼睛不在那里，幸運得很。我進門時，把他們都大大的驚了一跳。這位良善的比野羅特拿起他雷霆似的聲音叫道：「他畢竟來了！……由是言之……來同我們一道喝咖啡。」大家讓我坐下。那位很有學問的太太便去尋了一個描金花的磁盃，於是我就坐在比野羅特姑娘的身邊……

這一天，她委實的很風致，這位比野羅特姑娘。在她頭髮上，耳朵上一點兒，——現在的人已不講究簪在這里了，——插了一朵小紅玫瑰花，紅極了，紅極了的……：……在我們中間，我直以為這朵小紅玫瑰便是一個仙女，它把這位小非里斯丹女郎越發顯得美好了。比野羅特帶起一種親熱的濃笑對我道：「啊！達利先生，可就完了麼，您竟不願意來看我們呀！……我連忙分辨，並說起我的文學工作，而這色維倫人却打斷我的話道：『是的，是的，我清楚，這拉丁區……』於是他瞅着那位很有學問的太太更是大笑起來，這位太太也做得很了然似的，吭！吭！的咳着

嗽，他並在桌子下踢了我幾腳，拉丁區，在這種正直人口裏，直以爲是一種吃喝，提琴，假面具，焰火，狂蕩，瘋顛之夜等等的所在。哈！若我把在聖日耳曼鐘樓中的生活告訴他們，定會把他們大驚一跳的。但你們都知道的呀！當其人在年輕的時候，冒充一個壞傢伙是不會生氣的。所以比野羅特的栽誣之前，我也取了一種時髦派頭，只略爲分辯道：『不然，不然！我敢發誓……您所信的並不對。』假如傑克此刻看見了我定要大笑的。

我們剛喝畢咖啡，便聽見一縷笛音在院子中發出來。這就是別人招呼比野羅特到店裏去的記號。他剛剛轉過背，那位很有學問的太太也就跑進廚房，和廚娘頑起五百來了。（譯者註：這是一種頑的紙牌的名字。）在我們中間，我以爲這位太太，她頂大的學問，就是慣於頑紙牌……

當其我看見大家單單把我同這小紅玫瑰剩下時，我便尋思：『時候來了！』但我業已把傑克這個名字提到唇邊；而比野羅特姑娘却不給我說話的時間。她並不看

我，只忽然低聲的對我道：「可是白鷓鴣姑娘她不許您到朋友家來嗎？」起初，我以為她要笑的，可是不然！她一點也不笑。還顯然是很感動似的，只見她臉頰也緋紅了，白卷領也索索的顫動起來了。不消說，定是人家在她跟前說起白鷓鴣，她遂無中生有的虛構了一些事。我本應拿一句話來提醒她的；但我不知何以這樣愚蠢竟被虛榮心蒙住了……於是，見我沒有回答她，比野羅特姑娘遂轉到我這方來，並把她原來垂着的睫毛舉了起來，將我瞅着……我說謊了。這並不是她在看我；只是那個被淚痕十分染濕而又滿含着溫柔詰責的黑眼睛。哈！親愛的黑眼睛，我靈魂中的至樂！

這只是一瞬間的事。差不多立刻那兩道長睫毛又垂了下去，黑眼睛便隱沒了；於是又才覺得在我身邊的只是一個比野羅特姑娘。趕快，趕快；不等黑眼睛再出現，我就說起傑克來。我一開始就說傑克是如何的良善，如何的正直，如何的勇敢，如何的仁慈。我細細的把那種不倦不怠的熱忱，把那種常常注意的母愛，很可使得

一位真正的母親也會嫉妒起來的情形，說了一番。傑克怎樣的飲食我，衣履我，使我生活。上帝方曉得那種工作的價值，那種艱難的價值。若沒有他，我現在還一定在那一方，在撒爾郎德的黑獄中，那地方我是多麼的苦楚，多麼的苦楚啊！……

我談到這地方，比野羅特姑娘顯然感動了，我親見一顆大眼淚滾到她臉頰上。我倒老老實實以為這是為的傑克，於是我心中便說道：「好了！這可順遂了。」因而我更覺娓娓說起來。我說出傑克的悲哀，並說出那濃郁的神祕的愛情，實是攪碎了他的心。哈！怕不是有三四倍的幸福，若是那女人她……

正說至此，那朵插在比野羅特姑娘頭髮上的小紅玫瑰，不知何故滑落下來正落在我的腳下。恰當這個時候，我正要尋覓一個巧妙的辦法來使得這個年輕的加密麗了然她便是這位三四倍幸福的女人，正是被傑克戀愛着在。於是這朵落下來的小紅玫瑰便給我一個方法。——我會對你們說過，這朵小紅玫瑰真是仙女。——我便敏捷的將它拾了起來，却不還她。極溫和的笑着向比野羅特姑娘道：「就把這個送給

傑克，聊表您的意思罷。」比野羅特姑娘笑着答道：「送給傑克，隨你的高興。」但是，就這一瞬間，那黑眼睛又現了出來，並柔媚的看着我，好像說：「不呀！不送給傑克，只送給你！」你們曉得它們（指一雙黑眼睛）真這樣說的，並帶着多麼熱烈的誠意，多麼不可違抗而又堅貞的愛情！然而，我還在遲疑，它們又着急的一連向我說了兩三次道：「是的！……送給你……送給你。」於是我把那小玫瑰吻了一吻，並藏在我的懷中。

這晚，傑克回來看見我仍和平常一樣，俯在案上作詩，我也讓他相信我日間並不會出去過。可是不幸，我脫衣時，那朵小紅玫瑰原藏在懷中的竟滾到床前地上：仙女們原是狡猾的。傑克看見了，把他拾起來，並且看了好一會。我簡直不知道我的臉同玫瑰那一個頂紅。

他對我道：「我認識它，這是那邊客廳窗前玫瑰樹上的花。」

跟着他便拿來還了我道：「她從不給我這東西的，對於我。」

他說到這句上，怎的傷心把我的眼淚也引出來了。

「傑克，好友傑克，我敢發誓在今夜以前……」

他溫柔的把我的話打斷道：「不必分辯，達利，我決信你並沒有叛我……我知道這件事，我知道她所愛的就是你。你只想我曾經對你說過的：「她只愛那不說話的，那人並不需要去說，實在是被他愛了。」」說到此處，這可憐的孩子遂在房裏大踏步的徘徊起來。我哩，動也不動，只把他望着，我的紅玫瑰還拿在手上。一會兒他又道：「這事來得恰是應該來的時候，有好久了我早已明白。我清清楚楚的，若是她一見了你，她就再不願意我了……這就是何以我耽擱了許久才引你到那邊去的原故。以前我是嫉妒你的。恕我，我太愛她了！……到底有一天，我想來證明一下，因才讓你走去。自那一天來，我親愛的，我便懂得這事完結了。直有五分鐘，她只把你看着，好像再沒有別一個人了。你自己也能察覺的。哦！不要撒謊，你是覺得的。這證明了，就是你雖有一月多沒有到那邊去！但是，中甚麼用！於我

很少益處……反而，精神上結合了，凡不在眼前的更沒有瑕疵……我每次走去，她只是談你，並且說得天真極了，帶着無限的信仰和愛情……這便是一個真正的答案。現在已完結了……我確是很喜歡如此。」

傑克對我說了這麼長一篇，帶着那同樣的溫柔，同樣的堅忍笑容。所有他說話同時又令我難過又令我快活。難過的，因我覺得他太不幸；快活的，因從他每句言詞中我彷彿都看見黑眼睛光照着我，而且把我的全身都充實了。他說完後，我遂走近他身邊，稍稍有點慚愧，但那朵小紅玫瑰仍未放下：「傑克，現在你不愛我了嗎？」他笑了笑，把我摟在胸前道：「你好蠢，我還更愛你一些。」

這是一件真事，紅玫瑰的故事並不會把我傑克母親的柔情變更一點，不會把他的脾氣變更一點。我相信他難過極了，可是他並不表露出來。沒一句歎息，沒一句怨聲，一點沒有。同以前一樣，他每禮拜日仍繼續着往「那邊」去，並且對於衆人都和顏悅色的。只把領結一事取消了。居然仍是那等安靜那等矜持，只拚命工作，

奮勇的向生活路上走去，把眼睛定在一個惟一的目標上，就是重興家業……啊，傑克！我傑克母親啊！

至於我，從我能夠自由戀愛黑眼睛的一天起，便毫不內愧的，直把我身子投在我愛情裏面。在比野羅特家裏我也不耽心了。我就在那里去賄買衆人的心；——以何等卑鄙的價值呀，我的上帝！給拉魯埃特先生取糖，陪那很有學問的太太賭博，太不值了……在那家庭裏我遂得了一個如意兒的綽號……往往如意兒在日中走來。這時，比野羅特正在店裏，加密麗姑娘獨自在樓上客廳裏，同着那位很有學問的太太。我一來後，那黑眼睛就立刻自呈出來，差不多同時，那位很有學問的太太便單單的把我們丟下。這位高貴的太太，本是色維倫人請來給他女兒做伴侶的太太，當其看見我在那里的時候，自以為就卸了責了。趕快，趕快，就跑到廚房裏同廚娘頑紙牌去了。我也並不抱歉，請想啊！遂同黑眼睛偃傍着。

上帝！我的確曾經在這間小水仙花客廳裏過了許多好時光！差不多我常帶一本

書去，一本我最喜歡的詩，我常爲黑眼睛唸幾篇，她總是噙着幾點清淚，或射出幾縷陽光，在念到最好處。這些時候，比野羅特姑娘或傍着我們給她父親繡拖鞋，或不斷的給我們奏幾曲「羅色郎之夢」；我敢斷言我們總是讓她安安靜靜的。然而有幾次我們的文章念到最動人心處，這位小小姐必故意想着一件事情高聲說道：「我應該請一個調音律的人來……」或是說：「我把拖鞋太多刺了兩針。」於是我就閉了書，不想再念；但黑眼睛便帶起某種態度來把我看着，立刻就把我制服了，於是我又念下去。

當其單單剩下我們兩個在這小水仙花客廳裏時，自不免常有一些大不謹慎的事。請想我們兩個人——黑眼睛同如意兒——一共加不到三十五歲的……幸而那比野羅特姑娘却從未離開我們，這便是一位很聰明，很有遠慮，很機警的管理人，因才保住了這火藥庫……有一天——我想來——我們一同坐在，黑眼睛同我，客廳的一張安樂椅上，在一個五月間溫和的下午。窗子半開着，那闊大的帷子垂下直禪到地上，大

家正在念「浮斯德」，這一天！……文章念完後，那書直滑下我的手去；好一會我們都靜默着，沒有一句話，在這半明半暗的寂靜中……她把她的頭倚在我肩上。從那半掩的白卷頭中，我看見了一個小小的銀徽章從那抹胸深處放出光來……猛的，比野羅特姑娘就從我們中間現出。自然想見她是怎樣的把我推翻到安樂椅的那端，——並且給了我一個非常重大的譴責！——她對我們說道：「你們這樣的行徑是很不好的，親愛的孩子們……你們把人家給與的信用便這樣糟蹋了……應該把你們的計畫向父親說去……罷了！達利，您何時去向他說？」我答應很近的就向比野羅特說，只待我大詩成後。這允諾方把我們的管理人和緩了一點；但是，還不是一樣啊！從這天起，便不准黑眼睛再在安樂椅上傍着如意兒坐了。

哈！這位小女郎好生威嚴，這位比野羅特小姐。你們請想，最初一些時，她尚不願意答應黑眼睛給我通信；然而後來，她又准許了，但附有一種條件，所有的信都得呈給她。不幸這些極可尊貴，滿載愛情的信，那是黑眼睛寫給我的，比野羅特

姑娘却不高興去重讀，信上常常漏出一些杜撰的話，例如下面幾句：

「……今晨，我很憂心的。在我衣櫥裏尋出了一個蜘蛛。清晨的蜘蛛，可怕。」

或者還這樣說：「人家從不使桃核來參加家政……」（譯者註：桃核是喻不解事的人。）

煞尾的話老是：「應該把您的計畫向父親說去……」

於是這句話上，我總不變的回復道：「待我的大詩成功後！……」

八 鮭魚街的詠誦

末後，這部名詩我竟將他做畢了。從頭至尾整整做了四個月，想起做到最末一句時，我已不能再寫了，兩隻手又不可耐，又歡喜，又矜驕，又發寒熱似的只是打

起戰來。

在聖日耳曼鐘樓中，這實是一樁非常的事。傑克趁此機會，也在一當天中變成從前的傑克，變成了糊書壳和弄小膠罐子的傑克。他給我裝訂成一本極美觀的冊子，他還想親手給我抄一遍；並且每讀一句總是讚不絕口，快活得手舞腳踏起來……我哩，却難相信我的著作。傑克太愛我了；我不甚信得過他。我很打算把我的詩向一個沒有私心而有定評的人去讀一遍，可是見了鬼，我一個人也不認識。

雖然在乳酪店裏，不少和人相識的機會。自從我們有錢以來，我就在那張大餐桌上用餐，在廳子的頂裏面。那里足有二十來個年輕人，文人，畫師，建築家，或者說好點便是這等人的種子。我一去用餐時，這般年輕人都張臂歡迎我；但因我生恐牽入那爭論的旋渦中，大家也便很快的把我忘了。於是在這個公共廳子裏，我仍然好像孤單單的一個人在那普通廳子中據了我一個小位置，和以前一樣。只是去聽；自己並不言語……

每禮拜一次，我們用晚餐時總有一位名詩人來同我們共餐，我已記不起他的名字，只記得那般先生們都喚他做巴喀娃，是他一部詩集的名字。到這一天大家必要喝十八個蘇的波爾多酒；及至糖果來了，這位大詩人巴喀娃便背誦起他的近作來。這些都是他得意的近作。他有一部詩集名「納加麻拉」，又一部叫「達加哈達」，又一部叫「喀那加那」，又一部叫「巴然哈達」，還有叫做「髓得納」的，「舉羅色巴」的，「維娃米特納」的……但其間最好的還是要算「巴喀娃」。哈！當其這詩人背誦起「巴喀娃」時，那喝采之聲彷彿把全個廳都震倒了。

我哩，也附和着，叫得比衆人還爲出力；但是，到底我不是「巴喀娃」的狂熱者。總而言之，這些近作總是一樣的。永遠都是一朵蓮花，一頭老鷹，一頭象，一頭犀牛之類；有時也掉換一下，不過把蓮花叫做荷花便了；而且，於這種文體上，沒有那希臘體詩的價值：既沒有情感，又沒有真實，又沒有意義。只在韻文上又重疊些韻文。一種騙人的東西……因而我心頭便想着了這位偉大的「巴喀娃」；假若

衆人依次問到我的詩，或者至少我也可以得到一種公道的批評；但大家並不問我的詩，未免令我難堪……實則，照我的意思並不只在這位印度詩人身上。我左手一位隣坐的也不是可以非難的……我這左隣，是一位奇人：穿了身油漬，襪襪而放光的衣裳，一個大而且禿的頭顱，一部長鬚鬚，鬚上常常挂着幾條細麵。在這張桌上算是最老而最聰明的人。一如那般大學問家似的，言語又少，又不好奢華。人人都尊敬他，都議論他說：『他很精幹的……一位思想家。』我常見他聽着那位偉大巴喀娃詩人的詩時，總是歪着嘴隱笑不已，我便蓄意要聽聽這位左隣的高見。我尋思道：『這是一位有趣的人……我須得將我的詩念給他聽。』

一晚——大家都離開了桌子——我便叫了一瓶燒酒，取了一個小盆子同這位思想家共飲起來。他一舉盃，我就看出了他那好酒的惡德。一面喝着酒，我便向那偉大的巴喀娃引出了一種批評，開始便把那些蓮花，老鷹，象，犀牛說了許多的壞話。這真大膽，却不知象類原是極懷怨的！——當我說的時候，這位思想家一言不發

只自己斟着酒。有時，笑一笑並讚歎似的搖了搖頭，口裏一面呼着：『嗚哈……嗚哈……』因爲第一段成功了，我更大膽了些，方告訴他我也作了一部大詩，並願意請他代爲定奪一下。這位思想家毫不皺眉只是呼着：『嗚哈……嗚哈……』既是看見這位先生有如此的好意，我便自己說道：『是時候了！』遂從衣袋中取出我的詩來。這位思想家，毫無感覺的樣子，第五次上把杯子斟滿了，靜靜的看着我，並將我的稿子推了轉來；在這最要緊的時候，他便拿起那隻老年醉漢的手放在我袖子上道：『只一句話，年輕人，在開始之前……甚麼是您的標準？』

我不安的望着他。

這可怕的思想家更是高聲說道：『您的標準哩……甚麼是您的標準？』

啊！我的標準！……我却沒有標準，我簡直想不到還有一個標準；這事竟將我眼也驚呆了，臉也羞紅了，心也擾亂了。

這思想家遂站了起來，生氣道：『怎麼樣！不幸的年輕人，您沒有標準啊！……』

……我讀了您的詩何益……往後的價值我已知道了。」說到此間，他接連斟了兩三盃，瓶底僅剩了少許，方取了他的帽子，轉着氣沖沖的眼睛走了。

這一夜，當我把這奇事告訴了朋友傑克時，他好生發氣。對我道：「你那思想家直是一個糊塗蟲……甚麼東西可做標準？……孟加拉語裏面有標準嗎？……標準！這是個甚麼東西？……何處製造的？何以從未看見過呢？……標準販子，滾開去！……」我正直的傑克啊！他噙着兩眶眼淚，我的傑作和我，我們實在當之有愧。一會之後他又道：「聽我說，達利！我倒有個思想……既然你願求正你的詩，禮拜日，到比野羅特家去念好麼？」

「到比野羅特家？……哦！傑克！」

「何以不呢？……確實的！比野羅特雖然不是什麼老鷹，却也不是鼯鼠。他有很清楚，很合理的思想……加密麗，縱然有點成見，但她也可以做一個高明的判斷……那位很有學問的太太也讀過許多書的……老雀兒拉魯埃特老人，他那神情也不

是格格不入的……況且比野羅特在巴黎認識不少出衆的人，這晚他都可請來的……你以為怎樣？可願我去向他說嗎？……」

這個往鮭魚街去求審定的思想，並不見笑於我；我倒很願去念念我的詩，所以只略略生點不快，但也接受了傑克這個提議。一到次晨，他便去告訴了比野羅特。何等善良的比野羅特確乎明白了這個關係，他於是就深為疑慮起來；但是他却懂得這是對於姑娘的孩子們一個可愛的機會，這正直的人才毫不遲疑，便答應了一聲「是的」，並且立刻就把請帖發了出去。

那小水仙花客廳從未辦過這種佳節的。比野羅特替我湊興，在這磁器世界中請了好幾位名流。念詩的這一夜，我們都到齊了，除了常在的人外，便是巴撒茸先生同巴撒茸太太，帶着他們學獸醫的兒子，是阿爾阜爾學校的一個漂亮學生；非魯亞兄弟，是個泥水匠的祕密共濟會的會員，很會說話，他剛在大東館鬼工神斧的成就了一所房子；其次是傅熱魯夫婦，帶起他們六個整整齊齊排列着好像樂管似的姑娘

，而那位年長的傅熱魯還是一位酒窖俱樂部的會員，一位晚會中的人物。當我劈面看見這種重大的雅典裁判所時，你們請想我是如何的感動。因為人家也通知他們到這里來是爲審定一個詩人的著作的，所以這般公正人都相信面貌上須要做得莊嚴一點，冷靜一點，沉著一點，沒有笑容方好。他們彼此談起來也很莊重而低聲，一面搖着頭，儼然就是一位執法官官似的。比野羅特不明白這種奧妙，只是用着一種驚詫的神情把衆人看着……衆人一到，便安起坐來。我是背着鋼琴坐着的；會場繞着我做了一個半圓形，只除開拉魯埃特老人，他仍在常坐的地方上嚼糖。喧嘩了一會之後，便寂靜了，我遂用着一種感動的聲音開始念起我的詩來……

這是一部劇詩，美妙的題目是「牧歌的喜劇」……就是被俘在撒爾郎德學校的若干日中，小東西用以自娛向他學生們講述的一些寓言故事，多是一些蟋蟀，蝴蝶，以及別的小昆蟲。將就這短故事中的三段，把會話改成了詩句，便做成了我的「牧歌的喜劇」。我這部詩分做三部；但這一夜，在比野羅特家，我只給他們念了頭

一部。此處我得要求閱者允許我把這「牧歌的喜劇」的殘篇膽在這裡，並不敢說是一種文學的選品，只算在小東西的歷史中聯上幾片證件罷了。我親受的讀者們，請你們設身處地，想着你們正坐在小水仙花客廳的坐位中，想着達利·愛洒特渾身戰慄的在你們跟前誦讀的樣子。

一個藍蝴蝶的奇遇（譯者註：此劇通部爲十二音的韻文，原文音節絕美，但譯者才拙不能以韻文譯出，使文章大爲減色，實深抱歉。）

戲台上佈着田野的景致。時間在下午六點鐘，太陽西下了。開幕時，正有一個藍蝴蝶同一個幼年的班螿，這蟲是雄的，跨在一根馬鞭草上在談話。他們早晨就會見了，並且終日都在一處。因爲天色已晚，班螿便做了一個要回家的臉色。

蝴蝶 怎麼！你便要走了嗎？

班螿 可不是！我應該回去了；

天色已晚，請想呀！

蝴蝶 稍爲等候，可不好！

爲了回家絕不很晚……

我第一就討厭我的家：你呢？

一道門，一垛牆，一層壁子，蝨極了，

在外面時又有太陽，又有露水，

並且有紅罌粟，還有空氣，甚麼都有。

紅罌粟要是不合你的口味，

須得說出來的……

班蝥 唉呀，先生，我也愛它們的。

蝴蝶 那就好呀！愚昧的人，且不要走；

同我留着。你瞧！天氣又好，空氣又溫和。

班蝥 是了，但……

蝴蝶（把班蝥推入草中）

赫！滾到草裏去，那是我們的草。

班蝥（連滾帶跌的）

不要如此呀！讓我；罷囉！我須得走了。

蝴蝶 許！你聽見麼？

班蝥（恐怖起來）

甚麼呀？

蝴蝶 那個小鵪鶉，

它在葡萄藤那邊唧唧的唱着……

哎！在這夏天涼夜裏却是好曲子，

何等的美麗，我們所在的這個地方！

班蝥 那自然，但……

蝴蝶 閉口。

班蝥 甚麼呀。

蝴蝶 有人來了。

（幾個過路的人）

班蝥（靜了一會後，低着聲音說）

人，都是很壞的，可是嗎？

蝴蝶 很壞。

班蝥 我常恐被他們中的一個走着時把我踏死。

他們有怎樣大的脚我的腰肢又怎樣的脆弱……

您哩，雖不大，但您有翅子；

這便是極好的！

蝴蝶

也罷！我親愛的，若十分

你怕這般鄉下人，就爬上我的背來；

我的腰肢很強健，我啊！雖沒有那樣的翅子

葱皮似的一如那般蜻蜓，

此句不用

只你願往何處我便馱你去，一如

你永遠之所願。

斑蝥

啊！不必，先生，謝謝！

我斷不敢……

蝴蝶

難道是不容易

爬上背去嗎？

斑蝥

非也，可是……

蝴蝶

爬上去罷，糊塗東西！

斑蝥，那嗎，你引我回家去；

因爲不如此……

蝴蝶

早些兒走，早些兒回。

斑蝥（爬在他伴侶的背上）

我們那里，晚間要做晚禱的。

您懂得了嗎？

蝴蝶

自然……向後面移一點。

坐好……現在，不說話！我要發放了。

（啡！他們飛起了；在天空繼續着談話）

我親愛的，太好了！你一點也不重。

斑蝥（害怕起來）

哈！……先生……

蝴蝶 好了啊！又怎麼？

斑蝥 我看不見了，那腦袋

暈起來了，我情願下去了罷……

蝴蝶 你是蠢東西嗎？

若是腦袋暈，理應把眼睛閉着。

你閉了不會？

斑蝥（閉上了眼睛）

閉了……

蝴蝶 好了點嗎？

斑蝥（用力的說）

稍好了一點。

蝴蝶（暗暗笑着）

凡人在氣球上都一定不很舒服
在你家庭中……

斑蝥 哦！是的……

蝴蝶 倒也不是你的過——

使氣球還沒有發明。

斑蝥 哦！沒有……

蝴蝶 此處，貴人，您已經走到了。

（他停在一朵鈴蘭上）

斑蝥（睜開了眼）

恕罪！可是……這不是我住的所在。

蝴蝶 我知道；因為天色還早

我便引你到我一位朋友鈴蘭家。

我們去解解口渴；——這是可許的……

斑蝥 啊！我沒有時間……

蝴蝶 罷喇！只須一秒點……

斑蝥 而且，我沒有人招待的，我，在這個社會裏……

蝴蝶 來罷！我認你做我的私生子；

你將很受招待的了，走！……

斑蝥 而且，天已晚了。

蝴蝶 哈！不晚！天色不晚；聽那蟬子……

斑蝥（低低的說）

而且……我……沒有錢……

蝴蝶（拖着他）

來罷！鈴蘭家自有盛饌。

（他們便走入鈴蘭家去了） 閉幕

第二幕幕啓時，差不多天已夜了……大家看見那兩個伴侶從鈴蘭家出來……

斑蝥已微醉了。

蝴蝶（展開背來）現在，上路了！

斑蝥（毅然爬上背去）

上路了呀！

蝴蝶 好呀！怎麼樣

你對於我的鈴蘭？

斑蝥 親愛的，他很惹人愛；

它把酒窖全傾給您，而且並不認得您……

蝴蝶（看着天上）

哦！哦！肥伯已把鼻尖兒放在窗上了；（譯者註：肥伯是月神的名字

。）

我們須趕快……

斑蝥 我們趕快，爲甚麼？

蝴蝶 你不忙着回你的家嗎？

斑蝥 哦！只須趕上晚禱的時間……

況且，不多遠，回我們家去……就在那後面。

蝴蝶 如其你不忙，我也不必忙的。

斑蝥（忘形的說）

你是個多麼好的孩子！……我不知何以

地球上衆人都不做你的朋友。

大家說你：『這是一個蕩子！一個亡命！

一個詩人！一個輕薄兒！……』

蝴蝶 哎！哎！誰說的？

斑蝥 上帝！那甲蟲……

蝴蝶 啊！是了，這個胖玩藝兒

它叫我做輕薄兒，因為他有個大肚子。

斑蝥 不只是它一個憎惡你……

蝴蝶 哦！小鬼頭。

斑蝥 還有，那般蝸牛也不是你的朋友，

說起來呀！那般蠟子也不是，乃至螞蟻也不是的。

蝴蝶 真的嗎？

斑蝥（低聲的說）

竟動不了蜘蛛的心；

它覺得你可厭。

蝴蝶 大家都懷藏惡意。

斑蝥 赫！那毛蟲等也稍稍表了一點意見……

蝴蝶 我最相信的！……可是告訴我啊！你在那社會中所見的，

畢竟你不是毛蟲社會的，

我難道沒看見嗎？……

斑蝥 啲！依着族類們，

年輕的倒對你好；老的們，都一樣，

覺得你不甚有道德。

蝴蝶（戚然不樂的）

我看我得不到多少同情了。

總之……

斑蝥 我說老實話啊！沒有，我可憐的！那般孛麻

都不高興你。蝦蟆也恨你；乃至於蟋蟀，它一說到你，便說：『這蜘蛛……蝶……蝴蝶呀！』

蝴蝶 你恨不恨我，你，也像這般混帳東西嗎？

班蝥 我麼！……我却尊敬你；人家在你肩頭上可多麼好呀！

並且，你又常引我到鈴蘭家去，

這真開心呀！……看啊！若是你倦了，

我們還可稍息一會

隨便何處……你不倦嗎，我想來？

蝴蝶 我只覺你稍重了一點，這倒不妨。

班蝥（指着鈴蘭家）

那嗎，進這里去，你休息一會。

蝴蝶 哈！謝謝！……鈴蘭家常是一樣的東西。

(用着一種放蕩的口聲，低低的說)

我最喜歡往那里去……

班蝥(臉上通紅)

到玫瑰家去嗎?

哦!不，斷不要去……

蝴蝶(拖着牠)

來罷!人家瞧不見我們的。

(他們偷偷走入玫瑰家裏去了。)

閉幕。

第三幕……

這些詩，由於時間太促，不曾做得好，我知道的。因此，我便將那幾段停止了，我還是高興把我那詩的煞尾用散文來說個大概。

到第三齣上，天色已十分黑了……這兩個伙伴一同從玫瑰家中出來……蝴蝶想

把班螫引到他父母家去；班螫拒絕不去；他完全醉了，只在草裏飛躍並且怪叫起來……蝴蝶迫着將他載了回去。他們便在門前分了手，彼此都說不久再會……蝴蝶便在夜色裏獨自走了。他也有點醉；但他是爲愁思所醉：他想到班螫的密言，遂自己尋思他並不會害過一人，何以大家俱如此憎惡他……天上既無月光，風又吹得利害，田野間黑極了……蝴蝶害怕起來，又有點冷；但他想着他伙伴安安全全的睡在暖和的床上方自慰了一點……其時，在那黑影中，大家可以瞥見一個大的夜烏靜靜的飛着穿過那戲臺。電光一閃。那般懷惡意的畜生都暗藏在石頭底下，指着蝴蝶笑道：『我們捉住他！』至於那不幸的東西正歪歪斜斜的走着，滿心恐怖，路上一株薊草便擊了他一劍，一個蝎子也射了他一箭，一個蜘蛛也打算把它的藍絲外套來捕捉他，末後，一個蝙蝠在他腰肢上打了一翅便將他結果了。蝴蝶落了下來，快快跌死了……當他在草上呻吟時，那般芋麻好生快活，那般蝦蟆都說：『幹得好呀！』

到天明時，螞蟻們都帶起他們的小囊和他們的筐籃來作工了，沿途來尋找那尸

身，他們剛剛看見了他，便遠遠的跑了，並不欲掩埋他。螞蟻們一點兒事也不做……幸而有一羣黑壳蟲的修道會打從那里走來。這種小傢伙你們是知道的，它們只是來收殮死人……他們便誠誠懇懇的將這死蝴蝶收殮了，並將他擡到墓地上來……這一羣可笑的傢伙急急忙忙走着，並且個個都高聲談起那些感想來……一夥小棕色的蟋蟀，坐在它們門前晒着太陽，很嚴肅的說道：「他很喜歡花的！」蝸牛們也道：「他最愛在夜裏跑！」甲蟲們也在他們金色衣服中搖搖擺擺的哼道：「很流蕩的！」很流蕩的！」在這一羣當中，並無一句爲死者追悼的話；草原的四周，只有一些肥大的百合花閉着了，一些蟬子不唱歌了。

末了一幕就在蝴蝶墳上演的。黑壳蟲做完了他們工程後，一個壯麗的土蜂便把祭品推來放在左近的洞穴中，並走上墳背，開始讚頌起死者來。不幸並不知道死者的往事；只翹起幾隻腳，指畫了足有一點鐘，憑着他的口才胡湊……演說家說罷，各個都走了，於是在這荒涼的墓地上，大家便看見前幾幕中的那個班螯打從一個墳

後走出。滿眶眼淚，跪在那墓道的潮濕地上，說了一番動人的祈禱，爲他那墳中的可憐的小伙伴。

九 你來賣磁器罷

我的詩剛念完，傑克快活極了，便站起來叫好；但一看見那般公正人的驚愕臉色，便急忙止住了。

巴撒茸一家人，傅熱魯一家人，對於他們適才所聽的俱遲疑不決，一些大而且圓的眼睛都把我望着；那兩個非魯亞只是互相做着眉眼。沒一個人吐露一言半語。

猛的，就在這種全般猶豫及沉寂的中間，發出了一片聲音——甚麼聲音呀！——木然的，無韻味的，冷酷的，不顫動的，一種幽靈的聲音，從鋼琴後面發出來，把我在椅子上駭得打戰。十年以來，這是頭一回，大家方聽見了這雀兒腦袋的人，

即是這位神學家拉魯埃特的言語了。這怪老人用着一種凶猛的樣子嚼着他的糖道：

「我很悅意人家殺死了這蝴蝶，我不歡喜它們的，我，那般蝴蝶！……」

大眾都笑了，於是就把我的詩議論起來。

那位酒窖俱樂部的會員以為這作品太長了一點，極力勸我拿來改做一首或兩首小歌，同法國古歌一樣。阿爾阜爾學生是自然派學者，叫我考察一下，斑蝥原是有翅子的，於我寓言中又舉出了許多類似的例。非魯亞兄弟說是在某處曾讀過這些作品。傑克低聲向我道：「不要聽他們的，這確是一部傑作。」比野羅特一言不發；他顯然是很有心事。或者這正直人在念詩的那些時候坐在他女兒身邊，覺得了那隻容易受感觸的小手在他手中的顫動，或明白了那種純黑而動情的眼光的閃灼；所以那一天的比野羅特，時時都帶着一種——由是言之——很奇特的神情，而且終夕都膠貼在他小姐的裝服上，使我不能向黑眼睛說一句話，並使我很早的就抽身走了，不願再去聽那酒窖俱樂部會員的時新小調，這會員定然不能原諒我的。

在這不朽詠誦的兩日之後，我便接了比野羅特姑娘一封紙短詞美的手札：「快來，我父親知道一切了。」並且在紙下面，我親愛的黑眼睛更寫道：「我愛您。」我承認，因為這個大消息，我很有一點感動。但兩天以來，我俱拿着我的稿子在發行人家裏跑動，對於黑眼睛不如對於我的詩那樣要緊。又因想着去向色維倫的比野羅特作一種解釋，也不是令我啓顏的事……所以，縱然迫於黑眼睛的招呼，我仍過了好些時不到「那邊」去，只爲寬解我的心總是自家說道：「待我賣了我的詩後。」不幸，我却賣不出它。

那時候，——我不知道現在還是不是這樣，——一般發行先生們都是很溫和，很有禮，很寬大，很歡迎的人們；但他們有一樁頂大的壞處：就是凡人到他那里從不能會着他們。彷彿一種極細微的星宿只能在天文臺的觀象鏡裏才看得見，這般先生斷不是尋常人們所能親近的。無論何時您走去，人家總叫您再來罷……

八天便如此過去了。又到了禮拜日。傑克依着他老規矩到比野羅特家去晚餐；

也是他獨自一人去的。我把那般看不見的星宿實在追隨得太疲倦了，這一天我都睡在床上……夜裏，他一進門，便坐在我床沿上，輕輕的責備我道：『聽我說，達利！你不到那邊去簡直不對。黑眼睛哭了，又很傷心；她不看見你必會死的……一個晚會中我們俱在談論你……哈！負心人，她是何等的愛你呀！』

可憐的傑克母親說着這番話時滿眶是淚。

我怯生生的問道：『比野羅特呢？比野羅特說了些甚麼？……』

『一點沒有說……他只顯得很詫異沒有看見你……應該到那里去，我的達利；你去嗎，是不是。』

『從明天起，傑克；我答應你的話。』

我們正談話時，白鷓鴣已回到她的房裏，便開始唱起她那無窮盡的曲子來……

多羅果多低妮！多羅果多低妮！……傑克遂笑了起來，低聲向我道：『你不知道，黑眼睛正嫉妒我們芳隣哩。她以為這是她的情敵……我徒然說她是怎麼樣的，人家

偏不肯聽……黑眼睛嫉妒白鷓鴣！豈不是可笑的事嗎？」我雖像他一樣的笑了，但我心中却很不好意思的想着如其黑眼睛真果嫉妒白鷓鴣這便是我的錯了。

第二天下午，我便到鮭魚街去了。我本打算在見比野羅特之前，一逕到四層樓上同黑眼睛先談一會的；但那色維倫人却正在過道前偵察我，使我躲避不了。只好走入店內坐在他身旁，就在櫃臺的後面。時時一種笛子的微音從店後隱隱約約傳到我們的跟前來。

這色維倫人用着一種信托的話句，和一種和藹的語調，爲我前此未曾聽過的，對我說道：「達利先生，我很願知道您是一個坦白人，或不致使我走入迷途。由是言之……那小人兒正熱情的在愛您……您呢，可也是當真的愛她？」

「確是出於我的本心，比野羅特先生。」

「那嗎，就很好。所以我要提供一點意見給您……您太年輕了，那小人兒也一樣，我想三年後你們再結婚好了。在這三年中，您便好爲您的前途做點事……我

不知道您是否仍打算永遠的去做您那藍蝴蝶的生意；若我處在您的地位上，却極了然所應做的：……由是言之，我便要在這裡植下我的根基，我要擠進拉魯埃特的老店，我便要從事來操練成爲磁業中的一個小熟手，並且要來安排好，以便三年中，比野羅特也快老了，同時可及身得着一個夥計，一個女婿……是的嗎？這番話您以爲怎樣，老兄？』

說到這裡，比野羅特便結結實實拍了我一下，自家笑了起來，真果笑了……他一定以爲我快樂極了，這可憐的人，叫我到他身邊來賣磁器。我既沒有發怒的勇氣，也沒有回答的勇氣；只是難受罷了……

那些盤子，彩盃，蛋白罩，似俱在我周圍跳舞起來。和櫃臺對面的架子上，好些顏色極嬌嫩的素燒牧童牧女，都嘲弄似的看着我，並像舉着它們的牧羊杖告訴我：『你便要來賣磁器了呀！』稍遠一點，那般穿紫色袍的中國磁人，似也搖着他們神學家的大頭，彷彿專爲來保證牧童所說的話道：『是的……是的……是的……你便要來

「賣磁器了呀！」並且那頂深處，那陰險而又好譏刺人的笛音也輕輕吹着：「你便要來賣磁器了……你便要來賣磁器了……」這簡直要把人弄瘋了。

比野羅特以爲我的言語是被那情緒同快樂堵住了。

他特爲給我一點猶豫的空隙道：「今夜我們再談這事……現在，且上樓到小人兒那里去……如此說來頂好……時間像還長哩。」

我遂上樓到小人兒那里，見她坐在小水仙花客廳裏，那很有學問的太太伴着，正在繡她那一雙無了期的拖鞋……我親愛的加密麗怎樣的寬恕我啊！這一天的比野羅特姑娘簡直不似比野羅特；並不會向我說過許多氣忿話，只是極安靜的樣子，一面抽着針，一面高聲數着線路。好運氣，黑眼睛也在那里，她有一點兒矇矓，一點兒幽怨，但那一種重看見了我的天真快樂，我覺得好生感動。這情形却不很久。差不多隨着我的脚跟，比野羅特就進來了。自然他對於那位很有學問的太太已不甚信任了。

從這時起，那黑眼睛便不見了，並且全戰線都被那磁器商戰勝了。比野羅特太高興，太愛說，令人受不住；那些『由是言之』的話，紛然而來直同暴雨一樣。喧鬧的晚飯，吃得很長久……離開桌子後，比野羅特便引我到一傍，問我對於他所提議的意見。因為我須得有些時間去思索，於是我很冷靜的向他說，這事應得再三想一想，一月之中來回答他。

這個色維倫人對於我那不甚殷勤去接受他所贈送的态度，定然很吃驚的，但他脾氣還好，並不洩露一點出來。

他向我道：『就如此罷，一月之內。』於是他便不再談這問題了……不管怎樣！這打擊却終受下了。在這整個晚會中，那不祥而且難免的：『你便來賣磁器了』一句，總在耳裏作響。

及至從這個討厭的晚會回家，向我傑克母親說起比野羅特的提議，他比我還更生氣。

這個正直的孩子，一張臉通氣紅了道：「達利·愛洒特，是磁器販子麼！……我極願看看這種前例：……這正如去勸納馬丁賣洋火，或是勸聖伯符賣掃帚一樣了……老愚人比野羅特，算了罷！……其實，也不要怨恨他；他本不懂甚麼的，這可憐的人。且待他將來看見了你著作成功，並且各報紙上都載有你的名字時，他自會改變口吻的。」

「那自然，傑克；但是要報紙上說着我，我的書總得要出版，我看它却出不了版……爲甚麼呢？……我親愛的，只因爲我不能把我的手去捉住一個發行人：並且因爲這般人斷不爲着詩人們便留在家的。那偉大的巴喀娃也迫於不得已，方自己拿錢來印行。」

傑克一面拿拳頭擊着桌子，一面說道：「好呀！我們便照他的辦法，我們使用我們的錢來印行。」

我癡呆呆的看着他。

「是的，我的小人兒，我們自家印行……恰好，這時候爵正在印他憶舊錄的第一卷……我每天都見着他那印刷人……這是一個亞爾薩斯人，一條紅鼻子，一張孩子氣的面孔。他決其可以賒給我們……上帝臨佑！只待你的書一賣了，我們便給他的錢……就如此了。話已說定；明天我便去會他。」

果然，傑克第二天就去尋着那個印刷人，回來時好生高興，拿起一種得意的樣子向我道：「事已成功了，人家明天就印你的書，我們只須花九百佛郎，真是一樁細事。我已寫下了幾張三百佛郎的債券，每三月付一次款。現在，我很有我的理想。我們每一本書賣三個佛郎，我們出一千部樣本：那嗎，你的著作就應該給我們賺三千佛郎……你將我的話聽清楚，三千佛郎。這上面，我們除了付給印刷人外，每部還須分出一個佛郎給代售的書店，還要送給些新聞記者……留給我們的，清楚得和泉水一般，足有一千一百佛郎的贏餘。如何？一起頭就怎樣的利市……」

怎樣的利市，我實在相信！……不更去追隨那看不見的星宿，不再恭恭敬敬的

佇候在書店門前了，有了一千一百佛郎也足以爲重建家業的費用了……這一天，在聖日耳曼的鐘樓上，是何等的快活！有多少的預算，有多少的夢想！於是接連許多日，那小小的幸運，便一點一滴的嘗到口中了，走往印刷所去，校對樣本，商量封面的顏色，看着那紙張把你的思想印在上面從那十分潤濕的印字機上出來，又兩三次跑往釘書人那里，將第一部成了功的樣本帶回來，在打戰的指頭上翻着……你們說呀！這不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事嗎？

你們一定想得到那「牧歌的喜劇」的第一部是已放在黑眼睛的指頭上了。就是那晚我拿去送給她的，我傑克母親伴着走去，他是非常願意來享受我的勝利的。我們走入水仙花客廳時，多麼的驕矜，多麼的光輝。所有的人都在那里。

我便向色維倫人說道：「比野羅特先生，請允許我把我的第一部作品呈獻給加密麗。」於是遂將我的書放在一隻親愛的小手中，那手已歡喜得打起戰來。哦！如其你們也來看見黑眼睛給我的那種動人的謝意，以及在封面上念着我名字時的那種

燦爛的光輝，你們當然也快樂極了。比野羅特却不很高興。我聽見他問傑克多少錢一本，像這樣使我得到多少錢。

傑克心滿意得的道：「一千一百佛郎。」

於是，他們便低低的談了好一會，我却沒聽見。我只專心去看黑眼睛將她那絲一般的睫毛對着書垂下去，又拿着一種歎賞的神情對着我舉起來……我的書啊！黑眼睛啊！兩種幸福都虧了我傑克母親……

這一晚，在回家之前，我們便到阿得湧劇場的遊廊下徘徊了一會，向書攤上去看一看那「牧歌的喜劇」的情形。

傑克道：「等着我，我去看看人家已經賣出了多少。」

我緩步踱着，只用眼角去瞧一瞧那印黑線的綠封面，擺在門前多麼美觀。一會傑克走來；他感動得臉色都青了。

他道：「我親愛的，人家已賣去了一本。這是個佳兆……」

我靜靜的握着他的手。談話也非常感動的；但在我心中却想道：『巴黎有一個人剛從他錢袋中取了三個佛郎，來買了你腦經的產物，這人正在讀你，正在批評你，……這是一個甚麼人？我很願知道他……』唉呀！我的不幸，我不久就要知道了，這個可怕的人。

我書出版的第二天，我正傍着那野蠻的思想家，在大餐桌上吃午飯時，傑克忽氣喘吁吁的奔入廳子來。

把我挽到門外說道：『大新聞呀！今夜七點鐘我便要同侯爵走了……我們到里斯去看他的妹子，她快要死了……或者，我們須多留一些時……不必挂慮你的生活……侯爵已對加了我的薪俸。每月我可以寄一百佛郎給你。好啊，你做甚麼？你臉這等發青。算了罷！達利，不要孩子氣，進裏面去，把飯吃完，喝半瓶波爾多酒，以便給你點勇氣。我此刻還要跑去給比野羅特告別，通知印刷人，送幾部樣本給新聞記者……我沒有一分鐘閒時……五點鐘在家裏會罷。』

我直看見他大踏步走下了聖白羅瓦街去後，才仍舊走入飯店；但我已一點不能喫，也一點不能喝，那半瓶波爾多酒直被那思想家喝得個乾淨。我只被那種幾點鐘內傑克母親便要遠離了的思想苦透了心。枉自想着我的書，枉自想着黑眼睛，却終不能把這種傑克便要走了，獨自剩下了我，剩我一個人，在巴黎，自作主張，以及自己料理自己的思想分開。

到他所說的時候，他果然來同我會合了。雖然他也一樣的很感動，但直到最後一時，他竟裝出一種最快樂的樣子來。並且直到最後一時，他所表現出來的精神上的豪氣和那可敬的熱心，都顯得他在用來愛我。他只想着我，想着我的安適，想着我的生活。借口去收拾他的箱子，便來整理我的用具，我的衣服：『你的襯衫在這角上，瞧，達利……你的手巾在這方，在領帶後面。』

我只好對他道：『倒不是收拾你的箱子，傑克，這直是我的衣櫥……』

箱子同衣櫥都收拾好了，便去尋了一輛車子，我們遂起身往車站來。在路上，

傑克囑咐了許多事。各種都有：

『常常寫信給我……凡是載有你書的批評的報紙，尤其以舉士達夫。不郎失的批評，都寄給我。我將預備一本厚面冊子，將那些貼上去……對於愛酒特家庭這便是一本金字書……要緊的，你須知道那洗衣服的是禮拜二日來收衣服……尤其要緊的便是你切不可因為成功便昏了頭……這是顯而易見的，你將不免一個很大，並且很利害的危險，凡是巴黎有成功人的危險。幸而加密麗在那里足以牽引你的心……於這一切事上，我的達利，我須要求你，便是常到那邊去走走，不要使黑眼睛傷心。』

我們來到車站。侯爵已在那里了。我遠遠的便看見這個可笑的矮小的人，撑起他那個白刺猬的腦袋，在候車室中，大踏步的走着。

傑克向我道：『快，快，請了！』於是把我的頭捧在他大手上，竭盡氣力的親了我三四次，便奔向他冷酷的同伴那里去了。

一看，見不見了，我便深動了一種奇怪的感情。

登時就覺得我越發矮小，越發瘦弱，越發怯懦，越發孩子樣了，好像我哥哥一去，便把我的骨髓，我的氣力，我的膽量，以及我那半邊身子都帶走了。四圍的人羣使我生長。我於是重又變做了小東西……

夜色下來了。緩緩的，隨着那條長途，隨着那幾段荒涼的河岸，小東西走回他的鐘樓。一想到那間空房子，遂令他駭然悲傷起來。他只想留在外面直到明天早晨。然而却應該進去。

從門房前走過時，那看門的叫着他道：「愛洒特先生，一封信！……」

這是一個綢紋的，噴香的，講究的小信封；是婦女的筆跡，比黑眼睛的筆跡還細緻，還蕭洒……誰寄來的這件好東西？……他趕快把火漆打開，就在樓梯上，借着瓦斯的光念道：

「隣居先生，

那本「牧歌的喜劇」昨天以來就放在我桌上了；但還缺少作者的題跋。您今

夜如能惠臨題跋，豈非甚妙，並同時來喝一盃茶……您須知道！還有一些藝術家在場。

旃爾馬·海波爾」

頂下面寫着：「第一層樓上的太太」。

第一層樓上的太太呀！……當小東西念到這個名字時，一個很大的寒戰遂流遍了他的全身。他又曾見過她一次，是一天早晨，她下樓梯的時候，穿着一件又華麗，又莊嚴，又體面的皮衣，上唇角上仍帶着那點小小的白傷痕。於是想到這樣一個婦人買了他的書，他心上便傲然的跳了起來。

他遂在樓梯中間停留了一會，尋思他還是上樓回自己房裏去的好，還是往第一層樓去的好；跟着忽記起傑克曾向他說的：「尤其是，達利，不要使黑眼睛傷心。」「一種神祕的情感便告誡他，若其他往第一層樓上太太處去了，黑眼睛定要傷心，傑克也要受苦惱的。於是他便決然把信放在衣袋裏，小東西自言自語道：「我

不去。」

十 旖爾馬·海波爾

白鷓鴣來給他開了門。——這原故，須得向你們說明！在他發誓不去的五分鐘後，這個好虛榮的小東西竟去叫起旖爾馬·海波爾的門了。——一見了他，這可怕的黑女人便善意的怪笑了一笑，並拿起她那隻黑而放光的肥手招着叫他：「來呀！」穿過兩三處很華麗的客廳，他們便來在—道祕密的小門前，透過那門，便聽得見——却被那些厚密的帷幕掩去了大半——一些啞然的呼聲，一些咽哽，一些咒罵，一些粗獷的狂笑。那黑女人只敲了一敲，不待聽見回答，便引着小東西進去了。

在一闕光明四徹，錦葵綢子襪糊的富麗女客廳內，只是旖爾馬·海波爾一個人，大步的走着在道白。一件天藍色寬大的浴衣，上面罩着長紗，飄拂在她左右，如

像一團雲堆似的。一隻衣袖捲至肩上，露出一條清潔無倫，雪一樣白的的手臂，手上舉着的不是匕首，却是一柄螺鈿鑲的裁紙刀。那一隻手隱在長紗中間，拿着一本打開的書……

小東西站住了，眼光撩亂的。那位第一層樓的太太從沒有在他跟前有這樣體面的。第一是比起他初次碰見時已不很慘白。而是又鮮明又紅豔，但那玫瑰顏色却略有一點模糊，就這一天說來，她的樣子直像一朵美麗的杏花，而上唇角上那點小小的白傷痕也顯得愈白了。其次就是頭髮，也是他第一次所不能看見的，把她那微帶驕矜而幾乎是堅決的面孔越發形容得美麗了。這是一些淡棕色頭髮，一種淺灰色，一種粉色，柔細極了，堆在頭上，直如一團金色濃霧一樣。

當她看見了小東西，這太太便剪斷了她的詠誦。把她的螺鈿刀同書都拋在她身後一張安樂椅上，以一種可贊美的姿態，將衣袖牽下，並來到她客人面前，毫不拘束的伸出手來。

帶着一種巧笑對他道：「日安，隣居；您可詫異我滿懷的悲劇的憤怒呀！因我正在學做壳立當倫士特的脚色哩……（譯者註：壳立當倫士特是紀元前四百年間希臘大詩人埃士洗爾所著悲劇中的人物，曾手刃其夫，後爲其子弑死的。）這可不是很感人的嗎？」

她便請他坐在她身旁的安樂椅上，彼此就交談起來。

「您很用心於演劇的藝術啊，馬丹！」（他不敢稱之爲「隣居太太！」）

「哦！您知道的，不過是隨意消遣……我所用心的只是雕刻和音樂……然而，這一次，我相信却辛苦了……因我快要在法蘭西大戲院去試演啦……」

就這時候一隻生有黃色冠子的大鳥，帶起它那種翅子扇動的巨聲，直向小東西捲髮的頭上撲來。

那太太駭然的笑道：「不要怕，這是我的白鷓鴣……一個勇敢的飛禽，是我從馬爾吉士島上帶來的。」

她便將那鳥兒取去，撫着它，說了兩三句西班牙語，並拿來放到客廳那端，張鍍金的鳥架上……小東西張着大眼睛。黑女人，白鸚鵡，法蘭西戲園，馬爾吉士鳥……

他深爲讚歎的想道：「好奇怪的女人呀！」

那太太又走來坐在他身畔；又繼續交談起來，那本「牧歌的喜劇」便做了最初的談資。那太太從昨天來，已經讀過並且讀過幾遍了；她已背得出那些詩句，並且極快樂的誦出它。小東西的虛榮心再沒有像在此處如此滿足的了。人家極願曉得他的年齡，他的鄉里，他怎樣的生活，他是否已置身社會，他是否一個愛情者……凡此種種問題，他都非常誠懇的答了出來；所以在一點鐘之後，這位第一層樓的太太便澈底曉得了傑克母親，曉得了愛酒特家的故事，並且曉得了孩子們曾發誓所要重興的家業。但照例，沒有一句話說到比野羅特姑娘，他只說有一位顯者家的年輕姑娘爲這小東西熱得要死，她有一個野蠻的父親——可憐的比野羅特呀！——却正反

對他們的愛情。

正密談時，忽有一個人走入客廳來。這是一位長有白鬚子的老雕刻家，他是來教授這位太太的工課的，此刻她正在學雕刻。

他拿起一種滿懷惡意的眼睛把小東西瞅了一眼道：「我決其，我決其這就是你那是納波里採珊瑚的人。」

她笑道：「正是的。」這個採珊瑚的人聽見這種名稱正自吃驚，她便回身對他道：「你不記得我們曾有一早晨碰見嗎？……您正裸着頸項，掩着胸膛，亂蓬蓬的頭髮，手上拿着水罐……我以為又看見了一個採珊瑚的小漁人，即是我在納波里海邊曾經遇見過的……就在那晚間，我便告訴了我的朋友們；可是我們很少疑到這個小小的採珊瑚的人，原來是一位大詩家，這個砂水罐的底下，原來有「牧歌的喜劇」的。」

我請教你們，小東西聽見了這樣一種恭維讚美話的待遇，是何等的心蕩。當他

正鞠着躬，正拿起一種時髦的樣子笑着時，白鷓鴣又引了一位新客進來，不是別人，正那位偉大的巴喀娃，大餐桌上的新詩人。巴喀娃一進來，就直向那太太走去，並遞了一本綠封面的書給她。

他道：「我把你的蝴蝶帶來了，多麼可笑的文章！……」

那太太急忙做了一個手勢把他止住。他方了然這位作者正在此地，並且正帶着一種敵對的笑容從旁看着他在。他好一會不言語，並且很爲難的，正這時，第三位客走來方幸而解了這個圍。這人是一位說戲的教習；一個又醜陋又佝僂又矮小的人，無精打采的頭腦，戴着赤黃色的假髮，缺牙露齒的笑着。顯見他不佝僂的時候，曾是一位著名的戲子；只因他的虛弱不允許他到戲臺上去表演，才教着幾個學生來自慰，並詆議着同時一般戲子的壞處。

他一到來，那太太便叫道：「您看見李士哈埃里特沒有？她今晚怎樣？」

李士哈埃里特，是同哈舍爾一樣的一位偉大的女悲劇家，此時正是她榮光發皇

的時代。（譯者註：哈舍爾是法國十九世紀著名的女悲劇家，生於一九二〇年，死於一八五八年。）

這教習聳聳肩頭道：『她越來越壞了……這女子並沒甚麼……只是一個笨伯，一個真正的笨伯。』

那學生也道：『一個真正的笨伯；』在她之後，那兩位先生也肯定的又說三句道：『一個真正的笨伯……』

一會，大家便要求那太太背誦一點戲劇。

也不待人固請，她便站了起來，把那柄裁紙的螺鈿刀取在手上，捲上她的衣袖，便從事道白起來。

好或是壞？小東西噤着不能說了。已被這條雪臂弄得眼光撩亂，已被這團顛狂搖着的金髮弄得神志昏迷了，他只顧看却不會聽。及至那太太完畢，他喝起采來比衆人都利害，於是又輪着他來說哈舍爾只是一個笨伯，一個真正的笨伯了。

那一夜，他只是夢着這條雪臂和這團金霧。及至天明，他才打算去坐在韻文台子前時，那迷人的手臂似還將他的袖子拖着在。於是他不能拈韻了，也不打算出去，便從事來給傑克寫信，告訴他那第一層樓上的太太。

「哈！朋友，甚麼樣的婦人呀！她甚麼都知道，她甚麼都認識。她訂過樂譜，她又繪過圖畫。在她那火爐簷上有一個美麗的素燒意大利歌女，便是她的作品。三個月以來，她又正在扮演悲劇，業已比那有名的哈舍爾還演得好。——這個哈舍爾顯然只是一個笨伯——總之，我親愛的，這確是一個你從未夢見過的婦人。她甚麼都看見過，她到處都去過的。她忽然向我說：「當其我在聖彼得堡時……」一會兒，她又告訴您比較起納波里海灣來，她甯取里約海灣。她有一個白鸚鵡，是在馬爾吉士島得的，她有一個黑女人，是過親王埠時得的……實則你認識這黑女人的，她就是我們的芳隣白鷗。雖然她樣子很野蠻，這白鷗確是一個好女子，又安靜，又小心，又忠誠，並且絕不像良善的桑哥一樣只說一些土話。（譯者註：桑哥是一

個最忠誠的騎士，只是喜歡說土話；他主人名字叫做唐紀鎖貴人，都是十五世紀西班牙大文人密舍爾色爾旺特所著的名小說「魔俠記」中的角色。」每當這屋裏的人們要打算從她身上得一點她女主人的詩料，她是否和人結過婚，是否別處有一位波海兒先生，是否如人所說的那樣有錢，白鷓鴣老是以她的土語來回答道：「山羊的事不是綿羊的事；」或者說：「鞋子當然曉得它底上有沒窟窿。」（譯者註：原文於此處因欲形容白鷓鴣以非洲人的口音讀法語，故所拼之字皆訛音，其下另加註解；在譯本中殊可不必，所以大膽刪去了，下仿此。）她就如此說一百句，那秘密也絕不會從她口裏漏一個字的……湊巧，你可曉得我在第一層樓太太處會見了誰？……會見那位大餐桌上的印度詩人，即是那偉大的巴喀娃本人。他彷彿很迷戀她的，所以做了許多好詩一遞一遞的將她比作一隻鷓鴣，一朵蓮花，一頭犀牛；可那太太却不很重視他那歌頌，況且她已受慣了這些恭維：所有藝術家都到她家裏來——並且我可以回答你說，其間很多最有名的——變做了愛情者。

「她是怎的體面，怎的出奇的體面呀！……老實說，如其我的心不早被人佔了，我將不免爲之生長。幸而黑眼睛在這裡做我的保障……親愛的黑眼睛啊！今天我即要去同着她共度晚會，並且我們將隨時談及你，我傑克母親」

小東西剛把信寫完，便有一個人輕輕叩着房門。這是第一層樓的太太叫白鷓鴣給他送了一張請帖，請到法蘭西戲院，在她包廂內去聽李十哈埃里特。他非常歡喜的接着，但他想着沒有禮服，遂不得不壁謝了不去。這件事很令他生了一些壞脾氣。他自己說道：「傑克應該給我做件禮服的……這是免不了要用的……批評登出來後，就應該去致謝新聞記者……若我沒有禮服却怎麼做呢？……」這晚，他便到鮭魚街去了；但是此行却不使他很快樂。那色維倫人很是歡然，比野羅特姑娘很是嬌豔。黑眼睛又常常招呼他，在那明星似的密言中款款的向他說：「愛我！」但這忘恩的人並不願聽。晚飯後，拉魯埃特一家來了，他便戚然的而且討厭的躲在屋角上，及至音樂臺上弄起了音樂，他便凝想着旖爾馬·海波爾高坐在她那間寬綽的包廂

裏，雪白的手臂搖着扇子，黃金的霧鬢在那廣廳燈球下輝煌照耀的光景。他便想道：「假如她看見我在這里多麼的羞人呀！」

過了幾天，並無一點意外的消息。旖爾馬·海波爾並不給他一個生命的信號。

在第一層和第五層樓間，那關係好像中斷了似的。每夜，小東西坐在他的台子跟前，但一聽見了那太太的馬車回來，就使他不能自持，凡那啞然的輪聲，車夫「請開門」的呼聲，都可以令他的心狂跳起來。乃至聽見那黑女人回她房間時，也使他不能安靜；要是他敢的話，他早已去問她女主人的消息了……雖是如此，但黑眼睛却還據在他心頭。小東西傍着她過了許久的時候。其餘的光陰，便關在自己房裏來拈韻，把一般麻雀都驚了，他們沿着瓦角來窺探他，因為那般拉丁區的麻雀也同那很有學問的太太一樣，對於這般住樓頂小屋的學生很有點奇怪的思想。所得的報酬，就只那聖目耳曼的鐘聲——這可憐的鐘聲，都會把它們的終身許給了天主和修士，直如修道院的修道一樣——很爲歡然的看見它們的朋友小東西又永永的坐在桌前；

特爲來鼓勵他，因才給了他那種偉大的音樂。

就這時候，便接到了傑克的新聞。也已住在里斯，並把他旅居的情形說得很詳細：『……好地方，我的達利，彷彿那海就在窗子下面呼吸着你似的！我哩，却很少來享受，我簡直不會出去過……候爵終日都在寫筆述。倒霉的人，有甚方法！往往說到兩句話中間，我一擡起頭來，便看見天際一片小小的紅帆，但跟着又把鼻子埋在紙上去了……哈格威爾姑娘總是很病的……我聽見她在我們的樓上咳嗽，咳嗽……便是我，一到此地，也染了一種很重的感冒，還不會好哩……』

向後一點，便說到第一層樓的太太，傑克說：『……如其你相信我，便不要再往這個婦人家去了。她對於你是很有害的；可是，應該給你說嗎？我逆料她定是一個冒險女人……哎！我昨天在船埠中看見一隻荷蘭帆船是繞行世界一週回來的，載了許多日本的大桅，智利的小橋，一種希奇古怪的貨色彷彿展開了一本地圖似的……我親愛的，我覺得你那旂爾馬·海波爾也和這帆船一樣。然而一隻行程甚遠的帆

船却是好的，一個女人，便當別論了。總之，旅行愈多者閱人愈廣……你不要輕信，達利，切不要輕信！我尤其懇求你的，便是不要使黑眼睛傷心……」

最後幾句話直打到了小東西的心上。傑克對於黑眼睛的幸福仍不變的保守着，而她並不愛他，只覺得他可敬罷了。他便自言自語道：『哦！不呀！傑克，不要害怕；我不會使她傷心的，』於是他立刻就下了決心，永不再往第一層樓的太太處去了……對於這種堅強的決心你們自可信任小東西的。

這一夜，當其那馬車飛滾入穹門時，他居然安靜了。那黑女人的歌聲也不會分了他的心。這是九月間的一夜，又是暴風雨，天氣又沉悶……他用着功，門是半掩着的。猛的，他相信聽見那木梯上的響聲一直引向他的房間來，立刻他已分辨出一種輕悄的脚步聲，同一種衣裳拂地的聲音。有一個人上來了，一定的……但是誰呢？……

白鷗鵠已回家好久了……或是那第一層樓的太太來給她黑女人說話的……

想到此處，小東西覺得他的心便很利害的跳了起來；但他尚有勇氣依然留在桌前……那脚步的聲音更走近了。一直到了梯頂才停住了……靜了一會，跟着在那黑女人的門上輕輕叩了一下，沒有人答應。

他呆坐在他位子上自言自語道：『是她了。』

忽然一股香光便射入房裏來。

房門叫着，一個人進來了。

於是，並不必回過頭去，小東西只戰慄着問題；『是誰？』

十一 糖心

傑克已走了兩月，還沒有回來的日期。哈格威爾姑娘已死了。侯爵由他的書記侍衛着遍遊意大利以度他的喪期，無一天把他那憶舊錄的可怕筆述間斷過。傑克疲

勞已極，在羅馬的幾天，在納波里的幾天，在比士的幾天，在巴力門的幾天，僅能抽一點時候來給他兄弟寫幾行信。雖是這些信上的郵票常有變遷，然而他的話句却少有不同的……「你在工作嗎？……黑眼睛可好嗎？……舉士達夫·不郎失的評語可登了出來？……你又往旖爾馬·海波爾家去過不會？……」對於這同樣的問題，小東西的回答也是不變的說他作了許多的工，他的書也銷得，黑眼睛也如常；他已沒有再看見旖爾馬·海波爾了，却不會聽見說起舉士達夫·不郎失的消息。

這些話都是真的嗎？……有一封最後的信，是小東西在一個狂熱暴亂之夜寫的，它可以告訴我們了。

「傑克·愛酒特先生，比士。

「禮拜日的晚間，十點鐘。

「傑克，我騙了你。兩個月來我總騙着你。我寫信說我在工作，而兩個月來我的寫作早已乾枯了。我寫信說我的書很銷得，而兩個月來人家不會售出一本。我寫

信說我不會重看見旖爾馬·海波爾，而兩個月來我並不會離開她。至於黑眼睛，唉呀！……哦，傑克，傑克，何故我不聽你的話？何故我又重到這個婦人家裏？

你說得真對，這是一個冒險的女人，並無其他。當初我以為她是一個聰明人，如今才知道不是真的……凡她說的話，俱是從另外一個人得來的。她又無頭腦，又無心肝。她是一個騙子，一個寡廉鮮恥者，一個壞人。她發怒時，我曾看見把她的黑女人輾轉於鞭笞之下，並投之地上，拿腳踐踏她。以此，足見是個強有力的婦人，既不信天，又不怕鬼，只是夢夢然的相信預言，夢話，不經之談。至於她悲劇的才能，縱然從一個佝僂矮小的人學了許多工課，並且終日在她家裏把些有彈力的球放在口裏，我却敢說沒有一個戲院要她。照實說，只能算作在歸隱生活中的一個自矜自伐的女戲子。

「何以我竟墜入了這個傢伙的爪子裏，只因我平日最愛的是良善，是單純，我真不解何以致此。我可憐的傑克；但我敢向你發誓說，我原本躲避過她的，而如今

却完了，完了，完了……你知道我是如何的憤怒，並且她是如何的作弄我呀！……我將我的歷史通告訴了她，並向她談及你，談及我們的母親，談及黑眼睛。我現在對你說起來，簡直要慚愧死了……我把我的心全給了她，把我的生命全付了她；但她的生命却仍在她身上，從未打算交付給我。我不知道她是甚麼人，我不知道她是從何處來的。有一天我會問她結過婚不曾，她只笑了笑。你曉得的，在她唇上的那點小傷痕，就是在她家鄉，古巴那地方，所受的一個刀傷。我很想知道誰人使她如此。她很簡單的答應我：「一個名叫巴失哥的西班牙人，」此外更無一句話了。這是不是一個蠢東西呢？我知道他是誰，這個巴失哥？她難道就不該向我解釋幾句嗎？……一個刀傷，自不是天然生成的，噫！但是你看……那般藝術家還繞圍着她給她一個奇女人的別號，她也就受之不疑……哦！這般藝術家，我親愛的，我恨煞他們。你可曉得這般人，只靠着那些雕刻圖畫來生活，他們以為世界上只有這些東西。他們常向你談論形體，直線，顏色，希臘藝術，巴爾得龍，兩面圖，乳頭狀等。

他們觀察你的鼻子，觀察你的手臂，觀察你的下巴。他們研究你有沒有典型，有沒有形式，有沒有品格；進而還要在我們胸中建設起我們的愛情，我們的涕淚，我們的忿怒，他們把你當一隻死鹿似的在用心。我哩，這般人皆覺得我的頭部有品格，而我的詩却甚麼都沒有。他們極其獎勵我，罷了！

「我們生關係之初，這婦人以爲是捉住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小人兒，一個屋頂的大詩人；——她曾以她的屋頂來囉唆過我的！——稍後，經她的黨羽向她證明我只是一個糊塗蟲時，她便只因我頭部的品格而留下我了。這品格，應該告訴你，也是因人而變的。她畫師中的一個，看我是個意大利型，安排把我改做一個意大利的音樂師；又一個，要把我改做一個阿爾及爾賣紫羅蘭的販子；又有一個……我知道甚麼？通常，我在她家時，因爲要討她的歡喜，終日我肩頭上俱搭着一片繡巾，改了裝在她客廳內，傍着那白鸚鵡。我們如此過了好些時，我扮做一個土耳其人，在她長椅的這一端，抽着長烟管，她哩，便在長椅的那一端，拿起她那有彈力的球放入

口裏來道白，有時因爲同我談話，始間斷一會兒：「你有一顆何等品格的頭啊，我親愛的達利堂！」我扮土耳其人時，她叫我做達利堂；我扮意大利人時，叫我做達利葉羅；從來不叫我做達利的……實則我尙不勝榮幸的想着將來圖畫展覽會中在那兩幅畫中：大家定可在那說明書上看見：「旆爾馬·海波爾太太的青年意大利樂師」——旆爾馬·海波爾太太的青年埃及鄉人，「便是我了……何等羞人呀！」

「我且休息一會，傑克。我去將窗子打開，飲一點夜氣。我煩悶已極……我看見了。」

「十一點鐘。」

「空氣使我好了一點。讓那窗子開着，我方能繼續給你寫。天正落雨，天色很黑，鐘聲響了。這房間何等的淒涼呀！……親愛的小房間！我從前多麼愛它；現在我却討厭這地方了。這是「她」，她將它弄壞了；她屢屢到此地來。你自懂得，就在這房間裏，她把我弄上了手的。哦！這已不是作工的房子了……」

「無論我在家與否，她隨時走來，並且到處翻檢。有一晚，我正碰見她在我一個抽屜裏亂翻，我關在那里的，都是世界上我所最尊重的東西：我們母親的信，黑眼睛的信，黑眼睛的信更裝在一個鍍金的匣子內，這匣子你認識的。我進門時，赫爾馬·海波爾正拿着這匣子要開。此刻我只有跳上前去，從她手上把匣子搶下的時候。」

「我帶怒向她吼說：『您在這里幹甚麼？』」

「她做出那頂悲劇的樣子。」

「我是尊重您母親的信的；但這些信却屬於我的，我要它：把匣子還我。」

「您要打算做甚麼？」

「讀讀這些信的內容……」

「我便對她說：『不行，我一點尚不知道您的生活，您倒把我的全曉得了。』」

「啊！達利堂！——這是扮土耳其人的一天——哦！達利堂！您能夠詰責我

這個嗎？您高興時不就到我家來嗎？凡是到我家裏來的人難道都不認識您嗎？……

……

「說着，她聲音越發溫柔了，又試着來取我的匣子。」

「我便向她說：『也罷！既然如此，我就允許您打開；可是有個條件……』」

「『甚麼呢？』」

「『您得告訴我，每天早晨八點到十點的時候你往那里去來。』」

「她臉色猛的就變了，並且瞪目瞪着我……我是從未向她說過這事的。然而我真想曉得。每天早晨這種祕密的出入委實令我焦慮，令我挂念，一如那傷痕，那巴失哥，以及這種奇怪生活的行動等。我本打算要弄清楚的，但同時我又害怕知道。我覺得這其間定有幾樁祕密的醜事，要迫得我去躲避的……然而這一天我竟敢問她，如您所見。這事很使她吃了一驚。她猶豫了一會，遂啞着聲音強勉向我說：『把那匣子給我，您自會曉得了。』」

「於是我把匣子給了她；傑克，這是不是一件羞人的事？她歡喜得打戰，將匣子打開，並把所有的信都讀了，——有二十封——緩緩的，細聲的，一行也沒有跳過。這種又新鮮又貞靜的愛情史，對於她顯然是很有趣的。我本來已經告訴過她，不過撒了一點謊，對她說的這位黑眼睛是一位最高貴人家的年輕姑娘，因她父母不允許她嫁給這個小平民達利·愛洒特；你極清楚這都是我那可笑的虛榮心。

「有時她又打斷她的誦讀來說：「哦！這確是可愛！」或是說：「哦！哦！爲了貴家女郎……」跟着，她一面讀，一面就拿到蠟燭上，帶起一種惡笑看着它燃燒。我哩，就讓她做去；我只想要曉得每天早晨八點到十點她究往那里去來……

「然而，在這些信中，有一封是在比野羅特商店用箋上寫的，這紙的題額上畫着三個綠色小盤子，並且題着：「磁器同玻璃器，比野羅特，拉魯埃特承繼者……」可憐的黑眼睛呀！自然那一天是社店內，急須給我寫信，隨手便用了這張印箋……你想，這悲劇家可像發明了甚麼了！因爲直至今刻，她尙當真相信我所說的那貴

女的歷史以及她貴人的雙親；但她一得了這封信，便甚麼都明白了，遂大笑了起來：

「看呀：這個青年的貴家女公子，這個郊野貴人的珍寶……她叫做比野羅特並且是在鮭魚街上賣磁器的……哈！我現在懂得了您爲甚麼不願把這這匣子給我的原故。」於是她笑了，她笑了起來……

「親愛的，我那時不知成了甚麼樣子，又羞又怒，又瘋狂……我已不覺得甚麼了。遂對她撲去，要搶奪那些信。她害怕起來，便向後退了一步，然而被她那長衣困着，便帶起呼號跌了下去。她那駭人的黑女人在間壁房裏聽見了，立刻就奔了來，赤裸裸的，烏黑，醜怪，披着頭髮。我本想禁止她進來，但是只被她那又粗又滑的手一掌，直把我攘到牆上，並且就在她女主人同我的中間紮住。

「那一個哩，此刻已立了起來，裝起一副哭臉。一面哭一面又繼續着來翻那匣子。」

「她向她黑女人說：『你不曉得，你不曉得他爲甚麼打我嗎？……因爲我發現了他的貴家女郎並不高貴，却是在一處過道上賣盤子的……』」

「那老女子遂用着判決的口氣說：『凡帶着刺馬距的，都不是馬販子。』」

「那悲劇家說：『噫，看呀。看他那女店夥給他的愛情證據……四根後頸的長毛，一把值一個蘇的紫羅蘭……把你的燈拿過來，白鷓鴣。』」

「黑女人遂將她的燈拿了過去；那頭髮同花朵遂爆裂着燒了起來。我讓她做去；我已倒在地上了。」

「悲劇家又接着打開了一個網紙包：『哦！哦！這是甚麼？……一枚牙齒嗎？不是的！是糖做的樣子……我的天，是了，這是一個作比喻的糖……一顆糖做的小心。』」

「唉！有一天，在蒲萊聖日耳歪節場上，黑眼睛買了這顆糖做的小心給我，並對我說：『我把我的心給了您。』」

「那黑女人拿起垂涎的眼睛望着。

「她女主人遂對她說：『他愛這糖呀！鷓鴣……也好！就嚼了罷……』」

「於是如像喂狗似的便拿來丟在她口裏……或者這是可笑的事；但我一聽見那糖在黑女人牙床上碎磨的聲音，我從頭至腳的戰慄起來。彷彿黑眼睛那顆清潔的心真個被那怪物的黑牙齒很快樂的嚼吞了一樣。

「你或者以為，我可憐的傑克，在這樁事後，我們中間便甚麼都完結了嗎？好啊！我親愛的，如其到這事的第二天，你走入旖爾馬·海波爾的家去，你便看見她正同着她那佝僂的人在溫習黑爾來約倫的脚本，（譯者註：黑爾來約倫是法國十七世紀大悲劇家哈西倫所作「昂得羅馬格」劇中的女子的名字。）您便看見一個年輕的土耳其人蹲在那白鸚鵡旁邊的屋角席子上，拿了一根比他長三倍的大煙管……您有何等品格的一顆頭啊，我的達利堂！

「但是，至少你也要說：你既受了這番恥辱，你定然知道了你所想知道的，每

早八點至十點「她」所幹的那事了？不錯，傑克，我已經曉得了，但是便在今晨，還跟着演了一齣可怕的戲哩——可算是最後的戲了！——我即刻就告訴你……可是，許！……有一個人上樓來了……難道是她，她又來虐待我嗎？……雖是事已過去，她却是很可能的。等一等！……我去將房門關鎖了……她便不能進來，你不要怕……

「不應該要她進來的。」

「半夜。」

「不是她；是她的黑女人，這也一樣使我吃驚；我還未聽見她的車子回來……白鷓鴣來睡了，透過壁子，我正聽見那酒瓶子的咕啾咕啾以及那駭人的老調……多羅果多低妮……現在她打起鼾聲來了；真像一個大鐘的擺。」

「且看我們悲愁的愛情是怎樣的結果。」

「差不多有三個禮拜，那佻儂人，就是教她演戲的，宣稱她對於悲劇的工夫已經純熟，他打算使她扮演一次，還有他的幾個別的學生也一樣。」

「於是我的悲劇家便不勝歡喜……：既然手上沒有戲院，遂由一位先生効力，把客廳改成一個戲臺模樣，並且凡巴黎戲院的經理處都送了請帖去……：至於打泡的劇本，大家商量了好久，決定演「阿打里」……：（譯者註：「阿打里」是哈西倫著名的悲劇，共五幕是韻文體的。）因為在所有戲目中，那佻儂人的學生們所最熟悉的就是這一劇。實演起來無須再留心台步，只要彼此合一合手，而且全體複習一下就得了。」阿打里」就要開演了……：因為旂爾馬·海波爾既是不怕煩擾的大方太太，所以複習便在她家裏做起來。每天，這佻儂人便將他學生們引來，四五個裝模做樣的瘦而高的女郎，穿着值十三個半佛郎的法國毛線衣裳，以及三四個窮鬼似的少年，穿着黑紙般的衣服，頂着水鬼般類髮……：除了八點至十點外，終日都在複習；因為，縱然是預備要演戲，但那祕密的出入却沒中止過。旂爾馬，佻儂人，一般學生，衆人都瘋狂似的用起功來。白鸚鵡有兩天俱忘記喂了。至於年輕的達利堂，也沒人留心他了……：總之，一切都進行得不壞；布景也預備好了，戲臺也

建設起了，戲裝也借來了，請帖也發出了。但是在開演前的三四天，那年輕的愛里亞敢——一個十歲的小女兒，佝僂人的姪女——却病了……怎樣辦呢？那里去尋找一個愛里亞敢，那里去尋找一個孩子在三天內就能學會這角色？……衆人都狼狽起來。忽然旆爾馬·海波爾便向我走來說：「老實的，達利堂，您願不願來充這一角？」

「我嗎，您開玩笑了……在我這年齡上！……」

「別人斷不會說這是一個成人的男子的……實則，我的小人兒，您只像十五歲的樣子；在戲中，穿了戲衣，掩了真面，顯得您不過十二歲……況且，您那有品格的頭部與這一角又十分的相宜。」

「我親愛的朋友，我枉自爭執。應該要如其所欲的幹去的，同平常一樣。我如此沒用……」

「戲是扮演了……哈！如其我那時得了意，則我向你談起那天的事來可多麼令您開心……大家原只打着敢納士同法蘭西戲院的經理的算盤的；但這兩位先生

顯然都因別的事牽住了，我們也還很滿意於一位鄉下的經理，倒是終了局方走。總而言之，這個私家演劇弄得不很透澈……：赫爾馬·海波爾雖博得了許多的采聲……：我却覺得這個阿打里·德·古巴是做作得太過了，她缺乏表現，並且說起法國話來就如一隻……：西班牙的畫眉一樣；可是，罷喲！她那般藝術朋友們却都見不到此。因為劇裝是正式的，脚脛是纖細的，頸項是極悅目的……：他們愛的就是這些。至於我哩，我那頭部的品格也博得了一個好成功，不過却不如白鸕鵒扮啞乳母的品格好。那倒是真的，黑女人的頭自比我的還更有品格些。所以到第五幕上，她把白鸕鵒放在拳頭上走將出來，——她的土耳其，她的黑女人，她的白鸕鵒，那女悲劇家極想把我們一齊放在戲里的，——並拿起一種驚懼的神情，把一雙又白又大的眼睛很野蠻的轉動起來，於是全客廳內便迸發出一片強烈的采聲。阿打里喜逐顏開的說道：「何等的成功呀！」

「傑克！……：傑克！我現在聽見她的車子進門了。啊！可惡的女人！這樣晚的

從何處回來？她已把我們可驚的早晨忘記了；但我還戰慄未已哩！

「門是關了……祇須她不要上來！你看，這實在可怕，恨煞做了一個婦人的隣居！」

「一點鐘。」

「我剛才給你談的那戲劇，直演了三天。」

「三天之內，她都是快活的，溫柔的，親熱的，迷人的。不曾打過她黑女人一次。有好幾回，她會向我問你的消息，問你是否還在咳嗽；然而，上帝知道她並不愛你……不過我應該生點疑心。」

「今晨，九點鐘正響時，她忽然走入我的房間。九點鐘啊！……在這時候我從未看見過她的！……她走到我身畔，含笑向我道：「正九點鐘！」」

「跟着，她猛然就變做很莊嚴的模樣。」

「她向我說：「我的朋友，我會欺騙了您。當我們相逢的時候，我並不是一個

自由人。及至您入了我的家門，在我生活中正有一個男子哩；靠着這男子，我方得了我的豪華，得了我的安閒，得了我所有一切的東西。」

「傑克，我本已向你說得清楚，在這祕密的中間是有一些醜事的。」

「——……自從我認識您這一天起，那關係就令我好生厭惡起來……我之所以不向您說者，因我深知道您必不屑於把我分給另外一個人。我之所以不把那關係斷絕者，因我勢必就要將這種懶惰奢華的境况拋棄了才可，而我又賴此以生的，……但今日我再不能如此生活下去了……這樣的謊話壓壞了我，每天這樣的違反心意的行爲會把我弄成瘋子……所以在我自承之後，就是剛才向您所說的這番話之後，若您還願意我哩，我已準備拋棄一切，只同您到一個角落中去生活，您打算往何處去……」

「末後這幾個「您打算往何處去」的字，說得很低聲，十分的挨着我，幾乎觸着我的嘴唇，特爲要令我心醉的……」

「然而我究竟還有勇氣來回答她，乃至很乾脆的，說我是窮人，說我不能謀我的生活，並且說我不能叫我哥哥傑克來供養她。」

「在這答語上，她遂拿着一種得勝的神情擡起頭來：

「好啊！若果我爲我們兩人尋得了一個好方法，並且又確實可以謀我們的生
活不必分離，您說怎麼樣？」

「說到此處她便從一只衣袋裏，取出了一張印花紙的草書，並向我念起來……：這是一張爲我們兩人同一個巴黎近郊戲院訂的契約；她哩，是一百佛郎一月的價值；我哩，是五十佛郎。一切都預備妥當；我們只待簽一個字就得了。」

「我很驚異的看着她。我覺得她是要將我拖入一個洞裏去了，並且我很害怕一會兒便沒有很強的力量去抵抗她……：那草約剛一讀完，並不讓給我回答的時間，她便熱烈的，說起唱戲職業的光輝，和那高尚生活的光輝，我們到了那里，儘可以自由，高傲，離遠了衆人，完全生活在我們的藝術和我們的愛情中。」

「她說得太多；這倒錯了。我因而有了回想的時間，因而將我傑克母親記上來，所以待她那曲子一畢，我便很冷靜的向她說：「我不願做戲子……」

「無疑的她自不能放鬆了這個掌握中的東西，所以她又開始她那美妙的曲子來

「危險極了……無論她向我如何說法，我只是答應一句：「我不願做戲子……」

「她漸漸就忍耐不住了。

「她變着臉色向我說：「那嗎，您甯可要我回到那邊，八點到十點，並且甯可凡事如常了……」

「這麼一來，我便答應得稍爲溫和一點：「我並無所謂甯可……我只是很恭維您安心去謀您的生活，不再依賴那位八點到十點的先生的供給……我只是再向您說，至少我不感有這唱戲的天賦，至少我不會做戲子。」

「登時她就爆發了。

「哈！你不願做戲子……你却做甚麼呢？……真果就以爲你是詩人了嗎？……他自以爲是詩人呀！……可是，應有的你一點沒有，可憐的瘋子啊！……我今天來請求您，只因您印的那種壞書並沒有一個人喜歡，印了書便自以爲是詩人……但是，不幸啊，你的書却是木偶，大家都曾對我這樣說的……出售了兩個月，只賣了一本，就是我的這一本……詩人，算了罷！……只有你那哥哥才肯相信一個這樣未出巢的鳥兒……也是一個渾虫！……所以才給你寫了那許多好信……才歡喜死了要看他那舉士達夫·不郎失的評語……等着好了，他終有一天要因了你的生活而自殺的；於是你哩，到這時候，你……你……到底你做甚麼呢？你可知道？……因爲你的頭部有某種品格，這便令你滿足了；你穿上土耳其衣服，你就自以爲是土耳其了！……第一，我可向你預言，不多幾時，你那頭部的品格會整個兒失去的……你生得醜陋，你生得很醜陋！哎！你瞧着……我敢斷言，縱然你就回到你那賤女子比野

羅特那里去，她也不要你了……然而，你們恰是這個爲那個而生的，……你們兩個生來就爲了在鮭魚街上去賣磁盤子。你這生意自比做戲子好多了……

「她說個不停，又氣逼了咽喉。您從未看見過如此瘋狂的人。我却一言不發的瞅着她。等她說完，我便走到她身邊，——我通身都戰慄起來了——並且極沉靜的向她說：「我不願做戲子。」

「說了這句話，我就對着門走去，把門打開向她指着。

「她冷笑着說：「我走……哦！還早哩……我還得長長的向您說哩。」

「這一來，我便忍不住了。一股血液直昇上我的臉來。便隨手抓了一根鐵火橋向她奔去……我可以回答你，她早逃跑了……我親愛的，到此時，我方懂得了那西班牙人巴失哥。

「她走後，我便取了我的帽子下樓。直跑了一天，偏偏倒倒，彷彿一個醉人似的……哈！如其你在此地……一會兒，我很想跑到比野羅特家去，自投於他的腳下

，要求黑眼睛的恩典。我一直走到店門外，但我不敢進去……你瞧我不來此地已兩個月了。人家寫信給我，却置之不答。人家走來看我，却藏匿不見。人家怎麼能寬恕我呢？……比野羅特正坐在他的櫃臺上。神情很愁苦的……我只對玻璃窗站着望了他一會；接着我就哭着逃走了。

『夜色來了，我回了家。在窗邊哭了好久；末後，才動手給你寫信。我給你如此的寫了一夜。彷彿你就在此地，彷彿我正和你在談話，這麼才使我好了一點。』

『這女人是個甚麼怪物！她竟將我決定了！竟以爲我真是她的玩物，是她的東西了！……你懂嗎？竟要引我到近郊去演戲了！……指導我，傑克，我很是厭倦，很是難受……她給了我多少痛苦，你瞧呀！我不能再相信我，我很懷疑，很生氣的。應該做甚麼呢？……作工嗎？……唉呀！她有道理，我並不是詩人，我的書簡直賣不出去……並且還須付賬，你怎樣辦呢？……』

『終我一生都是糟的……我更無所見，也更無所知了。前途黑暗……：：：只有一』

些定命的名字，她的名字叫做旖爾馬·海波爾。海波爾這個字，在我們語言裏，是劊子手的意思……旖爾馬·劊子手……這是她頂好的名字……我打算搬家。這房間太令我生恨……而且，我便在樓梯中碰見了她……姑如此說，也一定很鎮靜的，如其她又上樓來了……但她不會再上來的。她已忘記了我。藝術家都在那里安慰她……

「哈！我的上帝！我聽見甚麼了？……傑克，哥哥，是她。我給您說是她。她到這里來了；我認識她的脚步声……她已在那里，很近的。我聽見了她的喘息……她的眼睛正靠緊在鎖孔中看我，燒起我來了，我……」

這信並不會寄出。

十二 多羅果多低妮

我已走到我歷史中最黑暗的幾頁，已走到那又窮困又羞人的光陰中來了，達利·愛洒特這時候正傍着這女人生活，已在巴黎近郊去演戲了。好奇怪的事啊！我這時的生活，又不常，又喧鬧，又昏亂，遺留給我的與其說是紀念無甯說是良心的責備。

凡我所能記憶的很是錯亂，我一點清理不出，一點……

但是，請等一等！……我現在只一閉着眼睛。彷彿兩三次都被那奇怪而幽怨的尾聲：多羅果多低妮！多羅果多低妮！立即震驚起來，終夜，如同受了魔術似的，我那睡着的記憶也甦醒了，已死的時間也從它的墳墓中扒了出來，於是我看見了小東西，那時他正在孟特巴那士大街一幢又新又大的房子中，處於赫爾馬·海波爾與白鷓鴣之間，前一個正在溫習她的脚本，後一個正不斷的唱着：多羅果多低妮！多羅果多低妮！

呀！可怕的房子！現在我看見它了，我看見它千百垛窗子，看見它綠色粘手的

梯欄，看見它冰開的鉛皮，看見它編着號數的房間，看見它白色的，還聞得出一點新油漆的氣味的走廊……雖是很新，但業已齷齪了！……其中有一百零八個房間；每一個房間就是一個家庭。但是甚麼家庭！……終日都在鬧把戲，呼號，吵鬧，殺戮；夜裏，又是孩子們的啼哭，赤腳在地上走的聲音，接着便是搖籃沉重而畫一的動搖聲。有時，變換一下，即是警察的拜訪。

就在這裏，就在這七層高樓有陳設的巢穴中，旆爾馬·海波爾同小東西便來借以庇蔭他們的愛情……愁慘的居室是屬於一個主人的！……他們所以要選取這房子，因為離他們的戲院很近；而且住新房子，他們便出不了許多錢，以四十佛郎——一種揩石灰人的價值——他們便在二層樓上佃得了兩間房子和一段臨街遊欄，爲這一幢大屋子裏最體面的居室……他們每晚總是半夜戲畢了回來。

一回來，他們便在桌子角上尋得一點冷肉，和那黑女人白鷓鴣，她還等候着在……旆爾馬·海波爾只剩下了白鷓鴣，那位八點至十點的先生已把她的車夫，她的

傢具，她的食器，她的車子都拿回去了。騰爾馬·海波爾便只剩下她的黑女人，她的白鸚鵡，幾件珠寶以及她所有的衣服。這些衣服，不消說，是除了演戲外便不用的，那鑲皮和花緞的長裙是再不用來掃外面的街道了……只是這些衣服便佔了一間房子。它們懸掛在四圍的鋼衣架上，那絲織的大褶子和那耀目的顏色，在那褪紅的玻璃窗和陳舊的傢具中，出奇的不調和。黑女人便宿在這間房裏。

他們的居室非常的愁慘非常的窄逼，他們從不會出去過。戲園以外的光陰，都在他們家裏用來念腳本過去了，這樁事，我敢向你們發誓說，是一樁可怕的喧譁。從房子這端直到那端，總聽見他們那演戲的吼聲：『我的女兒，還給我，我的女兒！——到這裡來，喀士巴爾！——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可惡呀！』這其間，又加上白鸚鵡慘裂的叫聲，以及白鷓鴣尖銳的聲音不斷的唱着：多羅米多低妮！……多羅米多低妮！……

騰爾馬·海波爾好高興。這生活很令她歡喜；並且得意的來經營着這等窮藝術

家的家政。她常說：『我一點不失悔。』她失悔甚麼？假使有一天這窮困把她弄疲了，假使一天她厭於吃喝，從小酒館給她買上來的立突瓶子裝的酒，以及棕色醬油調和的不可口的菜，假使有一天她竟把這等近郊戲院的演戲藝術學到了，只到了這一天，她自會知道去恢復她從前的生活。所有她失去的，她只須伸起一根指頭就可以取回來了。

這種有退步的念頭給了她許多勇氣，所以她方說：『我一點不失悔。』她倒一點不失悔；但是他呢？……

他們最初上演的是「漁人喀士巴爾都」是一齣最好的通俗歌劇。她得了許多的采聲，但決非由於她的才能，——聲音又壞，舉止又可笑——只由於她那雪白的肩膀，由於她那鑲皮的袍子。因為那里的坐客都很難看見這種耀眼的肌膚以及這種四十個佛郎一碼的美麗袍子。在戲場裏，大家都說：『這是一位公爵夫人！』所以那般最容易觸癢的人便拚命的喝起采來。

他却沒有同樣的成功。大家覺得他太小了；並且他又害怕，又害羞。說話的聲音非常之低，好像在做懺悔似的。大家都向他吼道：『高聲！高聲！』但他的咽喉總是緊逼的，那些話句總是擠出來的！他被人家打起哨子來了……有甚麼辦法！旆爾馬說得好，職業是不在這里的。總之，既是庸劣詩人，便沒有做名優的理由。

最能安慰他的話，便是她常向他說的：『他們都不懂得頭部的品格；』然而對於頭部的品格，經理絲毫沒有錯。在狂亂的兩場戲後，便將他叫至辦公室，向他說：『我的小人兒，正戲不是您的生意。我們彼此都弄錯了。我們試演一回頑笑戲看，我相信在喜劇中，你一定做得很好。』於是從次日起，便試着來演頑笑戲。他專演最前幾幕的小喜劇，扮做昏憤的小丑，人家把檸檬水給他當香檳酒喝，又捧着肚子在戲台上跑，有時又扮作戴紅色假髮的矮人，哭得同小牛一樣『哼！……哼！……哼！……』有時又扮做鄉下的求愛佬溜着他那愚鈍的眼睛說道：『姑娘，我很愛您！……啊呀：真個的，我非常愛您！』（譯者註：這幾句話原文全拼成訛音，形

容鄉下人口齒不清的樣子，直譯出來，實覺沒味，故改用意譯。）

他扮演的丑角，扮演的怯懦者，都很醜，都很可發笑，所以我只好從實說他做得不壞。這不幸的人也有了成功了；他可以使人發笑！

你們且來解釋一下這樁事。即是正當小東西在戲臺上，裝扮起來，塗着白粉，披着繡巾的時候，竟會忽然想起傑克同黑眼睛來。即是正抹着一個花面，正裝着一個愚人的時候，忽然那般親愛的人的幻象，都是他不顧廉恥背叛了的，竟會在他跟前呈現出來。

猛的他噓着聲音說道：「唉呀！真個的，我非常愛您！……」於是，這不幸的小東西方如夢初醒，從天上跌了下來，睜着他大而驚駭的眼睛四周一看，原來他正沉浮在一場非常自然非常可笑的擾亂中，全場的人遂都發出了一陣狂笑。在戲園的習用語中，這就叫做成功。無意識的他竟得着了一種成功。

這一團人本是遊行在幾縣中演戲的。很像一種遊牧民族，有時在格羅乃爾，有

時在孟特巴那士，有時在色維爾，有時在蘇烏，有時在聖克羅。從此到彼，大家都擁擠在戲院大馬車中，——一輛裝咖啡牛奶的舊貨車，由一匹害癆病的馬拖着。在路上，大家都唱着歌，頑着紙牌。凡那般尙不熟悉各人所扮演的角色，便坐在車的深處，各自去溫習他們的小冊子。所以他也有他的地位。

他在這團人中，總是沈默寡言而且很憂愁的，一如那夥成名的悲劇家，任憑他身旁怎樣的吵鬧，總是閉着耳朵不聽。他墮落得已如此其低的了，而那般遊方戲子還不及他。他恥於去同化成像這樣的伙伴。女人們，一些自負的，色衰的，塗脂抹粉的，裝模做樣的，威重難犯的老女人。男子們哩，一夥無意識，不會寫字的俗人，多是那般賣油酥的小販和剪髮匠的兒子，不過由於遊蕩，懶惰，以及愛好金錢，愛好穿着，因而才跑到戲台上來伺候顏色，來服侍蘇娃羅夫的外套，換言之，一夥油滑流氓，專心專意只在他們的修飾上，把他們的薪金花費來燙頭髮，並且當他們費了五點鐘，用兩碼漆紙來做了一雙路易十五時式的短靴時，便拿起一種不勝疲勞

的樣子來向你們說：「今天，我很作了些事。」……的確確，如今之擱淺在這個四輪車裏，恰是嘲笑比野羅特的音樂廳的惡報。

就由於他那討厭的樣子，以及他那沉默的驕傲，所以他的同事都不喜歡他。大家說：「這是一個陰險小人。」旆爾馬哩，却相反，知道如何去博得衆人的歡心。她高踞在大馬車的頂上，彷彿一位走佳運的公主似的，露出美麗的牙齒笑着，把腦袋仰在後面，顯出她細膩的頸項來，同一般人都爾汝相稱，叫男子們做「老朋友」，叫婦人們做「我的小人兒」，故意逗得衆人都說她：「這是一個好女郎。」一個好女郎，何等的侮慢！……

便如此走着，笑着，粗俗的笑話說得火辣辣的，一直來到演戲的地方。戲一演畢，大家馬上便脫了戲裝，並且很快的又跳上馬車回巴黎去。天氣總是很黑了。彼此低聲的談着，並且在暗地裏彼此用着膝頭來相尋。有時，又隱隱的笑着……一到了買倫近郊的稅關地方，大馬車便停了。所有的人都下來了，並且大家成羣的把

赫爾馬·海波爾一直送到那大樓的門前，這時候，白鷓鴣已是半醉，還淒然的唱着：多羅果多低妮！……多羅果多低妮！……在等候他們哩。

但看他們兩人彼此的摟着，人家一定相信他們很相愛了。却不然！他們並不相愛。他們都很明白的。他曉得她是一個撒謊的，冷酷的，沒心肝的。她也曉得他是一個無能力的，軟弱得乃至一事不能作的。她心裏尋思：『總有一早晨，他的哥哥一定要走來將他從我這裡搶去，仍舊送還給那個賣磁器女人那里去的。』他也心裏尋思：『總有一天，她厭倦了她所幹的這等生活，必仍去同那八點至十點的先生雙飛並宿的，於是我哩，便獨自留在這污泥中了。』這種無盡期的恐怖便使得他們把那最清明的愛情完全失却了。他們只管不相愛，然而他們又只管嫉妒。

這是不是奇怪的事？沒有愛情，却能夠嫉妒？哎！事情硬是如此……每當她親親熱熱向着戲院中一個人談話時，他的臉色一定要變。每當他接到一封信時，她一定要奪了去拿着打戰的手把它折開……永遠都是傑克的一封信。她笑着一直讀到末

尾，順手便丟在一件傢具上，輕蔑不屑的說道：『永遠是一樣的話。』唉！不錯！永遠是一樣的話，卽是那忠實，寬厚，克欲等一類的話，就爲了這些，她才非常憎惡那做哥哥的……

正直的傑克並不疑心他哩。他一點不疑心。人家寫給他的信，無非是說一切很好，無非是說「牧歌的喜劇」已賣去了四分之三，無非是說定期債券已經將書店裏的錢撥付清楚了。他自然仍照舊的誠信和良善，所以仍繼續着每月寄一百佛郎到波納巴爾特街，總是白鷓鴣去收取。

連着傑克的一百佛郎以及戲院的薪金，他們算來定夠生活了，況在這窮人窟中。但他們彼此都不知道用錢的方法，一如人家說的，縱然有了錢：他哩，因爲他從來不會有過錢的；她哩，因爲她常常又太有錢了。因此，隨便浪費！每每從月初的五日起，那錢箱子——是一個大麥草編的黃色的小拖鞋——那錢箱子便空了。第一是白鸚鵡，只這一件東西，就抵得一個大人的自然用費。其次還有白顏色，青黛，

，脂粉，安眠藥，戲裝，彩畫的傢具等等。而且戲裝上的花邊太舊了，太不鮮明了；馬丹要換新的。還該買許多花來供奉她。覺得用餐時總比看着空花瓶要好些。

兩個月，這家庭就負了許多債。房賬，飯館的賬，戲院看門人的賬，都不少。時時，總有一位不耐煩的債主跑來鬧一早晨。到了這些日子，簡直狼狽已極，於是便跑到「牧歌的喜劇」的印刷人那里，在傑克的名下借了幾個魯意。那印刷人因為有那著名的憶舊錄第二卷在手上，而且曉得傑克仍舊在做哈格威先生的書記，所以毫不遲疑的打開了錢包，一個魯意一個魯意的，竟已借到四百佛郎，加上「牧歌的喜劇」的債券九百佛郎，算是累到傑克身上的是一千三百佛郎的重債。

可憐的傑克母親！許多的禍害正等着他回來啊！達利是失了蹤，黑眼睛是傷心極了，不會賣出一本書轉累了一千三百佛郎的債。他怎樣自拔呢？……那女人很少挂慮，但是他哩，小東西，這思想沒有離開過他。這簡直是一種附身的鬼魅，一種永存的恨事。他只好找事來自遣，作起工來猶如一個囚徒似的（但是作的甚麼工呀

，公道的上帝！）學習一些新談諧，站在鏡子跟前研究一些新鬼臉，但從鏡裏照來的每每不是自家，而是傑克的面目；便是在腳本的字裏行間，所見的也不是郎谷呂莫，也不是若西亞，也不是別的頑笑戲中的人物，他只看見傑克的名字；傑克，傑克，隨時都是傑克！

每天早晨，他總得帶着驚恐把日曆看一看，計算那債券到期的日子還有多久，他一定要寒戰着說道：『不到一月了……不到三禮拜了！』他很清楚那第一次期券的時候一暴露，他哥哥的犧牲便從這一天開始。乃至在睡眠中這念頭也隨着他在。往往突然的驚了醒來，心裏是逼緊了，臉上是眼淚縱橫，剛才所得的一個奇離可怕的夢境，還夾七夾八的記得起來。

這夢，常是一樣的，差不多每夜都有。即是在一間不認識的房間裏，內中有一個挂有老鎖的大衣櫥。傑克正攤在一張軟榻上，慘白的臉色，白得極其可怕；他像是就要死了。加密麗，比野羅特也在那里，站在衣櫥跟前，正要打開衣櫥尋找一張

殮尸布。只是她總不能做到；並且一面把那鑰匙在鎖孔的四周瞎探，一面使聽見她帶着一種憂傷的聲音說道：「我不能打開它……我哭得太利害……我已看不見了……」

縱然他打算防範着不再做這個夢，但是這夢境却清清楚楚印在他腦裏。只要他一閉着眼睛，他就看見傑克攤在軟榻上，而加密麗，瞎着眼睛站在衣櫥前面……所有這種良心責備，所有這種震驚景象，一天一天的直將他弄得越發黑暗，越發容易動怒了。那女人，在她那面，已是不能更忍。況且她已泛泛的覺得他定要逃走了，——不過她不知道從何而逃——這也是可以激怒她的事。所以隨時都演着一種可怕的戲景，隨時都在叫喚，隨時都在咒罵，好像在洗衣船上一樣。（譯者按：巴黎的洗衣場所多半在色倫河畔特設的平底寬面的大船上。）

她說他道：「滾到你比野羅特那里去，她會拿糖心給你。」

他哩，也立刻說道：「回到你巴失哥那里去，他可以砍裂你的嘴唇。」

她若叫他：『紳士先生！』

他便回她：『女光棍！』

跟着他們都哭了起來，於是便彼此相恕以便次日又動手。

他們便這樣的生活着，那里算是生活！只算用鉄鏈鉤住，安心一齊的睡在一個泥溝裏罷了……這簡直是一種污泥的環境，簡直是一種可悲的時間，直到今日，當我低吟着那黑女人的尾聲，即是那古怪而悲哀的：多羅果多低妮！多羅果多低妮！的時候，這些景象像還能在眼前一段一段的展了開來。

十三 劫奪

這正在孟特巴那士戲院的一夜，九點鐘。小東西把第一齣戲演畢，轉身上樓到他扮戲房裏去。正上樓時，恰碰着旆爾馬·海波爾下樓到戲台上去。她喜逐顏開的

，全身都穿着皮衣和長紗。握着聚頭扇直如色里買倫一樣。（譯者註：色里買倫是莫里野爾所著的「寡交者」一劇中的一個少年美婦的名字，這名字借用得頗廣，今人往往借以目戲院中的名角。）

經過時她向他道：「到戲場裏來，我正動手了……我必然是體面的。」

他急忙向扮戲房走去，並且很快的解着戲裝。這間扮戲房，他與兩個同事合占的，是一間沒有窗子的小房子，天花板很低，全靠一盞煤油燈取光。

小東西到了房裏剛一會兒，正動手在脫去那一身的異服，便聽見一個管理戲場佈景機關的人在樓下喚他道：「達利先生！達利先生！」他走出扮戲房，俯在那欄杆的潮濕木頭上問道：「有甚麼事？」因見沒有人答應，他就走了下去，他是這樣打扮着的，僅僅把臉上的紅色白色抹了一抹，剛穿上衣服，還戴着他那火色大假髮，垂到他的眼睛上。

一到樓梯下面，忽撞在一個人的身上。

一面向後退着，大叫道：「傑克！」

果是傑克……他們一言不發的彼此看了好一會。末後，傑克便握住他的手，滿含着眼淚，以一種甜密的聲音低低說道：「哦！達利！」這已夠了。小東西感動到了心臟，將四圍看了看好像一個畏人的孩子，很低聲說了兩句，低得只有他哥哥方能聽得見：「引我離開這裡，傑克。」

傑克打起戰來；於是拿手挽着他，把他引到門外。一輛馬車正在門前候着；他們便上了車。傑克母親叫道：「聖母街——巴底泥約爾區！」那車夫拿起一種快活的聲音答道：「就是我住的那區！」於是車子就搖動起來了。

……傑克到巴黎已兩天了。他是由巴力門來的，因為比野羅特的一封信——三個月才傳到他手上——方發覺了。這信，既短又無句法，只告訴他達利失了蹤。

他一讀了這信，傑克就猜着一切了。他自己說道：「孩子幹出了蠢事，……我應該走了。」於是立刻就去向侯爵請假。

那個好好先生便跳了起來道：「請假！您瘋了嗎？……我的憶舊錄呢？……」

「只須八天，侯爵先生，來回的時候都有了：去救我兄弟的性命。」

「我管您甚麼兄弟……入門時，您不是已曉得了的嗎？你忘記了我們的契約了嗎？」

「不會忘記，侯爵先生，但是……」

「不必說您的但是。那您會像別人的。若您要離開您的職務八天，就再也不用轉來。我請您想一想……慎重一點！您就坐在那里想。我即刻便要口述了。」

「通通想過了，侯爵先生，我走了罷。」

「那就趕快走。」

說到此處這不顧情理的老頭子便取了他的帽子，到法國領事那里尋找他的新書記去了。

傑克當晚便起了身。

一到巴黎，他就跑到波納巴爾特街。那看門的正在院子裏，跨坐在水池上，抽着煙斗，傑克便向他叫道：「我兄弟在上面嗎？」這看門的笑了笑道：「他好久就跑了。」

他本打算保守秘密的，但是一枚值一百個蘇的銀錢便將他牙關打開了。於是他就談起，許久以來，那第五樓的小人兒同那第一樓的太太便失了蹤，沒人知道他們藏在甚麼地方，在巴黎的那一處，但可決定他們却在一塊，因為那黑女人白鴿鷓，每月都要來看幾次有沒有東西寄他們。他又說到達利先生，走的時節不但忘記給他告別，並且還欠了最後四個月的房錢，不必說別的零星小賬。

傑克道：「好了，以後統要清償的。」於他一分鐘不耽擱，連揮去衣上旅行塵土的工夫也沒有，便尋他的孩子去了。

起頭他就到印刷人家裏，想着「牧歌的喜劇」的總棧既在裏里，達利必然是常去的。

那印刷人一見進去，便對他道：『我正要給您寫信，您知道的那第一次的期券只有四天了。』

傑克毫不關心的道：『我已向那里辭了事了……明天便往書店去走一遭。他們有許多錢應該付我。那銷場很盛的。』

印刷人大睜起他那雙亞爾薩斯人的藍眼睛道：『怎麼？……銷場很盛！誰給您說的。』

傑克遂變了臉色，覺得有了一樁禍事。

那亞爾薩斯人接着說道：『看那屋角上，所有的書都在那里。這就是那『牧歌的喜劇』。賣了五個月，只賣出一本。末後，那般書店都厭煩了，便一總送還給我，都堆在那里。自它一印出後，最好當廢紙稱了去賣。吃虧之至；可是印得却好。』

這人的每一句話，落在傑克的頭上，直如一條包鉛手杖的打擊，但這番話說畢

後，又告訴他達利尙在他的名字下，向印刷人借去了四百佛郎。

毫無慈悲的亞爾薩斯人道：「就在前天，他尙差了一個駭人的黑女人來向我要兩個魯意；但我却正當當的拒絕了。第一，因為那煙薰腦袋的祕密使者不能得我的信任；其次，您懂得的，愛酒特先生，我哩，不是有錢的人，已經借了四百佛郎給您的兄弟了。」

傑克母親興奮而無焦慮的答道：「我知道的，但不必多慮，這錢立刻就還您。」跟着他很快的就出去了，生恐被人看出他的情緒。一到街上，他迫不得已只好坐在界石上。他的腿不聽他使用了。他的孩子逃了，位置失了，印刷人借出去的錢要歸還，房子，看門人，後天的期債券，種種東西都在他腦筋里沸騰旋轉起來……他猛的站了起來，自言自語道：「第一是這些債務太逼人了。」縱然他兄弟的疏忽得罪了比野羅特一家人，然而他仍毫不遲疑的走向他們那里去。

一進了「拉魯埃特老店」的店門，傑克便望見櫃檯後面有一張又黃又腫的肥臉

，起初他還不認識；但是店門一響，那肥臉舉了起來，一看見他進去便發出一聲回響：「由是言之，」有這一聲總不致誤了……可憐的比野羅特！他女兒的憂愁竟把他弄成另外一個人了。從前的比野羅特是何等的開闊，何等的紅潤，現在已不像從前了。五個月來，爲他那小人兒所傾的眼淚把他的眼睛也弄紅了，臉頰也弄消瘦了。在他褪了色的嘴唇上，從前隨時帶着的狂笑現在已變做一種森冷的微笑，一種寡婦同被棄的情婦的微笑。

傑克母親硬着聲音道：「是我，比野羅特，我來求您給我幫個大忙。借一千三百佛郎給我。」

比野羅特並不回聲，只打開他錢箱，抓出幾個埃舉；跟着又把抽屜關上，靜靜的站了起來道：「我此處沒有，傑克先生。等我一下，我到樓上尋去」。走到櫃房門前，他又拿起一種矯情的樣子道：「我不請您上去，這樁事太使她難堪了。」

五分鐘後，這色維倫人便拿着兩張一千佛郎的票子走來，放在他的手上。傑克

不願意接收道：『我只需用一千三百佛郎。』但這色維倫人却堅拒不肯收還道：『傑克先生，我請您一併收下罷。我之所以拿出兩千佛郎來，即是從前爲我買一個人時，姑娘曾借給我的。若您拒絕了，真乃由是言之，我要恨死了您。』

傑克便不敢再推了；把錢放在衣袋裏，並且把手伸給色維倫人，很簡單的向他道：『請了，比野羅特，謝謝您。』比野羅特便握住他的手。

他們又感動又沉靜，彼此對着面，便如此的停頓了一些時。兩個人都有達利的名字在嘴邊，都爲了小心謹慎，不敢說出來……這父親同這母親彼此明白罷了！……傑克最先警覺。是眼淚將他佔有了；他便趕快走了出去。色維倫人伴着他直至過道上。走到這裏，這可憐的人不能長久的忍着那悲痛，悲痛已填滿了他的心，於是他便用着一種近前的樣子道：『哈！傑克先生……傑克先生……由是言之！……』但他太感動了，難於完成他的翻譯，只能連連說道：『由是言之……由是言之……』

啊！是的，由是言之！……

別過比野羅特，傑克便轉到印刷人處。縱然亞爾薩斯人的限期未到，只想立刻還與他借給達利的四百佛郎。因為自家免挂慮，所以竟將三張期券的錢通通付清了；事情完畢，方覺得心上大輕，他便自言自語道：『尋找孩子去。』不幸，時間把光陰趕走得太快，況且又是旅行的疲勞，又是感觸；又是長久未癒的乾咳，這些直把可憐的傑克母親累壞了，他只能回到波納巴爾特街來略為休息。

哈！當他走入了那間小房子，還能趁着十月間老太陽的末光，把所有的東西看了一遍，這些東西都對他談起他的孩子來，當其他聽見那聖日耳曼良善的鐘聲，因為濃霧隔看，微有一點啞，這傑克母親便非常痛苦起來，真可以說是一個惟一的母親……

他在房裏間踱了兩三遍，一面到處窺探，一面打開了衣櫥，想在失望中尋得一點東西可以察出逃人的蹤跡。但是，唉！櫥裏却是空的。全個房間彷彿遭了天災，

被人棄了的一樣。人並沒有走，是逃了。只在一隻屋角的地面上，有一隻燭檯，在火爐裏，一些燒殘的紙中，有一只金邊白木匣。這匣他認得。是人家用來放黑眼睛的信的。現在，他却在那灰中間尋着了。何等的褻瀆呀！

他繼續着還在搜尋，就在桌子一隻抽屜裏，發見幾張狂寫着草字的紙，他一看見，就認得是達利的筆跡。傑克母親便拿近窗子跟前來讀道：『不消說，定是一首詩了。』果然是一首詩，一首抒情的愁詩，他一開始便這樣說：

『傑克我騙了你，兩個月來我總騙着你在……』就是那封未寄的信；但是你們瞧，它居然寄到了受信人的手上。這次，真是鬼使神差啦。

傑克將他從頭讀到尾，當他讀到信中所說孟特巴那士的契約，一個是堅強的提出，一個是固執的拒絕，他便樂得跳了起來。

他叫道：『我知道他在何處了。』於是把信放在衣袋裏，便很安靜的睡下；但是，縱然那疲勞累壞了他，他却睡不着。常常都有這種可惡的咳嗽……到天色微明

，一種秋日的微明，又疏懶又森寒的，他便緩緩的起來了。他的計劃已想定了。

把那衣櫥裏的一些爛衣服都收拾在他箱子裏，並不會忘記了那個金邊木匣，向着聖日耳曼的鐘樓道了最後的別，讓那窗子，門，衣櫥，都大開着的走了，因為不使他那佳運在這居室中又留給後來住的人。到了樓下，向房間也告了別，付清楚了延期的房金；不再回答那看門人奸猾的問話，便打起哨子喚了一輛過路的車來，叫他載至比羅瓦旅館，聖母街，巴底泥約爾區。

這旅館是老比羅瓦的一個兄弟開的，就是侯爵家做廚子的那個老比羅瓦。他這里的住客都是付着三月一期的房金，並須有人舉薦來的。所以在這一區裏，這房子得了一種特別名聲。比羅瓦旅客，無異是一種豐裕生活和善良性行的保證書。傑克因為得了哈格威爾侯爵家的那位伐特耳的信任，所以才從他那里取了一隻馬爾薩那的酒籃子給他兄弟。（譯者註：伐特爾是色維捏夫人文中所敘的一個旅館主人的名字；馬爾薩那酒是西班牙名酒，此處意思是指老比羅瓦的舉薦書而言。）

這封薦書很是滿意，所以當他小心問詢能否容他進來做一個房客時，那主人便毫不遲疑的把平地一間好房子給了他，有兩垛隔扇窗正對旅館的花園圍着，即是我將來所謂的女修道院。這花園並不大：只有三四株槐樹，一畦茂盛是綠草，一巴底泥約爾的綠色——一株不結果子的無花果樹，一架病葡萄籐同幾本正在着花的菊花；畢竟也夠把房子顯得有生氣，不過因為他的氣候稍令有點陰鬱有點潮濕罷了。

傑克一分鐘不耽擱，便把他的住所收拾起來，釘了一些釘子，拴上他的帷幕，安頓了一具木夾，夾上達利的紙張，又把愛洒特夫人的肖像挂在床頭，盡其力量將那因陳設而來的俗氣驅開；諸事整備，才急忙用早餐，很早的就出來了。臨走時，便告知比羅瓦先生，這一夜，特別的或者回來晚一點，請在他房間裏預備下一檯絕佳的晚餐，要兩份食具和一點陳酒。那位良善的比羅瓦先生對於這番特別言語，不惟不啓顏，反而滿臉通紅，一直紅到耳朵尖，如像一位新任的司鐸。

他很困難的說道：「只是，我不知道……那旅館的章程是反對的……我們定有

戒規是……」

傑克笑道：「哈！很好，我懂得了……就因為兩份食具把您驚駭了……請放心，我親愛的比羅瓦先生，這不是一個婦人。」於是他便走了，向着孟特巴那士而來，自己說道：「然而，也是一個婦人，一個無勇概的婦人，一個無理想的孩子，簡直不宜獨處的。」

告訴我，何以我的傑克母親便怎的拿得定到孟特巴那士來尋我。我儘可以將那封未寄的可怕的信寫後，而離開戲院；也儘可以不進戲院去的……好啊！不能。母親的天性指示了他。所以他便信得過到那里來尋我，並信得過當夜就可抓住我；只是，他也細細的想了一想：「因為去劫奪他，應該等到他是一個人的時候，這婦人方不致懷疑。」因此，他便不一直到戲院來探問。凡是戲院裏的人都是饒舌的，只須一句話便可以把她警覺了……他想來最好是去看廣告，一定很快的就可以指示給他。

近郊戲目的廣告是放在本區酒店的門前，一道鐵柵的後面，差不多和亞爾薩斯村子裏婚姻布告一樣。傑克一讀了，便迸出了一種快樂的呼聲。

今夜，孟特巴那士戲院開演「新娘惹倫」，五幕的悲劇，由旖爾馬·波海爾夫人，德西勒萊屋爾夫人，紀尼夫人等扮演。

稍前一點便是：

「愛情與乾梅子」，一幕的頑笑劇，由達利先生，安東南先生，柰翁底倫姑夫等扮演。

他尋思道：「很順遂。他們不在一本戲劇裏；我一定打中了。」

於是他便走入盧克森保咖啡店，以便等到刦奪的時候到來。

夜色下來了，他便來到戲院。戲已開演了。他在門前走廊下大踏步的閒踱有點鐘的光景。

一時一時的，內場的采聲傳到他耳裏，彷彿遠處飛來的冰雹一樣，這傷了他

心，想着或者就是他的孩子在那里扮鬼臉，所以大家才這樣的喝采……正九點鐘，一陣人羣潮湧的走入街中。頑笑劇演畢了；許多人的臉上還帶着笑容在。

他夾在這喧譁中間，又等了一會；跟着，休息時間已畢，衆人又進去了，他便向戲院旁邊一條又黑又滑的小路中溜入去——這是藝術家的入口——去請旆爾馬·波海爾夫人談話。

人家回答他：『不行，她正上演。』

這直是一個野蠻人用的詭計，傑克母親啊！他以着一種極其安靜的態度來說道：『既然我不能見旆爾馬·海波爾太太，就請招呼達利先生；他很可以代我告訴她的。』

一分鐘後，傑克母親便獲得了他的孩子，並且極快的就將他載往巴黎的那一端去了。

十四 夢

我們走入比羅瓦旅館房間後，傑克母親便向我道：「你看，達利，這很像你到巴黎的那夜！」

果然，很像那夜，一檯很講究的消夜正放在極白的桌布上候着我們：肉餅非常的香，酒哩，很有可敬賞的樣子，雪亮的燭光其樂融融的倒映在盃底……然而，然而却不相同！幸福是難於再得的。消夜倒是一樣；但缺少我們昔日招請的花，缺少初到的狂熱，缺少工作的計畫，缺少光榮的夢想，並且缺少那種使人笑使人餓的神聖的信心。沒有一樁，唉！沒有從前消夜中的任何一樁，願意到比羅瓦先生家來的。它們永遠留在聖日耳曼鐘樓內了；所以直到最末了，那坦白的心情，那是從前助我們佳會之興的，也說是不再來了。

哦！不呀，却不相同。我很明白的，本應該歡喜，但一經傑克的注視就使得我眼淚波濤一樣湧上了眼睛。我敢決定在他的心坎上也是很想哭的；但他卻有自制的勇氣，並且還用着一種撫慰的樣子向我道：「算了罷！達利，也哭夠了！一點鐘來你沒有做別的事。（在車子中，當他向我說話時，我倚在他肩膀上沒有停過嗚咽。）你瞧這直是一樁奇怪的招待！你但想着我歷史中那些頂壞的日子，那些頑膠罐子以及「傑克，你是一頭驢子！」的光陰罷。算了！抹乾您的眼淚，悔過的年輕人，您自家到鏡子前瞧，倒可以使您發笑的。」

我便在鏡子中一看；但是我並不笑。我只是羞……我那火色假髮平平的膠貼在我額頭上，紅顏色白顏色塗滿了兩頰，上面又是汗又是淚……簡直醜極了！遂用着一種乏味的樣子抓下我的假髮來！但是，剛要丟它時，又回想一下，遂拿來挂在牆上一個容易看見的地方。

傑克很爲詫異的看着我：「何以你把它挂在那里，達利？這個壞東西，這個阿

巴失戰士的戰利品……（譯者註：阿巴失是美洲一種紅人獵士的名稱，游行於美國之北及墨西哥之南各處，以長於譎戰著名的。）我們倒有了波里失乃爾人剝頭皮的樣子了。」

但我却很嚴肅的道：「不然！傑克，這不是一件戰利品。是我的良心責備，我可以觸摸，可以看見的良心責備，我願常常的擺在我的跟前。」

傑克的嘴唇上遂現了一點苦笑的样子，但立刻他又做出他快樂的臉色來道：「罷！丟下這件事；現在你既把臉洗了，我又看見了你那親愛的真面目了，我們來吃點東西罷，我的美麗捲髮少年，我餓得要死了。」

却不是真的；他並不餓，我也不餓，偉大的上帝啊！我枉自做出一副極想吃消夜的神氣，無如所吃的東西都梗住了咽喉，縱然我努力要裝做安靜，但我的眼淚却把肉餅淹沒了。傑克拿眼角偷看了我一眼，一會之後，便向我道：「爲甚麼你哭？……敢是很懊悔在這裡嗎？……敢是不願意我將你刦奪來嗎？……」

我戚然的回答道：「好一種壞話啊，傑克！但我却要授權給你儘你來說我。」

我們又吃了一些時，或者甯可說是做得很像。到末了，我們彼此頑弄這齣喜劇，令人不耐起來，傑克遂推開他的盤子，並起身說道：「一定的，這檯消夜不能吃了；我們最好還是睡了罷……」

在我們家鄉有一句諺語說：「劇痛與睡眠都不是床的伴侶。」我覺得這夜裏却像。我的劇痛，便是想着我傑克母親對我所爲的無一非善，而我所有報他的無一非惡，把我的生活和他的生活相比，我的自私和他的誠懇相比，這個懶孩子的精神和那英雄的心腸相比，我更是難堪極了，這英雄的價值：只是在爲世界謀幸福，爲他人謀幸福。於是我便自己說道：「現在，我的生活是太糟了。我已失掉了傑克的信心，黑眼睛的愛情，我自己的自重……我的變化將如何呢？」

這個可怕的劇痛使我直到早晨都不能睡……傑克也不能睡。我聽見他在枕頭上左右的轉側，並且一種乾的偷咳聲，竟撐住了我的眼睛。有一次，我很溫和的問他

：「你咳呀！傑克。你難道病了嗎？」他回答我道：「不要緊的……睡覺……」我懂得了他那態度，他很是生我的氣却又不表示出來。這思想更加了我的憂愁，於是我便在被單下一個人又哭了起來。越哭越利害直哭到睡着。雖然那劇痛可以妨礙睡眠，但眼淚倒是一種麻醉藥。

當我醒了時，天已大明。傑克已不在我的身畔。我以爲他出去了；但是掀開帷子，我便望見他在房間的那端，睡在一張軟榻上，並且臉色非常的慘白啊！非常的慘白……我不知道是甚麼可怕的思想忽然鑽進我的腦筋。我向他撲過去叫道：「傑克」……他睡熟了，我的呼聲竟醒不了他。奇怪的事呀！在睡眠中他那臉上便表現出一種悲傷的苦痛，爲我從前所未見過的，然而對於我又並不算新鮮。他那奇瘦的容顏，他那狹長的面孔，他那慘白的腮頰，他那病象透明的雙手，所有這些使我看了很難堪，但是這種難堪在我心中却已深深感受着了。

然而傑克從不會害過病的。從前他那眼窩下從不會有過這半圈青色，從不會有

過這種落肉的面貌……在以前甚麼內在的地方，我曾看見過這樣的幻象來？……忽然，就想起我的夢。是的！就是這個夢，簡直是我夢中的傑克，臉色慘白，白得可怕，攤在一張軟榻上，他快要死了……傑克快要死了。達利·愛酒特這就是你把他殺了的……這時那灰色的太陽光綫便從窗口上怯生生的走進來，跑得好像四脚蛇一樣來到這青白欲死的臉上……啊，好溫和！你瞧死了的竟重生了，眼睛眨了幾眨，看見我站在他的跟前，便拿起一種快樂的笑容向我道：『日安，達利！睡得好嗎？我哩，却咳得利害。我所以要睡在軟榻上，免得把你攪醒了。』

他只管安安靜靜的向我說，但我覺得我的兩腿還在打戰哩，看見了這種駭人的幻象，只好在我心中暗暗的說道：『永存的上帝，保佑我的傑克母親！』

縱然醒時是怎的憂愁，但這早晨却極快樂。我們回想着許多往事來大笑，及至我穿衣服時，方覺得我穿的是這樣的衣服，一條棉布做的短袴，一件大襟襟的半臂，原來在劫奪的時候，我正穿了一身戲院內的敝衣。

傑克道：『不要緊呀！我親愛的。大家竟想不到這些事。只有那不精細的鄧·尤安們，當他們刦奪一個美女時，才想到了環子……畢竟，不必害怕。我們就來使你穿新衣服……這又像你到巴黎的時候了。』

他特爲把這事說來令我歡喜的，因爲他也和我一樣覺得不甚像是同樣的事。

我正直的傑克看見我又像在尋思的臉色，便繼續說道：『算了罷！達利，不要去想已過的事了。你瞧，一番新生命正展在我們的跟前；不必內愧，不必懷疑，我們只是勉力的走進去罷，那生命定不會兜着老圈子來玩弄我們的……今後你所計算要做的，兄弟，我並不求你去做，我以爲，若是你願意動手來做一種新詩，這地方用來工作却很好。房間又清靜。花園裏又有唱歌的鳥兒。你就到窗子跟前來拈韻構句……』

我很激烈的打斷他的話道：『不！傑克。再不做詩了。這頑意對於你太值價了。我願意的，現在，就是如你一樣，作工，謀我的生活，並且盡我的力量來幫助你

將家業重興起來。』

於是他，含着笑，靜靜的道：「倒是好計畫，藍蝴蝶先生；但不是人家所要求於您的。謀您的生活並無多大關係，只要您答應……可是，放下好了！我們以後再談這事。現在買您的衣服去……」

我爲了出去，不得已只好披着他的二件長外套，直垂至腳後跟，好像一個遊行的音樂家；只缺少一具風琴。以前幾月，若叫我穿着這種奇裝走上街去，直會將我羞死！但這個時候，我竟被別種羞恥鞭策着了，那般婦人的眼睛也很能夠看見我走過時發笑，却也和穿樹膠鞋時不同了……哦！不同！這不是一樣的事。

傑克母親從舊衣店出來時向我道：「現在你是教徒了，我即刻引你回比羅瓦旅館；然後，我再去一看那鐵器商，就是我起身前替他寫賬的那一家，看他還願意給我的工作麼……比野羅特的錢不是永存的；理應要想着我們自家的燉牛肉！」

我很想向他說：「好啊！傑克，你只管到你鐵器商人家去罷。我獨自曉得回去

的。』但他必要這樣做，我明白的，還不相信我不走回孟特巴那士去罷了！哈！他那能看出我的心來。

……因為要使他安心，我便讓他把我一直引回旅館；但他的脚跟一轉，我仍跑出了街去。我自家也有我的事情待做的……

我回去時已經晚了。在花園的薄霧中，一個黑而且大的影子不安的在那里閒踱。原來是我傑克母親。他打着寒戰向我道：『你回來得恰好，我正要往孟特巴那士去了……』

我遂很生氣的道：『你太懷疑我了，傑克，這却不仁慈……我們敢是常常如此嗎？你便再不能相信我了嗎？我敢給你發誓說，我自世界上我最親愛的，我不是從你相信的那地方來的，這婦人對於我已是死了，我將永遠不再看見她的，你已經把我全體都征服了，憑你的溫柔，已將我從那可怕的過去中奪出，只剩給我許多內愧並未剩給我一點追悔……應該如何的說來才能令你相信呢？哈！懷惡意的人！

：「只想把我的心對你剖開來，你便看得見我不會說謊。」

所有他回答我的，我都忘了，只記得在黑影中，他戚然的搖起他的頭，好像說：「唉！我打算信任你的……」然而我向他說的一番話都是真誠的。自然若我獨自一人時，我絕對沒有勇氣離開這婦人，但現在鉄鏈已斷，我已感覺了一種不可言喻的撫慰了。如像有一般人迫着用煤氣來自殺，但最後又有了悔心，因時間太久，那窒息業已勒緊他的咽喉，並且傳遍了他全身：忽然隣居們走來，猛把房門打開，救人的空氣便在房間裏流通起來，於是這般可憐的自殺者快快活活的呼吸着它，便又有了復活的興趣，決不算再覓死了。我哩，便是一樣的，在內心悶窒的五個月後，一旦掀起鼻孔呼吸了這種正經生活中清而有力的空氣，並且裝滿了肺腑，我便敢憑着上帝向你們發誓，我絕不想再去尋死了……這自爲傑克不願相信，就將世界上所有的惡誓發完，也難使他信我的真誠……可憐的少年！我將他弄到了這步田地！

在我們房裏的第一晚，是在火旁邊度過的，一如冬日一樣，因爲那房間很陰濕

，而園裏的夜霧又凍徹了我們的骨髓。而且，你們知道的，凡人當悲苦時，看見一點火光總要好一點……傑克已作起工來，正在弄那些數目字。因為他走後，這鉄器商打定主意自己來寫賬，結果弄得出入不清，這樣一篇應支應收的糊塗賬，現在却須費一個月的大工夫來整理。你們想得到的，在這種整理中，我最好是不要請求幫助我傑克母親。因為凡是藍蝴蝶都不懂算學；只要對着這生意上的紅螺旋紋而又載滿了奇怪象形字的厚賬簿過一點鐘，我一準要丟了筆跑的。

傑克哩，把這困難的事却做得甚好。他垂着頭，對於這些數目字很有興趣，而且那些一大行一大行的東西竟駭不着他。有時，正工作之際，尙回頭對我說幾句話，因為對於我那緘默的沉思頗有點挂慮似的：「我們都很好的，可不是？你不厭倦嗎？」

我並不厭倦，只是看見他那樣作苦，却不免很憂愁的，因此我便滿懷苦味的想道：「何以我竟生在地球上？……我一點不知道用我的膀膊……我並未把我的地位

放在生命的太陽下。我只知道去苦惱社會，而將一般愛我的眼睛弄來哭泣……」——說到此，便想及了黑眼睛，遂令我苦眉愁臉的望着那個金邊匣子，是傑克放在——或者是故意的——那大鐘的頂上的。這匣子叫我想起了多少事！它從那銅座子的高頂上給我說了多少巧妙的言詞！它向我道：「黑眼睛把她的心給了你，你是怎樣做的？你竟拿去喂了畜生，……叫白鷓鴣吃了它……。」

於是我，一面還保存着一綫希望的萌芽在那靈魂的深處，一面便強勉想到生活，強勉用我的歎息去將我親手殺死的一些舊幸福重煖起來。我尋思：「是白鷓鴣吃了它呀！……是白鷓鴣吃了它呀！」

……這樣悲哀的長夜便在火前度過了，一面做工，一面妄想，我們今後所經的新生活便這樣的表現給你們了。逐日都與這一夜相似……所謂妄想，自然不是傑克的事。那本賬簿要銷磨他十點鐘，他渾身都陷沒在數目字裏去了，我哩，這些時，只是撥撥爐內的火，並且一面撥着火，一面就向那金邊匣子說道：「我們來談談黑

眼睛罷！你可願意？……』因爲一和傑克談起這事就不應該再費思索。或是爲了這種理由，或是爲了別種原故，他總是謹謹慎慎的避開這樁談話的主題。乃至對於比野羅特也沒有一句話。一點沒有……因此，我只好借匣子來出氣，於是我們便無止境的談了起來。

在日中，總是一見傑克母親正忙着他的賬簿時，我便踏着貓步向房門走去，一面說道：『散一回步去，傑克！』一面便輕輕的溜跑了。雖是他從不問我那里去；但我對於他那不高興的樣子，我却懂得，他滿懷的不寧彷彿說：『你走了嗎？』我懂得他很不相信我的關於那婦人的思想時常在他心上。他想到：『要是他再見了她，我們便完了！……』

誰知道？或者他是對的。或者我要是再見了他，再見了這個迷人的，不免竟會受她曾經在我這可憐身上練習過的，用着她那淡金色的鬢毛和那唇邊上的白痕……但是謝上帝！我並不曾再看見她。任何一位八點至十點的先生自然都可使她忘記了

她的達利堂的，所以，從不會，從不會，聽見說到她，也不會聽見她的黑女人白鷓鴣。

有一晚，就是我祕密行逕回去的一次，我一進了房門，便快活的叫道：「傑克！傑克！一個好消息。我找到了一個位置……十天以來，我不會對你說一點，我跑到外面就爲的這件事……畢竟成功了。我找到一個位置……從明天起，我就到烏里私塾去當總管理員，在孟馬爾特，距我們家很近……早間七點鐘去直至晚間七點鐘……將離開你許多時候，但多少總能謀我的生活，也把你的担負減輕了一點。」

傑克從他數目字上抬起頭來，很冷靜的回答我道：「好極了！我親愛的，你能夠來救我很好……家庭的担子對於一個人太重了……我不知道我身體如何，有些時，只覺得在衰弱了。」一陣利害的咳嗽使得他不能再說。他便帶起一種愁容放下他的筆，走去倒在軟榻上……只見他攤臥榻上，臉色慘白，白得可怕，我夢中那駭人的幻象便又在眼前閃過了一次，但只如電光似的……差不多，傑克母親登時便站了

起來，看着我迷惑的臉色笑道：「毫不要緊的，笨人：不過是一點疲乏……最後這些時太辛苦了一點……現在你有了一個位置，我便可隨意做事，八天之中我可以好的。」

他說得很自然，而且滿臉笑容，所以我的愁思也因之一掃而空，並且從此足足的一月，我再沒有在我腦筋裏聽見那推想的黑翅子所扇動的聲音了……

第二天，我便進了烏里私塾了。

他的招牌只管堂皇，然而烏里私塾畢竟是一所小得可笑的學校由一個悔過的老太婆主持着的，一般孩子們都喚她做「好朋友」。其間有二十來個小鄉下佬，可是，你們知道！他們都很小，常帶着一籃子點心來上課，並常把襯衫露在褲子外面，這便是我們的學生。烏里夫人教授他們的聖歌；我哩，便教授那奧妙的字母。我又担任管理休息，在院子中，那里有許多母雞和一隻印度公雞，先生們都很害怕這公雞的。

有時當「好朋友」高興時，便令我去打掃講堂，這太與總管理員的尊嚴不相稱了，然而我仍不乏味的做着，我總覺得高興能夠自謀我的生活……夜間，一進了比羅瓦旅館，就同着傑克母親吃晚飯，他正等着我的……晚飯後，在花園裏大踏步閒踱一會，跟着仍坐在火前過夜……瞧，這就是我們的生活……有時，接到愛酒特先生或愛酒特夫人一封信；就是我們的大事。愛酒特夫人仍在巴底士特舅父家住着；愛酒特先生仍永遠的替那葡萄酒公司在奔走。事情也不壞。里昂的債已付清了四分之三。只在一兩年中，便一切順遂了，大家很可以想着聚在一處了……

我哩，自然很想把愛酒特夫人接來和我們同住，在比羅瓦旅館內，但傑克不願意，他用着一種奇怪的樣子道：『不！還不行，還不行……我們等一等罷！』並且這種回答，常常一樣，直破碎了我的心。我自己說道：『他不信任我……他恐怕愛酒特夫人到此地來後，我又變做瘋子了……因此，他方打算再等一等……』我錯了……傑克所說的：『我們等一等！』却不爲的這個。

十五

……

這是十二月四日的事……

我從烏里私塾回來比平常還快。早間，我將傑克去在家裏時，他便自己抱怨說太疲乏了，所以我很憂慮的要得他一點消息。剛剛走入花園，便撞着比羅瓦先生的腿子，他正站在無花果樹的旁邊，低聲同一個大手短身的胖人談着話，這胖人正預備下許多的氣力去扣他的手套。

我正打算說聲得罪便過去了的，但旅館主人却把我止住道：『一句話，達利先生！』

跟着便轉向那人道：『這就是那個成問題的年青人，我以為您還是先通知他的好……』

我極其憂心的站着。這個胖傢伙打算通知我甚麼呢？他的手套爲甚麼比他的肥手窄到這樣？我把他看得很清楚，哎！……

沉靜爲難了一會。比羅瓦先生哩，只昂起望着無花果樹，彷彿要在其間去尋找幾個無花果，樹上却又沒有。戴手套的人永遠都在拉他的鈕扣……然而到末了，他竟決定來說；但仍不放鬆他的鈕扣，毫不耽心的說道：「先生，二十年來我都是比羅瓦旅館的醫生，所以我敢斷言……」

我不讓他說完他的話。只這醫生一字我便懂得了。我戰慄着問他道：「您是來看我哥哥的，他病得很利害，是不是？」

我不相信這醫生是一個壞人，但是這時候，他正專心去弄他的手套，便未想到所向說話的却是傑克的孩子，無須來試這可怕的打擊的，你看他竟突然的答應我道：「他確乎病得利害！我相信……他將過不了今夜。」

我可以回答你們說，這簡直是一個焦雷。房子，花園，比羅瓦先生，醫生，都

在我眼前旋轉起來。不得已我才靠着無花果樹……這位比羅瓦旅館的醫生，好利害的拳頭！……其實，他絲毫不覺得，一面不停的扣着他的手套，一面更是安靜極了的接着說道：「這是一種最利害的奔馬癆……毫不可治，至少也是危殆極了的……況且人家通知我又太遲了，同往常一樣。」

「這不是我的錯處，先生，」那位良善的比羅瓦先生說了，仍不變的專心專意在尋找無花果，好像別的人用來隱藏他眼淚的一種方法，「這不是我的錯處。許久以來我就曉得他病了，這位可憐的愛酒特先生，並且我也曾常常勸他請一個人來看；但他絕對不願意。一定的他怕駭着了他的弟兄……却是怎的鎮靜，您瞧啊！多密切的兩個孩子！」

一種失望的咽哽便從我臟腑的深處激射出來。

那位戴手套的人用着一種慈祥的樣子向我道：「算了罷！我的少年，勇敢一點！……誰知道？」「科學」雖已宣布了它最後的話，然而「自然」却還沒有……明晨

我再來罷。」

說到此處，他打了個轉身，並滿意的歎了一聲便走了；因他剛剛扣上了一個鈕子。

我在外面還停留了一會，把眼淚抹乾了，並平靜了一點；方鼓起我的勇氣，拿着一種果毅的樣子走進我們的房間。

我打開門一看，不禁使我大駭。不消說，傑克因為要讓床給我，遂墊了一床褥子睡在軟榻上，只見他躺在那里，臉色慘白，白得駭人，與我夢中的傑克完全一樣。

我最初只想撲向他去，將他抱在手臂上，仍舊放到他床上去，總之不管何處，我必得將他從那里移開，上帝！必得將他從那里移開才好。接着，我忽然又一想：「你却不能夠，他很高大的！」於是，一看見傑克母親躺在那毫無可救的地方，那夢曾告訴我說他快要死了，我的勇氣便完全失去；那勉強歡笑的假面，即是大家貼

在臉上用以安慰那般將死之人的，也不能再留在我的頰上了，我遂走去跪在軟榻旁邊，傾有一桶似的眼淚。

傑克困難的回身向我道：「是你，達利……你碰見了醫生，是不是？我會向那胖傢伙深深囑咐他不要驚着了你。但我看你的樣子，他竟毫不曾照辦，你已完全曉得了……把你的手給我，弟弟……甚麼鬼才能疑到像這一樣的事？許多人到里斯去，只爲治療他們的肺病，我哩，倒走去尋了肺病到身上。簡直是十分可怪的事……哈！你須曉得！若果你太不甯靜，返把我的勇氣奪去了；我業已不很支持得住……今天早晨，你走後，我便懂得症候已變。我已遣人去請了一位聖比野爾教堂的司鐸；他已經來看過我了，並且不久還要再來給我行聖餐禮……這不過是取悅於我們母親的事，你要懂得啊！……這司鐸，確是一位好人……他的名字和你撒爾郎德學校朋友的名字一樣。」

他不能說得過長久，仍仰靠在枕頭上，閉着眼睛。我以爲他便要死了，我遂很

大聲的叫道：「傑克！傑克！我的朋友！……」他並不言語，只用手給我做好幾次：「許！許！」

就這時候，房門打開了。比羅瓦先生走了進來，後面隨着一個肥人，如像一個皮球似的，直向軟榻前滾去，一面叫道：「我聽見了甚麼，傑克先生？……由是言之……」

傑克轉着眼睛道：「日安，比野羅特！老朋友！我決定您看見我第一次招呼就要來的……達利，且過那邊去：我們兩個人要談一談。」

比野羅特便將他的肥腦袋直俯到那將死人的淡白唇邊，他們低聲的談了許久……我哩，只是望着，呆立在房子中間。還把我的書挾在手臂下。比羅瓦先生輕輕給我拿了去，並給我說了幾句話，但我却不會聽見；跟着他走去把蠟燭點燃，並把一張雪白的大台布放在桌上。我心裏自言自語道：「他爲甚麼擺席？我們要吃晚飯了嗎？但我却不會餓！」

夜色來了。屋外花園內，一些旅館內人都向着我們的窗子在指劃。傑克同比野羅特仍然在談話。有時，我只聽見這色維倫人含着眼淚用起他那粗魯的聲音說道：「是的，傑克先生……是的，傑克先生……」但我却不敢走上前去……然而末了，傑克却將我叫到他枕畔，在比野羅特的身旁坐下。

他長長歎了一聲對我道：「達利，我親愛的，我很擔憂的不得不離開了你；但是有一樁事却可安慰我：我不讓你獨自去生活……我將你交給了比野羅特，這位良善的比野羅特，他已寬恕了你，並且擔任了來代替我在你的身旁……」

「哦！是的！傑克先生，我擔任了。……真正由是言之……我擔任了。」

傑克繼續說道：「你看！我可憐的小人兒，只是你一個人，絕對做不到那重興家業的事的……這不是說使你爲難，因你只是一個惡劣的家屋建築家……惟有，我相信靠着比野羅特的幫助，你方可把我們的夢實現出來。我不要求你勉強去變作一個大丈夫；我的思想，也和日耳馬倫教士一樣，你將終身是個孩子。但我却懇求你

永遠的做一個良善孩子，一個正直孩子，尤其是……挨近一點，我要在你耳朵邊說這句話……尤其是不要使黑眼睛傷心。」

說到此處，我可憐的好友便又息了一會；方接着說道：「當諸事完畢後，你須寫信給爸爸和媽媽。只是，須零零碎碎的告訴他們……若一次說了，不免使他們太難堪……現在，你可懂得了，何以我不接受洒特夫人來此？我不願意她在這里。這種事對於一般做母親的太不好……」

他中止了不說下去，並且看着門邊：

他笑着說道：「瞧那上帝！」於是便揮手叫我們走開。

原來人家來行臨終聖禮了。在那雪白的桌布上，許多臘燭的中央，放了一些祭品和聖油。一切齊備後，那司鐸便走近床前，於是禮節便開始了……

當這事完畢後——哦！那時間好像很長！——當這事完畢後，傑克輕輕的把我叫到他身旁。

對我道：「抱吻我，」他的聲音弱極了，好像他很遠的在同我說話……實則他也快遠了，十二點鐘以來，那可怕的奔馬將他駝在瘦背上，竭盡它奔馳的力量把他載往死境去。

於是我便走近去抱吻了他，我的手觸着他的手，他那可親的手已被臨終的汗漬濕透了。我熱心的將它抱着再也不離開……我不知道我們如此的停留了多少時間；或者一點鐘，或者無窮期，我一點不知道……他不再看我了，他不再給我說話了。只是，有好幾次，他的手在我手裏動一動，好像說：「我覺得你在這裏。」忽然一陣掣動，把他的身子從頭至脚的振撼起來。我看見他睜開眼睛並向周圍看了一眼，像是要尋找一個人似的；當我俯向他時，只聽見他很輕的說了兩次：「傑克，你是一頭驢子……傑克，你是一頭驢子！」其次便沒有了……他死了……

……哦！這夢！……

這一夜很大的風。十二月的冰雹直打到玻璃窗上來。在房間一端的桌上，一個

銀十字架照耀在兩隻臘燭之間。在風雨聲中，一個爲我所不認識的司鐸，正跪在十字架前，大聲的祈禱……我哩，也不祈禱；也不哭……我只有一个思想，一個固定的思想，只想把我緊緊握在手中的那隻好友的手弄煖。唉！越是挨近清晨，那手變得越重越冰了……

猛的，在十字架前誦拉丁文的那位司鐸站將起來，並走來把我肩頭一拍道：「試來祈禱一下，……這事對於你會有益的。」

這時我方認識他了……原來是我撒爾郎德學校的老朋友，日耳馬倫教士，仍帶着他那一張不完全的好面孔，以及他那龍一樣的道袍……但那痛苦已把我傷感極了，便看見他也不驚訝。這事對於我彷彿很簡單……但是他何以會在此地。

小東西離開學校的時候，日耳馬倫教士本向他說過：「我有一個兄弟在巴黎，也是一位正直的司鐸……但是算了罷！何苦把他的地址告訴你呢？……我決其你必不去找他的。」你們瞧真有點命運使然！教士的兄弟偏偏在孟馬爾特做了聖比野爾

教堂的司鐸，即是可憐的傑克母親叫到病榻前來的。恰巧這時候，日耳馬倫教士正路過巴黎，住在司鐸處……十二月四日的這晚，他兄弟一進門便向他說：「我到一個可憐孩子處行了臨終聖禮來的，那孩子就住在左近。理應爲他祈禱，教士！」

教士回說：「我想明天在做彌撒時一同祈禱好了。他叫什麼名字？……」

「稍待……這是一個南方的姓氏，不很容易記……傑克·愛洒特……是的，就是這名字……傑克·愛洒特……」

教士一聽見這姓氏，便想起他所認識的那個小監學大爺；於是他一分鐘不耽擱，便跑到比羅瓦旅館……一進門，他就望見我，正抓住傑克的手。他不願打擾我的痛苦，遂招呼着衆人，並說願意同我來守夜；跟着他就跪下了，因爲大爲驚詫我簡直整個可怕的夜，動也不會動一下，他才拍着我的肩頭，叫我來認識他。

這些時候，我不知道是怎樣經過的。可怕的夜色終了後，接着便是白晝，這白

畫的第二天以及向後若干日的第二天，只遺留給我一種模糊錯亂的紀念。在我記憶中，彷彿有一個大洞。然而我終想起了——但是彷彿過了幾世紀的事——隨在那黑色車子後面，很難走完的在巴黎的污泥中走了許遠。我光着腦袋，夾在比野羅特和日耳馬倫教士的中間只知道走。一陣帶有冰雹的寒雨打着我們的顏面；比野羅特執着一柄大雨傘；但他拿不得法，那雨腳密密的落下來，教士的道袍淋得同小溝的水流一樣，十分的明亮！……天雨！天雨！天雨！天在哭呀！

挨着我們，在車子的旁邊，尙走着位全身穿黑的長大的先生，拿着一條烏木杖。這人是禮生，是死人的侍衛。也如普通侍衛一般，穿着絲絨，挂着長劍，穿着短袴，縛着護膝……難道是我腦筋混亂嗎？……我覺得這人簡直像尾約先生，就是撒爾郎德學生的總管理員。高大也像他，把頭偏在肩上也像他，並且每每看着我也是那樣瘋狂冷酷的笑，竟似把鑰匙環子在嘴唇上搖着的一樣。却不是尾約先生，或者是他的影子。

黑車仍舊前進着，不過非常的慢，非常的慢……好像我們永遠走不到……末後，我們來到一個愁人的園子裏，那裏遍地是黃泥，一脚陷去直可陷至腳脛。我們走到一個大洞的旁邊。許多穿短褂的人抬了一具很沉重的大匣子，當然是放在那洞裏去的。手術很繁雜。繩子被雨淋濕了，並不很滑。我只聽見其中一個人叫道：「腳向前！腳向前！」……我對面，在洞邊的另一人，便是那尾約先生的影子，腦袋偏在肩上，仍舊很溫和的對我含着笑。他又長又瘦的縳在那身喪服中間，映在灰色的天光下，竟似一個大黑蚱蜢，全身都是濕的……

現在，只是我同比野羅特了……我們走下了孟馬爾特的郊原……比野羅特要尋一輛馬車，但終未尋得。我在他身邊走着，帽子拿在手上；好像我仍舊隨在柩車後面的一樣……沿着郊原，一般行人都回轉身來，特爲來看這個肥人一面哭着一面在叫馬車，這個孩子在大雨之下却光着腦袋走……

我們走，我們永遠的走……我疲乏極了，我腦袋重極了……末了，這已是鮭魚

街，已是那彩畫門板流着綠水的拉魯埃特老店……不必進店子，我們一直就上樓到比野羅特家去……才走到第一層，我的氣力已盡了。我遂坐在地上。不能再走了；我腦袋重極了……於是比野羅特便把我抱在手臂上；及至走上他家我已死去大半，並且寒戰得不得了，我只聽見冰雹打着那過道的玻窗，以及水點大聲的滴在院子中……天雨！天雨！哦！天在哭呀！

十六 夢終

小東西病了，小東西快要死了……在鮭魚街的前面，兩天換一次一輛醫生的大車，使得通街的人都說：「那樓上有一位大富翁正要死了……」這位快要死的並非大富翁，只是小東西……所有的醫生都束手不治了。兩年之中，害兩次傷寒，對於這蜂雀的小腦子未免太利害了！算了罷！趕快駕起那黑車子來！那大蚱蜢已預備下

了他的烏木杖，以及他憂傷的笑容了！小東西病了；小東西快要死了。

在拉魯埃特的老屋中當然看得見是怎樣的擾亂！比野羅特簡直不曾睡過；黑眼睛也狼狽極了。那很有學問的太太只是瘋狂的翻閱起她的「哈士巴衣爾」，（譯者註：哈士巴衣爾是十九世紀法國的大化學家。）一面又懇求那行善的神聖樟腦再爲這親愛的病人顯一回新靈跡……那水仙花客廳簡直在受罪，鋼琴死了，笛子鎖了。還有一個頂憂傷的，哦！頂憂傷的，便是一個穿小黑袍子的婦人，坐在那屋角上，從早到晚的編着女紅，一句話不說，惟有淌着大滴大滴的眼淚。

一任那拉魯埃特的老屋如此晝夜的悲傷，小東西却靜靜的睡在棉軟的大床上，毫不疑慮到他四周那等的哭泣。他睜着眼睛，但甚麼都看不見，所有的東西都走不到他靈魂裏去。他又聽不見，除了一種啞的噪雜聲音，一種模糊的輪轉聲音之外，彷彿他耳朵上蓋了兩片海蚌蛤，因這紅唇大蛤蚌的原故，所以只能聽見海水的轟隆。他也不言說，他也不思想：你們將要說這是一朵病花了……只須人在他頭上蒙一

條冷水布巾，在口中給他喂一冰，這便是他所要求的。當其冰化了，當其那冷水布巾被腦門骨火烘乾後，他便迸發出一種呼聲：這就是他的言談。

如此過了幾天——無時間的日子，混沌的日子，有一早晨，忽然小東西就聽到了一種奇怪的感情。好像有人將他從海底提了出來。他眼睛也看得見了，他耳朵也聽得見了。他能呼吸了；他重新得了生命……思想的機器，原本睡熟在他腦中一隻角落上的，它那輪機細得直同仙女的頭髮一樣，也甦醒了並且動搖起來；起初還慢，後來漸漸快了，後來就瘋狂的快起來——滴克！滴克滴克！——相信他即刻就要破裂了。又覺得這美麗的小機器不是為睡覺而製，而是為了彌補時間損失之用的……滴克！滴克！滴克！……那思想交叉錯亂，猶如許多亂絲一般：「我在那里，上帝？……這是一張大床嗎？……那邊，傍着窗子，三個女人，她們在做什麼？……這位拿背向我的穿小黑袍子的女人，我不認識她嗎？……大家說……」

他相信認識這位穿小黑袍子的女人，特為要看清楚一點，小東西很困難的將兩

肘撑起，把身子傾到床外，跟着又仰了下去，很受驚的……因為在他跟前，屋中的中央，他剛剛瞥見了一具核桃木的衣櫥，一把舊鎖挂在當面。這衣櫥，他認識的；已經在一個夢中，一個駭人的夢中看見過的……滴克！滴克！滴克！思想機器走得和風一樣快……哦！現在小東西想起來了。比羅瓦旅館，傑克的死亡，葬事，在雨中到比野羅特家來，他甚麼都覺得了，他甚麼都想起了。唉！生命一復活，這不幸的孩子便把痛苦也復活了起來；於是他的第一句言詞就是一聲悲歎……

因這一聲悲歎，那邊，傍着窗子作工的三個女人便都驚惶起來。其中一個最年輕的，便起身叫道：『冰！冰！』並趕快跑去在火爐臺上取了一塊冰來獻給小東西；但小東西却不要……輕輕的，他又將那隻尋探他嘴唇的手推開；——這是一隻極細膩的手，一隻特爲來做看護婦的手——這一來，他用着一種戰慄的聲音說道：『日安，加密麗！……』

加密麗·比野羅特一聽見這將死的人說起話來，她便呆住了，站在那里，伸着

臂，張着手，在她那凍成玫瑰色的指頭上有一塊透明的冰在打戰。

小東西又說道：「日安，加密麗！哦！我又把您認清楚了，哎！……現在我完全有頭腦了……您呢？您看得見我不？……您能夠看得見我不？」

加密麗·比野羅特張着那大眼睛道：「我怎麼看不見您，達利！……我相信我看見您了！……」

那嗎，記憶中的思想却撒了謊了，加密麗·比野羅特並不會瞎，那夢，那駭人的夢到底不是真的了，於是小東西就有了勇氣，便大膽提出別的問題來道：「我病得很利害的，是不是，加密麗？」

「啊！是的，達利，病得利害……」

「我睡了很久嗎？……」

「到明天就有三禮拜了……」

「啊呀！三禮拜！……已經三禮拜，我可憐的傑克母親……」

他沒說完他的話，便把頭藏在枕頭上嗚咽起來。

……就這時，比野羅特進房裏來了；引來了一位新醫生。（爲這一點留連的病症，全醫學學會都差不多請過了。）這是一位著名醫傷寒的醫生，這漢子很快的便走到病人枕畔，並不作頑的去扣他的手套。他挨着小東西，診了他的脈息，看了他的眼睛和舌頭，跟着就轉向比野羅特道：「您向我唱些甚麼？……他已經好了；這孩子！……」

良善的比野羅特搓着手道：「好了！」

「完全好了，您給我立刻把那冰塊從窗子上丟了罷，給您的病人一隻聖埃米里湧酒蒸的子雞兒……好啦！您不要再打麻煩了，我的小姑娘，八天中，這個年輕的「死之戰勝者」就下得床了，這就是我答應您的……從此，使他靜靜的在他的床上；使他避免一切情感，避免一切衝動；這是最緊要的……以後，我們就讓他自然將養：自然這東西比您找還看護得最好……」

一面說着，這位治傷寒著名的醫生便向那年輕的「死之戰勝者」搓了一下指頭，向加密麗姑娘笑了笑，便緩緩的走了，良善的比野羅特送了出去，他快活得哭了，並時時說道：「哈！醫生先生，真的由是言之……真的由是言之……」

他們一走後，加密麗便打算把這病人弄睡着；但他却興奮的拒絕道：「不要走，加密麗，我求您……不要剩下我一個人……爲甚麼您要我帶起這種般憂去睡呢？」

「不然，達利，應該睡的……你應該睡……你甚需要休息，醫生說過的……瞧！安靜些，閉着眼睛，一點不要思想……回頭我還要來看您；若果您睡着了，我便長久的留在這裏。」

小東西便閉着眼睛道：「我睡……我睡……」跟着又改變心思道：「還有一句話，加密麗！……那位穿小黑袍子的女人，我適才瞥見的是甚麼人？」

「一個穿黑袍的婦人呀！……」

『是的！您清楚的！那穿小黑袍子的女人，便是傍着窗子在那邊同你作工的……現在，她不在此處了……但我適才却看見……我決其是……』

『哦！不是的！達利，您錯了……我每晨只同着禿立補夫人在此地作工，您的老朋友禿立補夫人，您清楚的！就是您稱爲很有學問的太太。但禿立補夫人不是穿的黑顏色……她仍舊穿着她那綠色袍子……不是！一定的；這屋裏沒有穿黑袍子的人……您一定在做夢……算了罷！我要走了……睡好……』

說到此處，加密麗趕快就跑走了，很是忙亂並且臉上通紅，彷彿她在撒謊似的。

小東西獨自留下了；但他不能睡好。那精緻輪機的機器在他腦筋裏很作怪。那亂絲又交叉錯雜起來了……他想着他的好友睡在孟馬爾特的草中；他又想着黑眼睛，想着那黑影中的美光，好像天神爲他特別點着似的，並且她現在……

至此，那房門便輕輕的，輕輕的打開了一半，好像有一個人正打算進來；差不

多立刻便聽見加密麗·比野羅特低聲的說道：「不要去……若他醒了，那情感要殺了他的……」

於是那門又輕輕的，輕輕的關上了，如他開的時節一樣。不幸那黑袍子的衣裙是繡有綠邊的；這衣裙拂過時，却被小東西從床上望見了。

他的心猛的便跳了起來；他的眼睛也光明了，於是他使用兩肘撐起，拚力的大叫道：「母親！母親！您爲甚麼不來抱吻我呢？……」

登時那門又開了。那穿小黑袍子的——她已不能自持了——便急急走入房裏來；但不一逕向床走來，却對着別一方走去，兩臂張着，口裏叫道：「達利！達利！」

小東西向她張開兩臂叫道：「在這里，母親……在這里；您看不見我嗎？……」

於是愛洒特夫人方轉身對着床走來，用着她打戰的手向她四圍摸着，拿起一種

憂傷的聲音答道：「唉！看不見呀！我的寶貝，我看不見你了……從此我絕對看不見你了……我已經瞎了！」

一聽見這樣說，小東西便迸發出一種巨大的呼聲，並跌伏在他的枕頭上……一定的，二十年憂患與痛苦，兩個孩子也死了，家產也毀了，丈夫也離遠了，這可憐的愛酒特母親，她那秀逸的眼睛安得不要被眼淚燒乾……但是對於小東西，竟這樣的同他的夢境符合起來。這最後一下可怕的打擊却牽連到別一個人的身上！他怎麼不爲她而死呢？……

哎！不可死！……小東西不可死。也不應該死。他死後，這可憐的瞎子母親將怎麼樣呢？更從何處去尋眼淚來哭她第三個兒子？那位愛酒特父親却怎麼樣了，這位生意上的光榮犧牲者，這位葡萄酒公司的旅行英雄，他沒有一點時間來抱吻他害病的孩子，來致一束花於他死了的孩子嗎？誰來重興這家業，這個家庭的好爐灶，終有一天，兩位老人要用來煖他們那可憐而冰凍的手的？……不可死！不可死！小

東西不願意死了。反之，還要盡其力量的將那生命抓住……人家向他說，若要病好得快，就不應該想，他便不想；不應該說，他便不說；不應該哭，他便不哭……看見他睡在床上倒頗歡喜，安安靜靜的氣色，大睜着眼睛，因為要不用心的原故，便拿起那鴨絨墊來頑弄。一種真正的宗教中養病的方法……

在他周圍，全拉魯埃特老屋中的人都殷殷勤勤，寂寂靜靜的。愛洒特夫人終日都坐在床脚下，拿着她的編織物；這親愛的瞎子已習用慣了她的長針，她編織得和她有眼睛時一樣的好。那很有學問的太太也在那里；並且隨時，大家都看見那比野羅特慈祥的面孔在門邊露出來。一直到那頑笛子的人也每日四五次的上樓來探聽新聞。只是，應該說，這個人並不是爲病人來的，完全是很有學問的太太將他吸引來的……因爲自從加密麗·比野羅特向他明白宣布過她不願意他，也不願意他的笛子，於是這狂熱的音樂師便轉向了禿立補寡婦，她雖不比色維倫人的女郎有錢，不比色維倫人的女郎美麗，然而也不十分無動人處，也不十分無錢。這頑笛子的人，對

於這位寓言上的奶奶，並未失去他的時間；在第三齣戲上，便唱到了結婚曲子，並且大家又隱約說起龍巴爾街的一處草藥店內，也有這太太的本錢。特爲不要便這種好計劃耽延下去，所以那年輕的音樂家方如此的常常來探聽新聞。

至於比野羅特姑娘呢？還未說及她！她不會在這屋子裏嗎？……仍舊在的：只是，自從這病人出了危險後，她差不多便不進他的房間來了。就是來，也是經過一下，特爲引瞎子去吃飯；小東西，從沒有一句話……哈！紅玫瑰的時間是很遠了，安得更有特爲來說：『我愛您』，而黑眼睛大張起來猶之兩朵絨花一樣的時候！病人躺在他床上，想到這些飛逝的好光陰，只好歎氣。他已看得清楚人家不更愛他了，人家在躲避他，他好生怨恨；可是他自已弄出來的。他沒有控訴之權，然而假使有一點愛情來把心兒煖着，在這種喪期及愁悶中間，豈不是極好的事啊！假若靠在一位女朋友的肩頭上去哭泣，也是極好的事啊！……這可憐的孩子便自己說道：『罷了……壞事已是做出來了，不必再去尋思，把癡夢打斷了罷！……我麼，這一

生是斷了幸福的，只去做我的本分好了……明天：我便向比野羅特說了。」

果然，第二天，比野羅特正重步的穿過這房間，要下店內去時，小東西從天明就在他帷子後面窺伺着了，遂輕輕的喚道：「比野羅特先生！比野羅特先生！」

比野羅特便走到床前；那病人並不抬起眼睛來，只是很感動的說道：「您看我也快好了，我良善的比野羅特先生，所以我急需正經的同您談一談。所有您對於我母親以及對於我做的事，我並不給您道謝……」

那色維倫人便很奮興的打斷他的話道：「不要對這事說一個字，達利先生！凡我所做的，都是我應該做。這是同傑克先生約定了的。」

「是的！我知道，比野羅特，我知道一說到這事上，您總是一樣的回答……且看我向您說的是不是這件事。並不是的，我之招呼您來，只是要向您求一樁服役的事。您的夥計快要離開您了；您願不願把我來頂替他？哦！我求您，比野羅特，聽我說完；不可聽我說完後，給我一個否字……我很清楚的自從我和你疏遠後，我便

沒有在你們中間生活的權力了。這屋子裏有一個人在我跟前很是痛苦，有一個人一見了我就滿懷的仇恨，其實也是該的！……所以使得自行處置永不要令人家再看見我，使得自行檢點永不上這里來，使得永遠的留在店子內，使得使您的房子沒有我的蹤跡，只如畜柵中的大狗一樣，再不得進房子來了，這條件您不能不接我的！」

比野羅特很想將小東西的捲髮腦袋捧在他那大手中，並且盡力的抱吻他一下的；但他却忍住了，並且靜靜的回說道：「哎！聽我說，達利先生，在談這事之前，我總得問問那小人兒。我哩，您的主意倒很合我的意思；但我却不知道小人兒是否……總之，我們來看。她也應該起來了……加密麗！加密麗！」

加密麗猶之蜜蜂一樣起得很早的，此時正在澆灌她客廳火爐台上的玫瑰樹。穿着早晨的浴衣便走了來，頭髮挽成了個中國髻，又鮮豔，又快樂，又香得同花朵一樣。

那色維倫人便向她說道：「哦！小人兒，你看達利先生他要求到我們家來，真

替那個夥計……只是，因為他想着他在這裏却要使你很難受……」

加密麗·比野羅特遂變了臉色，打斷他的話道：「很難受呀！」

她不再往下說了，但那黑眼睛却續成了她的話。是的！黑眼睛親自在小東西跟前呈現出來，深黑如夜，光明如星的叫道：「愛情！愛情！」於是其這種情欲，這種火炎，那可憐病人的心竟燒了起來。

於是比野羅特隱隱的笑道：「哦！你們兩個去互相解釋一下罷……其中很有誤會的。」

說後他便走到窗子前，在玻璃上敲着一種色維倫人的鼓舞；其後，當他以爲孩子們都滿意的解釋了，——哦！上帝，他們僅僅談了三句話的時候——他就走到他們跟前，並看着他們道：「如何？」

小東西攪着他的手道：「哈！比野羅特，她同您一樣的好……她寬恕我了！」

從這時起，那新愈的病人好得十分的快……我更信相，黑眼睛也竟自留在那間

房子內了。大家終日都算計着將來。說一會婚禮，又說一會重新家屋的事。大家也說着親愛的傑克母親，並且提着他的名字還傾了好些同情的眼淚。一句話說完！在這拉魯埃特的老屋中，是很有愛情的。這很可感得着的。若果有人要驚異在喪期和眼淚中，那愛情怎能如此的開花，我便要向他說，請到墓地上去看一看，看那些美麗的小花是不是從墳隙中發出來的。

但是，請不要以為只要有了愛情遂令小東西忘記了他的本分。其實在他大床中，他既是這樣的安適，又有愛酒特夫人又有黑眼睛相陪，他仍想着一旦很快的好了，很快的起來了，很快的下樓到店中去了。不消說，一定如此，那磁器是很多的；將不免使他愁着來開始做這種誠實的生活，勞作的生活，在這上面，那傑克母親會做過他的榜樣的。畢竟，在過道上賣盤子，一如悲劇家旌爾馬曾說過的，總比打掃烏里私塾或在孟特巴那士受人打哨的事值得多了。至於那詩神，不必再提了。達利·愛酒特仍然很歡喜詩歌，但却不是他做的；有一天，那印刷人將那九百九十九本

「牧歌的喜劇」看守得倦了，遂一併給他送到鮭魚街來，這不幸的舊日的詩人便鼓氣勇氣說道：「當然一齊燒了罷。」

比野羅特比較却有遠見，回說道：「一齊燒了呀！……我却不要燒！……我很歡喜放在我店中。我自有用處……由是言之……我恰好要送一批蒸蛋盃到馬達加斯加島去賣。顯然在那地方，自從衆人看見了一位英國委員的女人吃過一次水泡蛋後，於是衆人便不願再吃別樣做法的蛋了……只要您允許，達利先生，您的書便用來給我包蒸蛋盃罷。」

果然，十五日後，「牧歌的喜劇」便上了路往那著名的哈那。阿羅地方去了。他在那里竟比在巴黎得了成功！

……現在，讀者在你們看完這本故事之前，我打算將你們再引到水仙花客廳內來一次。這是一個禮拜日的午後，一個晴朗冬天的禮拜日——又乾冷又是大太陽。全拉魯埃特的屋子都喜氣洋溢的。小東西已完全好了，並且第一次站了起來。這早

晨，特爲慶祝這件大事，人家既因國手而消費了好幾打鮮牡蠣，理應要澆灌一瓶都海倫的白酒才對呢。現在大家都在客廳裏。天氣又好；房間又光明。玻璃窗上蒙着薄霜，被太陽照得如同銀子一樣。

壁爐前面便是小東西，坐在那假寐着了的可憐瞎子腳下一張矮凳上，正同比野羅特姑娘密談着，她的臉紅得比她頭髮上簪着的那朵小紅玫瑰紅。這是很明白的，因爲她坐得距火太近了！……時時都有一種老鼠的咀嚼聲——這就是那雀兒頭在屋角上吃糖的聲音；或是一種煩悶的呼聲——這就是那很有學問的太太正把她草藥店的錢賂輸了的聲音。我更請你們來注意那位拉魯埃特夫人得了勝的樣子，她正贏了錢，以及那頑笛子人的不安的微笑，他正輸了錢。

比野羅特先生呢？……哦！比野羅特先生並不很遠……就在那邊，就在那邊窗口上，半掩在水仙花的大帷子中，正靜靜的忙着一樁事，那事簡直把他甚麼心都用在上面了，並且弄得他出了汗。在他跟前一張獨腳圓凳，放了幾把兩腳規，幾支

鉛筆，幾個三角板，幾柄曲尺，一盒中國墨水，幾管毛筆，以及一張畫有花紋的長招貼紙，他便在那上面畫了一些奇怪的記號……這工程似乎很令他歡喜的。足有五分鐘，他才抬起頭來，稍向旁偏一點，拿起一種很滿意的樣子，含笑對着他那拙劣的畫稿。

這是甚麼神祕工作呀？

等一等；我們快要知道的……比野羅特畢事後，他就走出他的藏身之所，輕輕走到加密麗同小東西的背後；猛的那張大招貼紙在他們眼睛前展將開來，一面說道：「看！愛人們，你們對於這個是怎樣的着想呀？」

兩個人一齊回答道：

「哦！爸爸！……」

「哦！比野羅特先生！」

瞎子猛的醒了，便問道：「有甚麼？……甚麼事？」

於是比野羅特好生快活的道：「這是，愛洒特夫人！……這是……由是言之……這是一個新招牌的草稿，幾個月內我們就要懸在那店門上的……也罷！達利先生，您高聲給我們念一遍，讓大家來評評這件事。」

在小東西心坎上，遂送給他藍蝴蝶一滴最後的眼淚；並且把那招貼雙手拿着：——看呀！恰是一個大丈夫的模樣，小東西啊！——他使用着一種沉着的聲音，很高的把這個店子的招牌念起來，它的未來就是用大號字寫在後面的便是：

磁器與玻璃器

拉魯埃特老店

承繼者 愛洒特與比野羅特

世界古典文學名著之二

小 東 西

有翻譯版權不准翻印

著者 法國 Alphonse Daudet

譯者 李劫人

編者 姚蓬子

發行人 姚蓬子

發行所 作家書屋

上海中正中路六一〇號

分發行所 聯營書店

重慶·成都·漢口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滬一版

定價 元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1 0283B

上海圖書館

作家書屋刊行

世界古典文學名著

馬丹波娃利
小東西
懺悔錄
紅與黑
人與心

佛洛貝爾著 李劫人譯

都德著 李劫人譯

盧騷著 沈起予譯

斯丹達爾著 趙瑞雲譯

莫泊桑著 李劫人譯

新

097 - 1